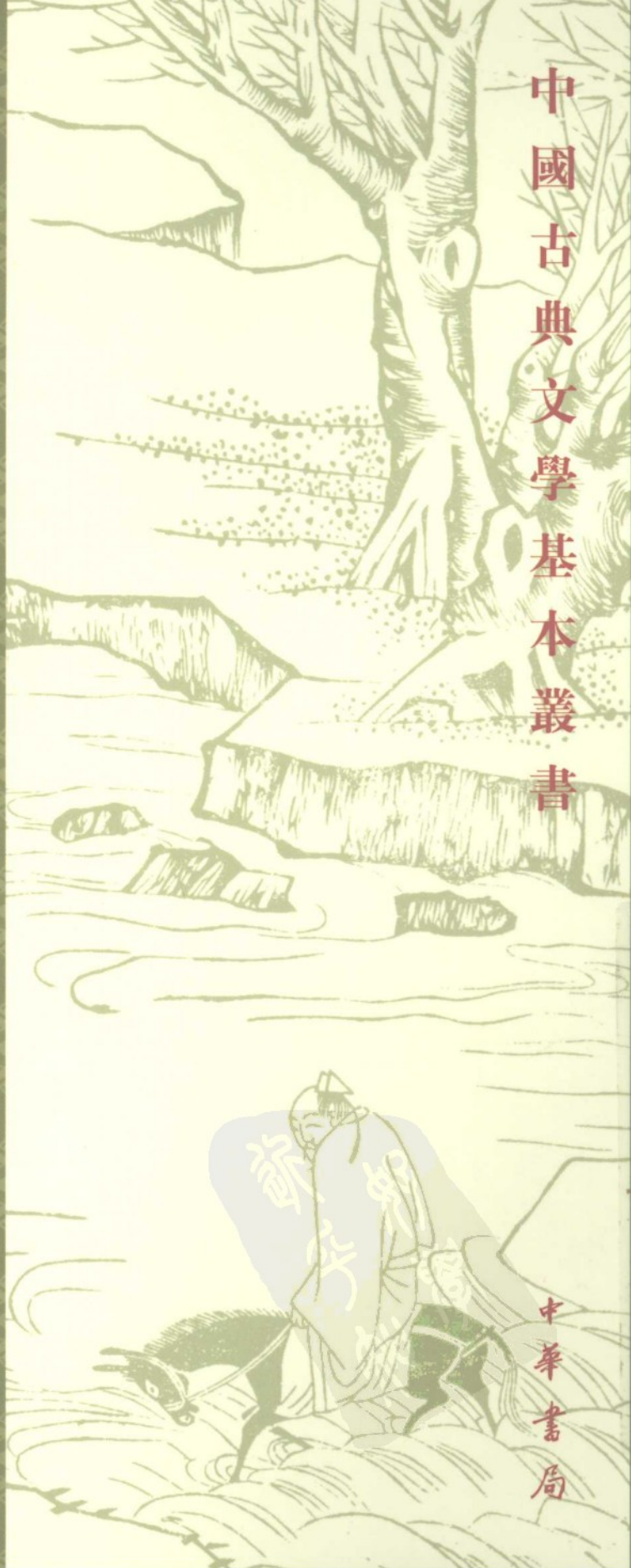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杜牧集繫年校注

第二冊



中華書局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杜牧集繫年校注

第二冊

撰

中華書局

新學社

樊川文集卷第三

洛陽長句二首^①

其一

草色人心相與閑^②，是非名利有無間。橋橫落照虹堪畫，樹鎖千門鳥自還。芝蓋不來雲杳杳^③，仙舟何處水潺潺^④。君王謙讓泥金事，蒼翠空高萬歲山^⑤。

【注釋】

- ① 此詩《杜牧年譜》繫於開成元年（八三六），時杜牧爲監察御史、分司東都。
- ② 相與閑：一樣地悠閑自在。相與，共同。
- ③ 芝蓋句：芝蓋，車蓋，此指帝王之車。夾注：張衡《西京賦》：芝蓋九葩。《注》：以芝爲蓋，蓋有九葩之采也。「杳杳，幽深貌。」



④ 仙舟何處句：東漢末年名士郭泰（字林宗）遊洛陽，見河南尹李膺，「膺大奇之，遂相友善，於是名震京師。後歸鄉里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，車數千輛。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，衆賓望之，以爲神仙焉」。事見《後漢書》卷六八《郭泰傳》。

⑤ 君王謙讓二句：泥金事，指封禪之事。古代帝王封禪時，要將藏玉策之玉匱石函用金繩纏束，封以金泥。萬歲山，指嵩山。漢武帝曾登臨嵩山，隨從官吏及廟旁吏卒，咸聞呼萬歲者三。事見《史記·武帝紀》。兩句謂唐皇不再巡幸洛陽。

【集評】

《洛陽長句》（草色人心相與閑）：唐自天寶以後，不復駕幸東都，此詩有望幸之意。「樹鎖千門」一句極佳。「芝蓋」、「仙舟」，乃指緱氏山王喬事及李郭事，亦切。（方回《瀛奎律髓》卷四「風土類」）

《洛陽長句》（草色人心相與閑）：中四句近丁卯。寓盛衰之感則有之，不見望幸之意。（紀昀《瀛奎律髓刊誤》卷四「風土類」）

其二

天漢東穿白玉京^①，日華浮動翠光生。橋邊遊女珮環委，波底上陽金碧明^②。月鎖名園孤

鶴唳，川酣秋夢鑿龍聲^③。連昌繡嶺行宮在^④，玉輦何時父老迎？

【注釋】

① 天漢句：天漢，天河。此指洛水。《新唐書·地理志·東都》：「都城前直伊闕，後據邙山，左瀍右澗，洛水貫其中，以象河漢。」白玉京，天帝所居，此代指洛陽。馮注：「《星經》：天上有白玉京黃金闕。《唐六典》：東都上陽宮次北東上曰玉京門。」

② 上陽：宮名。在洛陽皇城之西，洛水北岸。

③ 鑿龍：指龍門，一名伊闕。在洛陽南，兩山相對，伊水歷其間。相傳爲大禹所鑿。馮注：「庾信詩：南宮應鑿龍。宋之問《龍門應制》詩：天子乘春幸鑿龍。按《水經注》：伊水北入伊闕，昔大禹疏以通水，兩山相對，望之若闕，伊水歷其間，故謂之伊闕。」

④ 連昌句：連昌、繡嶺均宮殿名，分別在唐河南府壽安西及陝州硤石。參見《新唐書·地理志二》。

洛中監察病假滿送韋楚老拾遺歸朝^①

洛橋風暖細翻衣，春引仙官去玉墀^②。獨鶴初沖太虛日^③，九牛新落一毛時^④。行開教化

期君是，卧病神祇禱我知。十載丈夫堪恥處，朱雲猶掉直言旗^⑤。

【注釋】

- ① 韋楚老：字壽朋。長慶四年登進士第，大和末、開成初曾任拾遺。事跡見杜牧《重宿襄州哭韋楚老拾遺》、《唐詩紀事》卷五六。此詩《杜牧年譜》繫於開成二年（八三七），時杜牧為監察御史，分司東都，因弟杜顥眼疾，告假百日滿。詩有「洛橋風暖細翻衣，春引仙官去玉墀」句，乃春日作。
- ② 春引仙官句：仙官，本指神仙，此指韋楚老。玉墀，玉階。此指京師宮殿。
- ③ 獨鶴初沖句：夾注：「《天台賦》：王喬控鶴以沖天。」馮注：「《晉書·陶侃傳》：二客化為雙鶴，沖天而去。」太虛，天空。
- ④ 九牛新落句：唐制，官吏請假滿百日，即合停官。此謂己之去官猶如九牛亡一毛不足道。司馬遷《報任安書》：「假令僕伏法受誅，若九牛亡一毛，與螻蟻何異？」
- ⑤ 朱雲句：朱雲，西漢人。在朝敢於直諫，曾因劾奏安昌侯張禹觸犯上怒，為御史押下，猶攀殿檻大呼，以至檻折。事見《漢書》卷六七本傳。掉，搖擺，揮動。

【集評】

韋楚老，李宗閔之門生，自左拾遺辭官東歸，居于金陵。常乘驢經市中，貌陋而服衣布袍。群兒陋之，指畫自言曰：「上不屬天，下不屬地，中不累人，可謂大韋楚老。」群兒皆笑。與杜牧同年生，情好相得。初以諫官赴徵，值牧分司東都，以詩送。及卒，又以詩哭之。（王謙《唐語林》卷七補遺）

東都送鄭處誨校書歸上都^①

悠悠渠水清，雨霽洛陽城。槿墮初開豔^②，蟬聞第一聲。故人容易去，白髮等閑生^③。此別無多語，期君晦盛名。

【注釋】

- ① 東都：指洛陽。鄭處誨，字廷美，又作延美，其時任校書郎。傳見《舊唐書》卷一五八、《新唐書》卷一六五。上都，指長安。《杜牧年譜》謂「杜牧於大和九年秋至洛陽，開成二年春，即以弟病去官，居洛陽僅一年半」，且此詩乃作於夏日，故繫此詩於開成元年（八三六）。
- ② 槿：木槿。其花五月始開，朝開夕落。夾注：「《禮記·月令》：仲夏之月，蟬始鳴，木槿榮。」

③ 等閑：隨便，容易。

故洛陽城有感^①

一片宮牆當道危^(一)，行人爲汝去遲遲^(二)。筆圭苑裏秋風後^(三)②，平樂館前斜日時^③。
錮黨豈能留漢鼎^(四)④，清談空解識胡兒^(五)⑤。千燒萬戰坤靈死^⑥，慘慘終年鳥雀悲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宮牆」，原作「官牆」，據《文苑英華》卷三〇九、夾注本、文津閣本、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一、馮注本改。馮注本於「官」字下校：「一作官。」

〔三〕「汝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三〇九作「爾」，下校：「集作汝。」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二作「爾」，馮注本校：「一作爾。」

〔三〕「後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三〇九作「起」，下校：「一作後。」馮注本校：「一作起。」

〔四〕「錮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三〇九作「鉤」，馮注本校：「一作鉤。」

〔五〕「識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三〇九作「笑」，下校：「一作識。」馮注本於「解識」下校：「一作識笑。」

【注釋】

① 故洛陽城：指漢、魏時洛陽舊城。在今洛陽市東洛水北岸。《舊唐書·地理志·河南道·東都》：「周之王城，平王東遷所都也。故城在今苑內東北隅，自赧王已後及東漢、魏文、晉武，皆都於今故洛城。隋大業元年，自故洛城西移十八里置新都，今都城是也。北據邙山，南對伊闕，洛水貫都，有河漢之象。」此詩《杜牧年譜》雖姑繫於開成元年，然又以爲杜牧大和九年秋至開成元年（八三五—八三六）秋爲監察御史、分司東都，而詩乃秋日作，故大和九年和開成元年均有可能作此詩。

② 筆圭苑：漢靈帝光和三年建。東筆圭苑週一千五百步，中有魚梁臺；西筆圭苑週三千三百步，均在洛陽宣平門外。見《後漢書·靈帝紀》及《注》。

③ 平樂館：在洛陽故城西。東漢中平五年十月，靈帝曾自稱無上將軍，在此講武。見《後漢書·靈帝紀》及《注》。

④ 錮黨句：錮黨，禁錮黨人。漢鼎，指漢政權。鼎爲傳國重器，政權象徵。馮注：「《漢書》：漢得汾陰寶鼎，群臣上賀得周鼎，吾邱壽王曰：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，此天之所以與漢，是漢鼎非周鼎也。」東漢桓帝時，宦官擅權，橫行不法，朝政日非。李膺、陳蕃等與太學諸生三萬餘人互相褒重，猛烈抨擊宦官集團。延熹九年，宦官誣告李膺等人交結諸郡生徒，共爲部黨。於是桓帝下令逮捕

黨人，後放歸田里，禁錮終身。靈帝時，李膺等人又因謀誅宦官敗露，百餘人下獄死，六七百人遭流徙、監禁。李膺「考死，妻子徙邊，門生、故吏及其父兄，並被禁錮」。事見《後漢書》卷六七《黨錮列傳》。

⑤ 清談：談論老莊玄理。晉王衍好清談，羯族人石勒行販於洛陽，倚嘯於上東門。王衍見之，謂左右曰：「向者胡雛，吾觀其聲，視有奇志，恐將為天下之患。」遂派人追捕，但石勒已離去。事見《晉書》卷一〇四《石勒載記上》。又唐開元中張九齡認為胡人安祿山將亂幽州，主張趁其討奚、契丹失敗時誅之，以絕後患。然為唐玄宗所拒，謂「卿無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」。後遂釀成「安史之亂」。事見《新唐書》卷一二六《張九齡傳》。

⑥ 千燒萬戰句：馮注：「《文獻通考》：自東漢魏晉宅於洛陽，永嘉以後，戰爭不息，元魏徙居，纔過三紀，逮乎二魏，爰及齊周，河洛汝潁，迭為攻守。《北齊書·神武紀》：洛陽久經喪亂，王氣衰盡。」坤靈，地神。

【集評】

感慨淋漓。（鄭邴評「錮黨豈能留漢鼎，清談空解識胡兒」二句）

《故洛陽城有感》：眼見官牆倒壞，忽然想起當年。「去遲遲」，有無限低徊之意。「筆圭」、「平

樂」，言前代佚遊可爲儆戒；「秋風」、「斜日」，言今日荒涼可爲傷感，正寫「去遲遲」三字也。「黨錮」、「清談」，又舉漢晉實事言之，以見無補敗亡之意。千燒萬戰，鳥雀興悲，正爲此也。（朱三錫《東岳草堂評訂唐詩鼓吹》卷六）

揚州三首^①

其一

煬帝雷塘土^②，迷藏有舊樓^③。誰家唱水調，明月滿揚州。煬鑿汴河，自造水調^②。駿馬宜閑出，千金好暗遊^③。喧闐醉年少，半脫紫茸裘^④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土」，文津閣本作「上」。

〔二〕《才調集》卷四、文津閣本小注作「煬帝開汴渠成，自作水調」。

〔三〕「暗遊」，《全唐詩》卷五三二作「舊遊」，於「舊」字下校：「一作暗。」馮注本作「暗投」。

【注釋】

① 此三詩《杜牧年譜》以大和八年杜牧在淮南幕中，故繫於大和八年（八三四）。時杜牧在牛僧孺淮南節度使幕爲掌書記。

② 雷塘：隋煬帝葬所，在揚州城北平岡上。馮注：「《唐書·地理志》：揚州江都東十一里，有雷塘。《通鑑·隋紀·注》：雷塘，漢所謂雷陂也，在今揚州城北平岡上。」

③ 舊樓：指隋煬帝在揚州所造迷樓。幽房曲室，互相連接，隋煬帝曾謂：「使真仙遊其中，亦當自迷也。」事見《南部煙花錄》。夾注：「《古今詩話》：隋煬帝時浙人項升進新宮圖，帝愛之，令揚州依圖營建。既成幸之，曰：使真仙遊此，亦自當迷，乃名迷樓。」

④ 紫茸裘：紫色細毛皮衣。

【集評】

杜司勳詩：「誰家唱《水調》，明月滿揚州」、「誰知竹西路，歌吹是揚州」、「揚州塵土試回首，不惜千金借與君」、「二十四橋明月夜，玉人何處教吹簫」、「春風十里揚州路，卷上珠簾總不如」、「十年一覺揚州夢，贏得青樓薄倖名」，何其善言揚州也！（余成教《石園詩話》卷二）

其二

秋風放螢苑^①，春草鬪雞臺^②。金絡擎鵬去^③，鸞環拾翠來^④。蜀船紅錦重，越棗水沉堆^⑤。處處皆華表^⑥，淮王奈却迴^⑦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環」，《才調集》卷四、文津閣本作「鬢」。

【注釋】

① 據《隋書·煬帝紀下》，煬帝於大業十二年五月，在景陽宮徵求螢火蟲，夜出遊山而放之，螢光閃耀山谷。其事在洛陽，後遊幸揚州，或亦有放螢之事。

② 鬪雞臺：在揚州。夾注：「郭延生《述征記》：廣陽門北有鬪雞臺。」馮注：「《大業拾遺記》：煬帝嘗遊吳公宅雞臺，恍惚間與陳後主相遇，尚喚帝為殿下。」又馮注：「按：《一統志》引《拾遺記》作鬪雞臺云，當即是吳公臺也。」

③ 金絡：金絲絡帶。

④ 鸞環拾翠句：翠，翠鳥羽毛。可爲裝飾。曹植《洛陽賦》：「或采明珠，或拾翠羽。」句謂嬉遊水濱。

⑤ 越橐句：橐，盛物之袋子。水沉，即沉香，置水中則沉。產於越地。

⑥ 華表：古代立於宮殿、城垣或陵墓等建築物前作爲標誌之大柱。傳說遼東人丁令威學道成仙，後化鶴歸來，落在城門華表上，作人言。事見《搜神後記》卷一。

⑦ 淮王句：漢淮南王劉安，好神仙。《風俗通》記俗言謂其白日升天。然實因謀逆而自殺。故馮注云：「《漢書》淮南王安，招募方技怪迂之人，述神仙黃白之事，財殫力屈，無能成獲，乃謀叛逆。上使宗正以符節治王，安自殺，太子諸所與謀皆取夷，國除，爲九江郡。親伏白刃，與衆棄之，安在其能神仙乎！」

【集評】

【螢苑】廣陵大儀鄉有螢苑。按隋煬帝於景華宮求流螢數斛，夜出遊山，放之如火，光滿巖谷。杜牧之詩：「秋風放螢苑，春草鬪雞臺。」上句指此，下句借用吳王夫差事。（宋長白《柳亭詩話》卷十六）

其三

街垂千步柳，霞映兩重城。天碧臺閣麗，風涼歌管清。纖腰間長袖，玉珮雜繁纓^①。拖軸誠爲壯^②，豪華不可名。自是荒淫罪，何妨作帝京^③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拖」，馮注本作「拖」。

【注釋】

- ① 繁纓：衆多冠帶。馮注：「《左傳》：請曲縣繁纓以朝。」
- ② 拖軸：拖，引也。軸，車軸。鮑照《蕪城賦》：「拖以漕渠，軸以崑岡。」謂古廣陵城引帶著溝通南北之運河。崑岡（廣陵岡）像車軸橫貫城下，當交通要衝，形勢險要。
- ③ 自是二句：隋煬帝至揚州後，天下亂起，道路隔絕，心中恐懼，「遂無還心。帝復夢二豎子歌曰：『住亦死，去亦死。未若乘船渡江水。』由是築宮丹陽，將居焉。功未就而帝被殺」。見《隋書·五行志上》。馮注：「《隋書·煬帝紀論》：荒淫無度，法令滋章。」

潤州二首^①

其一

向吳亭東千里秋^(一)^②，放歌曾作昔年遊。青苔寺裏無馬跡^(二)，綠水橋邊多酒樓^(三)。大抵南朝皆曠達^(四)，可憐東晉最風流。月明更想桓伊在，一笛聞吹《出塞》愁^③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向」，原作「句」，據夾注本、馮注本改。

〔二〕「馬」，《全唐詩》卷五三三校：「一作鳥。」

〔三〕「綠水」，夾注本作「綠樹」。

〔四〕「皆」，文津閣本作「多」。

【注釋】

① 潤州：州治在今江蘇鎮江。此詩云「向吳亭東千里秋，放歌曾作昔年遊」，故知作此詩前詩人曾有潤州之遊。據《杜牧年譜》，杜牧大和七年曾由宣州幕轉任揚州幕；開成二年秋又由揚州往宣州幕，兩次均可經過潤州，故詩或作於開成二年（八三七）秋。

② 向吳亭：在今江蘇鎮江市城南。馮注：「《孔氏雜記》：向吳亭在潤州官舍，杜牧之《潤州》詩：向吳亭東千里秋。陸龜蒙詩：秋來懶上向吳亭。今刻牧之集者，改爲句吳亭，失之矣。《一統志》：向吳亭在丹陽縣治南。」

③ 月明二句：桓伊，晉右軍將軍桓伊，字子野，善吹笛。《世說新語·任誕》記王徽之聞桓伊善吹笛，後相遇，「王便令人與相聞，云：『聞君善吹笛，試爲我一奏。』桓時已貴顯，素聞王名，即便回。下車，踞胡床，爲作三調，弄畢，便上車去，客主不交一言」。《出塞》，漢樂府橫吹曲名。

其二

謝朓詩中佳麗地^①，夫差傳裏水犀軍^②。城高鐵瓮橫強弩^③，潤州城孫權築，號爲鐵瓮。柳暗朱樓多夢雲^④。畫角愛飄江北去^⑤，釣歌長向月中聞。揚州塵土試迴首，不惜千金借與君。

【注釋】

① 謝朓句：謝朓，南齊詩人，字玄暉。善作山水詩，為永明體主要詩人之一。傳見《南齊書》卷四七。其《入朝曲》有「江南佳麗地，金陵帝王州」句。

② 夫差句：夫差，春秋時吳國國君，後為越王勾踐所敗，自殺。傳見《史記》卷三一。水犀軍，披水犀甲之軍隊。《國語·越語上》記「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，所謂賢良也，若今備衛士矣」。潤州為春秋吳國朱方邑，故杜牧有此聯想。

③ 城高鐵瓮句：原注：「潤州城孫權築，號為鐵瓮。」馮注：「《演繁露》：潤州古城號鐵甕，人但知其取喻以堅而已，然甕形深狹，取以喻城，似為非類。乾道辛卯，予過潤，蔡子平置燕于江亭，亭據郡治前山絕頂，而顧子城雉堞緣岡，彎環四合，其中州治諸廨在焉，圓深之形，正如卓甕，予始知喻以為甕者，指子城也。」

④ 柳暗朱樓句：宋玉《高唐賦》載，楚王遊高唐，夢見一婦人自云巫山神女，願薦枕席，王因幸之。去而辭曰：「妾在巫山之陽，高丘之阻；旦為朝雲，暮為行雨。朝朝暮暮，陽臺之下。」此指狎妓之事。

⑤ 江北：指長江北岸，潤州之北為揚州。

【集評】

【北固甘羅】杜牧之《登北固山》詩曰：「謝朓詩中佳麗地。」或者謂朓詩「江南佳麗地，金陵帝王州。」金陵乃今建康，非潤州也。僕謂當時京口亦金陵之地，不特牧之爲然，唐人江寧詩，往往多言京口事，可驗也。又如張氏《行役記》，言甘露寺在金陵山上；趙璘《因話錄》言李勉至金陵，屢讚招隱寺標致，蓋時人稱京口亦曰金陵。牧之又有詩曰：「甘羅昔作秦丞相。」或者又謂《史記》：甘羅年十二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，後因說趙有功，始皇封爲上卿，未嘗爲秦相也。僕考《北史·彭城王浟傳》曰：「昔甘羅爲秦相，未聞能書。」《儀禮》疏曰：「甘羅十二相秦，未必要至五十。」則知此謬已久，牧之蓋循襲用之耳。（王楙《野客叢書》卷二十）

《潤州》（向吳亭東千里秋）：……一起曰「千里秋」，便將潤州寫得分外出色。亭東一望，千里清光，不覺有感於昔日之遊也。三、四承之，是因昔年而感於目前，言寺猶昔日之寺，橋猶昔日之橋，「無鳥跡」是感其衰，「多酒樓」是誌其盛。數年之內，盛衰在目，良可慨也。五、六又因目前而有感於前代，言潤州夙稱佳麗，爲諸名士賦詩飲酒之場，以南朝論之，則士多曠達；以東晉論之，則雅尚風流，二者雖無補於世道，而一段高情逸興，文人傑士，瀟灑有餘。杜公一生不拘細行，意氣閒逸，觀其胸中眼底，必深有旨乎晉人風味矣。月明江上，感慨情深，故以更想桓伊作結也。（朱三錫《東壺草堂評訂唐詩鼓吹》卷六）

《潤州》（謝朓詩中佳麗地）：一寫其佳麗，二寫其強盛，三承二來，四承一來。潤州在江之南，揚

州在江之北。試看揚子江頭，水光月色，一望千里，角聲清徹，鈞歌疊唱，其時風景之妙，不言可知。千金買笑，當亦不少惜矣。（朱三錫《東齋草堂評訂唐詩鼓吹》卷六）

杜司勳詩：「誰家唱《水調》，明月滿揚州」、「誰知竹西路，歌吹是揚州」、「揚州塵土試迴首，不惜千金借與君」、「二十四橋明月夜，玉人何處教吹簫」、「春風十里揚州路，卷上珠簾總不如」、「十年一覺揚州夢，贏得青樓薄倖名」，何其善言揚州也！（余成教《石園詩話》卷二）

題揚州禪智寺^①

雨過一蟬噪，飄蕭松桂秋。青苔滿階砌，白鳥故遲留。暮靄生深樹^(一)，斜陽下小樓。誰知竹西路^②，歌吹是揚州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靄」，原作「藹」，據夾注本、文津閣本、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二、馮注本改。

【注釋】

① 禪智寺：寺廟名。在揚州城東。寺前有橋，跨舊官河。此詩《杜牧年譜》繫於開成二年（八三

七) 謂「杜牧於大和七、八年間，亦曾居揚州，此詩所以斷爲本年作者，以杜牧弟顛方在禪智寺養疾，杜牧至揚州，蓋亦居此也」。詩有「雨過一蟬噪，飄蕭松桂秋」句，乃作於秋日。

② 竹西路：在揚州禪智寺前官河北岸。夾注：「《唐宋詩話》：淮南維陽有蜀岡者，揚州之北岡也，或曰勢連蜀土。岡之南有竹西亭，修竹疎翠，後即禪智寺也。」馮注：「《輿地紀勝》：揚州竹西亭在北門外五里。《名勝志》：《寶祐志》云：竹西亭在禪智寺前河北岸，取杜牧詩語也。」

【集評】

【竹西亭】淮南蜀江者，維揚之地也。或曰，勢連蜀土，或以產茶味如蜀茶云。自蜀江之南，有竹西亭，修竹疎翠，後即禪智寺也。竹西取杜牧之詩：「斜陽竹西路，歌吹是揚州。」自蜀江以南，景氣頓異，北風至此遂絕。（李頎《古今詩話》）

盈盈澹致。（鄭邠評本詩）

杜司勳詩：「誰家唱《水調》，明月滿揚州」、「誰知竹西路，歌吹是揚州」、「揚州塵土試回首，不惜千金借與君」、「二十四橋明月夜，玉人何處教吹簫」、「春風十里揚州路，卷上珠簾總不如」、「十年一覺揚州夢，贏得青樓薄倖名」，何其善言揚州也！（余成教《石園詩話》卷二）

西江懷古^①

上吞巴漢控瀟湘^②，怒似連山淨鏡光^①。魏帝縫囊真戲劇^③，苻堅投筆更荒唐^④。千秋釣舸歌明月^③，萬里沙鷗弄夕陽。范蠡清塵何寂寞^⑤，好風唯屬往來商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淨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三八〇作「靜」，馮注本校：「一作靜。」

〔三〕「舸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三八〇作「艇」，下校：「集作舸。」馮注本校：「一作艇。」

【注釋】

① 西江：馮注：「注家以爲楚人指蜀江爲西江，以從西而下也。」

② 瀟湘：見《早春寄岳州李使君李善棋愛酒情地閑雅》詩注^②。

③ 魏帝縫囊句：戲劇，猶言開玩笑。三國時，步騭曾上表孫權，謂曾聞魏帝將盛沙於布囊，以塞斷江水，進攻荊州，望有所防備。後呂範、諸葛恪聞之，不免失笑，云：「此江與開關俱生，寧有可以沙

囊塞理也！」事見《三國志》卷五二《步騭傳》注引《吳錄》。

④ 苻堅投筆句：前秦苻堅率師攻東晉，爲長江所阻，曾向群臣自誇「以吾之衆旅，投鞭於江，足斷其流」。事見《晉書》卷一一三《苻堅載記》下。

⑤ 范蠡清塵句：范蠡助越王勾踐滅吳後，乘扁舟，浮於江湖，變名易姓，自稱鴟夷子皮。事見《史記》卷一二九《貨殖列傳》。又傳說西施於吳亡後隨范蠡乘扁舟泛於五湖。清塵，本爲對人之敬稱，此指范蠡辭官隱逸之舉。寂寞，此指無人效仿范蠡之舉。

【集評】

《西江懷古》：題是《西江懷古》，讀詩者遂謂魏帝、苻堅、范蠡，皆所懷之人也。殊不知先生此篇，前四句寫西江，後四句寫懷古。吞漢控楚，是寫西江形勢之扼要；連山鏡光，是寫西江風濤之不測，魏帝、苻堅，是寫西江當時絕好英雄。向者如此，據流設險，總是戲劇荒唐。豎看千秋，橫觀萬里，惟此漁歌明月、鷗弄夕陽常存江上。因歎世上事，畢竟認不得真，做不得了，不如范蠡之扁舟五湖，悠然世外，所蓋實多耳。或云魏帝、苻堅，畢竟同在所懷之中，不知可懷之人必是可師之人，安有既已懷之而又譏其戲劇荒唐，必無是理也。（朱三錫《東嶼草堂評訂唐詩鼓吹》卷六）

杜長律亦極有佳句，如「深秋簾幕千家雨，落日樓臺一笛風」、「蒲根水暖雁初浴，梅徑香寒蜂未

知」，「千里暮山重疊翠，一溪寒水淺深清」，又「江碧柳青人盡醉，一瓢顏巷日空高」，俱灑落可誦。至《西江懷古》「千秋釣艇歌明月，萬里沙鷗弄夕陽」，尤有江天浩蕩之景。（賀裳《載酒園詩話》又編·杜牧）

【西江懷古】注家謂「楚人指蜀江爲西江，謂從西而下也」。國藩按：詩中「魏帝」、「苻堅」等語，殊不似指蜀中者。六朝隋唐皆以金陵爲江東，歷陽爲江西，厥後豫章郡奪江西之名，而歷陽等處不甚稱江西矣。此西江或指歷陽、烏江言之。（曾國藩《求闕齋讀書錄》卷九）

江南懷古^①

車書混一業無窮^②，井邑山川今古同^③。戊辰年向金陵過，惆悵閑吟憶庾公^④。

【注釋】

① 《杜牧年譜》於大中二年謂「詩有『戊辰年向金陵過』句，故知爲本年作，蓋自睦州入京，道出金陵也」。今即據此訂本詩於大中二年（八四八）。

② 車書混一：車同軌，書同文，指國家統一。馮注：「《周書·庾信傳》：混一車書，無救平陽之禍。」

③ 井邑：人口聚居之地。古代以八家爲一井。邑，小城市。

④ 戊辰年二句：戊辰年，指唐宣宗大中二年。庾公，即庾信，字子山。傳見《周書》卷四一、《北史》卷八三。庾信初仕梁，太清二年戊辰，侯景之亂時出奔江陵。梁元帝時出使西魏，梁亡，被迫留西魏。後又仕北周，常有鄉關之思，曾作《哀江南賦》以抒懷鄉國之情，其序中有「粵以戊辰之年，建亥之月，大盜移國，金陵瓦解」之句。夾注：「按，本集宣宗大中二年戊辰，公爲睦州刺史時。」

江南春絕句

千里鶯啼綠映紅_(一)，水村山郭酒旗風。南朝四百八十寺_①，多少樓臺煙雨中。

【校勘記】

「一」「十」，馮注本校：「一作十。」

【注釋】

① 南朝句：南朝，指宋、齊、梁、陳四朝。其君王崇佛，尤以梁武帝蕭衍爲甚，故其時所建佛寺頗多。

《南史·郭祖深傳》：「都下佛寺，五百餘所，窮極宏麗。僧尼十餘萬，資產豐沃。」

【集評】

杜牧詩云「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樓臺煙雨中。」帝王所都，而四百八十寺，當時已爲多，而詩人侈其樓臺閣殿焉。近世二浙、福建諸州，寺院至千區，福州千八百區。杭稻桑麻，連亘阡陌，而遊惰之民，竄籍其間者十九。非爲落髮修行也，避差役爲私計耳。以故居積貨財，貪毒酒色，鬪毆爭訟，公然爲之，而其弊未有過而問者。有識之士，每歎息于此。（張表臣《珊瑚鉤詩話》卷二）

《江南春》：觀本集，此詩蓋杜牧之赴宣州時，紀道中所見。（釋圓至《唐三體詩》卷一）

《江南春》：若將此詩畫作錦屏，恐十二扇鋪排不盡。（黃周星《唐詩快》卷十六）

《江南春》：首句用邱記室書，那得止賦所見，綴以「煙雨」二字，便是春景，古人工夫細密。（何焯

《唐三體詩》卷一）

「千里鶯啼綠映紅，山村水郭酒旗風。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樓臺煙雨中」。此杜牧《江南春》詩也。升菴謂：「『千』應作『十』，蓋千里已聽不著看不見矣，何所云：『鶯啼綠映紅』邪？」余謂即「十里」，亦未必盡聽得著，看得見。題云《江南春》，江南方廣千里，千里之中，鶯啼而綠映焉；水村山郭，無處無酒旗；四百八十寺，樓臺多在煙雨中也。此詩之意既廣，不得專指一處，故總而命曰「江南春」。詩家善立題者也。（何文煥《歷代詩話考索》）

夢得、牧之喜用數目字。夢得詩：「大艫高帆一百尺，新聲促柱十三弦」、「千門萬戶垂楊裏」、「春城三百九十橋」；牧之詩：「漢宮一百四十五」、「南朝四百八十寺」、「二十四橋明月夜」、「故鄉七十五長亭」，此類不可枚舉，亦詩中之算博士也。（余成教《石園詩話》卷二）

將赴宣州留題揚州禪智寺^①

故里溪頭松柏雙，來時盡日倚松窗。杜陵隋苑已絕國^②，秋晚南遊更渡江。

【注釋】

① 此詩《杜牧年譜》繫於開成二年（八三七），蓋是年秋末，杜牧離揚州赴宣州時作此詩。

② 杜陵句：杜陵，杜牧家園所在。馮注：「《太平寰宇記》：雍州萬年縣杜陵，漢縣，在今縣東十五里。《漢志》注云：古杜伯國也。」隋苑，故址在今揚州市西北。又名上林苑、西苑，隋煬帝時建。絕國，此指兩地距離極爲遙遠。江淹《別賦》：「況秦吳兮絕國。」

題宣州開元寺水閣閣下宛溪夾溪居人^(一)①

六朝文物草連空^②，天澹雲閑今古同。鳥去鳥來山色裏，人歌人哭水聲中^③。深秋簾幕千家雨，落日樓臺一笛風。惆悵無因見范蠡^(二)，參差煙樹五湖東^④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《才調集》卷四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三一四題作《題宣州開元寺水閣》。「閣下宛溪夾溪居人」，《才調集》、文津閣本均作爲題下小注。韋莊《又玄集》卷中題作《宣州開元寺》。

〔二〕「見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三一一三作「逢」，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二、馮注本校：「一作逢。」

【注釋】

① 宛溪：發源於宣城東南嶧山，流繞城東爲宛溪。至縣東北里許，與句溪匯合。此詩《杜牧年譜》繫於開成三年（八三八），時杜牧在宣州幕。詩有「深秋簾幕千家雨，落日樓臺一笛風」句，乃作於深秋。

② 六朝：吳、東晉、宋、齊、梁、陳，均建都金陵，史稱六朝。

③ 人歌人哭句：化用《列子》「衆人且歌，衆人且哭」，與《禮記·檀弓下》：「晉獻公成室，張老曰：『美哉輪焉，美哉奐焉！歌於斯，哭於斯，聚國族於斯』」句意。馮注：「《拾遺記》：日南之南，有淫泉之浦，其水激石之聲，似人之歌笑。」

④ 惆悵二句：范蠡助越王勾踐滅吳後，乘扁舟，浮於江湖，變名易姓，自稱鴟夷子皮。事見《史記》卷一二九《貨殖列傳》。又傳說西施於吳亡後隨范蠡乘扁舟泛於五湖。五湖，太湖別稱。然五湖所指稱多有不同，亦有泛指太湖一帶水域者。夾注：「《通典》：五湖，在吳都、吳興、晉陵三縣。」

【集評】

東坡嘗曰，淵明詩初看若散緩，熟讀有奇趣。如曰：「日暮巾柴車，路暗光已夕。歸人望煙火，稚子候簷隙。」又曰：「靄靄遠人村，依依墟里煙。犬吠深巷中，雞鳴桑樹顛。」才高意遠，造語精到如此。不知者疲精力至死不知悟，而俗人亦謂之佳。如曰：「一千里色中秋月，十萬軍聲半夜潮」、「蝴蝶夢中家萬里，子規枝上月三更」、「深秋簾幕千家雨，落日樓臺一笛風」，皆寒乞相。初如秀整，熟視無神氣，以字露故也。東坡則不然。如曰：「山中老宿依然在，案上楞嚴已不看」之類，更無齟齬之態，細味對甚的而字不露，此其得淵明之遺意耳。（釋惠洪《冷齋夜話》卷一）

【鏘金戛玉·雙句有聞】「羌管一聲何處曲，流鶯百轉最高枝。」深秋簾幕千家雨，落日樓臺一笛風。」（魏慶之《詩人玉屑》卷四）

杜牧之《開元寺水閣》詩云：「六朝文物草連空，天澹雲閑今古同。鳥去鳥來山色裏，人歌人哭水聲中。深秋簾幕千家雨，落日樓臺一笛風。惆悵無因見范蠡，參差煙樹五湖東。」此上三句落腳字，皆自吞其聲，韻短調促，而無抑揚之妙。因易爲「深秋簾幕千家月，靜夜樓臺一笛風」。迺示諸歌詩者，以予爲知音否邪？（謝榛《四溟詩話》卷三）

《題宣州開元寺水閣》：「人歌人哭水聲中」，奇語鑿刻。「深秋簾幕千家雨，落日樓臺一笛風」，可想可畫。（黃周星《唐詩快》卷十二）

意境幽折。（鄭郊評本詩）

晚唐七言律，佳句……有寫景繪物人情入妙者，如「滿樓春色旁人醉，半夜雨聲前計非」、「雨暗殘燈人散後，酒醒孤館雁來初」、「詩情似到山家夜，樹色輕含御水秋」……「鶴盤遠勢投孤嶼，蟬曳殘聲過別枝」、「仙掌月明孤影動，長門燈暗數聲來」之類是也。……有頹放縱筆生姿者，如「題詩朝憶復暮憶，見月上弦還下弦」、「黃葉黃花古時路，秋風秋雨別家人」……「鳥去鳥來山色裏，人歌人哭水聲中」，諸如此類是也。（葉矯然《龍性堂詩話》續集）

《題宣州開元寺水閣閣下宛溪夾溪居人》：起云「六朝文物」四字，何等豪華，緊接「草連空」三

字，何等衰颯。忽然而文物，忽然而荒草，古今興廢，亦復何限。二云「天澹雲閑古今同」，天也，雲也，自來無興無廢，斯真眼前一段妙理，早在寺中閣上，當前指點出來。「去」、「來」、「歌」、「哭」，再寫一；「山色」、「水聲」，再寫二。五、六雖就閣前景色言之，然寫秋曰「深秋」，寫日曰「落日」，真所謂日復一日，年又一年，進退之機，宜早自決，故以思范望湖作結也。「簾幙」五字，是描寫深秋，不是寫雨。「樓臺」五字，是描寫落日，不是寫風。讀唐律者，宜細細辨之。（朱三錫《東岳草堂評訂唐詩鼓吹》卷六）

杜長律亦極有佳句，如「深秋簾幕千家雨，落日樓臺一笛風」、「蒲根水暖雁初浴，梅徑香寒蜂未知」、「千里暮山重疊翠，一溪寒水淺深清」，又「江碧柳青人盡醉，一瓢顏巷日空高」，俱灑落可誦。至《西江懷古》「千秋釣艇歌明月，萬里沙鷗弄夕陽」，尤有江天浩蕩之景。（賀裳《載酒園詩話又編·杜牧》）

《題宣州開元寺水閣》：「今古」二字已暗透後半消息。六朝不過瞬息，人生那可不乘壯盛有所建樹，然而此懷誰可語者。「風雨」二句，思同心而莫之致也。我思古人，如范蠡者，功成身退，雖爲執鞭所欣慕焉。五六正爲結句蓄勢也。寄託高遠，不是逐逐寫景，若爲題所謾，便無味矣。（何焯《唐三體詩》卷四）

杜牧之晚唐翹楚，名作頗多，而恃才縱筆亦不少。如《題宣州開元寺水閣》，直造老杜門牆，豈特人稱小杜已哉？（薛雪《一瓢詩話》第二九條）

《詩家直說》二卷，明謝榛撰，榛有《四溟集》，已著錄。榛詩本足自傳，而急於求名，乃作是書以

自譽，增廣多夸而無當。又多指摘唐人詩病而改定其字句，甚至稱夢見杜甫、李白登堂過訪，勉以努力齊名。今觀其書大旨，主於超悟，每以作無米粥爲言，猶嚴羽「才不關學、趣不關理」之說也。又以練字爲主，亦方回「句眼」之說也。如謂杜牧《開元寺水閣》詩：「深秋簾幙千家雨，落日樓臺一笛風」句不工，改爲「深秋簾幙千家月，靜夜樓臺一笛風」。不知前四句爲「六朝文物草連空，天澹雲閑今古同。鳥去鳥來山色裏，人歌人哭水聲中」。末二句「惆悵無因見范蠡，參差煙樹五湖東」，皆登高晚眺之景。如改「雨」爲「月」，改「落日」爲「靜夜」，則「鳥去鳥來山色裏」非夜中之景，「參差煙樹五湖東」，亦非月下所能見，而就句改句，不顧全詩，古來有是法乎？王士禎《論詩絕句》：「何因點竄澄江練，笑殺談詩謝茂榛。」固非好輕詆矣。（永瑤等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卷一百九十七集部詩文評類存目）

《題宣州開元寺水閣》：趙飴山極賞此詩，然亦只風調可觀耳，推之未免太過。（紀昀《瀛奎律髓刊誤》卷四「風土類」）

趙松雪嘗言作律詩用虛字殊不佳，中兩聯須填滿方好。此語雖力矯時弊，幼學者正不可不知。唐人如賈至《早朝大明宮》等作，實開其端。此外則少陵之「五更鼓角聲悲壯，三峽星河影動搖」、「錦江春色來天地，玉壘浮雲變古今」，杜樊川之「深秋簾幕千家雨，落日樓臺一笛風」，陸放翁之「樓船夜雪瓜州渡，鐵馬秋風大散關」皆是。（梁章鉅《退庵隨筆》卷二十一）

宣州送裴坦判官往舒州時牧欲赴官歸京(一)①

日暖泥融雪半銷，行人芳草馬聲驕(二)②。九華山路雲遮寺(三)③，青弋江村柳拂橋(四)④。君意如鴻高的的(五)⑤，我心懸旆正搖搖(六)⑥。同來不得同歸去，故國逢春一寂寥(五)⑤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裴」，原作「斐」，據《文苑英華》卷二八〇、文津閣本、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二、夾注本、馮注本校。「舒州」，夾注本作「徐州」，當誤。「牧」，夾注本作「某」。

〔二〕「行人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二八〇、文津閣本作「人行」，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二、馮注本校。「一作人行。」

〔三〕「寺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二八〇作「岫」，下校：「集作寺。」馮注本校：「一作岫。」

〔四〕「青弋江」，「青」，原作「清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二八〇作「青」，下校：「集作清。」馮注本作「清」，下校：「一作青。」今據《文苑英華》改。「江村」，夾注本作「江頭」。

〔五〕「一」，馮注本下校：「一作正。」

【注釋】

① 裴坦：字知進，郡望河東聞喜。大和八年登進士第，任宣歙從事，召拜左拾遺。後累官至宰相。乾符元年卒。傳見《新唐書》卷一八二。判官，唐節度、觀察等使之僚屬。舒州，唐治所在今安徽安慶。據《杜牧年譜》，此詩作於開成四年（八三九）春，時杜牧將由宣州赴京任左補闕。

② 驕：此指馬聲歡快。

③ 九華山：在今安徽青陽縣西南。馮注：「《太平寰宇記》：池州青陽縣九華山，在縣南二十里，舊名九子山，李白以有九峰如蓮花削成，改爲九華山。」

④ 青弋江：水名。在安徽境。源出石埭縣之舒溪，東北流經涇縣匯涇水爲賞溪。又東北受琴溪諸水，始爲青弋江。後流至蕪湖入長江。

⑤ 的的：分明貌。

⑥ 我心懸旆句：懸旆，猶懸旌。《戰國策·楚策一》：「寡人卧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心搖搖如懸旌。」

【集評】

《宣州送裴坦判官往舒州時牧欲歸京》：按杜與裴同官宣州，是時杜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歸京，裴却棄官遊舒州，故杜送之以詩也。一寫時，二寫別，三寫裴往舒州路，四自寫歸京路，五言裴去志之

甚高，六自言初歸之未定，故以不得同歸。寫別後之思耳。（朱三錫《東岳草堂評訂唐詩鼓吹》卷六）

句溪夏日送盧霈秀才歸王屋山將欲赴舉^{（一）}①

野店正紛泊^②，繭蠶初引絲。行人碧溪渡，繫馬綠楊枝。苒苒跡始去，悠悠心所期^③。秋
山念君別，惆悵桂花時^④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盧」，原作「廬」，據夾注本、文津閣本、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二、馮注本改。

【注釋】

① 句溪：溪名。在宣州。馮注：「《方輿勝覽》：句溪在宣城東五里。」盧霈，字子中，范陽人。開成三年赴進士試，次年客遊代州，南歸爲盜所殺。事見杜牧《唐故范陽盧秀才墓誌》。王屋山，在今河南濟源市西北九十里與山西陽城交界處。一名天壇山，山有三重，形狀如屋，故名。此詩《杜牧年譜》繫於開成三年（八三八），蓋據《樊川文集》卷九《唐故范陽盧秀才墓誌》：「開成三年，來

京師舉進士」而定。據詩題，詩乃作於夏日。

② 紛泊：夾注：左思《蜀都賦》：羽族紛泊。《注》：紛泊，飛揚也。」

③ 悠悠句：夾注：「《詩》曰：悠悠我心。」

④ 桂花時：指秋天，蓋桂花秋天開，故謂。唐人謂登進士第爲折桂，盧霈將赴舉，故此處桂花時亦有舉進士之時節意。

【集評】

《句溪夏日送盧霈秀才歸王屋山將欲赴舉》：「野店正紛泊，繭蠶初引絲。」譚云：借事紀時，是

古詩法。鍾云：澹然深情。（鍾惺譚元春《唐詩歸》卷三十三「晚唐」一）

《句溪夏日送盧霈秀才歸王屋山將欲赴舉》：于生新取光響，自有風味。此種亦不自晚唐始，中唐人盡棄古體，以箋疏尺牘爲詩，六義之流風凋喪盡矣。樊川力回古調，以起百年之衰，雖氣未盛昌，而擺脫時蹊，自正始之遺澤也。顧華玉稱其溫厚，洵爲知言。拗體。（王夫之《唐詩評選》卷三）

《句溪夏日送盧霈秀才歸王屋山將欲赴舉》（杜牧）：野店正（宜平而仄）紛泊，繭蠶初（宜仄而平，第一字仄，第三字必平）引絲。（第三字救上句，亦可不救。二句律句中拗）行人碧（宜平而仄）溪（宜仄而平）渡，（拗句。第四字拗平，第三字斷斷用仄，今人不論者非）繫馬綠楊枝。（不對格而實

對)苒苒跡始去，(五字俱仄，中有入聲字，妙)悠悠心(此字必平，救上句)所期。(此必不可不救，因上句第三、第四字皆當平而反仄，必以此第三字平聲救之，否則落調矣。上句仄仄平仄仄亦同)秋山念君別，(拗同第三句)惆悵桂花時。(趙執信《聲調譜》五言律詩)

自宣城赴官上京^①

瀟灑江湖十過秋^{(一)②}，酒杯無日不遲留^{(二)③}。謝公城畔溪驚夢^④，蘇小門前柳拂頭^⑤。
千里雲山何處好，幾人襟韻一生休^⑥。塵冠挂却知閑事^⑦，終把蹉跎訪舊遊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瀟」，原作「蕭」，據《文苑英華》卷二九四、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二改。

〔二〕「遲」，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二作「淹」。「遲留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二九四作「封侯」，下校：「集作遲留。」
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二亦校：「一作封侯。」

【注釋】

- ① 上京：指唐都城長安。此詩《杜牧年譜》繫於開成四年（八三九），乃是年春杜牧由宣州赴長安任左補闕時作。
- ② 十過秋：杜牧於大和二年十月始辟於沈傳師江西幕，後歷佐宣歙、淮南幕，入朝任監察御史，又入宣州幕，至開成四年已十二年。此「十過秋」乃舉其成數。
- ③ 遲留：沉溺之意。
- ④ 謝公城：即宣州。南齊詩人謝朓曾為宣城太守，故稱。城中有謝公樓、謝公亭等古跡。溪，指句溪。馮注：「《方輿勝覽》：謝公亭在宣城縣北二里，即謝朓送范雲赴零陵之地。《元豐九域志》：宣城有句溪水。」
- ⑤ 蘇小：即南齊錢塘名妓蘇小小。此借指當地歌伎。
- ⑥ 襟韻：指人之胸懷抱負與風度氣質。
- ⑦ 塵冠句：塵冠，指世俗官職。挂冠即棄官。

【集評】

《自宣城赴官上京》：「瀟灑」與「淹留」相反。曰「淹留」，其耽於酒杯可知。一起先下「瀟灑」二

字，明明自言瀟灑中之淹留，若有意若無意。殆一片高懷逸韻，寄情詩酒中人也。傳稱杜公豪邁有奇節，不爲齷齪小謹，於此篇已見其概矣。三「謝公城外溪」，下「驚夢」二字，四「蘇小門前柳」，下「拂頭」二字，寫盡「淹留」，亦寫盡「瀟灑」。五「何處好」，言何處無雲山，得好便好。六「一生休」，言何人有襟韻，得休便休。欲掛冠即掛冠，又何宣城之不可住，又何官之必欲赴也。看他口頭眼底，無非戀戀宣城之意，却又瀟灑自得，不爲利名所羈。此等襟懷，又豈平常仕路人所易幾者耶？（朱三錫《東岳草堂評訂唐詩鼓吹》卷六）

春末題池州弄水亭^①

使君四十四^②，兩佩左銅魚^③。爲吏非循吏，論書讀底書^④？
晚花紅豔靜^⑤，高樹綠陰初。亭宇清無比，溪山畫不如。嘉賓能嘯詠，宮妓巧妝梳。逐日愁皆碎，隨時醉有餘。偃須求五鼎^⑥，陶祗愛吾廬^⑦。趣向人皆異^⑧，賢豪莫笑渠。

【校勘記】

「一」「爲吏」二句，馮注本校：「《戊籤》作「爲吏非爲吏，讀書底讀書」。」

〔三〕「靜」，文津閣本作「盡」。

〔三〕「趣向」，「向」，夾注本作「尚」。馮注本下校：「《方輿勝覽》作尚。」

【注釋】

① 池州：州名。唐武德四年分宣州置，治所在秋浦縣（今安徽貴池市）。弄水亭，馮注：「《一統志》：弄水亭在貴池縣南通遠門外，唐杜牧建，取李白『飲弄水中月』之句爲名。」此詩《杜牧年譜》繫於會昌六年，蓋詩有「使君四十四，兩佩左銅魚」句，是年杜牧年四十四，已任黃州、池州兩任刺史，與詩所言合。今即據此訂此詩於會昌六年（八四六）春末。

② 使君：漢時稱刺史爲使君。漢以後尊稱州郡長官亦曰使君。唐州郡長官稱刺史。此處爲詩人自稱。

③ 兩佩句：左銅魚，銅魚符之左半。魚符爲隋唐時朝廷頒發之一種符信，雕木或鑄銅爲魚形，亦稱魚契。官吏持此以爲憑信。唐時刺史即持銅魚符。時杜牧連爲黃、池二州刺史，故云「兩佩左銅魚」。馮注：「《唐六典》：隨身魚符之制，左二右一，太子以玉，親王以金，庶官以銅，佩以爲飾，刻姓名者，棄官而納焉；不刻者，傳而佩之。」

④ 偃須句：偃，西漢主父偃。其熱中功名富貴，曾云：「丈夫生不五鼎食，死則五鼎烹耳。」事見《史

記《一二本傳。

⑤ 陶祗愛句：陶，指晉陶淵明。其不願爲五斗米折腰，而退歸田園。其《讀山海經》詩云：「衆鳥欣有托，吾亦愛吾廬。」

【集評】

春晚景物說得出者，惟韋蘇州「綠陰生晝寂，孤花表春餘」，最有思致。如杜牧之「晚花紅豔靜，高樹綠陰初」，亦甚工，但比韋詩無雍容氣象爾。至張文潛「草青春去後，麥秀日長時」及「新綠染成延晝永，爛紅吹盡送春歸」，亦非不佳，但刻畫見骨耳。（曾季狸《艇齋詩話》）

閑適。（鄭邴評此詩）

登池州九峰樓寄張祐^{（二）}①

百感中來不自由^{（二）}②，角聲孤起夕陽樓。碧山終日思無盡，芳草何年恨即休^{（三）}。睫在眼前長不見^{（四）}③，道非身外更何求^{（五）}④。誰人得似張公子^⑤，千首詩輕萬戶侯^⑥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《又玄集》卷中題作《寄張枯》。「九峰樓」，馮注本校：「《鼓吹》作九華樓。」

〔三〕「感」，《又玄集》卷中作「歲」。「中來」，原作「哀來」，據《又玄集》卷中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三二三、夾注本、《全唐詩》五二二改。《唐詩紀事》卷五六、馮注本亦作「哀來」，馮注本校：「一作中，又作哀。」

〔三〕「即」，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二校：「一作始。」

〔四〕「眼」，《唐詩紀事》卷五六作「目」。「長」，《唐詩紀事》卷五六作「人」。

〔五〕「道非」，《唐詩紀事》卷五二作「道超」。「更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三二三作「欲」，下校：「集作更。」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二、馮注本校：「一作欲。」

【注釋】

① 九峰樓：在池州東南，即今安徽貴池市城內。杜牧《唐故處州刺史李君墓誌銘并序》云：「城東南隅樹九峰樓，見數千里。」亦稱九華樓。《輿地紀勝》卷二二池州：九華樓《池陽記》：即子城東門樓。《清一統志·池州府二》：九華樓「在貴池縣九華門上，唐建。……唐杜牧有《九華樓寄張枯》詩」。張枯，一作張祐，誤。枯字承吉，排行第三。郡望清河（今屬河北），一云南陽（今屬河南）人。生於蘇州（今屬江蘇）。終生未仕，寓居丹陽，為處士，大中中卒。生平見《唐詩紀事》

卷五二、《唐才子傳》卷六。此詩《杜牧年譜》繫於會昌五年（八四五），蓋是年杜牧爲池州刺史，秋九月重陽節與張祜同登齊山，分別後所作。

② 中來：夾注：「魏武帝《短歌行》：憂從中來，不可斷絕。《注》：中，謂中心也。」

③ 睫在句：睫，睫毛。《史記·越王勾踐世家》載，春秋時，齊國使者謂越王云：「幸也越之不亡也！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，見豪毛而不見其睫也。」意爲只看見別人之過失，而看不見自己之缺點。此乃針對白居易而言。《雲溪友議》卷中載，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時，張祜與徐凝均至杭州取解，白居易試以詩，而後首薦徐凝。張祜不服，「行歌而邁，凝亦鼓柁而歸。二生終身偃仰，不隨鄉賦」。後杜牧「守秋浦，與張生爲詩酒之交，酷吟祜宮詞，亦知錢塘之歲，自有非之論，懷不平之色，爲詩二首以高。則曰：『誰人得似張公子，千首詩輕萬戶侯。』又云：『如何故國三千里，虛唱歌詞滿六宮。』」《唐詩紀事》卷五二張祜條亦略記此事，謂杜牧「亦知樂天有非之論，乃爲詩曰：『睫在眼前人不見，道超身外更何求？誰人得似張公子，千首詩輕萬戶侯。』」

④ 道非身外句：馮注：「《管子》：身外事謹，則聽其名。《孟子·注》：爵祿須知己，知己者在外，非身所專，是以云求，無益於得也，求在外者也。」

⑤ 張公子：此指張祜。

⑥ 萬戶侯：此泛指官爵顯赫者。《漢書·張良傳》：「良乃稱曰：『家世相韓，及韓滅，不愛萬金之

資，爲韓報仇彊秦，天下震動。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，封萬戶，位列侯，此布衣之極，於良足矣。」

【集評】

《舟中夜賦》：千里風塵季子裘，五湖煙浪志和舟。燈殘復吐惱孤夢，雨落還收生旅愁。城上霜
笳人霄漢，煙中漁火耿汀洲。牧之未極詩人趣，但謂能輕萬戶侯。（陸游《劍南詩稿》卷六十）

【穩步康莊·平易】「睫在眼前長不見，道非身外更何求。」無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識燕歸
來。（魏慶之《詩人玉屑》卷三）

《登池州九華峰寄張祜》：人手劈將有感於中不自由作起，真有一段登高望遠，觸景興懷，情不
自己之況。樓曰「夕陽」，聲曰「孤起」，則所感愈不堪言矣。三、四皆寫「不自由」也。人生眼前之物
猶未之見，而身外之事偏多所求，利名碌碌終無已時。此皆從煩惱中求生活也。孰有忘名修道，雅情
高致如張公子者乎？後四句皆寫寄張祜也。（朱三錫《東岳草堂評訂唐詩鼓吹》卷六）

《登池州九華峰寄張祜》：生不能封萬戶侯，僅有詩千首，自通於後。我亦猶張之寂也。故曰不
見其睫。（何焯《評注唐詩鼓吹》卷六）

齊安郡晚秋^①

柳岸風來影漸疎，使君家似野人居。雲容水態還堪賞，嘯志歌懷亦自如。雨暗殘燈棋欲散^②，酒醒孤枕雁來初。可憐赤壁爭雄渡^③，唯有蓑翁坐釣魚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欲散」，文津閣本、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二作「散後」，《全唐詩》下校：「一作欲散。」

【注釋】

① 齊安郡：即黃州，治所在今湖北黃岡。夾注：「《十道志》：齊安，荊州之域，楚地。隋開皇三年以齊安爲黃州。」馮注：「《通典》：齊安郡黃州，理黃岡縣。」詩乃杜牧任黃州刺史時作，惟未知確年，故《杜牧年譜》姑附於會昌四年。杜牧會昌二年春至四年秋在黃州任，而詩乃作於秋日，故此詩之作年乃在會昌二年至四年（八四二—八四四）秋。

② 可憐句：赤壁，此指黃州黃岡之赤鼻磯。夾注：「李白詩曰：赤壁爭雄如夢裏。」按，此句指三國

時赤壁之戰事。

【集評】

《宣和畫譜》載李公麟作畫以立意爲先，布置緣飾爲次，蓋深得杜甫作詩體制。甫作《茅屋爲秋風所拔歎》，雖衣破屋漏非所恤，而欲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。公麟作《陽關圖》，以別離慘恨爲人之常情，而設釣者於水濱，忘形塊坐，哀樂不關於其意。其他種種類此。予侄婿張子敬云：公麟此筆，當取杜牧《齊安郡晚秋》詩意。蓋其詩末句云：「可憐赤壁爭雄渡，惟有蓑翁坐釣魚。」此論甚好。（李冶

《敬齋古今註》卷六）

晚唐七言律，佳句……有寫景繪物入情人妙者，如「滿樓春色旁人醉，半夜雨聲前計非」、「雨暗殘燈人散後，酒醒孤館雁來初」……「灘頭鷺占清波立，原上人傍返照耕」、「鶴盤遠勢投孤嶼，蟬曳殘聲過別枝」、「仙掌月明孤影動，長門燈暗數聲來」之類是也。……有頹放縱筆生姿者，如「題詩朝憶復暮憶，見月上弦還下弦」、「黃葉黃花古時路，秋風秋雨別家人」……「鳥去鳥來山色裏，人歌人哭水聲中」，諸如此類是也。（葉矯然《龍性堂詩話》續集）

《齊安郡晚秋》：題是《齊安郡晚秋》耳，忽寫及一使君，何故？意使君高牙大纛，尊居顯位，而風流瀟灑，絕無矜張之氣者，言同一使君之居也。當三春盛時，柳濃風暖，極其絢麗，曾幾何時，而風高柳疎，極其蕭索。凡世間，一切成大名、顯當世，實與彼草木同腐，可歎也。三承一來，言雖景物蕭

疎，而雲容水態猶可共玩，故曰「還堪」也。四承二來，言惟居似野人，而嘯志歌懷猶然自得，故曰「亦自」也。五、六實寫晚秋二字，於此十四字中，忽地悟出七之「可憐」二字。前此「赤壁爭雄」，今日「簔翁坐釣」，正與通篇文字照應。（朱三錫《東島草堂評訂唐詩鼓吹》卷六）

九日齊山登高（一）①

江涵秋影雁初飛，與客攜壺上翠微②。塵世難逢開口笑③，菊花須插滿頭歸④。但將酩酊酬佳節⑤，不用登臨恨落暉⑥（三）。古往今來只如此，牛山何必獨霑衣⑥（三）⑥。

【校勘記】

（一）《才調集》卷四題作《九日登高》。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二題作《九日齊安登高》，在「齊安」下校：「一作齊山。」

（三）「恨」，《才調集》卷四、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二作「歎」，《全唐詩》校：「一作恨。」馮注本於「恨」下校：「一作怨，又一作歎。」

（三）「獨」，文津閣本作「淚」。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二亦作「淚」，下校：「一作獨。」馮注本校：「一作淚。」

【注釋】

- ① 齊山：山名。在安徽貴池東南。馮注：「《太平寰宇記》：池州貴池縣齊山，在縣東南六里。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：齊山有十餘峰，以其正相齊等，故曰齊山。」此詩《杜牧年譜》繫於會昌五年，時杜牧任池州刺史。是年秋，詩人張祜來池州，兩人同遊齊山，故有是作。魏泰《臨漢隱居詩話》即記：「池州齊山石壁有刺史杜牧、處士張祜題名。」今即據此訂本詩於會昌五年（八四五）九月。
- ② 翠微：輕淡青葱之山色。《文選》左思《蜀都賦》：「鬱蒼蒼以翠微，崛巍巍以峩峩。」《注》：「翠微，山氣之輕縹也。」此處指齊山。
- ③ 塵世難逢句：《莊子·盜蹠》：「人上壽百歲，中壽八十，下壽六十，除病瘦死喪憂患，其中開口而笑者，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。」
- ④ 菊花須插句：古人有九月九日採菊插花習俗。馮注：「崔實《月令》：九月九日，可采菊花。《續神仙傳》：許碯插花滿頭，把花作舞，上酒家樓醉歌。」
- ⑤ 但將句：酩酊，大醉貌。蕭統《陶淵明傳》：「嘗九月九日出宅邊菊叢中坐，久之，滿手把菊。忽值（王）弘送酒至，即便就酌，醉而歸。」
- ⑥ 牛山句：牛山，在今山東淄博市東。馮注：「《元和郡縣志》：青州臨淄縣牛山，在縣南二十五里。」《晏子春秋》卷一《內篇·諫上》載「景公遊於牛山，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：『若何滂滂去此

而死乎！』艾孔、梁丘據皆從而泣。晏子獨笑於旁，公刷涕而顧晏子曰：「寡人今日遊悲……子之獨笑，何也？」晏子對曰：「使賢者常守之，則太公、桓公將常守之矣；使勇者常守之，則莊公、靈公將常守之矣。數君者將守之，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？以其迭處之，迭去之，至於君也，而獨爲之流涕，是不仁也。不仁之君見一，諂諛之臣見二，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。」

【集評】

《次韻和吳仲庶池州齊山畫圖》：省中何忽有崔嵬，六幅生綃坐上開。指點便知巖穴處，登臨新作使君來。雅懷重向丹青得，勝勢兼隨翰墨回。更想杜郎詩在眼，一江春雪下離堆。（王安石《臨川先生文集》卷十九）

《和王微之秋浦望齊山感李太白杜牧之》：齊山置酒菊花開，秋浦聞猿江上哀。此地流傳空筆墨，昔人埋沒已蒿萊。平生志業無高論，末世篇章有逸才。尚得使君驅五馬，與尋陳跡久徘徊。（王安石《臨川先生文集》卷十九）

杜牧之《九日齊山登高》詩落句云：「牛山何必淚霑衣。」蓋用齊景公遊於牛山，臨其國流涕事，泛言古今共盡，登臨之際，不必感歎耳，非九日故實也。後人因此，乃於詩或詞，遂以牛山作九日事用之，亦猶牧之用顏延年「一麾出守」爲旌麾之麾，皆失於不精審之故也。（朱弁《風月堂詩話》卷下）

荅溪漁隱曰：杜牧之《九日齊山登高》云：「江涵秋影雁初飛，與客攜壺上翠微。」又有詩云：

「煙深隋家寺，殷葉暗相照。獨佩一壺遊，秋毫泰山小。」東坡用其語作詩云：「明日南山春色動，不知誰佩紫微壺。」以牧之曾作中書舍人，故言紫微壺。又牧之詩：「何如釣船雨，篷底卧秋江。」又《憶齊安郡》云：「平生睡足處，雲夢澤南州。一夜風欺竹，連江雨送秋。」東坡用其語作詩云：「客睡不妨船背雨。」又云：「平生睡足連江雨，盡日舟橫拍岸風。」（胡仔《茗溪漁隱叢話後集》卷三十東坡五）

《次韻施德初遊齊山》：詩塵誰復數齊梁，小杜文章楚大邦。曾爲黃花酬九日，至今陳跡擅三江。新亭高下依喬木，遠岫參差進曲牕。著屐與君時茗飲，後車何必酒盈缸。（洪适《盤洲文集》卷四）

《宿池州齊山寺即杜牧之九日登高處》：我來秋浦正逢秋，夢裏曾來似舊遊。風月不供詩酒債，江山長管古今愁。謫仙狂飲顛吟寺，小杜倡情冶思樓。問著州民渾不識，齊山依舊俯寒流。（楊萬里

《誠齋集》卷三十三）

《登高》云：「無邊落木蕭蕭下，不盡長江滾滾來。萬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獨登臺。」此二聯不用故事，自然高妙，在樊川《齊山九日》七言之上。（劉克莊《後村詩話》新集卷二）

【唐人句法·首用虛字】「但將酩酊酬佳節，不用登臨怨落暉。」杜牧《九日》。（魏慶之《詩人玉屑》卷三）

《九日齊山》：《列子》云：「齊景公遊于牛山，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：『美哉國乎，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？使古無死者，寡人將去斯而何之？』」史孔、梁丘據從之泣。晏子獨笑於傍曰：『吾君方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，惟事之恤，何暇念死乎？』景公慚焉。」（蔡正孫《詩林廣記》前集卷六杜牧之）

《齊山》：此以「塵世」對「菊花」，開闔抑揚，殊無斧鑿痕，又變體之俊者。後人得其法，則詩如禪家散聖矣。（方回《瀛奎律髓》卷二十六變體類）

崔曙「漢文皇帝有高臺，此日登臨曙色開」，老杜「野老籬前江岸回，柴門不正逐江開」、「白帝城中雲出門，白帝城下雨翻盆」、「青娥皓齒在樓船，橫笛短簫悲遠天」、「霜黃碧梧白鶴樓，城上擊柝復烏啼」，岑參「滿樹枇杷冬著花，老僧相見具袈裟」，李頎「新加大邑綬仍黃，近與單車去洛陽」，劉長卿「若爲天畔獨歸秦，對水看山欲暮春」，郎士元「石林精舍虎溪東，夜扣禪扉謁遠公」，杜牧「江涵秋影雁初飛，與客攜壺上翠微」，雖意稍疏野，亦自一種風致。（胡應麟《詩藪》內編卷五近體中七言）

【江山秋思圖】余與平原程黃門，以使事過江南，一日闔輿道上，陂陀回複，峰巒孤秀，下有平湖，碧澄萬頃，湖之外，長江吞山，征帆點點，與鳥俱沒。黃門曰：「此何山也？」余曰：「其齊山乎。」蓋以「江涵秋影」句測之，果然。（董其昌《畫禪室隨筆》卷二題自畫）

杜牧之「江涵秋影」，截首四句，乃中唐佳什，衍爲八句便齊氣，「古往今來」，竟成何語？（毛先舒《詩辯坻》卷三）

《九日齊山登高》：起賦景，次寫事，下六句皆議論，另一氣局，格亦俊朗鬆靈。然如第七句，不可法，粗率無味。五六言速爲飲酒，勿於登臨之際，而歎日之易落也。《莊子》：「人生上壽百歲，中壽八十，下壽六十，病瘦死喪憂患，其中開口而笑者，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。」按少陵詩云：「故里

樊川菊，登高素滌源。他時一笑後，今日幾人存。」今此三四蓋全取其意歟！《列子》：齊景公遊於牛山，北臨其國城，而流涕曰：美哉國乎！鬱鬱芊芊，若何謫去此國而死乎？使古無死者，寡人將去斯而何之？史孔、梁丘據從之泣。晏子獨笑，公問之，對曰：使賢者常守之，則太公、桓公將常守之矣；使勇者守之，則莊公、靈公常守之矣。數君守之，吾君方被蓑笠而立於畎畝之中。惟事之恤，何暇念死乎？（胡以梅《唐詩貫珠箋》卷五十一）

《九日齊山登高》：發端却暗藏「怨」字。此句（指領聯）妙在不實接登高，撇開「怨」字。後半都一氣貫注。（何焯《唐三體詩》卷三）

《九日齊山登高》：起句極妙。「江涵秋景」，俯有所思也，「新雁初飛」，仰有所見也，此七字中已具無限神理，無限感慨。提壺登高，正所謂及時行樂也。三、四即承此意。五、六又總承三、四而言，甚有曠觀古今，隨在自得之趣。「只如此」三字，又總承五、六意也。（朱三錫《東壘草堂評訂唐詩鼓吹》卷六）

《九日齊山登高》：末二句影切齊山，非泛然下筆。（沈德潛《唐詩別裁集》卷十五）

《齊山》：前四句自好，後四句却似樂天。不用「何必」字，與意並複，尤爲礙格。（紀昀《瀛奎律髓刊誤》卷二十六變體類）

【簪花】今俗惟婦女簪花，古人則無有不簪花者，其見於詩歌，如王昌齡「茱萸插鬢花宜壽」，戴叔倫「醉插茱萸來未盡」，杜牧之「菊花須插滿頭歸」，邵康節「頭上花姿照酒卮」，梅聖俞《謝通判太博

惠庭花》詩：「欲插爲之醉，但慙髮星星」，東坡《吉祥寺賞牡丹》詩：「年老簪花不自羞，花應羞上老人頭」，又《在李鈇轄坐上分題戴花》詩云：「頭上花枝奈老何」，穆清叔：「共飲梨花下，梨花插滿頭」，黃山谷詞：「花向老人頭上笑羞羞，人不羞花花自羞」，陸放翁詩：「兒童共道先生醉，折得黃花插滿頭」之類，不一而足。（趙翼《陔餘叢考》卷三十一）

七律發端倍難於五言，如……杜牧之之「江涵秋影雁初飛，與客攜壺上翠微」之清超，溫飛卿之「澹然空水共斜暉，曲島蒼茫接翠微」之蒼秀，元微之之「鳳有高梧鶴有松，偶來江外寄行蹤」之鬆爽，尚可備脫胎換骨之用。然但宜師其勢，不當倣其意。（王壽昌《小清華園詩談》卷下）

晚唐於詩非勝境，不可一味鑽仰，亦不得一概抹殺。予嘗就其五七律名句，摘取數十聯，剖爲三等，俾家塾後生，知所擇焉。……上者風力鬱盤，次者情思曲摯，又次者則筋骨盡露矣。以此法更衡七律，如「江涵秋影雁初飛，與客攜壺上翠微」、「玉帳牙旗得上游，安危須共主君憂」、「永憶江湖歸白髮，欲回天地入扁舟」、「半夜秋風江色動，滿山寒葉雨聲來」，七言之上也。（潘德輿《養一齋詩話》卷四）

池州春送前進士蒯希逸_(一)①

芳草復芳草，斷腸還斷腸_(二)。自然堪下淚，何必更殘陽。楚岸千萬里，燕鴻三兩行。有家

歸不得(三)，況舉別君觴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《才調集》題作《池州春日送人》。

〔二〕「還」，馮注本作「復」，下校：「一作還。」

〔三〕「不」，《才調集》卷四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二八〇作「未」。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二、馮注本校：「一作未。」

【注釋】

① 前進士：唐人對已登進士第者之稱呼。蒯希逸，字大隱。池州一帶人。會昌三年登進士第。生平見《唐摭言》卷三及卷一〇、《唐詩紀事》卷五五、《登科記考》卷二二。此詩《杜牧年譜》以其作於池州而難定確年，姑附於會昌六年（八四六）。杜牧會昌四年秋至六年秋均在池州刺史任，而詩作於春日，故其作年當在會昌五或六年（八四五、八四六）春。

【集評】

《池州春送前進士蒯希逸》：四語（指前四句）竟是極妙絕句。（黃周星《唐詩快》卷十）

齊安郡中偶題二首^①

其一

兩竿落日溪橋上^②，半縷輕煙柳影中。多少綠荷相倚恨，一時迴首背西風。

【注釋】

① 此詩作於齊安郡，亦即黃州，然未知確年，故《杜牧年譜》附於杜牧任黃州刺史之最後一年，即會昌四年。按，杜牧會昌二年至四年（八四二—八四四）秋間在黃州刺史任，故此二詩即作於此期間之秋日。

② 兩竿落日：落日僅有兩竹竿高。

其二

秋聲無不攬離心^①，夢澤蒹葭楚雨深^{（一）}②。自滴階前大梧葉^{（二）}，干君何事動哀吟^{（三）}？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兼」，原作「兼」，據夾注本、文津閣本、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二、馮注本改。

〔二〕「大梧葉」，文津閣本作「木桐葉」。

〔三〕「干君」，文津閣本作「於君」。

【注釋】

① 攪離心：攪動著離別家園之情。

② 夢澤：即雲夢澤。古楚國大澤。雲、夢本為兩澤，後併為一澤。先秦、兩漢所稱雲夢澤，大致包括今湖南益陽、湘陰以北、湖北江陵、安陸以南、武漢市以西地區。此指黃州附近之湖澤。黃州古為楚地。蒹葭，蘆葦之屬。

【集評】

【千人】《丹浦款言》云：杜詩「千人何事網羅求」，當作「千人」。杜牧之詩：「自滴階前大梧葉，千君何事動哀吟？」按此說，則南唐元宗戲馮延巳云：「吹皺一池春水，千卿何事？」語固有本。（王士禎《池北偶談》卷十三「談藝」三）

蕭疏。（鄭邠評本詩）



樊川真色真韻，殆欲吞吐中晚千萬篇，正亦何必效杜哉！小杜詩「自滴堦前大梧葉，干君何事動哀吟」，亦在南唐「吹皺一池春水」語之前，可證杜《黑白鷹》語。（翁方綱《石洲詩話》卷二）

齊安郡後池絕句^①

菱透浮萍綠錦池^②，夏鶯千囀弄薔薇^{（一）}。
盡日無人看微雨，鴛鴦相對浴紅衣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囀」，原作「轉」，據夾注本、文津閣本、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二、馮注本改。

【注釋】

① 此詩作於齊安郡，亦即黃州，然未知確年，故《杜牧年譜》附於杜牧任黃州刺史之最後一年，即會昌四年。按，杜牧會昌二年至四年（八四二—八四四）秋間在池州刺史任，故此詩即作於此期間之夏日。

② 菱透浮萍句：馮注：「魏文帝詩：汎汎綠池，中有浮萍。」

題齊安城樓^①

鳴軋江樓角一聲^二，微陽澌澌落寒汀。不用憑欄苦迴首，故鄉七十五長亭^②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鳴軋」，夾注本、馮注本作「鳴軋」。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二作「鳴咽」，「咽」字下校：「一作軋。」

【注釋】

- ① 此詩作於齊安郡，亦即黃州，然未知確年，故《杜牧年譜》附於杜牧任黃州刺史之最後一年，即會昌四年。按，杜牧會昌二年至四年（八四二—八四四）秋間在池州刺史任，故此詩即作於此期間。
- ② 長亭：路邊供行人休息之亭子。此指驛站。古時三十里置一驛，有驛亭。杜牧家鄉長安距黃州二千二百二十五里，約有七十五個驛站。李白《淮陽抒懷》：「沙灘至梁苑，七十五長亭。」

【集評】

古今詩人多以記境熟語，或相類。鮑明遠云：「昔如韝上鷹，今似檻中猿。」杜子美云：「昔如縱壑魚，今如喪家狗。」王荊公云：「昔如下繫三鶻拳，今如倒曳九牛尾。」李太白云：「沙墩至梁苑，二十五長亭。」杜牧之云：「故鄉七十五長亭。」……諸名下之士，豈相剽竊者邪。（邵博《邵氏聞見後錄》卷十八）

【故鄉七十五長亭】杜牧之《齊安城樓》詩：「嗚咽江樓角一聲，微陽澌澌落寒汀。不用憑欄苦回首，故鄉七十五長亭。」蓋用李太白《淮陰書懷》詩：「沙墩至梁苑，七十五長亭。」（吳曾《能改齋漫錄》卷八）

《復齋漫錄》云：「牧之《齊安城樓》詩：『嗚咽江樓角一聲，微陽澌澌落寒汀。不用憑欄苦回首，故鄉七十五長亭。』蓋用李太白《淮陰書懷》詩：『沙墩至梁苑，二十五長亭。』」茗溪漁隱曰：「魯直《竹枝詞》：『鬼門關外莫言遠，五十三驛是皇州。』皆相沿襲也。」（胡仔《茗溪漁隱叢話後集》卷十五「杜牧之」）

《題齊安城樓》：「一本路程圖。（黃周星《唐詩快》卷十六）

問：「詩中用古人及數目，病其過多。若偶一用之，亦謂之點鬼簿、算博士耶？」答：「唐詩如『故鄉七十五長亭』、『紅闌四百九十橋』皆妙，雖算博士何妨！但勿呆相耳。所云點鬼簿，亦忌堆垛。高人驅使，自不覺耳。」（王士禎《師友詩傳續錄》）

夢得、牧之喜用數目字。夢得詩：「大艣高帆一百尺，新聲促柱十三弦」、「千門萬戶垂楊裏」、「春城三百九十橋」；牧之詩：「漢宮一百四十五」、「南朝四百八十寺」、「二十四橋明月夜」、「故鄉七十五長亭」，此類不可枚舉，亦詩中之算博士也。（余成教《石園詩話》卷二）

池州李使君沒後十一日處州新命始到後見歸妓感而成詩（一）①

縉雲新命詔初行（二）②，纔是孤魂壽器成（三）③。黃壤不知新雨露④，粉書空換舊銘旌（四）⑤。巨卿哭處雲空斷（五）⑥，阿鶩歸來月正明⑦。多少四年遺愛事⑧，鄉間生子李爲名⑨。

【校勘記】

（一）《又玄集》卷中題作《哭處州李員外》。《文苑英華》卷三〇四題作《哭李員外》，下校：「集作《哭池州李使君》。」

（二）「初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三〇四、馮注本校：「一作書。」

（三）「纔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三〇四、馮注本校：「一作政。」「壽器」，《又玄集》卷中作「受器」，《文苑英華》作「受氣」，下校：「一作壽氣。」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二校：「一作受氣，一作壽氣。」馮注本校：「一云

受氣。」

〔四〕「空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三〇四、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二校：「一作唯。」

〔五〕「雲空」，《又玄集》卷四作「魂初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三〇四校：「一作魂初。」夾注本於「雲」下校：

「一作魂。」

【注釋】

① 李使君：李方玄，字景業，荊州石首人。進士及第，任江西幕判官、池州刺史，有善政。罷池州，任處州刺史，未及到任，會昌五年卒於宣城客舍。傳見《新唐書》卷一六二。事跡又見杜牧《唐故處州刺史李君墓誌銘并序》。據《唐故處州刺史李君墓誌銘并序》：李方玄「會昌五年四月某日，卒于宣城客舍」，而詩作於此後不久，則當作於會昌五年（八四五）。

② 縉雲：郡名，即處州。唐治所在今浙江麗水。

③ 壽器：棺木。

④ 雨露：喻帝王恩澤。新雨露，此指處州新命。

⑤ 粉書句：銘旌，靈柩前之旗幡。上以粉書死者姓名、官銜。馮注：「《通典》：銘旌以絳，廣充幅，三品以上，長九尺，五品以上，長八尺，六品以下七尺，皆書某官封姓名之柩。」

⑥ 巨卿哭處句：巨卿，東漢范式字。范式與張劭爲友，張劭卒後，范式夢見張劭呼喊：「巨卿，吾以某日死！」醒後趕往張劭家時，靈柩已至墓穴而不肯進，「遂停柩移時，及見有素車白馬，號哭而來。其母望之曰：『是必范巨卿也。』」巨卿既至，叩喪言曰：『行矣元伯！生死路異，永從此辭。』」事見《後漢書》卷八一《范式傳》。

⑦ 阿鶩歸來句：阿鶩，三國時荀攸之妾。《三國志·魏書·朱建平傳》：「荀攸、鍾繇相與親善。攸先亡，子幼。繇經紀其門戶，欲嫁其妾。與人書曰：『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。建平曰：『荀君雖少，然當以後事付鍾君。』吾時啗之曰：『惟當嫁卿阿鶩耳。』何意此子竟早隕沒，戲言遂驗乎！今欲嫁阿鶩，使得善處。追思建平之妙，雖唐舉、許負何以復加也！』」此借指歸妓。

⑧ 遺愛：遺留給世人之仁愛，此處指李方玄在池州之善政。杜牧《唐故處州刺史李君墓誌銘并序》：「凡四年，政之利病，無不爲而去之，罷去上道，老民攀苦。」

⑨ 鄉間生子句：鄉間，鄉里。《後漢書·任延傳》：東漢任延爲九真太守，「光武引見，賜馬雜繒，令妻子留洛陽。九真俗以射獵爲業，不知牛耕，……延乃令鑄作田器，教之墾闢。田疇歲歲開廣，百姓充給。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，各因淫好，無適對匹，不識父子之性，夫婦之道。延乃移書屬縣，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，女年十五至四十，皆以年齒相配。其貧無禮娉，令長吏以下各省奉祿以賑助之。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。是歲風雨順節，穀稼豐衍。其產子者，始知種姓。咸曰：『使我

有是子者，任君也。」多名子爲「任」。此句化用任延事以稱贊李方玄。

【集評】

【池州李使君沒後十一日處州新命始到後見歸妓感而成詩】「巨卿」句用《後漢書·范式傳》。「阿鷺」句用《魏志·朱建平傳》。「生子」句用《任延傳》。（曾國藩《求闕齋讀書錄》卷九）

見劉秀才與池州妓別^①

遠風南浦萬重波^②，未似生離恨別多^①。楚管能吹柳花怨^③，吳姬爭唱《竹枝》歌^④。金釵橫處綠雲墮^⑤，玉筯凝時紅粉和^⑥。待得枚皋相見日^⑦，自應妝鏡笑蹉跎^⑧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恨別」，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二、馮注本作「別恨」。

【注釋】

① 秀才：夾注：「《國史補》：進士爲時所尚久矣，其都會謂之舉場，通稱爲之秀才。《文選·注》：秀才者，言其人如草木之發華秀，見者愛之。」此詩題云見「劉秀才與池州妓別」，或即作於詩人任池州刺史時，即約會昌四年至六年（八四四—八四六）。

② 南浦：此泛指送別之處。夾注：「《別賦》：送君南浦，傷如之何。《注》：南浦，送別之處。」

③ 楚管句：楚管，楚笛。魏胡太后喜愛楊華，與之私通。楊華畏禍逃走。太后思念他，作《楊白華歌辭》，令宮人晝夜連臂踏足而歌，辭甚爲淒婉。事見《梁書》卷三九《楊華傳》。楊花亦即柳花。

④ 《竹枝》歌：流傳於巴渝一帶民歌。馮注：「杜甫詩：《竹枝》歌未好。原注：《竹枝》，巴渝之遺音也，惟峽人善唱。」

⑤ 綠雲：喻女子之鬢髮。

⑥ 玉筍：指眼淚。馮注：「劉孝威詩：誰憐雙玉筍，流面復流襟。」

⑦ 枚皋：西漢詞賦家。《漢書·枚乘傳》：「乘在梁時，取皋母爲小妻。乘之東歸也，皋母不肯隨乘，乘怒，分皋數千錢，留與母居。年十七，上書梁共王，得召爲郎。……皋亡至長安。會赦，上書北闕，自陳枚乘之子。上得大喜，召人見待詔，皋因賦殿中。詔使賦平樂館，善之。拜爲郎，使匈奴。」

⑧ 自應妝鏡句：馮注引《太平御覽》記東漢秦嘉爲郡上掾，其妻徐淑還家，不獲面別，乃贈鏡及詩，又作書云：「頃得此鏡，既明且好，形貌文藻，世所稀有，意甚愛之，故以相與。明鏡可以鑒形。」淑答書曰：「今君征未旋，鏡將何施行？明鏡鑒形，當待君至。」

池州廢林泉寺^①

廢寺碧溪上^二，頽垣倚亂峰。看棲歸樹鳥，猶想過山鐘。石路尋僧去，此生應不逢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碧」，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二作「林」，下校：「一作碧。」

【注釋】

① 林泉寺：馮注：「《一統志》：太平羅漢寺，在貴池縣內西街，唐林泉寺地也。宋太平興國初改建，唐杜牧有《廢林泉寺》詩。」據此詩所云，詩當作於會昌間武宗毀佛之後，且於杜牧任池州刺史時。夾注：「《新唐書·武宗紀》：會昌五年八月，大毀佛寺，復僧尼爲民。」又杜牧會昌四年秋至

六年九月在池州刺史任，則此詩約作於會昌五年八月至六年（八四五—八四六）九月間。

憶齊安郡

平生睡足處，雲夢澤南州。一夜風欺竹，連江雨送秋。格卑常汨汨^①，力學強悠悠。終掉塵中手^②，瀟湘釣漫流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手」，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校：「一作首。」

【注釋】

- ① 汨汨：動盪不安貌。杜甫《自閬州領妻子却赴蜀山行》之一：「汨汨避群盜，悠悠經十年。」
- ② 塵中：此指世俗中。

【集評】

苕溪漁隱曰：杜牧之《九日齊安登高》云：「江涵秋影雁初飛，與客攜壺上翠微。」又有詩云：「煙深隋家寺，殷葉暗相照。獨佩一壺遊，秋毫泰山小。」東坡用其語作詩云：「明日南山春色動，不知誰佩紫微壺。」以牧之曾作中書舍人，故言紫微壺。又牧之詩：「何如釣船雨，蓬底卧秋江。」又《憶齊安郡》云：「平生睡足處，雲夢澤南州。一夜風欺竹，連江雨送秋。」東坡用其語作詩云：「客睡不妨船背雨。」又云：「平生睡足連江雨，盡日舟橫拍岸風。」（胡仔《苕溪漁隱叢話後集》卷三十一，東坡「五」）

十八日，食時方行，晡時至黃州。州最僻陋少事，杜牧之所謂「平生睡足處，雲夢澤南州。」然自牧之、王元之出守，又東坡先生、張文潛謫居，遂爲名邦。（陸游《入蜀記》卷四）

冲寂自妍。（鄭郊評本詩）

池州清溪^①

弄溪終日到黃昏，照數秋來白髮根。何物賴君千遍洗？筆頭塵土漸無痕。

【注釋】

① 池州清溪：夾注：「《十道志》：池州有青溪水。」此詩杜牧任池州刺史時作，亦即作於會昌四年

秋至六年（八四四—八四六）秋間。

遊池州林泉寺金碧洞^①

袖拂霜林下石稜，潺湲聲斷滿溪冰。攜茶臘月遊金碧，合有文章病茂陵^②。

【注釋】

① 此詩《杜牧年譜》繫於會昌五年（八四五）冬，謂「詩有『攜茶臘月遊金碧』句，按會昌六年冬，杜牧已由池遷睦，故知此詩爲本年作」。然杜牧會昌四年九月已遷池州刺史，則當年臘月亦可能有林泉寺金碧洞之遊。且杜牧另有《池州廢林泉寺》詩，乃詠於會昌五年七月武宗毀佛後。而此詩不及毀寺事，蓋或乃毀佛前遊覽之作，故此詩亦可能作於會昌四年（八四四）臘月。馮注：「《名勝志》：池州金碧洞，在城中之廢林泉寺，宋時爲太平寺，今廢，徙建於景德寺右。」

② 合有文章句：茂陵，漢武帝陵。漢代辭賦家司馬相如，病後退居茂陵。此處病茂陵即指司馬相如。《史記·司馬相如列傳》：「相如既病免，家居茂陵。天子曰：『司馬相如病甚，可往從悉取其書；若不然，後失之矣。』使所忠往，而相如已死，家無書。問其妻，對曰：『長卿固未嘗有書

也。……長卿未死時，爲一卷書，曰有使者來求書，奏之。無他書。」其遺札書言封禪事，忠奏其書，天子異之。」

即事黃州作〔一〕^①

因思上黨三年戰^②，閑詠周公《七月》詩^③。
竹帛未聞書死節^④，丹青空見畫靈旗^⑤。
蕭條井邑如魚尾^⑥，早晚干戈識虎皮^⑦。
莫笑一麾東下計^⑧，滿江秋浪碧參差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黃州作」，文津閣本、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二爲題下小注。

【注釋】

① 黃州：地名。春秋時爲弦子國，後併於楚。秦屬南郡，兩漢屬江夏郡。隋置黃州。唐治所在黃岡（今屬湖北）。此詩《杜牧年譜》繫於會昌四年，謂「詩有『因思上黨三年戰』句，又有『莫笑一麾東下計，滿江秋浪碧參差』句，蓋作於澤潞平後，將移池州也」。詩有「秋浪」句，則作於會昌四年

(八四四)秋。

② 因思句：上黨，郡名，即潞州，治所在今山西長治，時為澤潞節度使治所。會昌三年四月，澤潞節度使劉從諫卒，其侄劉稹自稱留後，反叛朝廷，朝廷遂發諸道兵共討之。至四年八月，方平定。

③ 閑詠周公句：周公，即姬旦，封於魯。見《史記》卷三三《魯周公世家》。《七月》詩，《詩·豳風》篇名。小序云：「《七月》，陳王業也。周公遭變，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，致王業之艱難也。」

④ 竹帛句：竹帛，竹簡與白絹兩種書寫工具，此處代指書冊、史乘。死節，謂忠義之士守節而死。馮注：「《墨子》：以其所行，書於竹帛，傳遺後子孫。《漢書·鄧都傳》：已背親而出身，固當奉職死節官下，終不顧妻子矣。」

⑤ 丹青句：丹青，丹砂與青雘，均可作顏料。此泛指繪畫用顏色。靈旗，一種畫有招搖，用以征伐之旗子。馮注：「《禮樂志》：招搖靈旗。《注》：畫招搖於旗以征伐，故稱靈旗。」

⑥ 蕭條井邑句：井邑，鄉村城鎮。《詩·周南·汝墳》：「魴魚頰尾，王室如毀。」《傳》謂「魚勞則尾赤」。此比喻人民為虐政所困。

⑦ 早晚句：周武王克殷之後，「倒載干戈，包之以虎皮。將帥之士，使為諸侯，……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」。事見《禮記·樂記》。

⑧ 一麾東下：一麾，一揮手。後人用為旌麾之麾，指出任州郡刺史。顏延之《五君詠·阮始平》：

「屢薦不入官，一麾乃出守。」此處指會昌四年九月，杜牧由黃州刺史移任池州事。

贈李秀才是上公孫子^(一)

骨清年少眼如冰^②，鳳羽參差五色層^③。
天上麒麟時一下^④，人間不獨有徐陵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是上公孫子」，此五字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二做爲題下小注，疑是。文津閣本「是」作「呈」，恐非是。

【注釋】

① 上公：周制，三公（太師、太傅、太保）八命，出封時加一命，稱爲上公。晉制，太宰、太傅、太保皆爲上公。李秀才，馮集梧注：「疑是西平王（李晟）家子孫，以集中多及此一家也。」

② 骨清句：骨清，骨相清奇。眼如冰，形容目光炯炯有神。

③ 鳳羽：即鳳毛。《山海經·南山經》載，丹穴之山，「有鳥焉，其狀如雞，五采而文，名曰鳳皇」。《世說新語·容止》：「王敬倫風姿似父。作侍中，加授桓公公服，從大門入。桓公望之曰：『大

奴固自有鳳毛。」

④ 天上麒麟二句：《陳書·徐陵傳》：「母臧氏，嘗夢五色雲化而爲鳳，集左肩上，已而誕陵焉。時寶誌上人者，世稱其有道，陵年數歲，家人攜以候之，寶誌手摩其頂，曰：『天上石麒麟也。』」光宅惠雲法師每嗟陵早成就，謂之顏回。八歲能屬文，十二通《莊》、《老》義。既長，博涉史籍，縱橫有口辯。」

寄李起居四韻^①

楚女梅簪白雪姿，前溪碧水凍醪時^(一)^②。雲疊心凸知難捧^(二)^③，鳳管簧寒不受吹^(三)^④。
南國劍眸能盼眄^⑤，侍臣香袖愛傲垂^⑥。自憐窮律窮途客^⑦，正劫孤燈一局棋^(四)^⑧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凍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二六一校：「一作水。」

〔二〕「凸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二六一作「亞」，馮注本校：「一作亞。」

〔三〕「不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二六一作「百」。

〔四〕「劫」，夾注本、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二作「怯」，《全唐詩》下校：「一作劫。」

【注釋】

- ① 起居：官名。唐門下省有起居郎二人，中書省有起居舍人二人，從六品上。此詩《杜牧年譜》繫於大中四年（八五〇），時杜牧在湖州任刺史。其根據為「詩有『前溪碧水凍醪時』之句，前溪在湖州，故知為守湖州時作」。詩有「楚女梅簪白雪姿，前溪碧水凍醪時」句，乃作於冬日。
- ② 前溪句：前溪，在唐湖州武康縣西南。馮注：「《太平寰宇記》：湖州武康縣前溪，在縣西一百步。前溪者，古永安縣前之溪，今德清縣有後溪也。」凍醪，冬天釀造、春天飲用之酒。
- ③ 雲疊：上有雲雷紋之盛酒器。心，疊頂蓋。
- ④ 鳳管句：鳳管，即笙。不受吹，指因簧寒而吹不響。
- ⑤ 南國句：南國，指南方女子。劍眸，指女子之清眸。馮注：「傅毅《舞賦》：『眇般鼓則騰清眸。』韓愈詩：『豔姬踏筵舞，清眸刺劍戟。』」
- ⑥ 侍臣句：侍臣，侍奉皇帝左右之官吏，此用以指李起居。傲垂，醉舞貌。
- ⑦ 自憐窮律句：窮律，古以十二律應十二月，窮律指十二月。窮途，指境遇困窘。窮途客，用阮籍哭窮途事。馮注：「《魏志·王粲傳·注》：《魏志春秋》曰：『阮籍時率意獨駕，不由徑路，車所窮，」

輒慟哭而反。鮑照詩：「窮途悔短計。」

⑧ 正劫句：劫，《資治通鑑·晉紀·注》：「棋劫者，攻其右而敵手應之，則擊其左取之，謂之劫。」馮注：「《水經注·渠水篇》：「阮簡爲開封令，縣側有劫賊，外白甚急數，簡方圍棋長嘯，吏云：劫急。簡曰：局上有劫，亦甚急。」

題池州貴池亭^①

勢比凌歊宋武臺^②，分明百里遠帆開。蜀江雪浪西江滿^(一)^③，強半春寒去却來^(二)^④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滿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三一六作「起」，下校：「集作滿。」馮注本校：「一作起。」

〔三〕「寒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三一六作「風」，下校：「集作寒。」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二、馮注本校：「一作風。」

【注釋】

① 貴池亭：又名望江亭，在安徽貴池縣南齊山。馮注：「《一統志》：池州望江亭在貴池縣南齊山，

一名貴池亭。《九華山錄》：貴池亭，俗呼望江亭，以其見大江可望淮南也。亦見九華諸峰。」此詩杜牧任池州刺史時（會昌四年九月至六年九月）作，而詩有「強半春寒去却來」句，則在會昌五年（八四五）或六年春作。

② 凌歊：臺名，遺址在今安徽當塗。宋武帝劉裕曾登此，並建築離宮。馮注：「《太平寰宇記》：太平州當塗縣黃山，在縣西北五里，上有宋凌歊臺，周廻五里一百步，高四十丈。《入蜀記》：遊黃山，登凌歊臺，臺正如鳳皇、雨花之類，特因山顛名之，宋高祖所營，面勢虛曠，高出氛埃之表。南望青龍山九井諸峰，如在几席。」

③ 蜀江句：蜀江，此指長江流經蜀地三峽之一段。西江，馮注：「《名勝志》：《岳陽志》云：荆江五六月間，其水暴漲，則逆泛洞庭、瀟湘，清流爲之改色；南至青草，旬日乃復。亦謂之西水。其水極冷，皆云岷峨雪消所致，岳人謂之翻流水。」

④ 強半：超過一半。

蘭溪在蕪州西①

蘭溪春盡碧泱泱②，映水蘭花雨發香。楚國大夫憔悴日，應尋此路去瀟湘（一）③。

【校勘記】

「一」「去」，夾注本作「到」。

【注釋】

① 蘭溪：蕲水別名。流經黃州城東七十里蘭溪鎮，即杜牧所遊處。馮注：「《太平寰宇記》：蕲水縣蘭溪水，源出箬竹山，其側多蘭，唐武德初，縣指此爲名。」此詩《杜牧年譜》謂「吳曾《能改齋漫錄》卷九：『蘭溪春盡水泱泱』，蓋蕲州之蘭溪也。杜守黃作此詩，黃承蘭溪下流故耳」。繫於杜牧任黃州刺史時即會昌二年至四年（八四二—八四四）。詩有「蘭溪春盡碧泱泱，映水蘭花雨發香」句，乃作於春末。

② 泱泱：水深廣貌。

③ 楚國大夫二句：楚國大夫，指屈原。屈原曾任楚國三閭大夫，後被放逐，行吟澤畔，形容憔悴，顏色枯槁。見《楚辭·漁父》。馮注：「《史記·屈原傳》：浩浩沅湘兮，分流汨兮，修路幽拂兮，道遠忽兮。」

【集評】

【杜牧之蘭溪詩】蘭溪自黃州麻城出，東南流入大江，有水極清冷。杜牧之詩云：「蘭溪春盡碧

泱泱」是也。(李頎《古今詩話》)

睦州四韻^①

州在釣臺邊^②，溪山實可憐。
有家皆掩映，無處不潺湲。
好樹鳴幽鳥，晴樓入野煙^(一)。
殘春杜陵客^③，中酒落花前^④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樓」，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二、馮注本校：「一作巒。」

【注釋】

- ① 睦州：州名。唐州治在今浙江建德。杜牧會昌六年底至大中二年秋在睦州刺史任，詩作於睦州，且有「殘春杜陵客」句，乃晚春作，故當作於大中元或二年（八四七或八二八）春。
- ② 釣臺：東漢嚴子陵釣魚處，在睦州桐廬縣西三十里富春江七里瀨。
- ③ 杜陵客：詩人自指。因其家於杜陵，故稱。

④ 中酒：酒酣、醉酒。《漢書·樊噲傳·注》：「張晏曰：『酒酣也。』師古曰：『飲酒之中也，不醉不醒，故謂之中。』」

【集評】

《陸州四韻》：輕快俊逸。（方回《瀛奎律髓》卷四「風土類」）

《陸州四韻》：風致宜人。三四今已成套，然初出自佳；六句不自然，結得淺淡有情。（紀昀《瀛奎

律髓刊誤》卷四「風土類」）

秋晚早發新定^①

解印書千軸，重陽酒百缸。涼風滿紅樹，曉月下秋江。巖壑會歸去，塵埃終不降。懸纓未敢濯^②，巖瀨碧滌滌^③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滌滌」，夾注本、文津閣本、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二、馮注本均作「淙淙」。

【注釋】

① 新定：郡名，即睦州。此詩《杜牧年譜》繫於大中二年（八四八）九月。時杜牧由睦州赴司勳員外郎，史館修撰任。

② 懸纓句：纓，繫冠之帶子。《孟子·離婁》引《孺子歌》：「滄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纓。滄浪之水濁兮，可以濯我足。」濯纓，指超脫世俗。

③ 嚴瀨句：嚴瀨，即七里瀨，在睦州桐廬縣西三十里富春江上。滌滌，象聲詞。水聲。《玉篇·水部》：「滌，水聲也。」

除官歸京睦州雨霽^①

秋半吳天霽，清凝萬里光。水聲侵笑語，嵐翠撲衣裳^②。遠樹疑羅帳，孤雲認粉囊。溪山侵兩越^③，時節到重陽。顧我能甘賤^④，無由得自強。誤曾公觸尾^⑤，不敢夜循牆^⑥。豈意籠飛鳥，還爲錦帳郎^⑦。網今開傅燮^⑧，書舊識黃香^⑨。曾在史館四年。姹女真虛語^⑩，飢兒欲一行。淺深須揭厲^⑪，休更學張綱^⑫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撲」，原作「挨」，據夾注本、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二、馮注本改。文津閣本作「簇」。

【注釋】

①《杜牧年譜》於大中二年謂「本集卷十六《上宰相求杭州啓》，作於大中三年，啓中云：『自去年八月，特蒙獎擢，授以名曹郎官，史氏重職，七年棄逐，再復官榮。（中略）去年十一月至京。』則杜牧內擢在大中二年八月，故本集卷三《除官歸京睦州雨霽》詩有『秋半吳天霽』及『溪山侵兩越，時節到重陽』之語，並謂本年「八月，內擢爲司勳員外郎、史館修撰」，故訂《除官歸京睦州雨霽》詩爲大中二年（八四八）九月作。

② 溪山句：侵，佔、跨。兩越，指浙東、浙西地區。睦州春秋時屬吳，後屬越。

③ 顧：馮注：「《詩·正月》：顧，猶視也，念也。」

④ 觸尾：觸蠶蠹之尾。此指曾得罪朝中權臣。

⑤ 不敢句：《左傳·昭公七年》載正考父鼎銘：「一命而僂，再命而傴，三命而俯，循牆而走。」《注》謂「言不敢安行」。

⑥ 錦帳郎：指尚書省郎官。漢代郎官入直，官府供給新青縑白綾被、錦被、帷帳、通中枕等。

⑦ 傅燮：東漢末人，忠直敢言，爲宦官趙忠所恨。但「憚其名，不敢害。權貴亦多疾之，是以不得留，出爲漢陽太守」。事見《後漢書》卷五八本傳。

⑧ 黃香：東漢人，字文綱。爲郎中時，肅宗「詔香詣東觀，讀所未嘗見書」。事見《後漢書》卷八〇上本傳。

⑨ 姤女：少女，美女。又，道家煉丹稱水銀爲姤女。《周易·參同契上之下》：「河上姤女，靈而最神，得火則飛，不見塵埃。」此處指煉丹求仙之事。

⑩ 淺深句：《詩·邶風·匏有苦葉》：「深則厲，淺則揭。」揭，提起衣裳涉水。厲，連衣涉水。句謂須靈活對待不同之情況。

⑪ 張綱：東漢人，字文紀。痛恨宦官亂朝，曾慨然歎曰：「穢惡滿朝，不能奮身出命，掃國家之難，雖生吾不願也。」後終因剛直敢言爲梁冀所排擠。見《後漢書》卷五六本傳。

夜泊桐廬先寄蘇臺盧郎中^①

水檻桐廬館^②，歸舟繫石根。笛吹孤戍月，犬吠隔溪村。十載違清裁^③，幽懷未一論^④。蘇臺菊花節^⑤，何處與開罇^⑥？

【校勘記】

- 〔一〕「裁」，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二、馮注本校：「一作義。」
〔二〕「何處」，文津閣本作「何日」。

【注釋】

- ① 桐廬：縣名，今屬浙江。唐時屬睦州，西南至州一百五里。蘇臺，馮注：「《越絕書》：闔廬起姑蘇臺，三年聚材，五年乃成，高見三百里。《史記索隱》：姑蘇臺在吳縣西三十里。」此代指蘇州。盧郎中，盧簡求，字子臧。自吏部郎中出為蘇、壽二州刺史。傳見《舊唐書》卷一六三、《新唐書》卷一七七。《杜牧年譜》定此詩於大中二年（八四八）九月，蓋乃杜牧於本年八月，內擢司勳員外郎、史館修撰，「九月初，自睦州啓程，取道金陵、宋州，十二月，至長安」初程時所作。
- ② 館：驛館。古時三十里置一驛，如非通途大路，則稱館。
- ③ 清裁：高明之裁鑒。此為尊稱對方之謂。馮注：「《晉書·王洽傳》：敬和清裁貴令。」
- ④ 幽懷：深衷，心裏話。
- ⑤ 菊花節：指重陽節。

新轉南曹未叙朝散初秋暑退出守吳興書此篇以自見志^①

捧詔汀洲去^②，全家羽翼飛。喜拋新錦帳^③，榮借舊朱衣^④。且免材爲累^⑤，何妨拙有機^⑥。宋株聊自守^⑦，魯酒怕旁圍^⑧。清尚寧無素^⑨，光陰亦未晞。一杯寬幕席^⑩，五字弄珠璣^⑪。越浦黃柑嫩^⑫，吳溪紫蟹肥。平生江海志，佩得左魚歸^⑬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累」，文津閣本作「慮」。

〔三〕「黃柑嫩」，「柑」，原作「甘」，據夾注本、文津閣本、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二改。

【注釋】

① 南曹：官署名，即吏部選補官吏之選院。此指任吏部員外郎。唐制，吏部員外郎二員，其中一人判南曹。《唐會要》卷五八《吏部員外郎》：「南曹起於總章二年，司列少常伯李敬元奏置。」宋錢易《南部新書》丙：「唐制，員外郎一人判南曹，在曹選街之南，故曰南曹。」朝散，朝散大夫，文散

官名，從五品下。杜牧時任吏部員外郎，爲從六品上之職事官，叙階可以加朝散大夫。杜牧此時尚未叙階。吳興，郡名，即湖州。此詩《杜牧年譜》繫於大中四年（八五〇）秋。是年秋，杜牧自吏部員外郎出守湖州，詩即將赴湖州刺史時作。據詩題，詩乃七月作。

② 汀洲：此指湖州，湖州有白蘋洲。柳惲《江南曲》有「汀洲采白蘋」之句，故稱。

③ 新錦帳：指新授吏部員外郎。《後漢書·鍾離傳》李賢注引蔡質《漢官儀》曰：「尚書郎人直臺中，官供新青縑白綾被，或錦被，晝夜更宿，帷帳畫，通中枕，卧旃蓐，冬夏隨時改易。」

④ 朱衣：即緋衣。唐制，文官朝散大夫以上方可服緋衣，刺史雖未至朝散，亦可服緋，謂之借緋。杜牧此前曾任黃、池、睦三州刺史，此次又任湖州刺史，故謂「舊朱衣」。

⑤ 材爲累：意謂因材而遭累。《莊子·山木》：「莊子笑曰：周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。材與不材之間，似之而非也，故未免乎累。」

⑥ 機：指機心、機事。

⑦ 宋株句：《韓非子·五蠹》：「宋人有耕者，田中有株，兔走，觸株折頸而死，因釋其耒而守株，冀復得兔，兔不可復得，而身爲宋國笑。」

⑧ 魯酒句：《莊子·胠篋》：「魯酒薄而邯鄲圍。」陸德明引《淮南子》許慎注云：「楚會諸侯，魯、趙俱獻酒於楚王，魯酒薄而趙酒厚。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，趙不與。吏怒，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，奏

之，楚王以趙酒薄，故圍邯鄲也。」此指意想不到之禍害。

⑨ 清尚句：清尚，清潔高尚之志。《三國志·楊戲傳·劉子初贊》：「尚書清尚，敕行整身。抗志存義，味覽典文。倚其高風，好侔古人。」素，平素。句謂早懷高尚之志。

⑩ 一杯句：劉伶《酒德頌》：「幕天席地，縱意所如，止則操卮執觚，動則挈榼提壺。」寬幕席，即以天爲幕，以地爲席。

⑪ 五字句：五字，五言，指五言詩歌。馮注：「《南史·陸厥傳》：五字之中，音韻悉異；兩句之內，角徵不同。」璣，珠，不圓爲璣。

⑫ 左魚：魚符之左半。隋唐時朝廷頒發之一種符信，雕木或鑄銅爲魚形，亦稱魚契。官吏持此以爲憑信。唐時刺史即持銅魚符。馮注：「《野客叢書》：唐故事，以左魚給郡守，以右魚留郡庫。每郡守之官，以左魚合郡庫之右魚，以此爲信。」

【集評】

靜者之言。（鄭郊評本詩「且免材爲累」句）

題白蘋洲^①

山鳥飛紅帶，亭薇拆紫花^②。溪光初透徹，秋色正清華^③。靜處知生樂，喧中見死誇。無多珪組累^④，終不負煙霞^⑤。

【注釋】

① 白蘋洲：在唐湖州城東南二百步。白居易《白蘋洲五亭記》：「州城東南二百步抵霅溪，溪連汀洲，洲一名白蘋。梁吳興守柳惲於此賦詩云：『汀洲采白蘋。』因以為名也。」《杜牧年譜》記杜牧大中四年「秋，出為湖州刺史」，並繫此詩於大中四年（八五〇）秋，謂「白蘋洲在湖州城東南，詩作於秋日，殆本年初到任時歟？」

② 亭薇句：薇，紫薇。拆，裂開，開放。

③ 清華：清美華麗。《文選》謝混《遊西池》詩：「景昊鳴禽集，水木湛清華。」

④ 珪組：帝王諸侯所執之長形玉版及繫官印之絲帶。此指官爵。

⑤ 煙霞：指山川勝景。《北史·徐則傳》：「滄松餌朮，栖息煙霞。」馮注：「《梁書·張充傳》：獨

浪煙霞，高卧風月。」

題茶山 在宜興（一）①

山實東吳秀，茶稱瑞草魁②。剖符雖俗吏③，修貢亦仙才④。溪盡停蠻棹⑤，旗張卓翠苔⑥。柳村穿窈窕⑦，松澗渡喧豨⑧。等級雲峰峻，寬平洞府開。拂天聞笑語，特地見樓臺。泉嫩黃金湧⑨，山有金沙泉，修貢出，罷貢即絕。牙香紫壁裁⑩。拜章期沃日⑪，輕騎疾奔雷。舞袖嵐侵澗⑫，歌聲谷答迴。磬音藏葉鳥，雪豔照潭梅。好是全家到，兼爲奉詔來⑬。樹陰香作帳，花徑落成堆。景物殘三月，登臨愴一杯。重遊難自尅⑭，俛首入塵埃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夾注本無「在宜興」三字。

〔二〕「澗」，夾注本作「潤」，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二校：「一作潤。」

〔三〕「兼」，原作「廉」，據夾注本、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二、馮注本改。

【注釋】

- ① 茶山：指湖州顧渚山，所產紫筍茶，唐時爲貢品。馮注：「《西清詩話》：唐茶品雖多，惟湖州紫筍人貢。紫筍生顧渚，在湖、常二郡之間。當採茶時，兩郡守畢至，最爲盛集。唐杜牧詩所謂：『溪盡停蠻棹，旗張卓翠苔』；劉禹錫『何處人間似仙境？春山攜妓採茶時。』皆以此。」此詩及後三詩，《杜牧年譜》繫於大中五年（八五一）三月，謂「乃本年守湖州至顧渚山督採茶時所作」。
- ② 茶稱句：魁，第一。馮注：「《一統志》：舊志：顧渚山在縣西北四十七里，周十二里，西達宜興，旁有兩山對峽，號明月峽，石壁峭立，澗水中流，茶生其間，尤爲異品。」
- ③ 剖符句：指接受銅魚符爲州刺史。符爲隋唐時朝廷頒發之一種符信，雕木或鑄銅爲魚形，亦稱魚契。官吏持此以爲憑信。唐時刺史即持銅魚符。
- ④ 修貢：備辦貢品。唐時，湖州人貢紫筍茶。
- ⑤ 棹：划船用具。此指船。
- ⑥ 卓：直立。
- ⑦ 柳村句：柳村，馮注：「《吳興備志》：《長興志》：柳村在水口鎮東，多植柳。杜牧詩『柳村穿窈窕，松澗渡喧豗。』又曰：『春風最窈窕，日暮柳村西。』唐時修貢儀舟處。」窈窕，深邃貌。
- ⑧ 喧豗：水聲。

⑨ 泉嫩句：黃金，此喻金沙泉水。金沙泉，夾注：「《茶譜》：湖州長城縣啄木嶺金沙泉，即每歲造茶之所也。湖、常二郡接壤於此。厥土有境會亭，每茶節，二牧皆至焉。」馮注：「《唐書·地理志》：湖州土貢金沙泉。《太平寰宇記》：金沙泉，按《郡國志》云：即每歲造茶之所也。」

⑩ 牙香句：牙，通芽，指茶芽。夾注：「陸羽《茶經》：紫者上，綠者次。筍者上，牙者次。《茶譜》曰：遠州之界橋，其名甚著，不若湖州之妍膏紫筍。」

⑪ 拜章句：拜章，臣下向皇帝獻上奏章。沃日，沃，夾注云：「沃，蓋被字之誤。《漢書》：武帝被灑上。《注》：被除，於水上自被除。今三月上巳禊也。」

⑫ 嵐：山氣。

⑬ 自尅：自必，自己能保證。馮注：「《左傳》：不能自克。」

【集評】

【貢茶】唐以前，茶惟貴蜀中所產。孫楚歌云：「茶出巴蜀。」張孟陽《登成都樓》詩云：「芳茶冠六情，溢味播九區。」他處未見稱者。唐茶品雖多，亦以蜀茶爲重。然惟湖州紫筍入貢，每歲以清明日貢到，先薦宗廟，然後分賜近臣。紫筍生顧渚，在湖、常二境之間。當採茶時，兩郡守畢至，最爲盛會。杜牧詩所謂：「溪盡停蠻棹，旗張卓翠苔。柳村穿窈窕，松澗渡喧豨。」劉禹錫：「何處人間似仙

境，春山攜妓採茶時。」皆以此。……顧渚湧金泉，每造茶時，太守先祭拜，然後水漸出，造貢茶畢，水稍減，至貢堂茶畢，已減半，太守茶畢，遂涸。蓋常時無水也。或聞今龍焙泉亦然。（蔡啓《蔡寬夫詩話》）

茶山下作^①

春風最窈窕^②，日曉柳村西^{（一）}。嬌雲光占岫，健水鳴分溪。燎巖野花遠^③，憂瑟幽鳥啼^④。把酒坐芳草，亦有佳人攜。

【校勘記】

「（一）」「曉」，夾注本、馮注本作「晚」，馮注本校：「一作曉。」

【注釋】

① 據《杜牧年譜》，杜牧大中五年三月爲湖州刺史時，曾到顧渚山督採春茶，故此詩乃大中五年（八五一）三月作。

② 窈窕：美好貌。

③ 燎巖；指開滿紅花之山巖。燎，原意爲火炬、大燭。此處喻如火紅之紅花。

④ 憂瑟句：憂，敲擊。瑟，樂器名。憂瑟，此處用以狀鳥啼聲。馮注：「《顧渚茶山記》：顧渚山中，有鳥如鸚鵡而色蒼，每至正月二月，作聲曰：春起也；三月四月曰：春去也。採茶人呼爲喚春鳥。」

入茶山下題水口草市絕句_(一)①

倚溪侵嶺多高樹，誇酒書旗有小樓。
驚起鴛鴦豈無恨，一雙飛去却迴頭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《才調集》卷四題作《題水口草市》。

【注釋】

① 水口，水口鎮，在顧渚，有唐所置貢茶院。馮注：「《元豐九域志》：湖州長興四安水口鎮。《方輿勝覽》：茶山在長興縣西，產紫筍茶；顧渚在長興西北，即水口鎮，唐置貢茶院於此。」草市，在城

外蓋草屋所形成之集市。據《杜牧年譜》，杜牧大中五年三月爲湖州刺史時，曾到顧渚山督採春茶，故此詩乃大中五年（八五一）三月作。

春日茶山病不飲酒因呈賓客^①

笙歌登畫舫，十日清明前。山秀白雲膩^②，溪光紅粉鮮^③。欲開未開花，半陰半晴天。誰知病太守，猶得作茶仙。

【注釋】

① 據《杜牧年譜》，杜牧大中五年三月爲湖州刺史時，曾到顧渚山督採春茶，故此詩乃大中五年（八五一）三月作。

② 膩：濃厚。

③ 紅粉：此指代船中歌妓。

不飲贈官妓^①

芳草正得意，汀洲日欲西^②。無端千樹柳，更拂一條溪。幾朵梅堪折，何人手好攜。誰憐佳麗地^③，春恨却悽悽。

【注釋】

① 此詩王西平、張田《杜牧評傳·杜牧部分著述編年簡表》列於大中五年。今從之。蓋詩有「汀洲日欲西」句，亦為杜牧任湖州刺史時作。且詩作於春日，杜牧春日在湖州任刺史僅大中五年，故當為大中五年（八五一）春作。

② 汀洲：此指湖州，有白蘋洲。柳惲《江南曲》有「汀洲采白蘋」之句，故後以汀洲代指湖州。

③ 佳麗：指景色非常秀麗美好。謝朓《鼓吹曲》：「江南佳麗地。」

早春贈軍事薛判官^①

雪後新正半^②，春來四刻長^③。晴梅朱粉豔，嫩水碧羅光。絃管開雙調^④，花鈿坐兩行^⑤。
唯君莫惜醉，認取少年場。

【注釋】

① 判官：官名。唐節度、觀察、防禦諸使，皆有判官，乃地方長官之僚屬，佐理政事。此詩《杜牧年譜》繫於大中五年（八五一）春，時杜牧任湖州刺史。據詩題，詩乃正月作。

② 新正：春正月。

③ 春來句：刻，古代計時器刻孔壺爲漏，浮箭爲刻，晝夜共百刻。春分、秋分時，晝夜各五十刻。春分以後晝長夜短，每九日晝加長一刻。四刻長，指入春以來白天已增長四刻。

④ 雙調：商調樂曲名。《新唐書·禮樂志》：越調、大食調、高大食調、雙調、小食調、歇指調、林鍾商，爲七商。

⑤ 花鈿：婦女首飾。此代指歌妓。馮注：「沈約《麗人賦》：陸離羽佩，雜錯花鈿。」

代吳興妓春初寄薛軍事^①

霧冷侵紅粉，春陰撲翠鈿。自悲臨曉鏡，誰與惜流年。
柳暗霏微雨，花愁黯淡天^(二)。金釵
有幾隻，抽當酒家錢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黯」，夾注本作「暗」。

【注釋】

① 吳興：郡名，即唐湖州。唐治所在烏程（今屬浙江）。吳興妓，即湖州官妓。薛軍事，即上詩之軍事薛判官。此詩《杜牧年譜》繫於大中五年（八五一），乃春日作。時杜牧在湖州爲刺史。

八月十二日得替後移居雪溪館因題長句四韻^(一)^①

萬家相慶喜秋成，處處樓臺歌板聲^②。千歲鶴歸猶有恨^(二)^③，一年人住豈無情^④。夜涼
溪館留僧話^(三)，風定蘇潭看月生^⑤。景物登臨閑始見，願爲閑客此閑行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十二日」，夾注本作「十三日」。

〔二〕「歲」，馮注本作「載」。

〔三〕「話」，夾注本作「語」。

【注釋】

① 雪溪館：在湖州烏程縣。馮注：「《太平寰宇記》：湖州烏程縣雪溪館。雪溪在縣東南一里，凡四水合爲一溪，自浮玉山曰苕溪；自銅峴山曰前溪；自天目山曰餘不溪；自德清縣前北流至州南興國寺曰雪溪館，東北流四十里合太湖。」此詩《杜牧年譜》繫於大中五年。是年秋，杜牧由湖

州刺史拜考功郎中、知制誥。八月十二日新任刺史到任交接後，由官署移居館驛，因有此作。據此訂本詩作於大中五年（八五一）八月。

② 歌板：用以打拍子之拍板。馮注：「《通典》：拍板長闊如手，重十餘枚，以韋連之，擊以代拊。」

③ 千歲鶴歸：《搜神後記》卷二「丁令威本遼東人，學道於靈虛山。後化鶴歸遼，集城門華表柱。時有少年舉弓欲射之，鶴乃飛，徘徊空中而言曰：『有鳥有鳥丁令威，去家千年今始歸。城郭如故人民非，何不學仙塚壘壘。』遂高上冲天。」

④ 一年人住句：杜牧大中四年秋出爲湖州刺史，次年秋離任，恰一年，故云。

⑤ 蘇潭：即蘇公潭，在今浙江湖州。馮注：「《太平寰宇記》：烏程縣蘇公潭，從貴涇東流三百五十步，至駱駝橋下，曰蘇公潭，此水深不可測。」

【集評】

《得替後移居霄溪館》：人知《得替移居》通篇詠一閑字耳，細玩首二句，實有一段祝國愛民惓惓至意，所以不能無情也。三、四承之。五、六即「閑始見」三字也。因前日之羈宦，樂今日之居閑，不特「溪館留僧」、「蘇潭看月」於閑見之，即「萬家相慶」、「歌板聲聲」亦於閑見之。此惟賢刺史胸中眼中乃能有此境界。（朱三錫《東壘草堂評訂唐詩鼓吹》卷六）

《八月十三日得替後移居雪溪館因題長句四韻》：據馮注，牧之於大中四年七月至湖州，五年八月得替，恰及一年，故曰「一年人住豈無情」。（曾國藩《求闕齋讀書錄》卷九）

初冬夜飲

淮陽多病偶求懽^①，客袖侵霜與燭盤。
砌下梨花一堆雪，明年誰此凭欄干？

【注釋】

① 淮陽：漢郡名，治所在今河南淮陽縣。西漢汲黯多病，卧閣內不出。後拜爲淮陽太守，上殿辭謝謂：「臣常有狗馬之心，今病，力不能任郡事。」武帝云：「吾徒得君重，卧而治之。」黯在任十年，淮陽政清。事見《漢書》卷五〇《汲黯傳》。

【集評】

東坡《絕句》云：「梨花澹白柳深青，柳絮飛時花滿城。惆悵東闌一株雪，人生看得幾清明？」紹興中，予在福州，見何晉之大著，自言嘗從張文潛遊，每見文潛哦此詩，以爲不可及。余按杜牧之有句

云：「砌下梨花一堆雪，明年誰此凭闌干？」東坡固非竊牧之詩者，然竟是前人已道之句，何文潛愛之深也，豈別有所謂乎？聊記之俟識者。（陸游《老學庵筆記》卷十）

「梨花淡白柳深青，柳絮飛時花滿城。惆悵東闌一林雪，人生看得幾清明？」陸放翁謂東坡此詩，本杜牧之「砌下梨花一堆雪，明年誰此憑闌干」。余愛坡老詩，渾然天成，非模仿而爲之者。放翁正所謂「洗癥索垢者」矣。（俞弁《逸老堂詩話》卷下）

東坡詩云：「惆悵東闌一枝雪，人生能得幾清明？」此偷杜牧之「砌下梨花一堆雪，明年誰倚此闌干」句也。然風調自別。有人說歐公好偷韓文者，劉貢父笑曰：「永叔雖偷，恰不傷事主。」亦妙語也。（袁枚《隨園詩話·補遺》卷三）

張文潛愛誦坡公「梨花淡白柳深青」一絕，而放翁譏之曰：「杜牧之有句云：『砌下梨花一堆雪，明年誰此憑闌干？』東坡固非竊人詩者，然竟是前人已道之句，何文潛愛之深也？豈有所謂乎？愚按坡公此詩之妙，自在氣韻，不謂句意無人道及也，且玩其句意，正是從小杜詩脫化而出，又拓開境地，各有妙處，不能相掩，放翁所見亦拘矣。（潘德輿《養一齋詩話》卷九）

栽竹

本因遮日種，却似爲溪移。歷歷羽林影，踈踈煙露姿。蕭騷寒雨夜，敲劬客人反晚風時^①。
故國何年到，塵冠挂一枝^②。

【注釋】

- ① 敲劬：相碰擊。
② 塵冠句：塵冠，指官帽。挂冠即辭官。

【集評】

牧又多以竹雨比羽林，《栽竹》詩云：「歷歷羽林影。」又：「竹岡森羽林。」《大雨行》：「萬里橫巨羽林槍。」又：「雲林寺外逢猛雨，林黑山高雨腳長。曾奉郊官爲近侍，分明攬攬羽林槍。」（吳聿《觀林詩話》）



梅

輕盈照溪水^(二)，掩斂下瑤臺^①。妒雪聊相比，欺春不逐來^②。偶同佳客見，似爲凍膠開。若在秦樓畔，堪爲弄玉媒^③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溪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三二二作「野」，馮注本校：「一作野。」

【注釋】

① 掩斂句：掩斂，女子羞澀而又端莊有禮貌。瑤臺，神話中神仙所居之地。王嘉《拾遺記》卷一〇《崑崙山》：「崑崙山者，西方曰須彌山，對七星之下，出碧海之中。上有九層……第九層山形漸小狹，下有芝田蕙圃，皆數百頃，群仙種耨焉。傍有瑤臺十二，各廣千步，皆五色玉爲臺基。」馮注：「屈原《離騷》：望瑤臺之偃蹇兮，見有娥之佚女。」

② 欺春：欺，此有藐視意。不逐來，不隨著春天一起來。

③ 若在秦樓二句：弄玉，秦穆公女弄玉，嫁蕭史。《列仙傳》卷上：「蕭史者，秦穆公時人也，善吹簫，能致孔雀白鶴於庭。穆公有女字弄玉，好之。公遂以女妻焉。日教弄玉作鳳鳴，居數年，吹似鳳聲，鳳凰來止其屋。公爲作鳳臺。夫婦止其上，不下數年，一旦皆隨鳳凰飛去。」

【集評】

《梅》：牧之詩才高，此小詩若不介意，五六却淡靚有味。（方回《瀛奎律髓》卷二十一「梅花類」）

《梅》：四句不爽亮。（紀昀《瀛奎律髓刊誤》卷十二「梅花類」）

山石榴^①

似火山榴映小山，繁中能薄艷中閑^②。
一朵佳人玉釵上^③，祇疑燒却翠雲鬢^④。

【注釋】

① 山石榴：馮注「《初學記》：周景式《廬山記》曰：香爐峰頭有大磐石，可坐數百人，垂生山石榴，三月中作花，色似石榴而小，淡紅敷紫萼，焯燁可愛。」

② 繁中句：繁，繁豔。薄，淡薄。閑，閑雅。

③ 一朵句：馮注：「梁簡文帝詩：鬢邊插石榴。」

④ 翠雲鬢：婦女烏黑如雲之髮鬢。

柳長句

日流水流西復東，春光不盡柳何窮。巫娥廟裏低含雨^①，宋玉宅前斜帶風^②。莫將榆莢共爭翠^③，深感杏花相映紅^④。灞上漢南千萬樹^④，幾人遊宦別離中？

【校勘記】

- 〔一〕「宅」，《又玄集》卷中作「門」。《文苑英華》卷三二二校：「《類詩》作門」，馮注本校：「一作門。」
- 〔二〕「莫將」，《才調集》卷四作「不將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三二二「將」字作「嫌」，下校：「《類詩》作將。」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二作「不嫌」，下校：「一作莫將。」馮注本校：「一云不嫌。」
- 〔三〕「深感杏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三二二校：「《類詩》作深與桃。」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二作「深與桃」，下校：「一作感杏。」馮注本校：「一云與桃。」

【注釋】

① 巫娥廟：即巫山神女廟。《水經注》卷三四《江水》二：「丹山西即巫山者也。又帝女居焉。宋玉所謂天帝之季女，名曰瑤姬，未行而亡，封於巫山之陽。精魂爲草，實爲靈芝，所謂巫山之女，高唐之姬。旦爲行雲，暮爲行雨，陽臺之下。旦早視之，果如其言，故爲立廟，號朝雲焉。」低含雨，暗用巫山神女「朝爲行雲，暮爲行雨」事。

② 宋玉宅句：宋玉，戰國時辭賦家。據《渚宮故事》，宋玉舊宅在江陵城北三里。馮注：「宋玉《風賦》：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，宋玉、景差侍，有風颯然而至。」

③ 榆莢：榆樹之果實。榆樹未生葉前先生莢，形似錢而小，連綴成串，也稱榆錢。

④ 灞上句：灞上，指長安灞水上。《三輔黃圖》卷六：「灞橋在長安東，跨水作橋，漢人送客至此橋，折柳贈別。」漢南，漢水之南。庾信《枯樹賦》：「桓大司馬（溫）聞而歎曰：『昔年種柳，依依漢南；今看搖落，悽愴江潭。樹猶如此，人何以堪！』」

【集評】

雲谿子曰：漢署有《艷歌行》，匪爲桑間濮上之音也。偕以雪月松竹，雜詠《楊柳枝》詞，作者雖多，鮮覩其妙。杜牧舍人云：「巫娥廟裏低含雨，宋玉堂前斜帶風。」滕郎中又云：「陶令門前買接

離，亞夫營裏拂朱旗。」但不言「楊柳」二字，最爲妙也。是以姚合郎中苦吟《道傍亭子》詩云：「南陌遊人迴首去，東林道者杖藜歸。」不謂「亭」，稱奇矣。（范攄《雲溪友議》卷下）

《柳》：「柳何窮」，從「春光無盡」中看出；「春光無盡」，從「日落水流」中看出。「低含雨」是一春光也，「斜帶風」又一春光也，將風雨形出柳來，極寫「何窮」二字。「巫娥廟裏」、「宋玉門前」，皆文章點染法也。五、六又將榆莢、杏花襯出柳來。末更從「遊宦別離」生出無限煩惱，無限感慨。極有情致之作。（朱三錫《東壘草堂評訂唐詩鼓吹》卷六）

《柳》：起乃因春光發端，言西山日落如流水，明朝又是東出，去年春光過去，今年又是春來，柳條隨春而發無窮也，意思高。巫娥廟、宋玉宅，風致自佳。五六亦是強捉感字，止可一見。結大方。但學之者不可更人竦暢，致失圓膩，便無風韻矣。樂府梁元帝《折楊柳曲》曰：「巫山巫峽長，垂柳復垂楊。」故云「巫娥廟」。庾子山《枯樹賦》：「昔年楊柳，依依漢南；今看搖落，悽愴江潭。」（胡以梅《唐詩貫珠箋》卷五十五）

雲溪子曰：「杜舍人牧《楊柳》詩云：『巫娥廟裏低含雨，宋玉堂前斜帶風。』……不言楊柳二字，最妙也。」如此論詩，詩了無神致矣。詩人寫物，在不即不離之間，「昔我往矣，楊柳依依」，只「依依」兩字，曲盡態度；太白「春風知別苦，不遣柳條青」，何等含蓄，道破「柳」字益妙。若雲溪所論，則是晚唐人《詠蜻蜓》云：「碧玉眼睛雲母翅，輕於粉蝶瘦於蜂。」石曼卿《紅梅》詩：「認桃無綠葉，辨杏

有青枝。」亦得好詩耶。（馬位《秋窗隨筆》）

隋堤柳^①

夾岸垂楊三百里^②，祇應圖畫最相宜。自嫌流落西歸疾，不見東風二月時^{（一）}。

【校勘記】

（一）「東」，《唐詩紀事》卷五六作「春」。

【注釋】

①《太平廣記》卷一四四引《感定錄》：「唐杜牧自湖州刺史拜中書舍人，題汴河云：『自憐流落西歸疾，不見春風二月時。』自郡守人爲舍人，未爲流落，至京果卒。」《杜牧年譜》按：「謂『杜牧自湖州刺史拜中書舍人』，誤。杜牧於大中六年始由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也。」據此，《杜牧年譜》定此詩大中五年（八五一）杜牧自湖州刺史入朝途中作。是年八月中杜牧卸湖州刺史任後尚在湖州逗留，則此詩之作蓋在是年九月。

② 夾岸垂楊：隋煬帝時開邗溝，自山陽至揚子入江，水面闊四十步，兩岸三百餘里大道均種植楊柳。

柳絕句

數樹新開翠影齊，倚風情態被春迷。
依依故國樊川恨^①，半掩村橋半拂溪^(一)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拂溪」，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二作「掩溪」，下校：「一作拂溪。」

【注釋】

① 樊川：水名，在今陝西長安縣南。其地本杜縣之樊鄉。漢樊噲食邑於此，川因以得名。杜牧家有別墅在此。《文選》潘岳《西征賦》「倬樊川以激池」，《注》：「《三秦記》曰：長安正南秦嶺，嶺根水流爲秦川，一名樊川。漢武上林，唯此爲盛。」

獨柳

含煙一株柳，拂地搖風久。佳人不忍折，悵望迴纖手。

早雁^①

金河秋半虜弦開^②，雲外驚飛四散哀^①。仙掌月明孤影過^③，長門燈暗數聲來^④。須知胡騎紛紛在^⑤，豈逐春風一一迴^⑤。莫厭瀟湘少人處^④，水多菰米岸莓苔^⑥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外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三二八作「上」，下校：「集作外。」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二校：「一作際。」馮注本校：「一作上。」

〔三〕「數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三二八、《唐詩紀事》卷五六作「幾」。馮注本校：「一作幾。」

〔三〕此句《文苑英華》卷三二八作「雖隨胡馬翩翩去」，下校：「集作須知胡騎紛紛在」，又在「雖」字下

校：「一作未。」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二校：「一作雖隨胡馬翩翩去」，馮注本校同《全唐詩》，又另校云：「雖又一作未。」

〔四〕「莫厭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三二八、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二、馮注本均校：「一作好是。」

【注釋】

① 早雁：此處暗喻因回紇人侵而流徙之邊民。此詩《杜牧年譜》繫於會昌二年（八四二），謂「本年八月，回鶻南侵，杜牧憂念北方人民受回鶻侵擾，借雁以寄慨」。

② 金河句：金河，唐縣名，在今內蒙呼和浩特南。馮注：「《唐書·地理志》：單于大都護府縣一金河。《漢書·鼂錯傳·注》：蘇林曰：秋氣至，弓弩可用，北寇常以爲候而出軍。」

③ 仙掌：漢長安建章宮有神明臺，漢武帝造，上置承露盤，有銅仙人舒掌捧銅盤以承雲表之露。詳參見《早春閣下寓直蕭九舍人亦直內署因寄書懷四韻》詩注④。

④ 長門：漢代長安宮名，漢武帝陳皇后失寵時居此。此處長門代指唐長安宮殿。

⑤ 豈逐春風句：馮注：「《淮南子》：雁從風而飛。《方輿勝覽》：回雁峰在衡陽之南，雁至此不過，遇春而回。」

⑥ 菰米：又叫雕胡米。菰，俗稱茭白，其實如米，可以作飯。

【集評】

高古奧逸主：……人室六人：李賀……；杜牧：「煙着樹姿嬌，雨餘山態活。」「四海一家無一事，將軍攜劍泣霜毛。」「山密斜陽多，人稀芳草遠。」「仙掌月明孤影過，長門燈暗幾聲來。」（張爲《詩人主客圖》）

茗溪漁隱曰：杜牧之《早雁》詩云：「仙掌月明孤影過，長門燈暗數聲來。」六一居士《汴河聞雁》云：「野岸柳黃霜正白，五更驚破客愁眠。」皆言幽怨羈旅，聞雁聲而生愁思。至後山則不然，但云：「遠道勤相喚，羈懷悞作愁。」則全不蹈襲也。（胡仔《茗溪漁隱叢話後集》卷三十三《陳履常》）

杜紫微陪擊元、白，不減霜臺之筆，至賦《杜秋》詩，乃全法其遺響，何也？其詠物如「仙掌月明孤影過，長門燈暗數聲來」，亦可觀。（王世貞《全唐詩說》）

晚唐七言律，佳句……有寫景繪物人情入妙者，如「滿樓春色旁人醉，半夜雨聲前計非」、「雨暗殘燈人散後，酒醒孤館雁來初」、「詩情似到山家夜，樹色輕含御水秋」……「灘頭鷺占清波立，原上人傍返照耕」、「鶴盤遠勢投孤嶼，蟬曳殘聲過別枝」、「仙掌月明孤影動，長門燈暗數聲來」之類是也。……有類放縱筆生姿者，如「題詩朝憶複暮憶，見月上弦還下弦」、「黃葉黃花古時路，秋風秋雨別家人」……「鳥去鳥來山色裏，人歌人哭水聲中」，諸如此類是也。（葉矯然《龍性堂詩話續集》）

《早雁》：金河……然雁自北而南，今指山西北邊之金河，而非西域矣。此時回紇尚強，虜弦以此。通首宗起句，故結亦勸其止瀟湘而莫返。三四絕佳，承「四散」來，故或見于仙掌，或聞于長門。

按仙掌在東，與山西相近，長門又在西，則是從金河由東至西，亦有次第也。華山有仙人掌，詩意言雁見仙掌，亦有驚虜被攪而更飛動也。長門，漢之幽宮，如陳皇后被黜所居，聞雁聲而更淒涼耳。菰米，菰茭之子。（胡以梅《唐詩貫珠箋》卷五十三）

《早雁》：前四句是叙其來，後四句是慎其去，俱有托意在。（朱三錫《東岳草堂評訂唐詩鼓吹》卷六）

從來詠物之詩，能切者未必能工，能工者未必能精，能精者未必能妙。……鄭谷之「暖戲煙蕪錦翼齊，品流應得近山雞。雨昏青草湖邊過，花落黃陵廟裏啼。遊子乍聞征袖濕，佳人才唱翠眉低。相呼相喚湘江闊，苦竹叢深春日西」（《鷓鴣》），暨杜牧之「金河秋半虜弦開，雲外驚飛四散哀。仙掌月明孤影過，長門燈暗數聲來。須知胡騎紛紛在，豈逐春風一一迴？莫厭瀟湘少人處，水多菰米岸莓苔」（《早雁》），如此等作，斯為能盡其妙耳。（余成教《石園詩話》卷二）

【早雁】雁為虜弦所驚而來，落想奇警，辭亦足以達人。（曾國藩《求闕齋讀書錄》卷九）

鵝 鵝^①

芝莖抽紺趾^②，清唳擲金梭^③。日翅閑張錦^④，風池去買羅^⑤。靜眠依翠荇^⑥，暖戲折高荷。山陰豈無爾^⑦，繭字換群鵝^⑧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苻」，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二校：「一作竹。」

【注釋】

- ① 鳩鵲：水鳥名。《爾雅·釋鳥》：「鳩鵲，似鳧，脚高毛冠，江東人家養之以厭火災。」夾注：「《異物志》：鳩鵲巢於高樹，生子在窟中，未能飛，皆銜其翼飛也。」
- ② 芝莖句：芝莖，此處以喻鳩鵲之腿脚。紺，深青透紅之色。馮注：「摯虞《鳩鵲賦》：青不專紺，纁不擅赤。」
- ③ 唳：指鳩鵲叫聲。
- ④ 日翅句：日翅，指張開翅膀曬太陽。馮注：「梁簡文帝《鳩鵲賦》：似金沙之符采，同錦質之報章。」
- ⑤ 胃羅：羅網。胃，以繩繫取鳥獸。
- ⑥ 苻：即苻菜，水生植物。
- ⑦ 山陰：縣名，治所在今浙江紹興市。
- ⑧ 繭字句：繭字，寫在繭紙上之字。《晉書·王羲之傳》：「性愛鵝，會稽有孤居姥養一鵝，善鳴，求

市未能得，遂攜親友命駕就觀。姥聞羲之將至，烹以待之，羲之嘆惜彌日。又山陰有一道士，養好鵝，羲之往觀焉，意甚悅，固求市之。道士云：「爲寫《道德經》，當舉群相贈耳。」羲之欣然寫畢，籠鵝而歸，甚以爲樂。其任率如此。」

鸚鵡

華堂日漸高，雕檻繫紅綃^①。故國隴山樹^②，美人金剪刀。避籠交翠尾，罅嘴靜新毛^③。不念三緘事^④，世途皆爾曹^⑤。

【注釋】

① 綃：絲帶。

② 故國句：隴山，在今陝西隴縣至甘肅平涼一帶。夾注：「禰衡《鸚鵡賦序》：惟西域之靈鳥。李善注：西域，謂隴坻出此鳥也。」馮注：「《晉書·張華傳》：蒼鷹驚而受綫，鸚鵡慧而入籠，戀鐘岱之林野，慕隴坻之高松。」

③ 罅嘴：裂開嘴。

④ 不念三緘句：緘，封、閉。孔子觀於周廟，見太廟有金人，「三緘其口，而銘其背曰『古之慎言人也』」。事見劉向《說苑·敬慎》。《淮南子》卷一六《說山訓》：「鸚鵡能言，而不可使長是。何則？得其所言，而不得其所以言。」

⑤ 爾曹：你們。指鸚鵡。此處喻好學舌，言語不謹慎者。

鶴

清音迎晚月^{〔一〕}，愁思立寒蒲。丹頂西施頰^①，霜毛四皓鬚^②。碧雲行止躁，白鷺性靈羸。終日無群伴，溪邊弔影孤^③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晚」，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二作「曉」。

【注釋】

① 丹頂：馮注：「《本草綱目》：鶴丹頂、赤目、赤頰、青脚。」

② 四皓：漢代隱士東園公、綺里季、夏黃公、角里先生。四人年皆八十餘，鬚眉皓白。

③ 終日無群二句：馮注：「曹植《白鶴賦》：悵離群而獨處。梁簡文帝《獨鶴》詩：江上念離群。」

【集評】

衆禽中，唯鶴標致高逸，其次鷺亦閑野不俗。又嘗見於《六經》，如「鶴鳴在陰，其子和之」、「鶴鳴于九皋，聲聞于天」、「振鷺于飛，于彼西雝」。《易》與《詩》嘗取之矣，後之人形於賦詠者不少，而規然祇及羽毛飛鳴之間。如《詠鶴》云：「低頭乍恐丹砂落，曬翅常疑白雪銷。」此白樂天詩。「丹頂西施頰，霜毛四皓鬚。」此杜牧之詩。此皆格卑無遠韻也。至於鮑明遠《鶴賦》云：「鐘浮曠之藻思，抱清迴之明心。」杜子美云：「老鶴萬里心。」李太白《畫鶴贊》云：「長唳風宵，寂立霜曉。」劉禹錫云：「徐引竹間步，遠含雲外情。」此乃奇語也。如《詠鷺》云：「拂日疑星落，凌風似雪飛。」此李文饒詩。「立當青草人先見，行近白蓮魚未知。」此雍陶詩，亦格卑無遠韻也。至於杜牧之《晚晴賦》云：「忽八九之紅芰，如婦如女，墮蕊駭顏，似見放棄。白鷺潛來，邈風標之公子，窺此美人兮，如慕悅其容媚。」雖語近於纖豔，然亦善比興者。至於許渾云：「雲漢知心遠，林塘覺思孤。」僧惠崇云：「曝翎沙日暖，引步島風情。照水千尋迴，棲煙一點明。」此乃奇語也。（陳巖肖《庚溪詩話》卷下）

鴉

擾擾復翻翻^(一)①，黃昏颺冷煙^(二)②。毛欺皇后髮^(三)③，聲感楚姬絃^(四)④。蔓壘盤風下^(五)⑤，霜林接翅眠。祇如西旅樣，頭白豈無緣^(六)⑥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翻翻」，馮注本作「翩翩」，下校：「一作翻翻。」

【注釋】

- ① 擾擾：紛亂貌。
- ② 颺：飛翔。
- ③ 毛欺句：欺，勝過、超過。《後漢書·馬皇后紀》注引《東觀漢記》：「明帝馬皇后美髮，爲四起大髻，但以髮成，尚有餘，繞髻三匝。」
- ④ 聲感句：傳說南朝宋臨川王劉義慶被廢在江州，侍妾夜聞烏啼聲，扣齋閣曰：「明日應有赦。」因



此作《烏夜啼》曲。事見《樂府詩集》卷四七引《教坊記》。

⑤ 蔓壘：長著蔓草之城堡。

⑥ 祇如西旅二句：西旅，羈留西方之人。頭白，此用燕太子丹羈留於秦之典故。《博物志》卷八：「燕太子丹質於秦，秦王遇之無禮，不得意，思欲歸。請於秦王，王不聽，謬言曰：『令烏頭白，馬生角，乃可。』丹仰而歎，烏即頭白；俯而嗟，馬生角。秦王不得已而遣之，爲機發之橋，欲陷丹。丹驅馳過之，而橋不發。遁到關，關門不開，丹爲雞鳴，於是衆雞悉鳴，遂歸。」

鷺鷥^①

雪衣雪髮青玉觜^②，群捕魚兒溪影中。鷺飛遠映碧山去，一樹梨花落晚風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遠」，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二校：「一作低。」

【注釋】

① 鷺鷥：即鷺。《坤雅》：「鷺色雪白，頂上有絲毳毳然，長尺餘，欲取魚則弭之。《禽經》曰：鷺啄則絲偃，鷹捕則角弭，藏殺機也。青脚喜翹，高尺七八寸，善蹙捕魚。又其翔集，必舞而後下。」

② 嘴：通「嘴」，指鳥喙。

【集評】

【鷺絲謎】杜牧之《詠鷺絲》詩：「霜衣雪髮青玉嘴，群捕魚兒溪影中。鷺飛遠映碧山去，一樹梨花落晚風。」分明鷺絲謎也。（楊慎《升菴詩話》卷十四）

村舍燕

漢宮一百四十五（一）^①，多下珠簾閉瑣窗（二）^②。何處營巢夏將半，茅簷煙裏語雙雙^③。

【校勘記】

（一）「宮」，原作「官」，據諸本改。

〔三〕「閉」，文津閣本作「閒」。

【注釋】

① 漢宮句：張衡《西京賦》：「郡國宮館百四十五。」夾注：「《三輔故事》云：秦始皇上林苑中作離宮別館一百四十五所。」

② 瑣窗：鏤刻有連鎖圖案之窗櫺。

③ 茅簷煙裏句：馮注：「李白詩：秋燕別主人，雙雙語前簷。」

【集評】

【杜詩數目字】「漢宮一百四十五，多下珠簾閉鎖窗。何處營巢夏將半，茅簷煙寺語雙雙。」此杜牧《燕子》詩也。「二百四十五」見《文選》注。大抵牧之詩好用數目垛積，如「南朝四百八十寺」、「二十四橋明月夜」、「故鄉七十五長亭」是也。（楊慎《升菴詩話》卷五）

《村舍燕》：牧之多用數目字，儘饒別趣，算博士何嘗不妙。（黃周星《唐詩快》卷十六）

夢得、牧之喜用數目字。夢得詩：「大艫高帆一百尺，新聲促柱十三弦」、「千門萬戶垂楊裏」、「春城三百九十橋」；牧之詩：「漢宮一百四十五」、「南朝四百八十寺」、「二十四橋明月夜」、「故鄉

七十五長亭」，此類不可枚舉，亦詩中之算博士也。（余成教《石園詩話》卷二）

歸燕

畫堂歌舞喧喧地，社去社來人不看^①。長是江樓使君伴^②，黃昏猶待倚欄干。

【注釋】

- ① 社去社來：燕子爲候鳥，春社來，秋社去。夾注：「《左傳》：玄鳥司分。《注》：春分來，秋分去。《禮記》：八月白露之日，鴻雁來後五日，玄鳥歸。春分後戊日爲社，秋分前戊日爲社。」
- ② 使君：作者自稱。時杜牧任某州刺史。

傷猿

獨折南園一朵梅，重尋幽坎已生苔^①。無端晚吹驚高樹，似裊長枝欲下來^②。

【注釋】

- ① 幽坎：此指葬猿之墓穴。
② 裊：攀繞。

還俗老僧^①

雪髮不長寸，秋寒力更微。獨尋一徑葉，猶挈衲殘衣。^②日暮千峰裏，不知何處歸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衲殘衣」，「衲」字原作「納」，據夾注本、《全唐詩》五二二、馮注本改。

【注釋】

- ① 此詩曹中孚《杜牧詩文編年補遺》（《江淮論壇》一九八四年第三期）繫於會昌五年（八四五）秋冬之交。謂此年前後，唐武宗反佛，至五年八月廢佛寺四千六百餘所，還俗僧尼達二十六萬五百人，廢私立之招提蘭若四萬餘所。此詩乃側面記述此事之一。此詩「雪髮不長寸，秋寒力更微」所反

映時令乃在深秋，故「當作於是年秋冬之交」。今姑從此說。

② 猶挈句：挈，提。衲，僧衣。

【集評】

杜牧之作《還俗僧》詩云：「雲髮不長寸，秋寒力更微。獨尋一徑葉，猶挈衲殘衣。日暮千峰裏，不知何日歸。」此詩蓋會昌廢佛寺時所作也。又有《斫竹》詩，亦同時作，云：「寺廢竹色死，官家寧爾留。霜根漸隨斧，風玉尚敲秋。江南苦吟客，何處寄悠悠。」詞意悽愴，蓋憐之也。（陸游《老學庵筆記》卷六）

斫竹^①

寺廢竹色死，官家寧爾留^①。霜根漸隨斧，風玉尚敲秋^②。江南苦吟客，何處送悠悠^③。

【校勘記】

（一）「官家」，夾注本作「官家」，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校：「一作官家。」

【注釋】

- ① 此詩曹中孚《杜牧詩文編年補遺》繫於會昌五年（八四五）秋冬之交。謂此年前後，唐武宗反佛，至五年八月廢佛寺四千六百餘所，還俗僧尼達二十六萬五百人，廢私立之招提蘭若四萬餘所。此詩乃側面記述此事之一。詩中所反映時令乃在深秋，故「當作於是年秋冬之交」。今姑從此說。
- ② 風玉句：《開元天寶遺事》載：「岐王宮中於竹林內懸碎玉片，每夜聞玉片子相觸之聲，即知有風，號爲占風鐸。」
- ③ 悠悠：夾注：「《爾雅》：悠悠，思也。《注》：憂思也。」

將赴湖州留題亭菊^①

陶菊手自種^②，楚蘭心有期^③。遙知渡江日，正是擷芳時^④。

【注釋】

- ① 湖州：州名，取州東太湖爲名。唐治所在烏程縣（今浙江湖州市）。此詩《杜牧年譜》繫於大中四年（八五〇）秋。蓋是年秋，杜牧出任湖州刺史。

- ② 陶菊：即菊花。晉陶淵明愛菊，故稱。《藝文類聚》卷四引檀道鸞《續晉陽秋》：「陶潛嘗九月九日無酒，（出）宅邊菊叢中，摘菊盈把坐其側久，望見白衣至，乃王弘送酒也，即便就酌，醉而後歸。」夾注：「《潯陽記》：陶潛九日坐菊叢中，摘菊盈把。刺史王弘令白衣人送酒。」
- ③ 楚蘭：楚地之蘭花。
- ④ 擷芳：指採摘菊花。古人有九月九日採菊之習俗。

折菊

籬東菊徑深，折得自孤吟^①。雨中衣半濕，擁鼻自知心^②。

【注釋】

- ① 籬東二句：陶潛《飲酒》詩之五：「采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。」
- ② 擁鼻：把花置於鼻前嗅。



雲^①

盡日看雲首不迴，無心都大似無才^②。可憐光彩一片玉，萬里晴天何處來（一）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晴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一五六作「青」，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二、馮注本校：「一作青。」

【注釋】

① 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二題下注：「一作褚載詩」。此詩《樊川文集》卷三已錄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一五六亦作杜牧詩，當不誤。

② 無心句：陶淵明《歸去來兮辭》：「雲無心以出岫，鳥倦飛而知還。」

醉後題僧院

離心忽忽復悽悽^①，雨晦傾瓶取醉泥^②。
可羨高僧共心語，一如攜穉往東西^③。

【注釋】

- ① 忽忽：恍惚。馮注：「宋玉《高唐賦》：悠悠忽忽，惛悵自失。《爾雅》：哀哀悽悽，懷報德也。」
- ② 雨晦句：雨晦，因下雨而天色昏暗。醉泥，醉如泥，大醉。馮注：「《後漢書·周澤傳·注》：《漢官儀》云：一日不齋醉如泥。」
- ③ 穉：幼童。

題禪院（二）

觥船一棹百分空^{（二）}①，十歲青春不負公^{（三）}。
今日鬢絲禪榻畔^{（四）}，茶煙輕颺落花風^{（五）}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二校：「一作《醉後題僧院》。」

〔三〕「舳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二三八作「航」，下校：「集作舳。」馮注本校：「一作航。」「棹」，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二校：「一作棹。」

〔三〕「十歲」，《本事詩·高逸》、《太平廣記》卷二七三引作「十載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二三八作「千載」，下

校：「集作十歲。」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二、馮注本校：「一作千載。」

〔四〕「畔」，《太平廣記》卷二七三引作「伴」。

〔五〕「輕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二三八作「悠」，下校：「集作輕。」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二、馮注本校：「一作悠。」

【注釋】

① 舳船句：舳船，容量大之飲酒器。此處亦指酒船。晉畢卓好飲酒，曾云：「得酒滿數百斛船，四時甘味置兩頭，右手持酒杯，左手持蟹螯，拍浮酒船中，便足了一生矣。」事見《晉書》卷四九本傳。百分空，意為忘却一切世俗之事。

【集評】

樊川鬢絲禪榻，翩翩才致。冬郎、都官、表聖、昭諫皆有妙境。（田雯《古歡堂集雜著》卷二論七言絕句）

《醉後題禪院》：「今日鬢絲禪榻畔，茶煙輕颺落花風」，不能復飲，青春已去。正爲壯盛虛擲醉鄉，悲悔無及，乃題此篇，妄題「醉後」二字，真憤憤也。若言公負青春，却又了無意味。（何焯《唐三體詩》卷二）

小杜之才，自王右丞以後，未見其比。其筆力回斡處，亦與王龍標、李東川相視而笑。「少陵無人謫仙死」，竟不意又見此人。只如「今日鬢絲禪榻畔，茶煙輕颺落花風」、「自說江湖不歸事，阻風中酒過年年」，直自開、寶以後百餘年無人能道，而五代、南北宋以後，亦更不能道矣。此真悟徹漢、魏、六朝之底蘊者也。（翁方綱《石洲詩話》卷二）

《石洲詩話》一書，引證該博，又無隨園佻纖之失，信從者多。予竊有感焉，不敢不商榷，以質後之君子。……又謂「小杜」自說江湖不歸去，阻風中酒過年年」、「今日鬢絲禪榻畔，茶煙輕颺落花風」，開、寶後百餘年無人道得，五代、南北宋以後，更不能矣」。小杜二詩，洵晚唐佳語，何推尊至此！（潘德輿《養一齋詩話》卷二）

哭李給事中敏^①

陽陵郭門外^②，坡陀丈五墳^③。九泉如結友^④，茲地好埋君。^⑤
朱雲葬陽陵郭外

【校勘記】

「二」「丈五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三〇四作「五丈」，馮注本校：「一作五丈。」

【注釋】

① 李中敏：字藏之，曾任侍御史、司門員外郎。大和六年大旱，曾上言請斬鄭注，文宗不納，遂以病告歸潁陽。後遷給事中，又痛恨宦官仇士良專權，復棄官。傳見《舊唐書》卷一七一、《新唐書》卷一一八。

② 陽陵：漢景帝陵墓，在今陝西咸陽東，漢代於此置陽陵縣。

③ 坡陁：傾斜貌。丈五墳，《漢書·朱雲傳》云：「雲年七十餘，終於家。病不呼醫飲藥。遺言以身服斂，棺周於身，土周於槨，爲丈五墳，葬平陵東郭外。」

④ 九泉句：《新序》卷四「晉平公過九原而歎曰：『嗟呼！此地之蘊吾良臣多矣！若使死者起也，吾將誰與歸乎？』叔向對曰：『與趙武乎？』」

⑤ 朱雲句：朱雲，漢成帝時人，正直敢言，曾上書請斬佞臣張禹頭。傳見《漢書》卷六七。此處用以比喻讚美李中敏。按，據《漢書·朱雲傳》，朱雲葬於平陵東郭外，並未葬於陽陵。

黃州竹逕^(一)①

竹岡蟠小徑^(二)，屈折鬪蛇來。三年得歸去^②，知遶幾千迴？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題原作《黃州竹逕鬪》，據夾注本、文津閣本、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二、馮注本改。

〔二〕「岡」，原作「濁」，據夾注本改。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二、馮注本均作「濁」，下校：「一作岡。」

【注釋】

① 王西平、張田《杜牧詩文繫年考辨》據此詩謂「唐代州刺史按例三年爲期，言『三年得歸去』者，說明此詩是杜牧初到黃州不久所作，繫於會昌二年爲宜。」所說可從，今即訂此詩於會昌二年（八四二）。

② 三年：唐制，刺史任期一般爲三年。

題敬愛寺樓^①

暮景千山雪，春寒百尺樓。
獨登還獨下，誰會我悠悠。

【注釋】

① 敬愛寺：《唐會要》卷四八敬愛寺：「懷仁坊。顯慶二年，孝敬在春宮，爲高宗、武太后立之，以敬愛寺爲名。制度與西明寺同。天授二年，改爲佛壽記寺。其後又改爲敬愛寺。」此詩《杜牧年譜》謂「敬愛寺在東京懷仁坊」，而杜牧大和九年、開成元年在東都爲監察御史，而詩難確定爲兩年中何年所作，故附於開成元年。按，據《杜牧年譜》，杜牧大和九年七月方分司東都，而開成二年春後方離洛陽往揚州。而此詩有「春寒」句，則詩蓋作於開成元或二年（八三六或八三七）早春。

送劉秀才歸江陵^①

彩服鮮華覲渚宮^②，鱸魚新熟別江東^③。
劉郎浦夜侵船月^④，宋玉亭春弄袖風^⑤。
落落

精神終有立三⑥，飄飄才思杳無窮。誰人世上爲金口⑦，借取明時一薦雄⑧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春」，夾注本、馮注本作「前」，馮注本校：「一作春。」「弄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二八〇作「滿」，下校：

「集作弄。」文津閣本亦作「滿」。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二、馮注本校：「一作滿。」

〔三〕「終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二八〇作「將」，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二校：「一作將。」

【注釋】

① 劉秀才：陶敏《樊川詩人名箋補》（《徐州師範學院學報》一九八七年第二期）據張祜《張承吉文集》卷七《送劉軺秀才江陵歸寧》詩考爲劉軺。又據《全唐詩人名考證》，此詩作於會昌五年（八四五）春，時杜牧爲池州刺史。江陵，府名，今屬湖北。

② 彩服句：彩服，《太平御覽》卷四一三引《孝子傳》：「老萊子者，楚人，行年七十，父母俱存，至孝蒸蒸，嘗着斑斕之衣，爲親取飲上堂，脚踏，恐傷父母之心，因僵仆爲嬰兒啼。」渚宮，春秋時楚國別宮。故址在今湖北江陵。

③ 鱸魚句：晉張翰在洛陽爲官，「因見秋風起，乃思吳中菰菜、蓴羹、鱸魚膾，曰：『人生貴得適志，

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！」遂命駕而歸。」事見《晉書》卷九二本傳。

④ 劉郎浦：在江陵府石首縣（今屬湖北）沙步，乃劉備娶吳主妹之處。參見《資治通鑑》卷二七六胡三省注。夾注：「《十道志》：江陵有劉郎浦。按，《江陵圖經》，劉郎浦在石首縣。」

⑤ 宋玉亭：江陵有宋玉故宅。見《渚宮故事》。夾注：「韓公在江陵時《贈張功曹》詩云：宋玉亭過不見人。」

⑥ 落落：高超不凡貌。北周庾信《謝趙王示新詩啓》：「落落詞高，飄飄意遠。」

⑦ 金口：比喻言語之貴重。《晉書·夏侯湛傳·抵疑》：「今乃金口玉音，漠然沉默。」

⑧ 一薦雄：雄，指揚雄。《漢書·揚雄傳》：「孝成帝時，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，……召雄待詔承明之庭。」

【集評】

《劉秀才歸江陵》：綵服省覲是紀其事，言思親而歸也。鱸魚新熟是記其時，言當秋而歸也。

三、四就到家之景言，俱切江陵。後四句因其歸而屬望之，言秀才精神才思，正當大用，尚可卜其待詔承明，以冀人之薦引也。（朱三錫《東岳草堂評訂唐詩鼓吹》卷六）

見吳秀才與池妓別因成絕句〔一〕^①

紅燭短時羌笛怨，清歌咽處蜀絃高^②。 萬里分飛兩行淚^③，滿江寒雨正蕭騷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池妓」，夾注本作「池州妓」。

【注釋】

① 此詩《杜牧年譜》編於杜牧任池州刺史時，亦即會昌四年九月至會昌六年（八四四—八四六）九月。

② 紅燭二句：羌笛，樂器名。原出於古羌族。其長二尺四寸，三孔。一說四孔。馬融《長笛賦》：「近世雙笛從羌起。」蜀絃，謂琴瑟等絃樂器，以蜀地梧桐製作者音質為美。夾注：「《玩月西城》詩：蜀琴抽白雪。李善注：相如工琴而處蜀，故曰蜀琴。」

③ 萬里分飛句：《說苑》卷一八《辨物》：「孔子曰：『回何為而吒？』」回曰：「今者有哭者其音甚



悲，非獨哭死，又哭生離者。」孔子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曰：「似完山之鳥。」孔子曰：「何如？」曰：「完山之鳥生四子，羽翼已成乃離四海，哀鳴送之，爲是往而不復返也。」

湖州正初招李郢秀才_(一)^①

行樂及時時已晚，對酒當歌歌不成^②。千里暮山重疊翠，一溪寒水淺深清。高人以飲爲忙事，浮世除詩盡強名。看著白蘋芽欲吐^③，雪舟相訪勝閑行^④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湖州」，原作「湖南」，據馮集梧所考改。馮注云：「李郢有《和湖州杜員外冬至日白蘋州見憶》詩：『白蘋亭上一陽生，謝朓新裁錦繡成……』與牧之此詩用韻並同。惟李題云冬至，而此云新正，然兩詩語意相直，兼杜用白蘋，亦是湖州故事，知此題湖南當是湖州之誤。」

【注釋】

① 李郢：字楚望，長安人。大中十年進士及第。初居餘杭。曾爲藩鎮從事，侍御史（一說終於員外

郎)。有詩一卷。事見劉崇遠《金華子雜編》卷下、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卷四、《唐詩紀事》卷五八、《唐才子傳》卷八。《杜牧年譜》又以為此詩為大中四年（八五〇）杜牧任湖州刺史時作，題中「正初」，固應解釋為新正，但李郢和詩題明言「冬至日」，而杜牧詩中用「寒水」、「雪舟」，亦似冬日口氣，「白蘋芽欲吐」，可能指冬至陽生而言，故「正初」二字疑亦有誤。

② 對酒當歌：曹操《短歌行》：「對酒當歌，人生幾何？」

③ 白蘋：一種水中浮草，即馬尿花。生淺水中，夏秋開小白花。

④ 雪舟句：《世說新語·任誕》：「王子猷居山陰，夜大雪，眠覺，開室命酌酒，四望皎然。因起彷徨，詠左思招隱詩。忽憶戴安道。時戴在剡，即便夜乘小舟就之。經宿方至，造門不前而返。人問其故，王曰：『吾本乘興而行，興盡而返，何必見戴？』」

【集評】

杜長律亦極有佳句，如「深秋簾幕千家雨，落日樓臺一笛風」、「蒲根水暖雁初浴，梅徑香寒蜂未知」、「千里暮山重疊翠，一溪寒水淺深清」。又「江碧柳青人盡醉，一瓢顏巷日空高」，俱灑落可誦。至《西江懷古》「千秋釣艇歌明月，萬里沙鷗弄夕陽」，尤有江天浩蕩之景。（賀裳《載酒園詩話》又編·杜牧）

史稱杜牧之自負才略，喜論兵事，擬致位公輔，以時無右援者，怏怏不平而終，為人疎雋，不拘細

行；其詩情致豪邁，人號爲小杜，以別於少陵。後村劉氏謂杜牧、許渾同時，牧于唐律中，嘗寓拗峭，以矯時弊，渾律切麗密或過牧，而抑揚頓挫不及也。讀其《冬至日寄小姪阿宜》詩云：「經書刮根本，史書閱興亡。高摘屈宋豔，濃熏班馬香。李杜泛浩浩，韓柳摩蒼蒼。近者四君子，與古爭強梁。」可以知其用功之深醇。讀其「平生五色綫，願補舜衣裳」、「誰知我亦輕生者，不得君王丈二殳」諸詩，可以知其立志之遠大。若但賞其「高人以飲爲忙事，浮世除詩盡強名」諸句，則猶是詩人而已。（余成教《石園詩話》卷二）

《湖南正初招李鄴秀才》：李鄴字楚望，大中進士，西安人，唐末避亂嶺表。馮注云：李鄴有《和湖州杜員外冬至日白蘋洲見憶》詩，與牧之此詩用韻並同，此「湖南」當是「湖州」之誤。（曾國藩《求闕齋讀書錄》卷九）

贈朱道靈

劉根丹篆三千字^①，郭璞青囊兩卷書^②。
牛渚磯南謝山北^③，白雲深處有巖居。

【注釋】

① 劉根句：劉根，東漢人，隱居嵩山，有道術。傳見《後漢書》卷八二。夾注：「《神仙傳》：劉根，字君安，京兆長安人也。少明五經，以漢孝成帝綏和二年舉孝廉，除郎中。後棄世學道，入嵩高山石室。冬夏不衣，毛長一二尺，其顏色如十四五歲人。」丹篆，紅筆篆書。

② 郭璞句：郭璞，晉人，字景純。傳見《晉書》卷七二。傳謂有郭公者，精於卜筮，璞拜其為師。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授之，璞遂精五行、天文、卜筮之術。

③ 牛渚磯句：即牛渚山。《太平寰宇記》卷一〇五當塗縣牛渚山：在縣「北三十五里突出江中，謂為牛渚，古所津渡處也」。謝山，即謝公山。《太平寰宇記》卷一〇五當塗縣：「謝公山在縣東三十五里，齊宣城太守謝朓築室及池於山南。其宅堦址見存，路南磚井二口。天寶十二年，改名謝公山，周迴八十里。」

屏風絕句

屏風周昉畫纖腰（一）①，歲久丹青色半銷。
斜倚玉窗鸞髮女，拂塵猶自妬嬌饒（二）②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昉」，原作「仿」，據夾注本、文津閣本、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二、馮注本改。
〔三〕「嬌饒」，文津閣本作「嬌嬈」。

【注釋】

- ① 周昉：唐代畫家，長安人，字景玄，一字仲朗。仕至宣州長史。善畫佛像、真仙、人物、仕女。事跡見《唐朝名畫錄》、《歷代名畫記》卷一〇。
- ② 拂塵句：拂塵，揮去塵埃。嬌饒，妍媚、美麗。此處也指屏風中所畫美人。

【集評】

【牧之屏風美人】「屏風周昉畫纖腰，歲久丹青色漸凋。斜倚玉窗鸞髮女，拂塵猶自妒嬌嬈。」（楊慎《升菴詩話》卷五）

哭韓綽^①

平明送葬上都門^②，
紉嬰交橫逐去魂^③。
歸來冷笑悲身事，
喚婦呼兒索酒盆^④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明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三〇四作「生」。

【注釋】

① 韓綽：晚唐時淮南節度使府判官，與杜牧往還。

② 上都：即唐首都長安。馮注：「《長安志》：唐天寶元年，以京城爲西京京兆府，至德二載曰中京，元年建丑月停京名，尋曰上都。」

③ 紼嬰：紼，牽引棺木之繩索。嬰，棺飾。形似扇，在路用以障車，人擲用以障柩。

④ 喚婦呼兒句：《晉書·劉伶傳》：「嘗渴甚，求酒於其妻。妻捐酒毀器，涕泣諫曰：『君酒太過，非攝生之道，必宜斷之。』伶曰：『善！吾不能自禁，惟當祝鬼神自誓耳。便可具酒肉。』妻從之。伶跪祝曰：『天生劉伶，以酒爲名。一飲一斛，五斗解醒。婦兒之言，慎不可聽。』仍引酒御肉，隗然復醉。」又《晉書·阮咸傳》：「咸妙解音律，善彈琵琶。雖處世不交人事，惟共親知絃歌酣宴而已。與從子脩特相善，每以得意爲歡。諸阮皆飲酒，咸至，宗人間共集，不復用杯觴斟酌，以大盆盛酒，圓坐相向，大酌更飲。時有群豕來飲其酒，咸直接去其上，便共飲之。」

新定途中^①

無端偶效張文紀^②，下杜鄉園別五秋^③。
重過江南更千里，萬山深處一孤舟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園」，馮注本作「關」。

【注釋】

- ① 新定：郡名，即睦州。睦州曾名新定郡。唐州治建德，即今浙江建德市東北五十里梅城鎮。此詩《杜牧年譜》繫於會昌六年（八四六）。蓋其年九月，杜牧由池州移任睦州刺史，途中作此詩。
- ② 張文紀：即張綱，字文紀。爲人鯁直敢言，曾劾奏外戚梁冀，爲冀所排擠，出爲廣陵太守。傳見《後漢書》卷五六。
- ③ 下杜句：下杜，即下杜城，在唐長安杜陵附近。五秋，五年。杜牧於會昌二年春離京出守黃州，至會昌六年已五年。

題新定八松院小石^①

雨滴珠璣碎，苔生紫翠重。故關何日到^②，且看小三峰^③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〔三〕，文津閣本、馮注本作「山」。

【注釋】

① 此詩杜牧在睦州刺史任時作，即作於會昌六年底至大中二年（八四六—八四八）八月。

② 故關：指秦函谷關，在今河南靈寶縣西南。

③ 小三峰：指形似華山三峰之小石。華山有三峰，詩人倘由睦州回京，當經函谷關、華山。夾注：

「《十道志》：關內道華州有華山。《華山紀》云：其上有三峰。東坡注：宋援云三峰謂蓮華、松檜、毛女也。」



樊川文集卷第四

往年隨故府吳興公夜泊蕪湖口今赴官西去再宿蕪湖

感舊傷懷因成十六韻^①

南指陵陽路^②，東流似昔年。重恩山未答^③，雙鬢雪飄然^④。數仞慚投跡^⑤，群公愧拍肩^⑥。鴛鴦蒙錦繡^⑦，塵土浴潺湲。郭隗黃金峻^⑧，虞卿白璧鮮^⑨。貔貅環玉帳^⑩，鸚鵡破蠻箋^⑪。極浦沉碑會^⑫，秋花落帽筵^⑬。旌旗明迥野，冠珮照神仙。籌畫言何補，優容道實全。謳謠人撲地^⑭，雞犬樹連天^⑮。紫鳳超如電^⑯，青襟散似煙^⑰。蒼生未經濟^⑱，墳草已芊綿^⑲。往事唯沙月，孤燈但客舡。峴山雲影畔^⑳，棠葉水聲前^㉑。故國還歸去，浮生亦可憐。高歌一曲淚，明日夕陽邊^㉒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連」，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作「齊」。

〔三〕此句文津閣本作「明月夕陽還」。

【注釋】

- ① 故府吳興公：指沈傳師。杜牧於大和二年至七年入沈傳師江西、宣歙二幕府。沈傳師，字子言。蘇州吳縣人。曾任江西、宣歙兩鎮觀察使、吏部侍郎。傳見《舊唐書》卷一四九、《新唐書》卷一三二。蕪湖口，即蕪湖水入長江處。《元和郡縣圖志》卷二八當塗縣：「蕪湖水在縣西南八十里。源出丹陽湖，西北流入於大江。漢末湖側亦嘗置蕪湖縣，吳將陸遜、晉謝尚、王敦皆嘗鎮此。」《杜牧年譜》於開成四年謂「此詩蓋本年杜牧由宣州赴潯陽夜泊蕪湖時所作」。蓋開成四年（八三九）春杜牧由宣州取道潯陽赴京任左補闕、史館修撰任途中作。

② 陵陽：山名，在宣城。此以陵陽代指宣城。

③ 重恩句：夾注：「曹植表：身輕蟬翼，恩重山丘。」

④ 雙鬢句：馮注：「張正見詩：鬢似雪飄蓬。」

⑤ 數仞：即數仞牆，此用以稱頌沈傳師。《論語·子張》：「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：『子貢賢於仲



尼。』子服景伯以告子貢。子貢曰：「譬之官牆，賜之牆也及肩，窺見室家之好。夫子之牆數仞，不得其門而入，不見宗廟之美，百官之富。得其門者或寡矣。夫子之云，不亦宜乎！」投跡，謂踐履，廁身其間。

⑥ 群公句：晉郭璞《遊仙》詩：「左挹浮丘袖，右拍洪崖肩。」此將幕府群公喻爲仙人。

⑦ 驚駘句：驚駘，劣馬。此用以自比。《史記·滑稽列傳》載，楚莊王給愛馬衣以文繡，置於華屋之下。此指自己受到禮遇。

⑧ 郭隗句：《戰國策·燕策》：「燕昭王收破燕後，即位，卑身厚幣，以招賢者，欲將以報仇。……郭隗先生曰：『臣聞古之君人，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，三年不能得。涓人言於君曰：『請求之。』君遣之，三月得千里馬；馬已死，買其骨五百金。』」

⑨ 虞卿句：戰國時，虞卿「躡躡檐簞說趙孝成王。一見，賜黃金百鎰，白璧一雙；再見，爲趙上卿，故號爲虞卿」。事見《史記》卷七六《虞卿列傳》。

⑩ 貔貅句：貔貅，猛獸名，此喻勇猛之士。玉帳，征戰時主將所居之軍帳。

⑪ 鸚鵡句：禰衡善文辭，與黃祖之子黃射善，射大會賓客，有人獻鸚鵡，射「舉卮於衡曰：『願先生賦之，以娛嘉賓。』衡攬筆而作，文無加點，辭采甚麗」。事見《後漢書》卷八〇下《禰衡傳》。鸞箋，指高麗所製之紙。馮注：「《天中記》：唐中國紙未備，故唐人詩中多用鸞箋字。高麗歲貢鸞

箋，書卷多用爲襯。」

⑫ 極浦句：極浦，遙遠之水邊。晉杜預好爲後世名，以爲「高岸爲谷，深谷爲陵」，變化極大，遂「刻石爲二碑，紀其勳績，一沈萬山之下，一立峴山之上，曰：『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！』」事見《晉書》卷三四《杜預傳》。

⑬ 秋花句：秋花，指菊花。晉桓溫九月九日與幕吏宴集於龍山，時孟嘉爲參軍，亦在座，「有風至，吹嘉帽墮落，嘉不之覺」。事見《晉書》卷九八《孟嘉傳》。

⑭ 撲地：滿地，遍地。王勃《滕王閣序》：「閭閻撲地。」

⑮ 紫鳳句：馮注：「江總詩：盛時不再得，光景馳如電。按：此當謂吳興公倏已去世，如琴高乘赤鯉，蘇耽化白鶴之比。或別有紫鳳事，未見。」

⑯ 青襟：即青衿，謂士人。此指沈傳師之幕吏。

⑰ 蒼生句：蒼生，百姓。經濟，經國濟民。

⑱ 芊綿：草茂盛貌。

⑲ 峴山句：峴山，又稱峴首山，在今湖北襄樊南。晉時羊祜鎮襄陽，樂山水，常登此山，置酒言詠，終日不倦。卒後，百姓於峴山立廟建碑，望碑者莫不流涕，杜預名之曰墮淚碑。見《晉書》卷三四本傳。

⑳ 棠葉句：棠，甘棠。此句指沈傳師有善政遺愛。《詩·召南》有《甘棠》篇，相傳召公姬奭爲西伯，有善政，常息於甘棠之下以聽政事，詩人思之而愛其樹，遂作《甘棠》詩。

懷鍾陵舊遊四首^①

其一

一謁征南最少年^②，虞卿雙璧截肪鮮^③。歌謠千里春長暖，絲管高臺月正圓^④。玉帳軍籌羅俊彥，絳帷環珮立神仙^⑤。陸公餘德機雲在^⑥，如我酬恩合執鞭^⑦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高臺」，夾注本作「高樓」。

【注釋】

① 鍾陵：唐洪州治所，在今江西南昌，時爲江西觀察使治所。杜牧曾在沈傳師江西幕。馮注：

「《元和郡縣志》：江南西道洪州南昌縣，漢置，隋改豫章縣，寶應元年六月改鍾陵縣，十二月改爲南昌縣。」

② 謁南句：征南，晉羊祜曾爲征南大將軍，此借指沈傳師。沈傳師於唐文宗大和時曾任江西觀察使。杜牧入其江西幕時年僅二十六。

③ 截肪：切開之脂肪，喻璧之白潤。曹丕《與鍾大理書》：「竊見玉書稱美玉白如截肪。」

④ 絳帷句：絳帷，紅色帷帳。神仙，指美女，此謂幕府中之歌伎。漢馬融才高博洽，爲世通儒。教養諸生，常坐高堂，施絳帳，前授生徒，後列女樂。事見《後漢書》卷六〇上本傳。

⑤ 陸公句：指三國時吳國名將陸遜。傳見《三國志》卷五八。其孫陸雲、陸機，爲西晉著名文學家，陸機著有《祖德賦》。此以機、雲比沈傳師二子沈樞、沈詢。

⑥ 執鞭：《史記·管晏列傳》太史公曰：「假令晏子而在，余雖爲之執鞭，所忻慕焉。」

【集評】

杜牧好用故事，仍于事中復使事，若「虞卿雙璧截肪鮮」是也。亦有趁韻撰造非事實者，若「珊瑚破高齊，作婢春黃糜」是也。李詢得珊瑚，其母令衣青衣而春，初無「黃糜」字。其《晚晴賦》云：「忽引舟于青灣，睹八九之紅芰。」（按《樊川集》云：「復引舟于深灣，忽八九之紅芰。」）姹然如婦，嫣然

如女。」「芰，菱也，牧乃指爲荷花。其爲《阿房宮賦》云：「長橋卧波，未嘗何龍？」牧謂龍見而零，故用龍以比橋，殊不知，龍者，龍星也。（魏泰《臨漢隱居詩話》）

【懷鍾陵舊遊第一首】漢之豫章郡，隋改爲縣，唐改鍾陵縣，後改南昌縣。「征南」指沈傳師也。傳師……子樞、詢皆登進士第。詢歷清顯至禮部侍郎，故以機、雲比之。（曾國藩《求闕齋讀書錄》卷九）

其二

滕閣中春綺席開^①，《柘枝》蠻鼓殷晴雷^②。垂樓萬幕青雲合^③，破浪千帆陣馬來。未掘雙龍牛斗氣^④，高懸一榻棟梁材^⑤。連巴控越知何有^⑥？珠翠沉檀處處堆^⑦。

【校勘記】

（一）「有」，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作「事」，下校：「一作有。」

【注釋】

- ① 滕閣：即滕王閣，在今江西南昌，唐初滕王李元嬰爲洪州都督時所建。
- ② 柘枝句：《柘枝》，樂曲名，亦舞名。舞因曲得名。郭茂倩《樂府詩集》卷五六《柘枝詞》：「《樂府

雜錄》曰：「健舞曲有《柘枝》，軟舞曲有《屈柘》。」《樂苑》曰：「羽調有《柘枝曲》，商調有《屈柘枝》。此舞因曲爲名，用二女童，帽施金鈴，拊轉有聲。其來也，於二蓮花中藏，花坼而後見，對舞相占，實舞中雅妙者也。」《教坊記》曰：「凡棚車上擊鼓非《柘枝》，則《阿遼破》也。」《羯鼓錄》曰：「凡曲有意盡聲不盡者，須以他曲解之，如《耶婆色雞》用《屈柘急遍》解，《屈柘》用《渾脫》解之類是也。一說曰：《柘枝》，本《柘枝舞》也，其後字訛爲柘枝。」沈亞之賦云：「昔神祖之克戎，寶雜舞以混會。柘枝信其多妍，命佳人以繼態。」然則似是戎夷之舞。按今舞人衣冠類蠻服，疑出南蠻諸國也。」蠻鼓，外族傳入中國之鼓。殷，振動。此指雷聲振動。

③ 垂樓萬幕句：馮注：「《西京雜記》：成帝設雲帳、雲幄、雲幕，世謂三雲殿。江淹《宣列樂歌》：青幕雲舒，丹殿霞起。」

④ 未掘雙龍句：晉張華見斗牛星間常有紫氣，因與雷煥共觀天象，雷煥以爲乃寶劍之精上沖而成。華遂命雷煥爲豐城令，到縣，掘獄屋基，得寶劍龍泉、太阿。事見《晉書》卷三六《張華傳》。

⑤ 高懸一榻句：《後漢書·徐穉傳》：「徐穉，字孺子，豫章南昌人也。家貧，常自耕稼，非其力不食。恭儉義讓，所居服其德。屢辟公府，不起。時陳蕃爲太守，以禮請署功曹，穉不免之，既謁而退。蕃在郡不接賓客，唯穉來特設一榻，去則縣之。後舉有道，家拜太原太守，皆不就。」

⑥ 連巴控越：巴指四川省東部一帶。越指古越地，在今浙江一帶。王勃《滕王閣序》：「控蠻荆而

引甌越。」

⑦ 沉檀：即沉香與檀香。

【集評】

王平甫年十一過洪州，有《滕王閣》詩，蓋其少成如此。又再賦一首，叙其事云：「滕王平昔好追遊，高閣依然枕碧流。勝地幾經興廢事，夕陽偏照古今愁。層城樹密千家笛，江渚人孤一葉舟。悵然滄波吟不盡，西山重疊亂雲浮。」十四歲再題一首，其序云：「予始年十一時，從親還里中，道出洪州，泊滕王閣下，俯視山川之勝，而求士大夫所留之詩，凡百餘篇，自唐杜紫微外，類皆世俗氣，不足矜愛。」（趙令時《侯鯖錄》卷二）

其三

十頃平湖堤柳合^①，岸秋蘭芷綠纖纖。一聲明月採蓮女，四面朱樓卷畫簾。白鷺煙分光的^②，微漣風定翠泔泔^③。斜輝更落西山影^④，千步虹橋氣象兼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活活」，原作「沾沾」，原有小注：「徒兼切。」今據夾注本改。

【注釋】

① 十頃平湖：馮注：「《水經注·贛水篇》：豫章郡東大湖十里二百二十六步，北與城齊，南緣廻折至南塘，本通章江，增減與江水同。漢永元中，太守張躬築塘以通南路，兼遏此水，冬夏不增減，水至清深。」

② 的的：明白，明顯。

③ 活活：四部叢刊本原作「沾沾」，馮集梧《樊川詩集注》以爲字書無沾字，疑當作活，徒兼切，音恬。活活，水安流貌。左思《吳都賦》：「澶活漠而無涯。」

④ 西山：在江西新建縣西，一名南昌山，又名厭原山。馮注：「《元豐九域志》：洪州新建有西山。《一統志》：西山在章江門外三十里，一名南昌山，即古散原山也。或作厭原山。《水經注·贛水篇》：石頭津步西二十里曰厭原山，疊嶂四周，杳邃有趣。」

其四

控壓平江十萬家，秋來江靜鏡新磨。城頭晚鼓雷霆後，橋上遊人笑語多。日落汀痕千里

色，月當樓午一聲歌^①。昔年行樂穠桃畔^(一)^②，醉與龍沙揀蜀羅^③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穠桃畔」，夾注本作「穠桃伴」。

【注釋】

① 午：此指午夜、半夜。

② 穠桃：繁盛之桃花。此喻指歌妓。《詩經·召南》：「何彼穠矣，華如桃李？」

③ 龍沙：《太平寰宇記》卷一〇六南昌縣：「龍沙在州北七里一帶，江沙甚白而高峻，左右居人時見龍跡。按，雷次宗《豫章記》云：北有龍沙堆阜，逶迤潔白，高峻而似龍形，連亘五六里。舊俗九月九日登高之處。」

【集評】

【懷鍾陵舊遊第四首】馮注：《通典》：「南昌有龍沙。」《水經注》：「龍沙，沙甚潔白，高峻而陀，有龍形。」國藩按：此詩之意，謂沙之白細，就中可揀出蜀羅也。以比就紅粉隊中揀選絕色，蓋攜妓



夜遊之詩。(曾國藩《求闕齋讀書錄》卷九)

臺城曲二首^①

其一

整整復斜斜，隋旗簇晚沙^②。門外韓擒虎^③，樓頭張麗華^④。
誰憐容足地，却羨井中蛙^⑤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隋」，原作「隨」，據夾注本、馮注本改。

〔三〕「擒」，原作「擒」，據夾注本、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、馮注本改。

【注釋】

① 臺城：東晉、宋、齊、梁、陳宮城，在今南京東。馮注：「《元和郡縣志》：潤州上元縣，晉故臺城，



在縣東北五里。《輿地紀勝》：臺城，一曰苑城，本吳後苑地也。晉咸和中作新宮，遂爲宮城，下及梁、陳，宮皆在此。晉宋時謂朝廷禁省爲臺，故謂宮城爲臺城。」

② 隋旗：隋軍旗幟。隋平陳前，大將賀若弼率軍與陳隔江對峙，令沿江設防人員每交替時，必集中在歷陽（今安徽和縣），大列旗幟，宮幕蔽野。陳以爲大兵至，調集兵馬防備。後知乃隋軍換防，不再防備。及至賀若弼率大軍渡江，陳軍尚未發覺。事見《隋書》卷五二《賀若弼傳》。

③ 韓擒虎：隋大將，伐陳時，爲先鋒，率五百精騎從朱雀門入城，俘獲陳後主。傳見《隋書》卷五二。

④ 張麗華：陳後主寵妃。據《南史》本傳，陳後主自居臨春閣，張麗華居結綺閣，龔、孔二貴嬪居望仙閣，並複道交相往來。

⑤ 誰憐二句：據《南史·陳後主傳》，後主在韓擒虎入宮城後，與張麗華、孔貴人躲入枯井中。「既而軍人窺井而呼之，後主不應。欲下石，乃聞叫聲。以繩引之，驚其太重，及出，乃與張貴妃、孔貴人三人同乘而上。」後爲隋軍所俘。

【集評】

【張麗華誤作潘麗華】東坡《虢國夫人夜遊圖》詩：「當時亦笑張麗華，不知門外韓擒虎。」蓋全用杜牧之《臺城曲》兩句詩：「門外韓擒虎，樓頭張麗華。」按後主張貴妃名麗華，尤見寵倖；隋韓擒

虎平陳，後主與張麗華俱被收。今坡詩本皆誤作潘麗華，遂致黃朝英《緗素雜記》以東坡爲誤，彼不記杜牧之詩耳。（吳曾《能改齋漫錄》卷三）

其二

王頌兵勢急^①，鼓下坐蠻奴^②。
激灑倪塘水^③，又牙出骨鬚^④。
乾蘆一炬火^⑤，廻首是平蕪^⑥。

【注釋】

① 王頌：字景彥，隋軍將領。隋伐陳時，率數百人隨韓擒虎過江滅陳。事見《隋書》卷七十二本傳。

② 鼓下：古代軍中待處理俘虜之坐處。《左傳·襄公十八年》：「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，皆衿甲面縛，坐於中軍之鼓下。」蠻奴，陳大將任忠小名。隋將韓擒虎伐陳時，任忠帶領數人往石子崗投降，並引隋軍入南掖門。事見《陳書》卷三一本傳。

③ 倪塘：在建康（今南京）城東南二十五里。馮注：「《通鑑·晉紀·注》：倪塘在建康東北方山埭南，倪氏築塘，因以爲名。《景定建康志》：倪塘在城東南二十五里。」

④ 又牙句：又牙，此指鬚鬚零亂貌。據《隋書·王頌傳》，王頌之父王僧辯爲陳武帝所殺。陳亡後，

王頌挖開陳武帝墓，剖棺，見武帝鬚鬚不落，其本皆出自骨中。頌遂焚骨取灰，投水而飲之。馮注：「《元和郡縣志》：潤州上元縣陳武帝萬安陵，在縣東三十八里方山西北。《至正金陵志》：陳高祖陵，上元縣東崇禮鄉，地名陵里，去城二十五里，名萬安陵。」

⑤ 乾蘆句：隋將賀若弼至樂遊苑，進攻陳宮城，放火燒北掖門。事見《陳書·後主紀》。

⑥ 迴首句：馮注：「《隋書·地理志》：丹陽郡自東晉已後置郡，曰揚州。平陳，詔並平蕩耕墾，更於石頭城置蔣州。《通鑑·唐紀》：光啓三年，趙暉治南朝臺城而居之。《注》：隋之平陳也，悉毀建康臺城，更于石城置蔣州，唐廢蔣州，以其地隸潤州。光啓二年，復置昇州，治上元縣，蓋臺城之湮廢久矣。」

江上雨寄崔碣^①

春半平江雨，圓文破蜀羅^②。
聲眠蓬底客，寒濕釣來簑。
暗澹遮山遠，空濛著柳多。
此時懷一恨^③，相望意如何？

【校勘記】

「一」「一」，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作「舊」，馮注本校：「一作舊。」

【注釋】

- ① 崔碣：字東標，及進士第，遷右拾遺。後官至河南尹、陝虢觀察使。傳見《新唐書》卷二二〇。
- ② 圓文句：圓文，指雨點落在水面泛起之圓形水紋。馮注：「王僧孺詩：綠水散圓文。」蜀羅，此用以比喻江面。

【集評】

【江雨】「春半平江雨，圓紋破蜀羅。聲眠蓬底客，寒濕釣來簑。」此唐杜牧之作也，黃山谷酷愛而屢稱之。（祝誠《蓮堂詩話》卷上）

罷鍾陵幕吏十三年來泊湓浦感舊爲詩^①

青梅雨中熟，檣倚酒旗邊。故國殘春夢，孤舟一褐眠。搖搖遠堤柳，暗暗十程煙^②。南奏

鍾陵道^③，無因似昔年。

【注釋】

- ① 鍾陵幕吏：鍾陵，即洪州鍾陵，漢南昌縣，豫章郡治所。隋改爲豫章郡，唐改爲鍾陵。鍾陵幕吏，指杜牧大和二年至四年間爲沈傳師江西觀察使幕幕吏。溢浦，江州州治（今江西九江），古稱溢城，爲溢水入長江之處。其浦稱溢浦。此詩作年，據胡可先《杜牧詩文編年補正》（《四川大學學報》一九八三年第一期）所考作於會昌元年。蓋杜牧大和四年罷鍾陵幕，十三年後應是會昌二年。然是年春杜牧不能在江州，詩題「十三年」應是「十二年」傳鈔之誤，或杜牧誤記。「杜牧開成五年冬至會昌元年春乞假往潯陽視弟眼疾，會昌元年四月前在潯陽，正是春天，與詩中本事相合。」又詩有「故國殘春夢，孤舟一榻眠」句，今即據此訂本詩於會昌元年（八四一）春末。

② 程：指驛站間距離。江州南至洪州三百二十五里，其間約置十驛。

③ 奏：向，往。

商山麻澗^①

雲光嵐彩四面合，柔柔垂柳十餘家^(一)。雉飛鹿過芳草遠，牛巷雞埒春日斜^②。秀眉老父對樽酒^③，蒨袖女兒簪野花^④。征車自念塵土計，惆悵溪邊書細沙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柔柔」，夾注本作「柔桑」。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、馮注本「柔柔」下校：「一作桑。」

【注釋】

① 商山：在今陝西省商縣東南。亦名商嶺、商阪。相傳秦末漢初四皓曾隱居於此。麻澗，在商州熊耳峰下，山澗環抱，宜於種麻，故名。此詩及後四詩《杜牧年譜》繫於開成四年（八三九）春，時杜牧「自潯陽泝長江、漢水，經南陽、武關、商山而至長安，就左補闕、史館修撰新職」，途經商山而作。

② 埒：雞窩。在牆上鑿洞，以為雞棲之巢。夾注：「《詩》：雞棲於埒。《注》：鑿牆而棲曰埒。」

③ 秀眉：老人眉毛中一二根較長者，舊說爲長壽之徵，謂之秀眉。《詩·小雅·南山有臺》：「樂只君子，遐不眉壽。」漢毛亨傳：「眉壽，秀眉也。」

④ 蒨袖：紅袖。

商山富水驛

驛本名與陽諫議同姓名，因此改爲富水驛（一）①

益戇猶來未覺賢②，終須南去弔湘川③。當時物議朱雲小④，後代聲華白日懸⑤。邪佞每思當面唾⑥，清貧長欠一杯錢⑦。驛名不合輕移改，留警朝天者惕然。

【校勘記】

（一）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，馮注本於詩題中「水」字下校：「一作春。」馮注本又於小注中「水」字下校：「一作沙。」

【注釋】

① 富水驛：即陽城驛，在今陝西南商南縣東南富水鎮。陽諫議，即陽城。城字亢宗，定州北平人。徙

居陝州夏縣。曾隱居於中條山。後薦爲著作郎、遷諫議大夫，改國子司業，貶道州刺史。傳見《舊唐書》卷一九二、《新唐書》卷一九四。此詩《杜牧年譜》繫於開成四年（八三九）春，時杜牧「自潯陽泝長江、漢水，經南陽、武關、商山而至長安，就左補闕、史館修撰新職」，途經商山而作。

② 益黷句：黷，剛直而愚。西漢時，汲黯向漢武帝提出批評意見，武帝不悅，云：「甚矣，汲黯之黷也！」後又云：「人果不可以無學，觀汲黯之言，日益甚矣！」事見《漢書》卷五〇《汲黯傳》。陽城登進士第後，隱居中條山。召爲諫議大夫，日惟飲酒，不言朝事。貞元十一年，裴延齡誣逐陸贄、張滂等，陽城伏閣上疏力劾裴延齡，陸贄從而得免。後出刺道州，有善政，甚得民心。

③ 弔湘川：用賈誼貶爲長沙王太傅，經汨羅江時作《弔屈原賦》事。陽城因論裴延齡等事，觸怒德宗，被貶爲道州刺史。

④ 當時物議句：物議，輿論。小，指評價低。朱雲，西漢人，在朝敢於直諫。曾因劾奏安昌侯張禹觸犯上怒，爲御史押下欲烹之，雲猶攀殿檻大呼，以至檻折。幸賴左將軍辛慶忌以死爭之而免。事見《漢書》卷六七本傳。

⑤ 後代聲華句：聲華，美好之名聲。《文選》任昉《宣德皇后令》：「客遊梁朝，則聲華籍甚；薦名宰府，則延譽自高。」《晉書·江統傳》：「此皆聖主明君賢臣智士之所履行也。故能懸名日月，永世不朽，蓋儉之福也。」

- ⑥ 邪佞每思句：馮注：「《史記·趙世家》：復言長安君爲質者，老婦必唾其面。《唐書·陽城傳》：帝意欲相延齡，城顯語曰：延齡爲相，吾當取白麻壞之，哭於廷。帝不相延齡，城力也。」
- ⑦ 清貧長欠句：一杯錢，買一杯酒之錢。馮注：「《唐書·陽城傳》：常以木枕布衾質錢，人重其賢，爭售之。每約二弟：吾所奉人，而可度月食米幾何？薪菜鹽幾錢？先具之，餘送酒家，無留也。」

【集評】

「廚人具雞黍，稚子摘楊梅」、「當時物議朱雲小，後代聲名白日長」，以「雞」對「楊」，以「朱雲」對「白日」，如此之類，皆爲假對。（沈括《夢溪筆談》卷十五藝文二）

王夷甫、蔡景節並號口不言錢，二子皆因弊矯之過者。……搏在臨海，其婢納女巫之賂，爲百姓搗登聞鼓，其絕口蓋有由然。如子美、張籍皆云：「呼兒散寫乞錢書」，太白：「顏公三十萬，盡赴酒家錢」，岑參：「閒時耐相訪，正有牀頭錢」，小杜：「清貧長欠一杯錢」，坡：「滿江風月不論錢」，谷：「青山好去坐無錢」，曾不害諸公之高也。（黃徹《碧溪詩話》卷二）

唐詩家有假對律，曰：「牀頭兩甕地黃酒，架上一封天子書」，又「三人鐺脚坐，一夜掉頭吟」，又「鬚欲霑青女，官猶佐子男」等句是也。或鄙其不韻。如杜子美「枸杞因吾有，雞棲奈汝何」，又「飲子

頻通汗，懷君想報珠」，杜牧之「當時物議朱雲小，後代聲名白日懸」，亦用此律也。（邵博《邵氏聞見後錄》卷十七）

杜牧之云：「杜若芳州翠，嚴光釣瀨喧。」此以杜與嚴爲人姓相對也。又有「當時物議朱雲小，後代聲名白日懸」，此乃以「朱雲」對「白日」，皆爲假對，雖以人姓名偶物，不爲偏枯，反爲工也。如涪翁「世上豈無千里馬，人中難待九方皋」，尤爲工緻。（吳聿《觀林詩話》）

假對如沈雲卿「牙緋」對「齒綠」，杜子美「懷君」對「飲子」，「侍中貂」對「大司馬」，杜牧之「當時物議朱雲小，後代聲名白日懸」之類。（胡震亨《唐音癸籤》卷四「法微」三）

丹水^①

何事苦縈迴，離腸不自裁。恨聲隨夢去^{（一）}，春態逐雲來。沉定藍光徹^{（二）}，喧盤粉浪開^{（三）}。翠巖三百尺^②，誰作子陵臺^③？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聲」，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作「身」，下校：「一作聲。」

〔二〕「徹」，文津閣本作「澈」。

〔三〕「喧盤」，文津閣本作「喧盆」。

【注釋】

① 丹水：河名。馮注：「《水經》：丹水出京兆上洛縣西北冢嶺山，東南過其縣南，又東南過商縣南，又東南至丹水縣，入於均。」此詩《杜牧年譜》繫於開成四年（八三九）春，時杜牧「自潯陽泝長江，漢水，經南陽、武關、商山而至長安，就左補闕、史館修撰新職」，途經丹水而作。

② 翠巖：青翠之山峰。此指丹水南面之丹崖山。

③ 子陵臺：嚴子陵釣臺。東漢嚴子陵釣魚處，在睦州桐廬縣西三十里富春江七里瀨。

題武關①

碧溪留我武關東，一笑懷王跡自窮②。
鄭袖嬌饒酣似醉③，屈原憔悴去如蓬④。
山牆谷塹依然在，弱吐強吞盡已空⑤。
今日聖神家四海，戍旗長卷夕陽中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嬌饒」，文津閣本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、馮注本作「嬌嬈」。

【注釋】

① 武關：在今陝西商南縣西北，乃戰國時秦國南關。此詩《杜牧年譜》繫於開成四年（八三九）春，時杜牧「自潯陽泝長江、漢水，經南陽、武關、商山而至長安，就左補闕、史館修撰新職」，途經武關而作。

② 一笑句：跡自窮，謂楚懷王自己失策，以致走上窮途末路。據《史記·屈原列傳》，楚懷王欲赴秦約會，屈原諫阻，不從。及「入武關，秦伏兵絕其後，因留懷王，以求割地。懷王怒，不聽。亡走趙，趙不內。復之秦，竟死于秦而歸葬」。

③ 鄭袖句：鄭袖為楚懷王寵姬。張儀使楚，以割秦商於六百里地之諾言騙取楚懷王與齊國斷交。後秦不給商於之地，懷王怒，聲言：「願得張儀而甘心焉。」後張儀至楚，設詭辯於鄭袖，懷王聽信鄭袖，復釋張儀。事見《史記》卷八四《屈原列傳》。

④ 屈原憔悴句：屈原曾任楚國三閭大夫。後被放逐，行吟澤畔，形容憔悴，顏色枯槁。事見《楚辭·漁父》。如蓬，指如蓬草隨風飄轉。

⑤ 弱吐強吞：指戰國時弱國為強國所吞併之形勢。

除官赴闕商山道中絕句^①

水疊鳴珂樹如帳^②，長楊春殿九門珂^③。

我來惆悵不自決，欲去欲住終如何？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九門珂」，文津閣本作「九門過」。

【注釋】

① 除官：授官。指授左補闕、史館修撰。闕，京闕，京師。此詩《杜牧年譜》繫於開成四年（八三九）春，時杜牧「自潯陽泝長江、漢水，經南陽、武關、商山而至長安，就左補闕、史館修撰新職」，途經商山而作。

② 鳴珂：馬勒上貝製之裝飾品，行則有聲。馮注：「《爾雅·翼》：貝，大者為珂，黃黑色，其骨白，可以飾馬。蓋此等飾非特取其容，兼取其聲。」

- ③ 長楊春殿句：長楊春殿，指漢代長楊宮，舊址在今陝西盤屋。此借指唐皇宮。《三輔黃圖》卷一：「長楊宮，在今盤屋縣東南三十里，本秦舊宮，至漢修飾之以備行幸。宮中有垂楊數畝，因為宮名，門曰射熊觀，秦漢遊獵之所。」九門，古時天子所居有九門。

漢江^①

溶溶漾漾白鷗飛^②，綠淨春深好染衣。南去北來人自老，夕陽長送釣船歸。

【注釋】

- ① 漢江：水名。長江最大支流。源出陝西寧強縣北蟠冢山。初出山時名漾水，東南經沔縣為沔水，東經褒城縣，合褒水，始為漢水。至武漢市漢陽，流入長江。此詩《杜牧年譜》繫於開成四年（八三九）春，時杜牧「自潯陽泝長江、漢水，經南陽、武關、商山而至長安，就左補闕、史館修撰新職」，途經漢水而作。

- ② 溶溶漾漾：水廣大而波光浮動貌。溶溶，水盛大貌。《楚辭》劉向《九歎·逢紛》：「揚流波之潢潢兮，體溶溶而東回。」漾漾，水動盪貌。宋之問《宿雲門寺》詩：「漾漾潭際月，飄飄杉上風。」

【集評】

五七字絕句最少，而最難工，雖作者亦難得四句全好者。晚唐人與介甫最工於此。如李義山憂唐之衰云：「夕陽無限好，只是近黃昏。」如：「青女素娥俱耐冷，月中霜裏鬪嬋娟。」如：「芭蕉不展丁香結，同向春風各自愁。」如：「鶯花啼又笑，畢竟是誰春？」唐人《銅雀臺》云：「人生富貴須回首，此地豈無歌舞來。」《寄邊衣》云：「寄到玉關應萬里，戍人猶在玉關西。」《折楊柳》云：「羌笛何須怨楊柳，春光不度玉門關。」皆佳句也。如介甫云：「更無一片桃花在，爲問春歸有底忙。」祇是蟲聲已無夢，三更桐葉強知秋。」百疇黃鸝看不見，海棠無數出牆頭。」暗香一陣風吹起，知有薔薇澗底花。」不減唐人。然鮮有四句全好者。杜牧之云：「清江漾漾白鷗飛，綠淨春深好染衣。南去北來人自老，夕陽長送釣船歸。」唐人云：「樹頭樹尾覓殘紅，一片西飛一片東。自是桃花貪結子，錯教人恨五更風。」韓偓云：「昨夜三更雨，臨明一陣寒。薔薇花在否？側卧捲簾看。」介甫云：「水際柴扉一半開，小橋分路入青苔。背人照影無窮柳，隔屋吹香併是梅。」東坡云：「暮雲收盡溢清寒，銀漢無聲轉玉盤。此生此夜不長好，明月明年何處看。」四句皆好矣。（楊萬里《誠齋詩話》）

襄陽雪夜感懷_(一)①

往事起獨念，飄然自不勝。前灘急夜響，密雪映寒燈_(二)。的的三年夢₍₂₎，迢迢一綫緬₍₃₎。明朝楚山上₍₄₎，莫上最高層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感懷」，夾注本作「有懷」。

〔三〕「寒燈」，夾注本作「春燈」。

【注釋】

① 此詩《杜牧年譜》繫於開成五年（八四〇）冬，蓋時杜牧自京乞假往潯陽視弟眼疾，取道漢上，途經襄陽所作。

② 的的：明白、昭著。《淮南子·說林》：「的的者獲，提提者射。」《注》：「的的，明也，為衆所見，故獲。」馮注：「王僧孺《述夢》詩：的的一皆是。」



③ 緬：接連，連貫。

④ 楚山：指望楚山，在襄陽南三里，爲劉弘、山簡等人九日宴賞之所。《太平寰宇記》卷四三：「望楚山，《襄陽記》曰：望楚山有三名：一名馬鞍山，一名災山。宋元嘉中武陵王駿爲刺史，屢登之。舊名望郢山，因改爲望楚山。後遂龍飛，是孝武望之處，時人號爲鳳嶺。高處有三燈，即劉弘、山簡九日賞宴之所。」

詠歌聖德遠懷天寶因題關亭長句四韻(一)①

聖敬文思業太平^②，海寰天下唱歌行^③。秋來氣勢洪河壯^④，霜後精神泰華嶷^⑤。廣德者強朝萬國^⑥，用賢無敵是長城。君王若悟治安論^⑦，安、史何人敢弄兵^⑧。

【校勘記】

- 〔一〕「遠懷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一六七、夾注本作「追懷」。《文苑英華》題無「長句四韻」四字。
- 〔二〕「嶷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一六七作「寧」，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校：「一作寧。」
- 〔三〕「者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一六七作「有」，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校：「一作有。」

〔四〕「治安論」，原作「治皮論」，據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、馮注本改。

【注釋】

① 郭文鎬《杜牧詩文繫年小札》（《人文雜誌》一九八九年第五期）謂據詩中「秋來」、「霜後」，知詩乃作於秋末。據《水經注·河水篇》：「鴻關水，水東有城即關亭也。……謂斯川鴻臚澗，鴻關之名乃起是矣。」鴻臚澗即鴻臚水，在虢州弘農縣，過縣北十五里入陝州靈寶縣界，古函谷關正在其間（參《元和郡縣志》）。證之洪河、泰華，可知關亭地處人潼關之要衝」。又據「聖敬文思業太平」句，知詩乃大中二年正月後作，而杜牧此時後有三次經潼關，其中「大中五年秋牧自湖州內擢，有《八月十三日得替後，移居雪溪館，因題長句四韻》作於罷郡交代後，時自湖州起程入京經關亭之節令與詩合，湖州距虢州二千八百餘里，揆之里程亦不誤。故詩為牧大中五年秋末將入潼關前行經關亭所作」。今即據此訂本詩於大中五年（八五一）秋末。

② 聖敬文思：《舊唐書·宣宗紀》：大中「二年春正月壬戌，宰臣率文武百僚上徽號曰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，御宣政殿受冊訖，宣德音」。

③ 海寰：猶海宇，指中國境內。

④ 洪河：大河。此指黃河。馮注：「潘岳詩：登城望洪河。」

⑤ 霜後精神句：泰華，即太華，指華山。獐，兇猛，此狀險峻。馮注：「《莊子》：凜雪而精神。《山海經》：太華之山，削成而四方，其高五千仞，其廣十里。《初學記》：《白虎通》云：少陰用事，萬物生華，故曰華山。」

⑥ 廣德者強句：馮注：「《舊唐書·宣宗紀論》：開元之有天下也，糾之以典刑，明之以禮樂，愛之以慈儉，律之以軌儀，長轡遠馭，志在於昇平。于斯時也，烽燧不驚，華戎同軌，冠帶百蠻，車書萬里，所謂世而後仁，見於開元者矣。」

⑦ 治安論：指漢代賈誼之政論文《治安策》。馮注：「《漢書·賈誼傳》：陛下何不壹令臣得熟數之于前，因陳治安之策，試詳擇焉！」

⑧ 安史句：安史，安祿山、史思明。兩人於唐玄宗天寶十四載發動叛亂，史稱「安史之亂」。弄兵，挑起戰爭。

途中作^①

綠樹南陽道^②，千峰勢遠隨。碧溪風澹態^③，芳樹雨餘姿^④。野渡雲初暖，征人袖半垂。殘花不一醉^⑤，行樂是何時？

【校勘記】

- 〔一〕「澹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二九四作「慢」，下校：「集作澹。」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、馮注本校：「一作慢。」
- 〔二〕「雨餘」，「餘」，馮注本下校：「一作陰。」
- 〔三〕「一」，馮注本下校：「一作足。」

【注釋】

- ① 此詩《杜牧年譜》繫於開成四年（八三九）春，時杜牧「自潯陽泝長江、漢水，經南陽、武關、商山而至長安，就左補闕、史館修撰新職」，途經南陽而作。詩有「殘花不一醉，行樂是何時」句，乃春末作。

- ② 南陽：地名。在今河南。馮注：「《元和郡縣志》：秦昭襄王取韓地置南陽郡，以在中國之南而有陽地，故曰南陽。」

- ③ 碧溪：馮注：「《元豐九域志》：南陽郡穰有湍水、朝水；南陽有梅谿水、白水、清泠水。」

【集評】

【唐人句法·佳境】「碧溪風澹態，芳樹雨餘姿。」杜牧《途中作》。（魏慶之《詩人玉屑》卷三）



重到襄陽哭亡友韋壽朋_(一)①

故人墳樹立秋風_(二)，伯道無兒跡更空_(三)②。
重到笙歌分散地，隔江吹笛月明中_(三)③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《文苑英華》卷三〇四「韋」作「章」，下校：「集作韋。」題下又有校語云：「一作重宿襄州，哭韋楚老拾遺。」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、馮注本於「韋」下校：「一作章」，題下校語同《文苑英華》。

〔二〕「立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三〇四作「五」，下校：「集作立。」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、馮注本校：「一作五。」〔三〕「笛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三〇四作「曲」，下校：「集作笛。」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、馮注本校：「一作曲。」

【注釋】

① 此詩又見《全唐詩》卷三一八，作李涉詩。《全唐詩重出誤收考》云：「《英華》三〇四載杜牧詩後，題下佚名，見《樊川詩集》四，《品彙》拾遺四亦作杜牧，題中韋壽朋一作韋楚老。《樊川詩集》三有《洛中監察病假滿送韋楚老拾遺歸朝》詩，馮集梧注：「蓋壽朋其名而楚老字也。」杜牧集中

多有與之交遊之作，疑非李涉詩。」韋楚老，字壽朋。長慶四年登進士第，大和末、開成初曾官拾遺。《劇談錄》卷下《李相國宅》：「東南隅即徵士韋楚老拾遺別墅。楚老風韻高致，雅好山水。相國居廊廟日，以白衣累擢諫署，後歸平泉，造門訪之，楚老避於山谷。相國題詩云：昔日徵黃詔，余慚在鳳池。今來招隱士，恨不見瓊枝。」王西平、張田《杜牧詩文繫年考辨》謂杜牧「自洛陽與韋楚老分別以後，有四次可能路過襄陽」。其中開成五年冬乞假往潯陽「仍取道漢上，途徑襄陽」，會昌元年七月，由湖北歸京師可經襄陽。而詩有「故人墳樹立秋風」句，與會昌元年經襄陽在七月合，而四次經襄陽，僅此次在秋天，故繫此詩於會昌元年（八四一）七月。

② 伯道無兒：伯道，晉鄧攸字。傳見《晉書》卷九〇。《晉書·鄧攸傳》：「攸棄子之後，妻子不復孕。過江，納妾，甚寵之，訊其家屬，說是北人遭亂，憶父母姓名，乃攸之甥。攸素有德行，聞之感恨，遂不復畜妾，卒以無嗣。時人義而哀之，爲之語曰：『天道無知，使鄧伯道無兒。』」

③ 隔江吹笛句：《晉書·向秀傳》記其作《思舊賦》云：「余與嵇康、呂安居止接近，其人並有不羈之才，嵇意遠而疏，呂心曠而放，其後並以事見法。……逝將西邁，經其舊廬。於時日薄虞泉，寒冰淒然。鄰人有吹笛者，發聲寥亮。追想曩昔遊宴之好，感音而歎。」

赤壁^①

折戟沉沙鐵未銷^(一)，自將磨洗認前朝。
東風不與周郎便^②，銅雀春深鎖二喬^(二)^③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未」，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、馮注本校：「一作半。」

〔二〕「喬」，《才調集》卷四、夾注本作「橋」。

【注釋】

① 此詩《全唐詩》卷五四一又作李商隱詩。《全唐詩重出誤收考》云：「《才調》四、《絕句》二五作杜，葉蔥奇《李商隱詩集疏注》列入集外詩中，按云：「這首詩亦見《樊川集》，看其風調，顯然是杜牧的作品。朱注：「以下四首一本闕。」馮班云：「《赤壁》至《定子》四首，北宋本不載，南宋本始有之。」據此可見這幾篇均非錢若水原輯，而是南宋時人所增入。」《彥周詩話》、《韻語陽秋》三、《一瓢詩話》皆以爲杜牧作。」杜牧外甥裴延翰所編《樊川文集》已收此詩，當爲杜牧作。赤壁，今

湖北嘉魚、黃岡均有赤壁，赤壁之戰戰場在嘉魚赤壁。馮注：「《元和郡縣志》：鄂州蒲圻縣赤壁山，在縣西一百二十里，北臨大江，其北岸即烏林，與赤壁相對，即周瑜用黃蓋策焚曹公舟船敗走處。」此詩乃杜牧在黃州任刺史時所作，亦即作於會昌二年至四年（八四二—八四四）秋間。

② 東風句：周郎，即周瑜。傳見《三國志》卷五四。在赤壁之戰中，東南風起，周瑜借助風勢，以火攻大敗曹操，取得赤壁之戰之勝利。

③ 銅雀句：銅雀，臺名，即銅雀臺，曹操所建。樓頂置大銅雀，張翼如飛，故名。故址在今河北臨漳西南。《水經注》卷一〇《濁漳水篇》：鄴西三臺「中曰銅雀臺，高十丈，有屋百一間」。二喬，東吳喬公二女。大喬嫁孫策，小喬為周瑜妻。相傳，曹操擬於破吳之後，納二喬於銅雀台。《三國志·吳書·周瑜傳》：「頃之，策欲取荊州，以瑜為中護軍，領江夏太守，從攻皖，拔之。時得橋公兩女，皆國色也。策自納大橋，瑜納小橋。」《注》：「《江表傳》曰：『策從容戲瑜曰：橋公二女雖流離，得吾二人作婿，亦足為歡。』」

【集評】

杜牧之作《赤壁》詩云：「折戟沉沙鐵未消，自將磨洗認前朝。東風不與周郎便，銅雀春深鎖二喬。」意謂赤壁不能縱火，為曹公奪二喬置之銅雀臺上也。孫氏霸業，繫此一戰，社稷存亡，生靈塗炭

都不問，只恐捉了二喬，可見措大不識好惡。（許顛《彥周詩話》）

茗溪漁隱曰：牧之於題詠，好異於人，如《赤壁》云：「東風不與周郎便，銅雀春深鎖二喬。」《題商山四皓廟》云：「南軍不袒左邊袖，四皓安劉是滅劉？」皆反說其事。至《題烏江亭》，則好異而叛於理，詩云：「勝負兵家不可期，包羞忍恥是男兒。江東子弟多才俊，卷土重來未可知。」項氏以八千人渡江，敗亡之餘，無一還者，其失人心爲甚，誰肯復附之，其不能卷土重來決矣。（胡仔《茗溪漁隱叢話後集》卷十五「杜牧之」）

周瑜赤壁、謝安淝水、寇萊公澶淵、陳魯公采石，四勝大略相似。杜牧云：「東風不與周郎便，銅雀春深鎖二喬。」意亦著矣。謝安圍棋別墅，真是矯情鎮物，喜出望外，宜其折屣。澶淵之役，畢士安有相公交取鶻崙官家之說，高瓊有好喚宰相來吟兩首詩之說，則當時策略，亦自可見。「天發一矢胡無酋」，荆公句意與杜牧同。采石之師，若非逆亮暴急嗜殺，自激三軍之變，亦未驅攘。是時亮雖遭戕，虞師北歸，紀律肅然，無一人叛亡，此豈易勝之師乎！朱文公曰：「謝安之於桓溫，陳魯公之於完顏亮，幸而捱得他死爾。」要之吳、晉乃天幸，宋朝真天助也。（羅大經《鶴林玉露》甲編卷二）

【陵陽論赤壁詩】杜牧之《赤壁》詩云：「折戟沉沙鐵未銷，細磨蒼蘚認前朝。東風不與周郎便，銅雀春深鎖二喬。」今人多不曉卒章，其意謂若是東風不與便，即周郎不能破曹公，二喬歸魏銅雀臺也。僕嘗叩公更嘗有人如此立意下語？公曰：正是《楚辭》所謂「太公不遇文王兮，身至死而不得」也。

逞」。乃嚴助所作《哀時命》。（魏慶之《詩人玉屑》卷十六）

牧之《赤壁》詩：「折戟沉沙鐵未銷，自將磨洗認前朝。東風不與周郎便，銅雀春深鎖二喬。」許彥周不論此老以滑稽弄翰，每每反用其鋒，輒雌黃之，謂孫氏霸業，繫此一戰，宗廟邱墟皆置不問，乃獨含情妖女，豈非與癡人言不應及於夢也！劉禹錫《題蜀王廟》云：「淒涼蜀故妓，歌舞魏宮前。」亦意惟增淒感，却不主於滑稽耳。本朝諸公喜爲論議，往往不深論唐人主於性情，使雋永有味，然後爲勝。牧之處唐人中，本是好爲論議，大概出奇立異，如《烏江亭》：「勝敗兵家未可期，包羞忍耻是男兒。江東子弟多才俊，卷土重來未可知。」要之「東風借便」與「春深」數箇字，含蓄深竊，與後一詩遼絕矣。皮日休《館娃懷古》：「綺閣飄香下太湖，亂兵侵曉上姑蘇。越王大有堪羞處，只把西施賺得吳。」亦是好以議論爲詩者。余最愛竇庠《新人諫院喜內子至》一絕：「一旦悲歡見孟光，十年辛苦作滄浪。不知筆硯緣封事，獨問傭書日幾行。」使彥周評此，則以竇氏爲不解事婦人矣，所謂癡人前說夢也。牧之五言云：「欲識爲詩苦，秋霜若在心。」雖格力不齊，各自成家，然無有不自苦思而得也。

（方岳《深雪偶談》）

《赤壁》：二喬者，漢太尉喬玄二女，姿色過人，孫策得之，納大喬爲夫人，以小喬嫁周瑜。銅雀臺，曹操寵妾所居。予自江夏赴洞庭，舟過蒲圻縣，見石崖有「赤壁」二字，因登岸訪問，父老曰：「此正是周郎破曹公之地。」南岸曰「赤壁」，北岸曰「烏林」，曰「烏巢」，有「烈火岡」，岡上有周公瑾廟，至

今士人耕田園者，或得弩箭，鏃長一尺有餘，或得斷鎗，想見周郎與曹公大戰可畏。此詩磨洗折戟，非妄言也。後二句絕妙。衆人詠赤壁只善當時之勝，杜牧之詠赤壁獨憂當時之敗，其意曰，東風若不助，周郎、黃蓋必不以火攻勝曹操，使曹操順流東下，吳必亡，孫仲謀必虜，大、小喬必爲俘獲，曹操得二喬必爲妾，置之銅雀臺矣。此是無中生有，死中求活，非淺識所到。（謝枋得《疊山先生注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》卷三）

《赤壁》：「二喬」，漢太尉喬玄二女。孫策納大喬如夫人，以小喬嫁周瑜。銅雀臺，乃曹操寵妾所居。徐伯山云：「二喬事，自見於戰皖城之日，非赤壁時事也。牧之用事，多不審，觀者考之。」（蔡

正孫《詩林廣記》前集卷六「杜牧之」）

《赤壁》：謂非東風助順，則瑜不能勝，家國俱亡矣。（釋圓至《唐三體詩》卷二）

《赤壁》：《道山清話》云：「此詩正佳，但頗費解說。」（高棟《唐詩品匯》卷五十三）

杜牧之《赤壁》詩：「東風不與周郎便，銅雀春深鎖二喬。」說天幸不可恃；《烏江》詩：「江東子弟多豪俊，捲土重來未可知。」說人事猶可爲，同意思，都是要於昔人成敗已成定事上翻說爲奇耳。《赤壁》詩，或笑之曰：「孫氏霸業，繫此一戰，今社稷生靈都不問，只恐捉了二喬，可見措大不識好惡。」春謂爲此說者，癡人也，到捉了二喬，時江東社稷尚可問哉？《烏江亭》詩，謝疊山曾以與柳子厚《箕子碑文》並論，此真死中求活語也。然項羽之事，則決無可重興理，朱子有定論矣。（何孟春《餘冬詩話》卷上）

杜牧之詠赤壁詩云：「折戟沉沙鐵未消，自將磨洗認前朝。東風不與周郎便，銅雀春深鎖二喬。」蓋言孫氏於赤壁之戰，若非乘風力縱火取捷，則國破家亡，將爲曹公奪二喬而置之於銅雀臺矣，謂其君臣，雖妻子不能保也。《許彥周詩話》謂作詩者，於其社稷存亡、生靈塗炭乃都不問，只恐捉了二喬，以爲措大不知好惡者，非也。劉孟熙《霏雪錄》又謂，詩意乃言瑜盡力一戰，止以得二喬爲功，而忘遠大之業者，亦非也。僻哉二公之言詩也。（游潛《夢蕉詩話》）

語作詩者謂，煉字不如煉句，煉句不如煉意。古人詩意不凡，句內用字亦須音律清婉，含蓄有餘，不易易也。嘗見杜牧之《赤壁》詩云「折戟沉沙鐵未消」，人多作「半消」；子瞻《望湖亭》詩云「黑雲堆墨未遮山」，人亦多作「半遮山」。「半」字雖亦可通，而二詩意度玩之，便覺有差，不得三昧法。而談色相者類如此，何可與辯！（游潛《夢蕉詩話》）

赤壁之戰，阿瞞以數十萬衆，火于東吳。而杜紫薇云：「東風不與周郎便，銅雀春深鎖二喬。」此言似辨而理。孫武《火攻篇》亦云：「發火有時，舉火有日。」蓋用火攻之策，當察風之有無逆順，此於水戰，尤當審之。若田單火牛，其勢必往以奔敵軍，固無俟他虞矣。（朱孟震《續玉筍詩談》）

晚唐絕「東風不與周郎便，銅雀春深鎖二喬」、「可憐夜半虛前席，不問蒼生問鬼神」，皆宋人議論之祖。間有極工者，亦氣韻衰颯，天壤天、寶。然書情，則愴惻而易動人；用事，則巧切而工悅俗。世希大雅，或以爲過盛唐，具眼觀之，不待其辭畢矣。（胡應麟《詩藪》內編卷六「近體下」絕句）

杜牧之詠赤壁詩云：「東風不與周郎便，銅雀春深鎖二喬」，今古傳頌。容少時，大人嘗指示曰：「此牧之設詞也，死案活翻。」及容稍知作詩，復指示曰：「如此詩必不可學，恐人輕薄耳。何苦以光賢閨閣，簸弄筆墨！」（周容《春酒堂詩話》）

杜牧之作《赤壁》詩云：「折戟沉沙鐵未銷，自將磨洗認前朝。東風不與周郎便，銅雀春深鎖二喬。」許彥周曰：「牧之意謂赤壁不能縱火，即為曹公奪二喬置之銅雀臺上。孫氏霸業，在此一戰，社稷存亡，生靈塗炭，都付不問，只怕捉了二喬，可見措大不識好惡。」彥周此語，足供揮塵一噱，但於作詩之旨，尚未夢見。牧之此詩，蓋嘲赤壁之功，出於僥倖，若非天與東風之便，則周郎不能縱火，城亡家破，二喬且將為俘，安能據有江東哉？牧之詩意，即彥周伯業不成意，却隱然不露，令彥周輩一班淺人讀之，只從怕捉二喬上猜去，所以為妙。詩家最忌直叙，若竟將彥周所謂社稷存亡，生靈塗炭，孫氏霸業不成等意，在詩中道破，抑何淺而無味也！惟借「銅雀春深鎖二喬」說來，便覺風華蘊藉，增人百感，此政是風人巧於立言處。彥周蓋知其一，不知其二者也。（賀貽孫《詩筏》）

小杜《赤壁》詩，古今膾炙，漁隱獨稱其好異。至許彥周則痛詆之，謂「孫氏霸業，繫此一戰，社稷存亡，生靈塗炭都不問，只恐捉了二喬，可見措大不識好惡」。余意詩人之言，何可拘泥至此，若必執此相責，則汨羅之沉，其繫心宗國何若！宋玉《招魂》，略不之及，但言飲食宮室，玩好音樂，至于「長髮曼鬢」、「蛾眉曼睩」，幾乎喻之以淫也，將使《風》、《騷》道絕矣！詳味詩旨，牧之實有不滿公瑾之

意。牧嘗自負知兵，好作大言，每借題自寫胸懷。尺量寸度，豈所以閱神駿於牝牡驪黃之外！（黃白山評：「唐人妙處，正在隨拈一事而諸事俱包括其中。若如許意，必要將『社稷存亡』等字面真真寫出，然後贊其議論之純正。具此詩解，無怪宋詩遠隔唐人一塵耳。」）（賀裳《載酒園詩話》卷二「宋人議論拘執」）

「公道世間惟白髮，貴人頭上不曾饒」「年年檢點人間事，惟有春風不世情」，此最粗直之句，而宋人稱之。《華清宮》二篇及《赤壁》詩，最有趣味，則又敲撲不已，可謂薰蕕不辨。（賀裳《載酒園詩話》卷二「宋人議論拘執」）

【翻案】詩中有翻案法，如呂衡州《劉郎浦》詩：「誰將一女輕天下，欲換劉郎鼎峙心。」杜紫薇《赤壁》詩：「東風不與周郎便，銅雀春深鎖二喬。」張文定《歌風臺》詩：「淮陰反接英彭族，更欲多求猛士爲。」鄭毅夫《蠡湖口》詩：「若論破吳功第一，黃金只合鑄西施。」禪宗所謂「殺活自由」，兵法所謂「致人而不致于人」也，拈此四則，以例其餘。（宋長白《柳亭詩話》卷十七）

古人詠史，但叙事而不出己意，則史也，非詩也；出己意，發議論，而斧鑿錚錚，又落宋人之病。如牧之《息媯》詩云：「細腰宮裏露桃新，脈脈無言度幾春。至竟息亡緣底事，可憐金谷墜樓人。」《赤壁》云：「折戟沉沙鐵未消，自將磨洗認前朝。東風不與周郎便，銅雀春深鎖二喬」，用意隱然，最爲得體。息媯廟，唐時稱爲桃花夫人廟，故詩用「露桃」。《赤壁》，謂天意三分也。許彥周乃曰：「此戰繫社稷存亡，只恐捉了二喬，措大不識好惡。」宋人之不足與言詩如此。（吳喬《圍爐詩話》卷三）

《赤壁懷古》：《道山清話》云：「此詩正佳，但頗費解說。」此詩有何難解，既解不出，又在何處見其佳？正是說夢。「折戟沉沙」，言魏、吳昔日相戰於此，「鐵未消」，見去唐不遠，何必要認，乃自將折戟磨洗乎？牧之春秋在此七個字內，意中謂魏武精于用兵，何至大敗？周郎才算，未是魏武敵手，又何獲此大勝？一似不肯信者，所以要認，子細看來，果是周郎得勝。雖然是勝魏武，不過一時微倖耳。下二句言周郎當時，虧煞了東風，所以得施其火攻之策，若無東風，則是不與便，見不惟不能勝魏，江東必為魏所破，連妻子俱是魏家的，大喬小喬貯在銅雀臺上矣。牧之蓋精於兵法者。（徐增《說唐詩》卷十二）

《赤壁》：認前朝，以刺今日不如當年，能盡時人之用也。第三句只言獨賴此一戰耳，看作東風之助，即說夢矣。上二句極鄭重，第四澈頭痛說，關係妙在第三句，轉身却用輕筆點化。（何焯《唐三體詩》卷二）

樊川「東風不與周郎便，銅雀春深鎖二喬」，妙絕千古。言公瑾軍功止藉東風之力，苟非乘風力之便，以破曹公，則二喬亦將被虜，貯之銅雀臺上。「春深」二字，下得無賴，正是詩人調笑妙語。許彥周謂：「孫氏霸業，繫此一戰，社稷存亡，生靈塗炭都不問，只恐捉了二喬，可見措大不識好惡。」此老專一說夢，不禁齒冷。（薛雪《一瓢詩話》第二九條）

溫柔敦厚，詩教也。《國風》、《小雅》，皆是時君子憂衰念亂，無可如何，而託詞以諷，冀其萬一有益焉。所謂聞之者足以戒，是亦冀幸萬一之詞也。……杜牧之「東風不假周郎便，銅雀春深鎖二

喬」，亦如吳門市上惡少年語，此等詩不作可也。（秦朝鈺《消寒詩話》）

彥周誚杜牧之《赤壁》詩「社稷存亡都不問，只恐捉了二喬，是措大不識好惡。」夫詩人之詞微以婉，不同論言直遂也。牧之意，正謂幸而成功，幾乎家國不保。彥周未免錯會。（何文煥《歷代詩話考索》）

《彥周詩話》一卷，宋許顥撰。……顥議論多有根柢，品題亦具有別裁。其謂韓愈：「齊梁及陳隋，衆作等蟬噪」語，不敢議亦不敢從；又謂論道當嚴，取人當恕，俱卓然有識。惟譏杜牧《赤壁》詩爲不說社稷存亡，惟說二喬，不知大喬孫策婦，小喬周瑜婦，二人入魏，即吳亡可知。此詩人不欲質言變其詞耳。顥遽詆爲秀才不知好惡，殊失牧意。（永瑤等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卷一百九十五集部詩文評類一）

【杜牧詩】杜牧之作詩，恐流于平弱，故措詞必拗峭，立意必奇闢，多作翻案語，無一平正者。方岳《深雪偶談》所謂「好爲議論，大概出奇立異，以自見其長」也。如《赤壁》云：「東風不與周郎便，銅雀春深鎖二喬。」《題四皓廟》云：「南軍不袒左邊袖，四老安劉是滅劉。」《題烏江亭》云：「勝敗兵家事不期，包羞忍恥是男兒。江東子弟多才俊，捲土重來未可知。」此皆不度時勢，徒作異論，以炫人耳，其實非確論也。惟《桃花夫人廟》云：「細腰宮裏露桃新，脈脈無言度幾春。至竟息亡緣底事？可憐金谷墜樓人。」以綠珠之死，形息夫人之不死，高下自見；而詞語蘊藉，不顯露譏訕，尤得風人之旨耳。皮日休《館娃宮懷古》云：「越王大有堪羞處，只把西施賺得吳。」亦是翻新，與牧之同一蹊徑。

牧之絕句，遠韻遠神，然如《赤壁》詩「東風不與周郎便，銅雀春深鎖二喬」，近輕薄少年語，而詩家盛稱之，何也？（沈德潛《唐詩別裁集》卷二十）

《赤壁懷古》：「折戟沉沙鐵未消」，吳魏鏖兵赤壁所遺之折戟，沉于沙際，唐去吳日子未遠，故其鐵尚未消磨。「自將磨洗認前朝」，自將折戟磨洗一認，信是魏武敗于周郎，而前朝之遺跡宛然。夫周郎何以遂能勝魏武，似乎難信，所以要認。「東風不與周郎便」，周郎之所以勝魏武者，恃有東風之便，所以得成功於火攻，今乃反其說，云假如當日沒有東風，則是無便可乘了。「銅雀春深鎖二喬」，周郎若無東風之便，不但不能破魏，恐江東必為魏破，妻之不保，大喬小喬春深時貯在銅雀臺上矣。此以議論行詩者。杜牧精於兵法，此詩似有不足周郎處。（王堯衢《唐詩合解》卷六）

雲夢澤^①

日旗龍旆想飄揚^②，一索功高縛楚王^③。
直是超然五湖客^④，未如終始郭汾陽^⑤。

【注釋】

① 雲夢澤：古澤藪名，在今湖北、湖南部分地區。此詩蓋杜牧在黃州任刺史時所作，亦即約作於會

昌二年至四年（八四二—八四四）秋間。

② 日旗龍旆句：日旗龍旆，古代畫日、月、交龍等圖案之旗子，乃帝王之儀衛。馮注：「《戰國策》：

楚王游於雲夢，結駟千乘，旌旗蔽天。」

③ 一索功高句：楚王，指韓信。韓信爲漢立下汗馬功勞，封楚王。後有人告韓信反，劉邦以遊雲夢

澤會諸侯爲藉口，親自至楚，逼使韓信謁高祖於軍陣。劉邦令武士縛韓信，載後車。信曰：「果

若人言，狡兔死，良狗烹；高鳥盡，良弓藏；敵國破，謀臣亡。天下已定，我固當烹！」事見《史

記》卷九二《淮陰侯列傳》。

④ 直是句：直是，即使是。五湖客，指范蠡。范蠡功成後，乘扁舟遊於五湖。《史記·蔡澤傳》：

「范蠡知之，超然辟世，長爲陶朱公。」《國語·越語下》記越滅吳國後，「反至五湖，范蠡辭於王

曰：「君王勉之，臣不復入越國矣！」……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，莫知其所終。」

⑤ 未如句：郭汾陽，即郭子儀，以平安史之亂功封汾陽郡王。《舊唐書·郭子儀傳》謂「天下以其身

爲安危者殆二十年。校中書令考二十有四。權傾天下而朝不忌，功蓋一代而主不疑，侈窮人欲而

君子不之罪。富貴壽考，繁衍安泰，哀榮終始，人道之盛，此無缺焉。」

除官行至昭應聞友人出官因寄^①

賤子來千里^(一)，明公去一麾^②。可能休涕淚^(三)，豈獨感恩知。草木秋風後^(三)，山川落照時。如何望故國，驅馬却遲遲？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來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二六一作「行」，下校：「集作來。」馮注本校：「一作行。」

〔三〕「可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二六一、夾注本作「不」。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、馮注本校：「一作不。」「休」，

《文苑英華》卷二六一作「揮」，下校：「集作休。」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、馮注本校：「一作揮。」

〔三〕「秋風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二六一、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、馮注本作「窮秋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又校：「集作秋風。」《全唐詩》、馮注本校：「一作秋風。」

【注釋】

① 昭應：唐京兆府屬縣，在今陝西臨潼。王西平、張田《杜牧詩文繫年》謂「詩有『草木秋風後，山川

落照時」，可知此次除官歸京路過新豐在秋盡之時。杜牧在江南除官歸京者共有四次。……唯大中五年秋由湖州除官歸京，……行至新豐也就是秋末冬初的「窮秋」時節，與詩意完全相合。」故繫此詩於大中五年（八五一）秋末。

- ② 一麾：一揮手。後人用爲旌麾之麾，指出任州刺史。顏延之《五君詠·阮始平》：「屢薦不入官，一麾乃出守。」

【集評】

【唐人句法·寫景】「草木窮秋後，山川落照時。」杜牧《寄友人》。（魏慶之《詩人玉屑》卷三）

寄浙東韓又評事^①

一笑五雲溪上舟^②，跳丸日月十經秋。鬢衰酒減欲誰泥，跡辱魂慚好自尤。夢寐幾回迷峽蝶^③，文章應廣畔牢愁^④。無窮塵土無聊事，不得清言解不休^⑤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夢寐」句，夾注本作「夢寐幾迷胡蝶蝶」。

〔三〕「廣」，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作「解」，下校：「一作廣。」

【注釋】

① 浙東，指浙東觀察使幕府，治所在越州（今浙江紹興）。韓乂，京兆人，大和初登進士第。為沈傳師江西、宣歙兩鎮幕吏。又佐唐扶福建幕，官大理評事。宣宗時任拾遺、主客員外郎、隨州刺史。生平見杜牧《薦韓乂啓》、《李府君墓誌銘》等。評事，大理寺評事，從八品下。此當為幕府官所帶京銜。此詩《杜牧年譜》於會昌四年云：「杜牧於大和八年有事至越州，曾見韓乂，此詩云：『一笑五雲溪上舟，跳丸日月十經秋。』自大和八年下數十年，應是本年，惟詩中所謂『十年』，多約略之詞，亦不必恰是十年，姑繫於此。」今即據此姑訂本詩於會昌四年（八四四）。

② 五雲溪：即若耶溪，溪在今浙江紹興。夾注：「越州若耶溪，一名五雲溪。」馮注引《太平寰宇記》卷九六記「越州會稽縣若邪谿，在縣東南二十八里，唐吏部侍郎徐浩游之云：『曾子不居勝母之間，吾豈游若邪之谿，遂改爲五雲之谿。』」

③ 夢寐句：《莊子·齊物論》：「昔者莊周夢爲蝴蝶，栩栩然蝴蝶也。……俄然覺，則蘧蘧然周也，

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與，蝴蝶之夢爲周與？」

④ 文章句：《漢書·揚雄傳》載，雄作《反離騷》，「又旁《離騷》作重一篇，名曰《廣騷》；又旁《惜誦》以下至《懷沙》一卷，名曰《畔牢愁》」。《注》引李奇曰：「畔，離也。牢，聊也。與君相離，愁而無聊也。」

⑤ 清言：猶清談。《世說新語·文學》：「（王導）語殷（浩）曰：『身今日當與君共談析理。』既共清言，遂達三更。」

【集評】

【日月跳擲】元微之《遣興》云：「日月東西跳」，又云：「光陰本跳擲」，又《答胡靈之》詩序云：「日月跳擲，於今行二十年矣」，幾與退之「日月如跳丸」大同小異也。杜牧之《寄韓乂》云：「跳丸日月十經秋」，又《送孟遲》云：「月於何處去，日於何處來，跳丸相趁走」，蓋用退之意。元微之《憶遠曲》云：「水中書字無字痕」，白樂天《新昌新居》云：「浮榮水畫字」，意又相類。（吳开《優古堂詩話》）

泊秦淮^{(一)①}

煙籠寒水月籠沙，夜泊秦淮近酒家^(二)。商女不知亡國恨^②，隔江猶唱後庭花^③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《才調集》卷四、《又玄集》卷中題作《秦淮》。

〔二〕「近」，《又玄集》卷中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二九四作「寄」，《文苑英華》下校：「一作近。」文津閣本作「舊」。

【注釋】

① 秦淮：即秦淮河，在今南京。夾注：「孫盛《晉陽秋》：秦始皇東遊，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，於是始皇於方山掘流西入江，亦曰淮。今在潤州江寧縣，土俗亦號曰秦淮。」馮注：「《通鑑·晉紀·注》：秦淮，在今建康上元縣南三里。秦始皇時，望氣者言：金陵有天子氣，使鑿山爲瀆，以斷地脈，故曰秦淮。」《詩話總龜》卷二五引《唐賢抒情》云：「杜牧之綽有詩名，縱情雅逸。」

累分守名郡，罷任，於金陵艤舟，聞倡樓歌聲，有詩曰：「煙籠寒水月籠沙……」風雅偏綴，不可勝紀。」按杜牧生平，會昌六年九月罷池州任，徙爲睦州刺史。據其《唐故進士龔軺墓誌》：「自秋浦守桐廬，路由錢塘」，此行可經金陵，泊於秦淮河。其經秦淮河時恰爲秋冬之際。與「煙籠寒水」合。故此詩約爲會昌六年（八四六）秋冬間所作。

② 商女：指歌女。

③ 後庭花：即《玉樹後庭花》，陳後主所作曲名，爲人視爲亡國之音。

【集評】

《南史》云：「陳後主每引賓客對張貴妃等遊宴，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相贈答，採其尤豔者爲曲調，其曲有《玉樹後庭花》。《通典》云：《玉樹後庭花》、《堂堂黃鸝》、《留金釵》、《兩臂垂》，並陳後主造。恒與宮女學士及朝臣相唱和爲詩，時太宗令何胥採其尤輕豔者爲此曲。予因知後主詩皆以配聲律，遂取一句爲曲名。故前輩詩云：『《玉樹》歌殘王氣終，景陽鐘動晚晴空。』又云：『《後庭花》一曲，幽怨不堪聽。』又云：『萬戶千門成野草，只緣一曲《後庭花》。』又云：『彩箋曾襞欺江總，綺閣塵銷《玉樹》空。』商女不知亡國恨，隔江猶唱《後庭花》。』又云：『《玉樹》歌闌海雲黑，花庭忽作青蕪國。』又云：『《後庭》餘唱落船窗。』又云：『《後庭》新聲笑樵牧。』又云：『不知即

入宮前井，猶自聽吹《玉樹花》。』吳蜀雞冠花有一種小者，高不過五、六寸，或紅或淺紅，或白或淺白，世目曰後庭花。又按《國史纂異》：雲陽縣多漢離宮故地，有樹似槐而葉細，土人謂之玉樹。揚雄《甘泉賦》：『玉樹青葱。』左思以爲假稱珍怪者，實非也，似之而已。予謂雲陽既有玉樹，即《甘泉賦》中未必假稱。陳後主《玉樹後庭花》，或者疑是兩曲，謂詩家或稱《玉樹》，或稱《後庭花》，少有連稱者。』（王灼《碧雞漫志》）

《後庭花》，陳後主之所作也。主與倖臣各製歌詞，極於輕蕩。男女倡和，其音甚哀，故杜牧之詩云：「煙籠寒水月籠沙，夜泊秦淮近酒家。商女不知亡國恨，隔江猶唱《後庭花》。」《阿濫堆》，唐明皇之所作也。驪山有禽名阿濫堆，明皇御玉笛，將其聲翻爲曲，左右皆能傳唱，故張祜詩云：「紅葉蕭蕭閣半開，玉皇曾幸此宮來。至今風俗驪山下，村笛猶吹《阿濫堆》。」二君驕淫侈靡，耽嗜歌曲，以至於亡亂。時代雖異，聲音猶存，故詩人懷古，皆有「猶唱」、「猶吹」之句。嗚呼！聲音之人人深矣。（葛立方《韻語陽秋》卷十五）

悵恨無極。（鄭邠評本詩）

《泊秦淮》：陳之亡有《後庭花》，皆亡國之音。秦淮在金陵城中，秦始皇以金陵有天子氣，而鑿此河以洩地氣。舟中商女，梁陳朝舊俗，妖淫哀思，不知其爲亡國之音。此詩有關涉聖賢不欲聞桑間濮上之音，晉孟不願聞「牆有茨」之詩也。（謝枋得《疊山先生注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》卷三）

偷法一事，名家不免。如劉夢得「山圍故國周遭在，潮打空城寂寞回。淮水東邊舊時月，夜深還過女牆來」。杜牧之「煙籠寒水月籠沙，夜泊秦淮近酒家。商女不知亡國恨，隔江猶唱《後庭花》」。韋端己「江雨霏霏江草齊，六朝如夢鳥空啼。無情最是臺城柳，依舊煙籠十里堤」。三詩雖各詠一事，意調實則相同。愚意偷法一事，誠不能不犯，但當爲韓信之背水，不則爲虞詡之增竈，慎毋爲邵青之火牛可耳。若霍去病不知學古兵法，究亦非是。（賀裳《載酒園詩話》卷一三「偷」）

《泊秦淮》：絕唱。（沈德潛《說詩碎語》卷二十）

《泊秦淮》：秦始皇東遊，望氣者言五百年後金陵有王者氣，於是，始皇命工于方山掘流西入江，曰淮水，以秦開，故名秦淮。「煙籠寒水」，水色碧，故云「煙籠」；「月籠沙」，沙色白，故云「月籠」。下字極斟酌。夜泊秦淮而與酒家相近，酒家臨河故也。商女是以唱曲作生涯者，唱《後庭花》曲，唱而已矣，那知陳後主以此亡國，有恨于其內哉！杜牧之隔江聽去，有無限興亡之感，故作是詩。按《南史》，陳後主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，爲女學士，後主每遊宴，則使諸貴人及學士與狎客，共賦新詩，互相贈答，采其尤艷者，以爲曲調，被以新聲，選宮女有容色者，以千百數，令習而歌之。其曲有《玉樹後庭花》、《臨春樂》等，其略云：「璧月夜夜滿，瓊樹朝朝新。」（徐增《說唐詩》卷十二）

《秦淮》：發端寫盡一片亡國恨。（何焯《唐三體詩》卷二）

王阮亭司寇刪定洪氏《唐人萬首絕句》，以王維之《渭城》，李白之《白帝》，王昌齡之「奉帚平

明」，王之渙之「黃河遠上」爲壓卷，躋於前人之舉「蒲萄美酒」、「秦時明月」者矣。近沈歸愚宗伯，亦效舉數首以續之。今按其所舉，惟杜牧「煙籠寒水」一首爲當。其柳宗元之「破額山前」，劉禹錫之「山圍故國」，李益之「回樂峰前」，詩雖佳而非其至。鄭谷「揚子江頭」，不過稍有風調，尤非數詩之匹也。必欲求之，其張潮之「茨菰葉爛」，張繼之「月落烏啼」，錢起之「瀟湘何事」，韓翃之「春城無處」，李益之「邊霜昨夜」，劉禹錫之「二十餘年」，李商隱之「珠箔輕明」，與杜牧《秦淮》之作，可稱匹美。（管世銘《讀雪山房唐詩凡例》）

《泊秦淮》：「煙籠寒水月籠沙」，煙水色青，故煙籠水；月沙色白，故月籠沙。此夜泊秦淮景色也。「夜泊秦淮近酒家」，酒家臨水，泊舟近酒家，而歌聲飄逸，所從來矣。「商女不知亡國恨，隔江猶唱後庭花」，商女止知唱曲，安知曲中有恨。杜牧隔江聽去，知《玉樹後庭花曲》乃陳後主亡國之音，觸景生悲，便有無限興亡之感。（王堯衢《唐詩合解》卷六）

秋浦途中^①

蕭蕭山路窮秋雨，淅淅溪風一岸蒲。
爲問寒沙新到雁，來時還下杜陵無（三）^②？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溪」，馮注本校：「一作汪。」岸，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校：「一作片。」

〔三〕「下」，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、馮注本校：「一作在。」

【注釋】

① 秋浦：池州屬縣，故城在今安徽貴池西。此詩曹中孚《杜牧詩文編年補遺》（《江淮論壇》一九八四年第三期）以爲乃杜牧赴池州途中所作，故繫於會昌四年（八四四）九月杜牧由黃州赴池州任時。

② 杜陵：漢宣帝陵墓，在長安南五十里。

【集評】

予嘗從東湖舟中，見誦杜牧之「爲問寒沙新到雁，來時曾下杜陵無」之句，及誦「欲把一麾江海去，樂遊原上望昭陵」，誦詠久之。（曾季狸《艇齋詩話》）



題桃花夫人廟即息夫人①

細腰宮裏露桃新②，脉脉無言度幾春①。至竟息亡緣底事，可憐金谷墮樓人③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度幾」，文津閣本、馮注本作「幾度」。

【注釋】

① 桃花夫人廟：在湖北黃陂縣東三十里。馮注：「《一統志》：「漢陽府桃花夫人廟，在黃陂縣東三十里，唐杜牧有《題桃花夫人廟》詩，即息夫人也。」息夫人乃春秋時陳國國君之女，姓媯，嫁息國國君，稱息媯。楚文王聞息媯美而滅息，將息媯擄回作夫人。息媯爲楚王生二子，然始終不言。楚王問其故，答云：「吾一婦人，而事二夫，縱弗能死，其又奚言。」事見《左傳·莊公十四年》。據《新唐書·地理志》，黃州屬縣有黃陂，故此詩乃杜牧任黃州刺史時所作，亦即作於會昌二年至四年（八四二—八四四）秋間。

② 細腰宮：即楚宮，因楚靈王愛細腰美人，故稱。

③ 金谷：地名，在洛陽西北，晉石崇於此置金谷園。石崇有愛妾綠珠，孫秀慕其美豔，求之，石崇不與。孫秀遂矯詔收捕石崇，綠珠因自墜樓而死。事見《晉書》卷三三《石崇傳》。

【集評】

杜牧之《題桃花夫人廟》詩云：「細腰宮裏露桃新，脉脉無言度幾春。畢竟息亡緣底事？可憐金谷墜樓人。」僕謂此詩爲二十八字史論。（許顛《彥周詩話》）

杜牧之《息夫人》詩曰：「細腰宮裏露桃新，脉脉無言幾度春。至竟息亡緣底事？可憐金谷墜樓人。」與所謂「莫以今朝寵，能忘舊日恩。看花滿眼淚，不共楚王言」，語意遠矣。蓋學有淺深，識有高下，故形于言者不同矣。（張表臣《珊瑚鉤詩話》卷三）

左氏載息夫人事，爲楚文王生堵敖及成王，猶未言。故王維詩云：「看花滿眼淚，不共楚王言。」胡曾云：「感舊不言長掩淚，只緣翻恨有華容。」杜牧云：「細腰宮裏露桃新，脈脈無言幾度春。」皆祖其說。余謂息媯既爲楚子生二子，衽席之間，已非一夕，安得未言。……此皆文勝其實，良可發笑。

（盛如梓《庶齋老學叢談》卷上）

【息夫人】吳旦生曰：楚伐息，破之，執其君，將妻其夫人，楚王出遊，夫人道出，見息君，以死自誓，遂自殺。舊詩云：「金爐香絕玉樓空，寂寞桃花委地紅。」按《地志》載，漢陽有桃花夫人廟，即息

夫人也。許彥周謂，牧之詩爲二十八字史論，張表臣拈出學識，更勝。（吳景旭《歷代詩話》卷五二庚集七）

息夫人廟今日曰桃花夫人廟，王摩詰詩云：「莫以今時寵，能忘舊日恩。看花滿眼淚，不共楚王言。」牧之詩云：「細腰宮裏露桃新，脈脈無言度幾春。至竟息亡緣底事？可憐金谷墜樓人。」近益都孫相國沘亭（廷銓）詩云：「無言空有恨，兒女粲成行。」則以詼嘲出之，令人絕倒。（王士禎《古夫于亭雜錄》卷五）

益都孫文定公（廷銓）《詠息夫人》云：「無言空有恨，兒女粲成行。」諧語令人頤解。杜牧之：「至竟息亡緣底事，可憐金谷墜樓人。」則正言以大義責之。王摩詰：「看花滿眼淚，不共楚王言。」更不著判斷一語，此盛唐所以爲高。（王士禎《漁洋詩話》卷下）

【桃花夫人】「細腰宮裏露桃新，脈脈無言幾度春。畢竟息亡緣底事，可憐金谷墜樓人。」此杜紫薇《過桃花夫人廟》詩也。夫人爲息媯，《左傳》載之甚詳，所謂生堵敖及成王者。而《列女傳》謂楚王出遊，媯潛見息侯而死，不知何據。王右丞詩亦有「看花滿眼淚，不共楚王言」之句。今其廟在益陽，即唐之新康洲。余嘗雨中過之，聞隔岸簫聲，作《御帶花》，以紀其事。（宋長白《柳亭詩話》卷二十）

古人詠史，但叙事而不出己意，則史也，非詩也；出己意，發議論，而斧鑿錚錚，又落宋人之病。如牧之息媯詩云：「細腰宮裏露桃新，脈脈無言度幾春；至竟息亡緣底事，可憐金谷墜樓人。」《赤壁》云：「折戟沉沙鐵未消，自將磨洗認前朝。東風不與周郎便，銅雀春深鎖二喬。」用意隱然，最爲

得體。息媯廟，唐時稱爲桃花夫人廟，故詩用「露桃」。《赤壁》，謂天意三分也。許彥周乃曰：「此戰繫社稷存亡，只恐捉了二喬，措大不識好惡。」宋人之不足與言詩如此。（吳喬《圍爐詩話》卷三）

《題桃花夫人廟》：不言而生子，此何意耶？綠珠之墮樓，不可及矣。（沈德潛《說詩碎語》卷二十）

【杜牧詩】杜牧之作詩，恐流於平弱，故措詞必拗峭，立意必奇闢，多作翻案語，無一平正者。方岳《深雪偶談》所謂「好爲議論，大概出奇立異，以自見其長」也。如《赤壁》云：「東風不與周郎便，銅雀春深鎖二喬。」《題四皓廟》云：「南軍不袒左邊袖，四老安劉是滅劉。」《題烏江亭》云：「勝敗兵家事不期，包羞忍恥是男兒。江東子弟多才俊，捲土重來未可知。」此皆不度時勢，徒作議論，以炫人耳，其實非確論也。惟《桃花夫人廟》云：「細腰宮裏露桃新，脈脈無言度幾春。至竟息亡緣底事？可憐金谷墜樓人。」以綠珠之死，形息夫人之不死，高下自見；而詞語蘊藉，不顯露譏訕，尤得風人之旨耳。皮日休《館娃宮懷古》云：「越王大有堪羞處，只把西施賺得吳。」亦是翻新，與牧之同一蹊徑。

（趙翼《甌北詩話》卷十一）

王漁洋謂小杜「至竟息亡緣底事，可憐金谷墜樓人」，不如摩詰「看花滿眼淚，不共楚王言」不著議論之高。愚謂摩詰平日詩品，原在牧之上。然此題自以有關風教爲主，杜大義責之，詞色凜凜，真西山謂牧之《息媯》作，能訂千古是非，信然。余尤愛其掉尾一波，生氣遠出，絕無酸腐態也。王雖不著議論，究無深味可耐咀含，鄙意轉捨盛唐而取晚唐明矣。（潘德輿《養一齋詩話》卷七）

詠古七絕尤難，以詞意既須新警，而篇終復須深情遠韻，令人玩味不窮，方爲上乘。若言盡意盡，索然無餘味可尋，則薄且直矣。……鄧孝威《詠息夫人》云：「楚宮慵掃黛眉新，只自無言對暮春。千古艱難惟一死，傷心豈獨息夫人。」包羅廣遠，意在言外，較唐人小杜之「至竟息亡緣底事，可憐金谷墜樓人」，更覺含蓄有味。所謂微辭勝於直斥，不著議論，轉深於議論也。（朱庭珍《筱園詩話》卷三）

初春有感寄歙州邢員外^①

雪漲前溪水^{（一）}②，啼聲已繞灘。梅衰未減態，春嫩不禁寒。跡去夢一覺，年來事百般。聞君亦多感，何處倚欄干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雪漲」，原作「雪溺」，據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、馮注本改。馮注本又校：「一作溺。」

【注釋】

① 歙州：州治在今安徽歙縣。邢員外，即邢群。字渙思，河間人。大和三年登進士第，授太子校書

郎。累官殿中侍御史、戶部員外郎。出爲處、歙二州刺史。事跡見杜牧《唐故歙州刺史邢君墓誌銘》。此詩《杜牧年譜》繫於大中元年（八四七）春。其根據乃杜牧「《唐故歙州刺史邢君墓誌銘》：『渙思罷處州，授歙州，某自池轉睦，歙州相去直西東三百里。』故知此詩乃本年所作。」今姑從之。據詩題，詩乃作於初春。

② 前溪：水名。在睦州分水縣（今浙江桐廬）。馮注：「《景定嚴州續志》：分水縣前溪，在縣南，出柳柏鄉，經分水鄉人定安，會于天目溪。」

書懷寄中朝往還^①

平生自許少塵埃^②，爲吏塵中勢自迴。朱紱久慚官借與^③，白頭還歎老將來^④。須知世路難輕進，豈是君門不大開。霄漢幾多同學伴^⑤，可憐頭角盡卿材^⑥。

【校勘記】

「一」「白頭」，夾注本作「白鬚」，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作「白題」，又於「題」下校：「一作頭。」馮注本於「頭」下校：「一作題。」

〔三〕「幾多」，文津閣本作「已多」。

【注釋】

- ① 往還：此指有所來往之同僚、故交。
- ② 塵埃：此指世俗情事。馮注：「《晉書·嵇康傳》：縱意于塵埃之表。」
- ③ 朱紱句：朱紱，緋衣。杜牧累爲刺史，但未加朝散大夫階，只能借緋。唐制，文官朝散大夫以上方可服緋衣，但刺史雖未至朝散，亦可服緋，謂之借緋。
- ④ 頭角盡卿材：比喻人之氣概才華突出。馮注：「《蜀志·魏延傳》：延夢頭上生角。《左傳》：其大夫則賢，皆卿材也。」

【集評】

【書懷寄中朝往還】往還，猶云舊遊。「爲吏塵中勢自回」，回，猶云變易也。（曾國藩《求闕齋讀書錄》

卷九）

寄崔鈞^①

緘書報子玉^②，爲我謝平津^③。自愧掃門士^④，誰爲乞火人^⑤。詞臣陪羽獵^(一)^⑥，戰將騁駢鄰^(二)^⑦。兩地差池恨^⑧，江汀醉送君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詞臣」，原作「詞目」，今據文津閣本、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改。

〔二〕「駢鄰」，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作「麒麟」。

【注釋】

① 崔鈞：崔元略弟元受之子，字秉一，登進士第，曾受辟諸侯府，累官太常少卿、蘇州刺史。事跡見《舊唐書》卷一六三《崔元略傳》。

② 子玉：東漢崔瑗字。瑗與扶風人馬融、南陽人張衡爲友。傳見《後漢書》卷五二。此借指崔鈞。

③ 平津：指漢公孫弘。弘爲丞相，封平津侯。傳見《漢書》卷五八。此借指當時宰相。

④ 自愧句：漢魏勃年少時，想求見齊相國曹參，「家貧無以自通，乃常獨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」。後舍人薦之於曹參，遂爲曹參舍人。事見《史記》卷五二《齊悼惠王世家》。

⑤ 乞火人：謂推薦之人。客有說蒯通當薦進處士梁石君等於相國曹參者，通曰：「諾，臣之里婦，與里之諸母相善也。里婦夜亡肉，姑以爲盜，怒而逐之。婦晨去，過所善諸母，語以事而謝之。里母曰：『女安行，我今令而家追女矣。』即束緼請火於亡肉家，曰：『昨暮夜，犬得肉，爭鬥相殺，請火治之。』亡肉家遽追呼其婦。……臣請乞火於曹相國。」經蒯通推薦，曹參以梁石君等爲上賓。事見《漢書》卷四五《蒯通傳》。

⑥ 詞臣句：詞臣，文學侍從之臣。羽獵，帝王狩獵，士卒負弓箭隨從稱羽獵。西漢揚雄曾跟隨皇帝羽獵。事見《漢書》卷八七本傳。

⑦ 駢鄰：比鄰。《史記·高祖功臣侯者表》：「柏至，（靖侯許溫）以駢隣從起昌邑。」《索隱》：「姚氏：隣、鄰，聲相近。駢鄰，猶比鄰也。」《漢書·高惠高后文功臣表》作「駢鄰」。《注》：「二馬曰駢。駢鄰，謂並兩騎爲軍翼也。」

⑧ 差池：不齊貌，此指分離不在一處。馮注：「梁武帝詩：驚散忽差池。」

初春雨中舟次和州橫江裴使君見迎李趙二秀才同來因書

四韻兼寄江南許渾先輩^(一)①

芳草渡頭微雨時，萬株楊柳拂波垂。蒲根水暖雁初浴，梅徑香寒蜂未知^(二)。辭客倚風吟
暗淡^(三)，使君迴馬濕旌旗。江南仲蔚多情調^(四)，悵望春陰幾首詩^(四)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《文苑英華》卷二六一題作《初春雨中舟次和州裴使君見迎李趙秀才同來因書四韻兼寄許渾》。

〔二〕「蜂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二六一、馮注本校：「一作蝶。」

〔三〕「暗」，文津閣本作「黯」。「淡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二六一、馮注本作「澹」。

〔四〕「春陰」，「春」，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、馮注本校：「一作青。」「春陰」，《全唐詩》卷五三六許渾集作「青雲」。

【注釋】

① 此詩《全唐詩》卷五三六又作許渾詩。《全唐詩重出誤收考》云：「和州在淮南道，馮集梧《樊川詩集注》四引《通鑑·漢紀》注，云橫江渡在和州，正對江南之采石。裴使君爲裴儔，開成二年（八三七）至四年（八三九）任和州刺史。開成四年初春，杜牧自江州溯長江、漢水經南陽赴長安，就左補闕新職，此詩爲經和州橫江渡時作。繆鉞《杜牧年譜》繫此詩於開成四年。《英華》二六一載此詩作杜牧，時許渾任當塗縣令、太平縣令，屬宣州，正當和州之南，四部叢刊影宋本許渾之《丁卯集》上及《英華》二四六載其《酬杜補闕初春雨中泛舟次橫江喜裴郎中相迎見寄》，乃酬和杜牧此詩者，據此，此重出詩當爲杜牧作。《紀事》五六訛爲許渾。」和州，治所在今安徽和縣。橫江，即和州橫江渡，與江南之采石相對。裴使君，裴儔，杜牧之姐夫，字次之。登進士第，歷任和州刺史、大理卿、江西觀察使。傳見《舊唐書》卷一七七。秀才，唐人通稱進士爲秀才。許渾，字用晦，一作仲晦。寓居潤州丹陽。大和六年登進士第，任當塗、太平縣令。後授監察御史、潤州司馬、虞部員外郎分司東都。拜睦州、郢州刺史。生平見胡宗愈《唐許用晦先生傳》、《唐詩紀事》卷五六、《唐才子傳校箋》卷七等。先輩，唐代進士互相推敬稱先輩。《杜牧年譜》亦據許渾《酬杜補闕初春雨中泛舟次橫江，喜裴郎中相迎見寄》詩等，謂此詩爲開成四年「初春江行赴海陽，舟次和州」時所作。

② 仲蔚：張仲蔚，漢平陵人，善屬文，好詩賦，閉門養性，隱身不仕，不求名利。此處用以比許渾。《高士傳》卷中：「張仲蔚者，平陵人也。與同郡魏景卿俱修道德，隱身不仕。明天官博物，善屬文，好詩賦。常居窮素，所處蓬蒿没人。閉門養性，不治榮名，時人莫識，唯劉龔知之。」

【集評】

杜長律亦極有佳句，如「深秋簾幕千家雨，落日樓臺一笛風」、「蒲根水暖雁初浴，梅徑香寒蜂未知」、「千里暮山重疊翠，一溪寒水淺深清」，又「江碧柳青人盡醉，一瓢顏巷日空高」，俱灑落可誦。至《西江懷古》「千秋釣艇歌明月，萬里沙鷗弄夕陽」，尤有江天浩蕩之景。（賀裳《載酒園詩話》又編·杜牧）

和州絕句^①

江湖醉度十年春^二，牛渚山邊六問津^②。
歷陽前事知何實^三，^③高位紛紛見陷人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度」，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作「渡」。

〔三〕「何」，夾注本作「虛」，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、馮注本校：「一作虛。」

【注釋】

- ① 此詩《杜牧年譜》繫於開成四年（八三九）。是年春，杜牧由宣州赴京任左補闕，途經和州作此詩。
- ② 牛渚山：在安徽當塗縣北三十里，與和州橫江渡相對。馮注：「《方輿勝覽》：牛渚山在當塗縣北三十里，山下有磯，古津渡處也。與和州橫江相對。」六問津，指六次經過牛渚山渡口。
- ③ 歷陽前事句：歷陽，淮南國名。昔有老婦常行仁義，有兩書生過之，謂其云：此國將沉沒為湖。倘見東城門闕上有血跡，即走上山，勿反顧。後守城小吏因殺雞，以雞血塗門上。老婦見門上有血，便疾走上山。一夕，歷陽遂沉沒為湖。事見《淮南子·俶真》高誘注。

【集評】

《法藏碎金》云：《國語》云：「高位疾顛，厚味腊毒。」杜牧《和州絕句》云：「江湖醉度十年春，牛渚山邊六問津。歷陽前事知虛實，高位紛紛見陷人。」噫，予今聊記其一，蘇秦位高金多，如何！如何！（胡仔《茗溪漁隱叢話後集》卷十五「杜牧之」）

題烏江亭^①

勝敗兵家事不期^(一)，包羞忍恥是男兒。江東子弟多才俊^(二)，卷土重來未可知^(三)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兵家」，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、馮注本校：「一作由來。」「事不」，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、馮注本校：「一作不可。」

〔三〕「才」，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作「豪」。

【注釋】

① 烏江亭：在今安徽和縣東北之烏江鎮，楚漢相爭，項羽兵敗曾經此。馮注：「《史記·項羽紀·正義》：《括地志》云：烏江亭即和州烏江縣是也。」此詩《杜牧年譜》繫於開成四年（八三九）春，時杜牧由宣州赴京任左補闕，途經和州作此詩。

② 江東子弟句：江東，指今江蘇、安徽長江以南地區。《史記·項羽本紀》：「烏江亭長檣船待，謂

項王曰：「江東雖小，地方千里，衆數十萬人，亦足王也。願大王急渡……」項王笑曰：「天之亡我，我何渡爲！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，今無一人還，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，我何面目見之！」

【集評】

《烏江亭》：百戰疲勞壯士哀，中原一敗勢難迴。江東子弟今雖在，肯爲君王卷土來？（王安石《臨川先生文集》卷三十三）

苕溪漁隱曰：牧之於題詠，好異於人，如《赤壁》云：「東風不與周郎便，銅雀春深鎖二喬。」《題商山四皓廟》云：「南軍不袒左邊袖，四皓安劉是滅劉？」皆反說其事。至《題烏江亭》，則好異而叛於理，詩云：「勝負兵家不可期，包羞忍恥是男兒。江東子弟多才俊，卷土重來未可知。」項氏以八千人渡江，敗亡之餘，無一還者，其失人心爲甚，誰肯復附之，其不能卷土重來決矣。（胡仔《苕溪漁隱叢話後集》卷十五，杜牧之）

【忍事】張耳、陳餘，魏之名士。秦聞此兩人名，購求張耳千金，陳餘五百金。二人變名姓之陳，爲里監門。里吏嘗笞餘，餘欲起，耳躡之，使受笞。吏去，耳引餘之桑下數之曰：「始吾與公言何如？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？」耳之見，過餘遠矣。餘卒敗死泚水上，而耳事漢，富貴壽考，福流子孫，非偶然也。大智大勇，必能忍小恥小忿。彼其雲蒸龍變，欲有所會，豈與瑣瑣者校乎？東坡論子

房，穎濱論劉、項，專說一「忍」字，張公藝九世同居，亦只是得此一字之力，杜牧之云「包羞忍恥是男兒」。（羅大經《鶴林玉露》甲編卷三）

呂溫詩云：「天下起兵誅董卓，長沙義士最先來。」荆公云：「江東子弟多才俊，卷土重來未可知。」皆可以倡東南勇敢之氣。（劉克莊《後村詩話》前集卷一）

牧之《赤壁》詩：「折戟沉沙鐵未銷，自將磨洗認前朝。東風不與周郎便，銅雀春深鎖二喬。」許彥周不論此老以滑稽弄翰，每每反用其鋒，輒雌黃之，謂孫氏霸業，繫此一戰，宗廟邱墟皆置不問，乃獨含情妖女，豈非與癡人言不應及於夢也！劉禹錫《題蜀王廟》云：「淒涼蜀故妓，歌舞魏宮前。」亦意惟增淒感，却不主於滑稽耳。本朝諸公喜爲論議，往往不深諭唐人主於性情，使雋永有味，然後爲勝。牧之處唐人中，本是好爲論議，大概出奇立異，如《烏江亭》：「勝敗兵家未可期，包羞忍耻是男兒。江東子弟多才俊，卷土重來未可知。」要之「東風借便」與「春深」數箇字，含蓄深窈，與後一詩遼絕矣。皮日休《館娃懷古》：「綺閣飄香下太湖，亂兵侵曉上姑蘇。越王大有堪羞處，只把西施賺得吳。」亦是好以議論爲詩者。余最愛寶庠《新人諫院喜內子至》一絕：「一旦悲歡見孟光，十年辛苦作滄浪。不知筆硯緣封事，獨問傭書日幾行。」使彥周評此，則以寶氏爲不解事婦人矣，所謂癡人前說夢也。牧之五言云：「欲識爲詩苦，秋霜若在心。」雖格力不齊，各自成家，然無有不自苦思而得也。

《書箕子廟碑陰》：此等文章，天地間有數，不可多見，惟杜牧之絕句詩一首似之。《題烏江項羽廟》云：「勝敗兵家不可期，包羞忍耻是男兒。江東子弟多才俊，捲土重來未可知。」（謝枋得《文章軌範》卷六）

《烏江項羽廟》：衆人題項羽廟，只言項羽有速亡之罪耳，牧之題項羽廟，獨言項羽有可興之機，此等意思，亦死中求活，非淺識所到。杜之意曰，項羽聞亭長之言，若包羞忍耻，泛舟而據江東之土地，養江東之人民，江東子弟豪傑尚多，卷土重來與漢高一戰，楚漢興亡，皆未可前定也。柳子厚《書箕子廟碑陰》曰：「當其周時未至，殷祀未殄，比干已死，微子已去，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，武庚念亂以圖存，國無其人，誰與興理？此人事之或然者也。先生隱忍而不去，意者有在於斯乎？」亦是此意。（謝枋得《疊山先生注解章澗泉二先生選唐詩》卷三）

王介甫《題疊烏江亭》：「百戰疲勞壯士哀，中原一敗勢難回。江東子弟今雖在，肯爲君王卷土來？」荆公此詩，正爲牧之設也。蓋牧之之詩，好異於人，其間有不顧理處。（蔡正孫《詩林廣記》前集卷六「杜牧之」）

杜樊川題烏江項羽廟詩云：「勝敗兵家不可期，包羞忍耻是男兒。江東子弟多豪俊，卷土重來未可知。」後王荆公詩云：「百戰疲勞壯士哀，中原一敗勢難迴。江東子弟今雖在，肯爲君王捲土來？」荆公反樊川之意，似爲正論，然終不若樊川之死中求活。謝疊山謂柳子厚《書箕子廟碑陰》，意亦類此。（都穆《南濠詩話》）

【二喬】吳旦生曰：《深雪偶談》謂，牧之以滑稽弄辭，彥周雌黃之，豈非與癡人言不應及於夢也。禹錫《題蜀主廟》云：「淒涼蜀故妓，歌舞魏宮前」，亦是此意，惟增悽感，却不主於滑稽耳。牧之詩如《四皓廟》云：「南軍不袒左邊袖，四皓安劉是滅劉。」如《烏江亭》云：「勝敗兵家未可期，包羞忍恥是男兒。江東子弟多才俊，捲土重來未可知。」則「東風」、「春深」數字，較爲含蓄深窈矣。余以牧之數詩，俱用「翻案法」，跌入一層，正意益醒，謝疊山所謂死中求活也。《漁隱叢話》云：牧之題詠好異於人，如《赤壁》、《四皓》，皆反說其事，至《題烏江》，則好異而叛於理，項氏以八千渡江，無一還者，誰肯復附之？其不能捲土重來決矣。嗚呼，此豈深於詩者哉！（吳景旭《歷代詩話》卷五十二庚集七）

【江東】上虞王充著《論衡》，中土未有傳者，蔡中郎至江東得之。則是江東專指錢塘之東，非江左可混用也。自唐以來，詩人相沿不改，惟杜紫薇「江東子弟多豪俊」之句，不指此地。米南宮詩：「秋帆尋賀老，載酒過江東。」賀老者，季真也。（宋長白《柳亭詩話》卷二十四）

詩貴有含蓄不盡之意，尤以不着意見、聲色、故事、議論者爲最上，義山刺楊妃事之「夜半宴歸宮漏永，薛王沈醉壽王醒」是也。稍着意見者，子美《玄元廟》之「世家遺舊史，道德付今王」是也。稍着聲色者，子美之「落日留王母，微風倚少兒」是也。稍用故事者，子美之「伯仲之間見伊呂，指揮若定失蕭曹」是也。着議論而不大露圭角者，羅昭諫之「靜憐貴族謀身易，危覺文皇創業難」是也。露圭角者，杜牧之《題烏江亭》詩之「勝負兵家未可期，包羞忍恥是男兒。江東子弟多才俊，捲土重來未可

知」是也。然已開宋人門徑矣。宋人更有不倫處。（吳喬《圍爐詩話》卷一）

「詩豪」之名，最爲誤人。牧之《題烏江亭》詩，求豪反入宋調。章碣《焚書坑》亦然。唐司空圖云：「詩須有味外味。」此言得之。《建除》、《藥名》等詩，兒童所爲也。（吳喬《圍爐詩話》卷三）

詩以優柔敦厚爲教，非可豪舉者也。李、杜詩人稱其豪，自未嘗作豪想。豪則直，直則違於詩教。牧之自許詩豪，故《題烏江亭》詩失之于直。石曼卿、蘇子美欲豪，更虛誇可厭。（吳喬《圍爐詩話》卷五）

杜牧之《題烏江亭》詩：「勝敗兵家不可期，包羞忍恥是男兒。江東子弟多豪俊，捲土重來未可知。」此翻已奇。荆公又翻之云：「百戰疲勞壯士哀，中原一敗勢難迴。江東子弟今雖在，肯爲君王捲土來？」牧之詩好奇而不諳事理，荆公詩於事理較合，然論項王，亦未得要害處。……夫要害處乃經史之大義，大義與好議論自別，作論史佳詩，非深於經法不可矣。（潘德輿《養一齋詩話》卷四）

題橫江館^①

孫家兄弟晉龍驤^②，馳騁功名業帝王。至竟江山誰是主，苔磯空屬釣魚郎（一）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苔磯」，文津閣本作「石磯」。

【注釋】

① 橫江館：即和州橫江渡，與江南采石相對。馮注：「《太平寰宇記》：和州歷陽縣橫江浦，在縣東南二十六里。對江南岸之采石往來濟處。李白詩：橫江館前津吏迎。《太平府志》：采石驛在采石鎮，濱江即唐時橫江館也。」此詩《杜牧年譜》繫於開成四年（八三九），時杜牧由宣州赴京任左補闕，途經和州橫江館作此詩。按，此行在春日，故詩作於是年春。

② 孫家兄弟句：孫家兄弟，指三國東吳之孫策、孫權兄弟。孫策於興平二年為折衝校尉，率兵攻佔橫江、當利，後又渡江攻佔曲阿，所向莫敢當其鋒。晉龍驤，西晉龍驤將軍王濬，率兵伐東吳，順風鼓棹，沿江東下，兵不血刃，徑造三山，孫皓投降，吳國遂亡。事見《晉書》卷四二《王濬傳》。

【集評】

【至竟】唐人多言「至竟」，如云到底也。杜牧云「至竟息亡緣底事」、「至竟江山誰是主」之類。

（胡震亨《唐音癸籤》卷二十四「詁箋」九引《戒菴漫筆》）

寄澧州張舍人笛^①

髮勻肉好生春嶺^②，截玉鑽星寄使君^③。
檀的染時痕半月^④，落梅飄處響穿雲^⑤。
樓中威鳳傾冠聽^⑥，沙上驚鴻掠水分^⑦。
遙想紫泥封詔罷^⑧，夜深應隔禁牆聞^⑨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染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二二二、馮注本校：「一作深。」

〔二〕「遙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二二二作「橫」。

〔三〕「應隔」，夾注本作「遙隔」。

【注釋】

① 澧州：治所在今湖南澧縣。馮注：「《唐書·地理志》：山南道澧州澧陽郡。」張舍人，即張次宗。會昌初，累官至考功員外郎、知制誥。後歷任澧、明、舒三州刺史。傳見《舊唐書》卷一二九、《新唐書》卷一二七。唐時，以他官知制誥亦可稱舍人。此詩陶敏《樊川詩人名箋補》謂張舍人爲張

次宗，其「遠貶却在大中元年冬，故張次宗守澧州亦應在大中二年左右」，並繫此詩於大中二年（八四八）。

② 髮勻肉好：頭髮勻稱，肌體嬌好。此處以人喻竹。

③ 截玉鑽星：指將竹管製成笛子。玉指竹管，星指笛孔。

④ 檀的：馮集梧以爲，檀的似「謂指甲紅染如半月狀，亦或謂指印笛孔，的然有痕。徐鼎臣《夢游》詩：檀的漫調銀字管。本諸此。」

⑤ 落梅句：落梅，即笛曲《梅花落》。響穿雲，指笛聲悠揚動聽。馮注：「唐《逸史》：李蒼開元中吹笛，爲第一部，自教坊請假至越州，州客舉進士者十人，同會鏡湖，欲邀李湖上吹之。有獨孤生者到會所，李生更有一笛，拂拭以進。獨孤視之曰：此都不堪取，執者粗通耳。遂吹，聲發人雲，四座震慄。」

⑥ 樓中威鳳句：威鳳，鳳之有威儀者。此處用蕭史弄玉事。秦穆公女弄玉，嫁蕭史，史善吹簫，日教弄玉作鳳鳴。居數年，吹似鳳聲，鳳凰來止其屋。公爲作鳳臺，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，一旦皆隨鳳凰飛去。事見《列仙傳》卷上。

⑦ 驚鴻：驚飛之鴻雁。馮注：「馬融《長笛賦》：狀似流水，又象飛鴻。」

⑧ 遙想句：紫泥，皇帝之詔書，封以紫泥，上加蓋玉璽。此言爲皇帝草詔敕。馮注：「《後漢書·輿

服志》注：「璽皆以武都紫泥封。《唐六典》：中書舍人掌凡詔旨制敕及璽書冊命，皆按典故起草進，書既下，則署而行之。」

寄揚州韓綽判官^(一)^①

青山隱隱水遙遙^(二)，秋盡江南草木凋^(三)。二十四橋明月夜^②，玉人何處教吹簫^(四)^③？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揚州」，原作「楊州」，據文津閣本、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、馮注本校。《才調集》卷四題作《寄人》。

〔二〕「遙遙」，《才調集》卷四、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作「迢迢」，《全唐詩》下校：「一作遙遙。」馮注本校：「一作迢迢。」

〔三〕「草木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二六一作「岸草」，下校：「集作草木。」馮注本校：「一作岸草，又木一作未。」

〔四〕「玉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二六一作「美」，下校：「集作玉。」馮注本校：「一作美。」「教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二六一作「坐」，下校：「集作教。」《唐詩紀事》卷五六作「學」。馮注本校：「一作坐。」

【注釋】

- ① 判官：節度、觀察等使屬官。時韓綽為淮南節度使判官，淮南節度使治所在揚州。
- ② 二十四橋：在揚州。一說揚州共有二十四座橋，一說二十四橋即一橋名。馮注：「《方輿勝覽》云：揚州府二十四橋，隋置，並以城門坊市為名，後韓令坤省築州城，分佈阡陌，別立橋梁，所謂二十四橋，或在或廢，不可得而考矣。斯語當得其實。」
- ③ 玉人：此處指韓綽。夾注：「《晉書》：裴淑則風神高邁，容儀俊美，博涉群書，特精義理。時人見，謂之玉人。」

【集評】

《寄揚州韓綽判官》：唐諸道，郡國之富貴，人物之衆多，城市之和樂，聲色之繁華，揚州為冠，益州次之，號曰「揚一益二」。牧之仕淮南，寄揚州韓判官詩，其實厭江南之寂寞，思揚州之歡娛，情雖切而辭不露。（謝枋得《疊山先生注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》卷三）

歐陽修《西湖》：「綠芰紅蓮畫舸浮，使君那復憶揚州。都將二十四橋月，換得西湖十頃秋。」杜牧之《揚州》詩云：「二十四橋明月夜，玉人何處教吹簫？」（蔡正孫《詩林廣記》後集卷一）

杜牧官於金陵，《寄揚州韓綽判官》詩：「青山隱隱水迢迢，秋盡江南草未凋。二十四橋明月夜，

玉人何處教吹簫。「草未凋」，今作「草木凋」，不見江南草木經寒之意。「教吹簫」，作「不吹簫」；《金陵志》謂此詩說，金陵二十四航也，揚州二十四橋之名，備載《夢溪筆談》，「教」字見寄揚州之意。
（盛如梓《庶齋老學叢談》卷中）

《寄揚州韓綽判官》：劉云：韓之風致可想，書記薄幸自道耳。（高棅《唐詩品匯》卷五十三）

【唐詩絕句誤字】唐詩絕句，今本多誤字，試舉一二，如杜牧之《江南春》云「十里鶯啼綠映紅」，今本誤作「千里」，若依俗本，「千里鶯啼」，誰人聽得？「千里綠映紅」，誰人見得？若作「十里」，則鶯啼綠紅之景，村郭樓臺，僧寺酒旗，皆在其中矣。又《寄揚州韓綽判官》云「秋盡江南草未凋」，俗本作「草木凋」。秋盡而草木凋，自是常事，不必說也，況江南地暖，草本不凋乎。此詩杜牧在淮南而寄揚州人者，蓋厭淮南之搖落，而羨江南之繁華，若作「草木凋」，則與「青山明月」、「玉人吹簫」不是一套事矣。余戲謂此二詩絕妙，「十里鶯啼」，俗人添一撇壞了；「草未凋」，俗人減一畫壞了。甚矣，士俗不可醫也。（楊慎《升菴詩話》卷八）

【秋盡江南葉未凋】賀方回作《太平時》一詞，衍杜牧之詩也。其詞云：「秋盡江南葉未凋，晚雲高。青山隱隱水迢迢，接亭皋。二十四橋明月夜，弭蘭橈。玉人何處教吹簫，可憐宵。」按此，則牧之本作「葉未凋」。（楊慎《詞品》卷一）

溫庭筠「冰簟銀床夢不成，碧天如水夜雲輕。雁聲遠過瀟湘去，十二樓中月自明。」杜牧之「青山

隱隱水迢迢，秋盡江南草木凋。二十四橋明月夜，玉人何處學吹簫？」此等人盛唐亦難辨，惜他作殊不爾。（胡應麟《詩數》內編卷六近體下絕句）

清響裂雲。（鄭邠評本詩）

《寄揚州韓綽判官》：揚州之二十四橋，存廢久已莫考，而至今常在人口者，惟以牧之一詩爲證耳。然則，即以此二十八字爲二十四橋，可。（黃周星《唐詩快》卷十六）

【二十四橋】吳旦生曰：揚州之盛，唐世豔稱。故張祜詩「人生只合揚州死，禪智山光好墓田」。徐凝詩「天下三分明月夜，二分明月在揚州」。舊稱牧之詩好用數目，如二十四橋之類是也。按《筆談》記二十四橋云：最西濁河茶園橋，次東大明橋今大明寺前。入西水門有九曲橋今建隆寺前。次當正，當帥牙南門有下馬橋，又東作坊橋，橋東河轉向南，有洗馬橋。次南橋見在今州城北門外。又南阿師橋，周家橋今此處爲城北門。小市橋今存。廣濟橋今存。新橋，開明橋今存。顧家橋，通明橋今存。太平橋，利國橋，出南水門有萬歲橋今存。青園橋，自驛橋北河流東出有參佐橋今開元寺前。次東水門今有新橋，非古跡也。東出有山光橋見在今山光寺前。又自衙門下馬橋直南有北三橋，中三橋，南三橋，號九橋，不通船，不在二十四橋之數，皆在今州城西門外。（吳景旭《歷代詩話》卷五二庚集七）

杜司勳詩「誰家唱《水調》，明月滿揚州」、「誰知竹西路，歌吹是揚州」、「揚州塵土試迴首，不惜千金借與君」、「二十四橋明月夜，玉人何處教吹簫」、「春風十里揚州路，卷上珠簾總不如」、「十年一

覺揚州夢，贏得青樓薄倖名」，何其善言揚州也！（余成教《石園詩話》卷二）

夢得、牧之喜用數目字。夢得詩「大艫高帆一百尺，新聲促柱十三弦」、「千門萬戶垂楊裏」、「春城三百九十橋」；牧之詩「漢宮一百四十五」、「南朝四百八十寺」、「二十四橋明月夜」、「故鄉七十五長亭」，此類不可枚舉，亦詩中之算博士也。（余成教《石園詩話》卷二）

先廣文嘗言：「古人詩文字有疑，似不可輕改，坊刻舛累尤多，須得善本校對乃可。」因舉……杜牧之「秋盡江南草未凋」，言江南地暖，「未」訛爲「木」，失原旨矣。昔人藏書少而善本最多，今人善本少而藏書易多，坊賈射利，肆行點竄，殆亦文字之厄與！（余成教《石園詩話》卷二）

【唐賢三昧集清王士禛撰】杜牧之「秋盡江南草木凋」，本作「草未凋」，坊本尚有不誤者，作「草木凋」便無意味矣，此誤字之當校者也。（李慈銘《越縵堂讀書記》八「文學」）

送李群玉赴舉^①

故人別來面如雪，一榻拂雲秋影中^②。
玉白花紅三百首^③，五陵誰唱與春風^④？

【校勘記】

「一」「花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二八〇作「化」，馮注本校：「一作化。」

【注釋】

- ① 李群玉：字文山，澧州人。大中八年，獻詩三百首，為宰相薦為弘文館校書郎。後遭冤屈，憤而棄官南歸。生平見《唐摭言》卷一〇、《北夢瑣言》卷六、《唐詩紀事》卷五四、《唐才子傳校箋》卷七等。據吳在慶《唐五代文史叢考·李群玉生平二三事考實》，李群玉有《九日陪崔大夫讌清河亭》詩，乃開成二年晚秋在宣城作，而開成二年晚秋，杜牧在宣州曾與李群玉相見。又據李群玉《將遊荊州投魏中丞》詩，李群玉大中四年秋曾有由湖湘入京赴舉，大中五年在京落第事。而杜牧「大中四年初秋自長安出守湖州，而李群玉由湖湘入京赴舉，兩人實有可能相遇於途中某地，或在湖州相逢。則杜牧《送李群玉赴舉》詩蓋即作於「大中四年（八五〇）秋。」
- ② 一榻拂雲句：此句指受州郡長官禮遇秋試事。唐時州郡試，於秋日舉行。一榻，用陳蕃禮遇徐穉事。東漢徐穉字孺子，南昌人。陳蕃為南昌太守，「在郡不接賓客，唯穉來特設一榻，去則懸之」。事見《後漢書》卷五三《徐穉傳》。又李群玉曾獲裴休禮遇，《新唐書·藝文志四》云：「李群玉，字文山，澧州人。裴休觀察湖南，厚延致之。及為相，以詩論薦，授校書郎。」

③ 玉白花紅句：三百首，指李群玉曾有詩三百首。李群玉《進詩表》：「草澤臣群玉……謹捧所業歌行、古體詩、今體七言、今體五言四通等合三百首，謹詣光順門，昧死上進。」

④ 五陵句：五陵，指漢代五位皇帝之陵墓，即高帝長陵、惠帝安陵、景帝陽陵、武帝茂陵、昭帝平陵。漢末三國時，五陵因兵亂均被盜掘。此用以代指長安。與，向，對。唐進士禮部試在春日舉行，故常以「春風得意」以形容進士及第。馮注：「《說苑》：管仲曰：吾不能以春風風人，春雨雨人，吾道窮矣。」

送薛種遊湖南

賈傅松醪酒^①，秋來美更香。憐君片雲思^②，一棹去瀟湘^(一)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一棹去」，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作「一去遶」，下校：「一作一棹去。」馮注本校：「一云一去遶。」

【注釋】

- ① 賈傳：指漢代賈誼，曾貶長沙王太傅。傳見《史記》卷八四《屈原賈生列傳》。松醪，即湘中酒名。松醪春，乃用松膏所釀酒。劉禹錫《送王師魯協律赴湖南使幕》詩：「橘樹沙州暗，松醪酒肆香。」
- ② 片雲思：指羈旅漂泊之情思。

題壽安縣甘棠館御溝^①

一渠東注芳華苑^②，苑鎖池塘百歲空。水殿半傾蟾口澀^③，爲誰流下蓼花中^④？

【注釋】

- ① 壽安縣：在今河南宜陽縣。其地有連昌宮、興泰宮，乃高宗、武后時置。故有御溝、水殿等語。馮注：「《隋書·地理志》：河南郡壽安，後魏置縣，曰甘棠，仁壽四年，改焉。《一統志》：壽安故城，今宜陽縣治。相傳爲周時召伯聽政之所。……《名勝志》：宜陽縣西北有勝因寺，即甘棠驛故址。」王西平、張田《杜牧詩文繫年考辨》謂：「此詩當是杜牧在洛陽任監察御史時遊訪之作。大和九年秋七月杜牧赴洛陽供職，第三年春（即開成二年），迎同州眼醫石生至洛陽，告假百日，

前往揚州……詩有「水殿半傾蟾口澀，爲誰流下蓼花中」之句。蓼花開放在六、七月間。因而，大和九年、開成二年杜牧均不得作此詩，應繫於開成元年。「今姑從之，訂此詩於開成元年（八三六）。

- ② 芳華苑：洛陽有芳華神都苑。馮注：「《西京雜記》：東都隋苑曰會通，又改爲芳華神都苑，周迴一百二十六里，東面七十里，南面三十九里，西面五十里，北面四十二里。」
- ③ 水殿句：蟾口，宮殿簷下蟾蜍形排水口。澀，不通暢。
- ④ 蓼：草本植物，有水蓼、馬蓼、辣蓼等。其花淡紅色或白色。

汴河懷古（一）^①

錦纜龍舟隋煬帝^②，平臺複道漢梁王^③。遊人閑起前朝念^④，折柳孤吟斷殺腸^④。

【校勘記】

- 〔一〕「河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三〇八作「口」，下校：「集作河。」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、馮注本校：「一作口。」
- 〔三〕「閑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三〇八作「還」，下校：「一作閑。」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、馮注本校：「一作還。」

【注釋】

① 汴河：即隋煬帝時所開鑿之通濟渠。

② 錦纜龍舟句：隋煬帝於大業元年八月，乘龍舟沿運河南遊江都，舳艫相接二百餘里，錦帆彩纜，窮極侈靡。事見《隋書·煬帝紀》及《隋遺錄》。

③ 平臺複道句：平臺，在河南商丘東北，相傳爲魯襄公十七年宋皇國父所築。複道，樓閣間有上下兩重通道而架空者稱複道。梁王，即西漢梁孝王。他倚仗其母竇太后寵愛，大治宮室，築東苑，方圓三百餘里，又建複道將宮殿與平臺相連。事見《史記》卷五八《梁孝王世家》。

④ 折柳：此處語意雙關，亦指古橫吹曲《折楊柳》歌。隋煬帝於汴渠兩岸栽種楊柳。此處亦用其事。

汴河阻凍_(一)①

千里長河初凍時，玉珂瑤珮響參差_(二)。
浮生恰似冰底水_(三)，日夜東流人不知_(三)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《文苑英華》卷二九四題作《汴河阻凍絕句》。馮注本於「凍」字下校：「一作風。」

〔二〕「恰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二九四作「一」，下校：「集作憐。」夾注本作「憐」，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作「却」，

下校：「一作一。」馮注本校：「一作一。」「冰」，馮注本校：「一作水。」

〔三〕「人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二九四作「自」，下校：「集作人。」

【注釋】

① 此詩王西平、張田《杜牧詩文繫年考辨》繫於大中二年，謂杜牧一生四次途徑汴河，「第一次由揚州進京在大和九年春，不會言『初凍』」。第三、四次往還於長安、湖州之間，經過汴河，均在秋季，不會上凍。唯有大中二年由睦州回長安赴任是「十二月至京」（《上宰相求杭州啓》），經過汴河時，正好是十一月、十二月之間，「千里長河初凍」，與詩意恰合」。今即據此訂本詩於大中二年（八四八）十一、十二月間。

② 玉珂：馬勒上貝製之裝飾品，行則有聲。玉珂、瑤珮，此處比喻冰裂聲。

酬張祜處士見寄長句四韻^(一)^①

七子論詩誰似公^②，曹劉須在指揮中^③。薦衡昔日知文舉^(二)^④，令狐相公曾表薦處士。乞火無人作蒯通^(三)^⑤。北極樓臺長掛夢^⑥，西江波浪遠吞空^⑦。可憐故國三千里，虛唱歌詞滿六宮^⑧。處士詩曰：「故國三千里，深宮二十年。一聲何滿子，雙淚落君前。」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《文苑英華》卷二四六題無「長句四韻」四字。

〔二〕「知」，馮注本作「推」，下校：「一作知。」

〔三〕「無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二四六作「何」，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、馮注本校：「一作何。」

【注釋】

① 張祜：見《登池州九峰樓寄張祜》詩注^①。處士，隱居而未做官之士人。此詩《杜牧年譜》繫於會昌五年（八四五），謂本年「張祜來池州，與杜牧唱和甚歡，九月九日，同遊齊山，並賦詩」。今姑

從之。

② 七子：指漢獻帝建安年間七位著名文人，稱「建安七子」。即孔融、陳琳、王粲、徐幹、阮瑀、應暘、劉楨。

③ 曹劉：指曹植與劉楨，兩人乃建安時期代表作家。

④ 薦衡句：衡，即禰衡，字正平，東漢人，以賦著名。文舉，孔融字。孔融深愛禰衡之文才，曾上疏推薦禰衡。事見《後漢書》卷八〇下《禰衡傳》。據《唐摭言》卷一一，張祜，元和、長慶中深為令狐楚所知，楚自草薦表，令祜以新舊格詩三百篇隨表進獻。祜至京師，方屬元稹偃仰內庭，上因召問祜之辭藻上下，稹對曰：「張祜雕蟲小技，壯夫恥而不為之者，或獎激之，恐變陛下風教。」上領之，由是寂寞而歸。

⑤ 乞火句：乞火，乞火人，此處意為推薦之人。據《漢書·蒯通傳》所載，客有說蒯通當薦進處士梁石君等於相國曹參者，蒯通曰：「諾，臣之里婦，與里之諸母相善也。里婦夜亡肉，姑以為盜，怒而逐之。婦晨去，過所善諸母，語以事而謝之。里母曰：『女安行，我今令而家追女矣。』即束縲請火於亡肉家，曰：『昨暮夜，犬得肉，爭鬥相殺，請火治之。』亡肉家遽追呼其婦。」蒯通說畢此事，又云：「束縲乞火非還婦之道也，然物有相感，事有適可。臣請乞火於曹相國。」經蒯通推薦，曹參以梁石君等為上賓。

⑥ 北極：北極星、北辰。此處喻指朝廷。

⑦ 西江：西來之大江，此處指長江。

⑧ 可憐故國兩句：此處套用張祜《宮詞》中句。六宮，後妃居住之後宮。兩句意為張祜所作《宮詞》在六宮傳唱，而作者却不為在上者賞識。又張祜另有《孟才人歎一首并序》云：「武宗皇帝疾篤，遷便殿，孟才人以歌笙獲寵者，密侍其右。上目之曰：『吾當不諱，爾何為哉？』指笙囊泣曰：『請以此就縊。』上憫然。復曰：『妾嘗藝歌，願為上歌一曲以泄其憤。』上以懇，許之。乃歌『一聲何滿子』，氣亟立殞。上令醫候之，曰：『脈尚溫而腸已絕。』」

【集評】

【張祜宮詞】張祜有《觀獵》詩並《宮詞》，白傳稱之。《宮詞》云：「故國三千里，深宮二十年。一聲《河滿子》，雙淚落君前。」小杜守秋浦，與祜為詩友，酷愛祜《宮詞》，贈詩曰：「如何『故國三千里』，虛唱歌詞滿六宮。」又詩寄祜云：「睫在眼前人不見，道非身外更何求。誰人得似張公子，千首詩輕萬戶侯。」（王直方《王直方詩話》）

張祜詩云：「故國三千里，深宮二十年。」杜牧賞之，作詩云：「可憐故國三千里，虛唱歌詞滿六宮。」故鄭谷云：「張生故國三千里，知者惟應杜紫微。」諸賢品題如是，祜之詩名安得不重乎？其後

有「解道澄江靜如練，世間惟有謝玄暉」、「解道江南斷腸句，世間惟有賀方回」等語，皆祖其意也。（葛立方《韻語陽秋》卷四）

張祜集載，武宗疾篤，孟才人以歌笙獲寵，密侍左右。上目之曰：「我當不諱，爾何爲哉？」才人指笙囊泣曰：「請以此就縊。」復曰：「妾嘗藝歌，願歌一曲。」上許之，乃歌一聲《河滿子》，氣亟立殞。上令醫候之，曰：「脉尚溫而腸已絕。」則是《河滿子》真能斷人腸者。祜爲詩云：「偶因歌態詠嬌嚙，傳唱宮中十二春。却爲一聲《河滿子》，下泉須弔舊才人。」又有「故國三千里，深宮二十年。一聲《河滿子》，雙淚落君前」之詠。一稱「十二春」，一稱「二十年」，未知孰是也。杜牧之有酬祜長句，其末句云：「可憐故國三千里，虛唱歌詞滿六宮。」言祜詩名如此，而惜其未遇也。（葛立方《韻語陽秋》卷十五）

張祜有句云：「故國三千里，深宮二十年。」以此得名。故杜牧云：「可憐故國三千里，虛唱歌詞滿後宮。」鄭谷亦云：「張生『故國三千里』，知者惟應杜紫微。」秦少游有詞云：「醉卧古藤陰下。」山谷云：「少游醉卧古藤下，誰與愁眉唱一杯。解作江南斷腸句，只今惟有賀方回。」正與杜、鄭語意同。（吳子良《吳氏詩話》卷上）

《酬張祜處士見寄長句四韻》：「乞火」，用蒯通說曹參請東郭先生、梁石君事，見《漢書·蒯通傳》，謂薦賢也。時令狐楚以張祜詩三百篇，隨狀表進。祜至京，上問元稹，稹曰：「雕蟲小技，獎激之，恐變陛下風教。」祜乃罷歸。三、四語正指其事。（沈德潛《唐詩別裁集》卷十五）

寄宣州鄭諫議^①

大夫官重醉江東^二，蕭灑名儒振古風。文石陛前辭聖主^三^②，碧雲天外作冥鴻^③。五言
寧謝顏光祿^④，百歲須齊衛武公^⑤。再拜宜同丈人行^三^⑥，過庭交分有無同^⑦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醉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二六一、文津閣本作「鎮」。

〔二〕「陛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二六一作「階」，下校：「集作陛。」馮注本校：「一作階。」

〔三〕「同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二六一作「爲」，下校：「集作同。」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、馮注本校：「一作爲。」

【注釋】

① 諫議：諫議大夫。掌侍從贊相，規諫諷喻。

② 陛：殿、壇之臺階。此代指皇宮。

③ 冥鴻：高飛之鴻雁。《後漢書·逸民傳序》：「揚雄曰：『鴻飛冥冥，弋人何篡焉。』言其違患之

遠也。」

- ④ 五言句：五言，指詩歌。謝慚，不如。顏光祿，南朝宋顏延之，孝武帝時爲金紫光祿大夫。與謝靈運俱以辭采知名，鮑照嘗謂其詩「若鋪錦列繡，亦雕績滿眼」。傳見《南史》卷三四、《宋書》卷七三。鍾嶸《詩品·總論》：「謝客爲元嘉之雄，顏延年爲輔；斯皆五言之冠冕，文詞之命世也。」
- ⑤ 衛武公：春秋時衛武公。年九十五，嘗曰：「苟在朝者，無謂我老耄而舍我，必恭恪於朝，朝夕以交戒我。」事見《國語·楚語上》。

- ⑥ 丈人行：對長輩之尊稱。

- ⑦ 過庭交分：《論語·季氏》記載孔子之子孔鯉，「趨而過庭」，接受孔子教育事。此過庭交分，蓋指父輩交誼。《三國志·吳書·周瑜傳》：「（孫）堅子策與（周）瑜同年，獨相友善，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，升堂拜母，有無通共。」

題元處士高亭宣州（一）①

水接西江天外聲（二），小齋松影拂雲平。
何人教我吹長笛（三），與倚春風弄月明（四）。

【校勘記】

- 〔一〕「元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三一六作「袁」，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、馮注本校：「一作袁。」
- 〔二〕「西江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三一六校：「集作江西」，馮注本校：「一作江西。」
- 〔三〕「興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三一六作「興」，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、馮注本校：「一作興。」「春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三一六作「秋」，下校：「集作春。」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、馮注本校：「一作秋，又作清。」

【注釋】

- ① 此詩作於杜牧在宣州時。元處士及其作年均見本集卷一《贈宣州元處士》詩注①。
- ② 長笛：馮注：「《文選·長笛賦·注》：《說文》：笛，七孔，長一尺四寸，今長笛是也。」

鄭瓘協律（二）①

廣文遺韻留樗散（三）②，雞犬圖書共一船。自說江湖不歸事，阻風中酒過年年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夾注本題下小注：「本注：廣文孫子。」

〔二〕「樗散」，原作「攄散」，據文津閣本、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、馮注本改。

【注釋】

① 協律：太常寺協律郎，正八品上階，掌和律呂。

② 廣文：廣文博士，此指鄭虔。字若齊，曾任左監門錄事參軍、協律郎。天寶九載，授廣文館博士。後貶台州司戶參軍，卒於貶所。傳見《新唐書》卷二〇二。遺韻，遺傳下來之風韻。樗散，本指像樗木般被散置之無用之材，此比喻不合世用。杜甫《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》詩有「鄭公樗散鬢成絲」句，爲杜牧詩所本。

【集評】

《石洲詩話》一書，引證該博，又無隨園佻纖之失，信從者多。予竊有感焉，不敢不商榷，以質後之君子。……又謂「小杜」自說江湖不歸去，阻風中酒過年年」、「今日鬢絲禪榻畔，茶煙輕颺落花風」，開、寶後百餘年無人道得，五代、南北宋以後，更不能矣」。小杜二詩，洵晚唐佳語，何推尊至

此！（潘德輿《養一齋詩話》卷一）

和野人殷潛之題籌筆驛十四韻^(一)^①

三吳裂婺女^②，九錫獄孤兒^③。霸主業未半^(二)^④，本朝心是誰。永安宮受詔^⑤，籌筆驛沉思。畫地乾坤在，濡毫勝負知^⑥。艱難同草創^⑦，得失計毫釐。寂默經千慮，分明渾一期^(三)^⑧。川流縈智思，山聳助扶持。慷慨匡時略^⑨，從容問罪師。褒中秋鼓角^⑩，渭曲晚旌旗^⑪。仗義懸無敵，鳴攻固有辭^(四)^⑫。若非天奪去^⑬，豈復慮能支^(五)^⑭。子夜星纔落^⑮，鴻毛鼎便移^(六)^⑯。郵亭世自換^⑰，白日事長垂。何處躬耕者^⑱，猶題殄瘁詩^⑲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殷潛之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二九八、馮注本於「之」字下校：「一作夫。」

〔二〕「主」，《唐詩紀事》卷四九作「王」，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、馮注本校：「一作王。」

〔三〕「渾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二九八、馮注本作「混」，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校：「一作混。」

〔四〕「固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二九八、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作「故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又校：「集作固」，《全唐詩》

校：「一作固。」

〔五〕「慮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二九八作「虜」，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、馮注本校：「一作虜。」

〔六〕「毛」，《唐詩紀事》卷四九作「都」。「便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二九八、馮注本校：「一作漸。」

【注釋】

- ① 殷潛之：自稱野人，與杜牧同時。今存詩《題籌筆驛》一首，其詩云：「江東矜割據，鄴下奪孤嫠（《唐詩紀事》作「嫠」）。霸略非匡漢，宏圖欲佐誰？奏書辭後主，仗劍出全師。重襲褒斜路，懸開反正旗。欲將苞有截，必使舉無遺。沉慮經謀際，揮毫決勝時。圍觚當分畫，前箸比（《唐詩紀事》作「此」）操持。山秀扶英氣，川流人妙思。算成功在穀，運去事終虧。命屈天方厭，人亡國自隨。艱難推舊姓，開創極初基。總歎曾過地，寧探作教資。若歸新曆數，誰復顧衰危？報德兼明道，長留識者知。」事跡見《唐詩紀事》卷四九。籌筆驛，在四川廣元縣北，也稱朝天驛。相傳諸葛亮出師北伐時曾運籌於此。馮注：「《方輿勝覽》：閬州籌筆驛在綿谷縣，去州北九十九里。舊傳諸葛武侯出師，嘗駐此。《尚書古文疏證》：《廣元縣舊志》云：潛水出縣北一百三十餘里木寨山，流經神宜驛，又南二十里，經龍洞口至朝天驛北。朝天驛，古籌筆驛也。」

- ② 三吳句：三吳，吳興、吳郡、會稽合稱三吳。嫠女，星名，即女宿，越地為女宿分野。馮注：「《漢

書·地理志》：粵地牽牛、婺女之分野也。左思《吳都賦》：婺女寄其曜，翼軫寓其精。《注》：婺女越分，翼軫楚分，非吳分，故言寄曜寓精也。」此句指孫權建立吳國。

③ 九錫句：九錫，帝王尊禮大臣所賜之九種器物，如加服、朱戶、輿馬、弓矢等。漢末獻帝賜曹操九錫。獄，猶囚。孤兒，指漢獻帝劉協，其母王美人爲何皇后所害。劉協九歲即帝位，先後爲董卓、曹操所挾制。事見《後漢書·孝獻帝紀》。

④ 霸王句：霸王，指劉備。《三國志·蜀書·諸葛亮傳·注》引張儼《默記》：「魏氏跨中土，劉氏據益州，並稱兵海內，爲世霸王。」同傳記諸葛亮率軍北伐上疏云：「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，今天下三分……。」

⑤ 永安宮句：永安宮，故址在今四川奉節。夾注：「《十道志》：山南夔州永安宮。《注》：劉備作此，在豐溪南。備居於此。」據《三國志·蜀書》劉備及諸葛亮傳，章武三年四月，劉備崩於永安宮，病重時，曾召諸葛亮囑託後事。

⑥ 畫地二句：畫地，畫地爲圖，謂熟知山川地理形勢。濡毫，以筆蘸墨，指起草戰略計劃之事。

⑦ 草創：指建立新朝。

⑧ 渾一：統一。同「混一」。《文選》史子孝《出師頌》：「素旄一麾，渾一區宇。」

⑨ 匡時略：挽救艱危時局之方略。

⑩ 褒中：即褒城，漢時屬漢中郡，在今陝西勉縣東北。諸葛亮北伐時曾駐軍於此。

⑪ 渭曲句：渭曲，在陝西大荔東南。蜀建興十二年春，諸葛亮率大軍「由斜谷出，以流馬運，據武功五丈原，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」。事見《三國志》卷三五《諸葛亮傳》。

⑫ 鳴攻：鳴鼓而攻之。《論語注疏》卷一一：「子曰：非吾徒也，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。《注》：鄭曰：小子門人也，鳴鼓聲其罪以責之。」

⑬ 天奪去：此指諸葛亮屯兵五丈原，不幸病卒軍中。

⑭ 豈復句：支，支撐、支持。馮注：「《蜀志·諸葛亮傳·注》：《默記》曰：若此人不亡，終其志意，連年運思，刻日興謀，則涼雍不解甲，中國不釋鞍，勝負之勢，亦已決矣。」

⑮ 子夜句：《三國志·蜀書·諸葛亮傳》注引《晉陽秋》：「有星赤而芒角，自東北西南流，投於亮營，三投再還，往大還小。俄而亮卒。」

⑯ 鴻毛句：鼎，國家重器。鼎移，指國家政權轉移。《戰國策·楚四》：「今夫橫人嚙口利機，上干主心，下牟百姓，公舉而私取利，是以國權輕於鴻毛，而積禍重於丘山。」司馬遷《報任安書》：「人固有一死，死有重於泰山，或輕於鴻毛，用之所趨異也。」馮注：「《隋書·楊元感等傳論》：九鼎之譬鴻毛，未喻輕重。」

⑰ 郵亭：猶傳舍。蓋寬饒云：「富貴無常，忽則易人，比如傳舍，所閱多矣。」事見《漢書》卷七七

本傳。

⑱ 何處句：躬耕，親自耕種。躬耕者，此处意指殷潛之。又有以殷潛之比擬諸葛亮之意。諸葛亮曾

躬耕隴畝，好爲《梁父吟》。見《三國志·諸葛亮傳》。

⑲ 猶題句：殄瘁，困病、困苦。《詩·大雅·瞻卬》：「人之云亡，邦國殄瘁。」此句意指殷潛之之題

詠籌筆驛詩。

【集評】

【李義山詩】文章貴衆中傑出，如同賦一事，工拙尤易見。余行蜀道，過籌筆驛，如石曼卿詩云：「意中流水遠，愁外舊山青」，膾炙天下久矣，然有山水處便可用，不必籌筆驛也。殷潛之與小杜詩甚健麗，亦無高意。惟義山詩云：「魚鳥猶疑畏簡書，風雲長爲議儲胥」，簡書蓋軍中法令約束，言號令嚴明，雖千百年之後，魚鳥猶畏之也。儲胥蓋軍中藩籬，言忠誼貫神明，風雲猶爲護其壁壘也。誦此兩句，使人凜然復見孔明風烈，至於「管、樂有才真不忝，關、張無命欲何如」，屬對親切，又自有議論，他人亦不及也。（范溫《潛溪詩眼》）

籌筆驛「筆」字，不可實作筆墨之筆字用。唐人杜樊川之「揮毫勝負知」，李玉溪之「徒令上將揮神筆」，皆實作筆墨之筆用矣。小李、小杜尚欠主張，況他人乎。（薛雪《一瓢詩話》）

氣豪而語壯。（鄭邴評本詩）

重題絕句一首

郵亭寄人世，人世寄郵亭^①。
何如自籌度，鴻路有冥冥^②。

【注釋】

① 郵亭：見《和野人殷潛之題籌筆驛十四韻》詩注^①。

② 冥冥：高遠之天空。《後漢書·逸民傳序》：「揚雄曰：『鴻飛冥冥，弋人何篡焉。』言其違患之遠也。」

送陸洵郎中棄官東歸^①

少微星動照春雲^②，
魏闕衡門路自分^③。
倏去忽來應有意，
世間塵土謾疑君^④。

【校勘記】

「一」「動」，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校：「一作裏。」

【注釋】

① 陸洿：唐穆宗長慶四年，陸洿曾由試大理評事任拾遺。歷祠部員外郎，東歸。後復以司勳郎中徵，旋棄官東歸。事跡見《新唐書·歐陽詹傳》、《郎官石柱題名》等。陶敏《全唐詩人名考證》謂陸洿「約開成三年人爲司勳郎中，五年棄官東歸」。此詩正作於陸洿棄官東歸時，詩有「少微星動照春雲」句，則詩蓋約開成五年（八四〇）春作。

② 少微：星名，一名處士星。亦指處士。馮注：「《晉書·天文志》：少微四星，士大夫之位也。一名處士。」

③ 魏闕句：魏闕，指朝廷。衡門，橫木爲門，簡陋之房屋。此指隱者所居。《詩·陳風·衡門》：「衡門之下，可以棲遲。」

④ 謾：通「莫」。

寄珉笛與宇文舍人^①

調高銀字聲還側^②，物比柯亭韻校奇^③。
寄與玉人天上去^④，桓將軍見不教吹^⑤。

【注釋】

- ① 宇文舍人：即宇文臨，大和初登進士第。大中元年十二月自禮部郎中充翰林學士，旋加知制誥。二年六月，正拜中書舍人。三年九月，貶復州刺史。事跡見丁居晦《重修承旨學士壁記》、《舊唐書》卷一六〇《宇文籍傳》。珉，似玉美石。此詩作於大中二年，蓋據《杜牧年譜》，杜牧大中二年尚在睦州刺史任，九月離任赴京，而十二月方抵長安爲司勳員外郎。宇文臨大中二年六月至大中三年九月爲中書舍人，而詩曰「寄」，乃作於杜牧大中二年十二月抵長安前。故此詩蓋作於大中二年（八四八）六月至十二月之間。

② 銀字：管笛之類樂器名。管上用銀作字，標明音階高低。馮注：「《唐書·禮樂志》：俗樂二十有八調，其後或有宮調之名，或以倍四爲度，復有銀字之名，中管之格，皆前代應律之器也。」

③ 物比柯亭句：柯亭，在會稽，所產竹宜於作笛。相傳東漢末蔡邕經柯亭，見屋東第十六椽竹，取以

作笛，能發奇異之聲。《後漢書·蔡邕傳·注》：「張鷟《文士傳》曰：『邕告吳人曰：『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，見屋椽竹東間第十六可以爲笛。』取用，果有異聲。』伏滔《長笛賦序》云：『柯亭之觀，以竹爲椽，邕取爲笛，奇聲獨絕』也。」校，通「較」。

④ 玉人：《晉書·裴楷傳》：「楷風神高邁，容儀俊爽，博涉群書，特精理義，時人謂之『玉人』。」此處以「玉人」謂宇文臨。

⑤ 桓將軍句：桓將軍，指晉右將軍桓伊。桓伊「善音樂，盡一時之妙，爲江左第一。有蔡邕柯亭笛，常自吹之」。事見《晉書》卷八一本傳。

寄內兄和州崔員外十二韻^①

歷陽崔太守^②，何日不含情。恩義同鍾李^③，李膺、鍾瑤中外兄弟，少相友善。塤簞實弟兄^④。光塵能混合^⑤，擘畫最分明^⑥。臺閣仁賢譽^⑦，閨門孝友聲^⑧。西方像教毀^⑨，南海繡衣行^⑩。爲嶺南拆寺副使。金橐寧迴顧^⑪，珠簾肯一根^⑫。祇宜裁密詔，何自取專城^⑬。進退無非道，徊翔必有名^⑭。好風初婉軟，離思苦縈盈。金馬舊遊貴^⑮，桐廬春水生。雨侵寒牖夢，梅引凍醪傾。共祝中興主^⑯，高歌唱太平。

【注釋】

- ① 內兄：妻兄，此處即指崔員外，爲杜牧繼妻之兄。詩云「桐廬春水生」，桐廬即爲睦州屬縣。據《杜牧年譜》，杜牧大中元年春或稍前方抵睦州刺史任，而二年九月離任入朝。故此詩約作于大中元年春或二年春。然詩中尚有「共祝中興主，高歌唱太平」句。唐宣宗於會昌六年即位，次年大中元年春正月即有御丹鳳門，大赦，改元事。故杜牧此詩似更宜作於大中元年宣宗初即位不久，今即訂本詩於大中元年（八四七）春。
- ② 歷陽：郡名，即和州，治所在今安徽和縣。
- ③ 鍾李：原注云：「李膺、鍾瑤中外兄弟。」據《後漢書·鍾皓傳》：「皓兄子瑾母，（李）膺之姑也。瑾好學慕古，有退讓風，與膺同年，俱有聲名。膺祖太尉修，常言：「瑾似我家性，邦有道不廢，邦無道免於刑戮。」復以膺妹妻之。」則鍾爲鍾瑾，《三國志·鍾瑤傳》注引《先賢行狀》作鍾覲。
- ④ 塤箎：兩種古樂器。《詩·小雅·何人斯》：「伯氏吹塤，仲氏吹箎。」此用以比喻兄弟親睦。塤，即塤。
- ⑤ 光塵句：《老子》上篇：「和其光，同其塵。」意爲將光榮與塵濁視同一律。
- ⑥ 擘畫：籌謀、處理。
- ⑦ 臺閣：此爲尚書省之別稱。員外郎屬尚書省。

- ⑧ 閨門：內室之門，指家中。馮注：「《漢書·王莽傳》：閨門之內，孝友之德，衆莫不聞。」
- ⑨ 西方句：像教，佛教。像教毀，指武宗會昌中毀佛事。據《舊唐書·武宗紀》，會昌五年八月，唐武宗反佛，廢佛寺四千六百餘所，還俗僧尼達二十六萬五百人，廢私立之招提蘭若四萬餘所。
- ⑩ 南海句：南海，郡名，治所即廣州，爲嶺南節度使治所。繡衣，指爲御史出使。漢御史衣繡衣。馮注：「《漢書·武帝紀》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，衣繡衣，杖斧，分部逐捕。」
- ⑪ 橐：袋子。陸賈使南越，南越王賜賈橐中裝，直千金。見《史記》卷九七《陸賈傳》。
- ⑫ 簞：竹筐。《左傳·哀公二十年》記，趙圍吳，楚隆造於越軍，吳王「與之一簞珠，使問趙孟」。根，觸動。馮注：「《文選·祭古塚文·注》：南人以物觸物爲根。」
- ⑬ 專城：指爲刺史、太守等地方長官。《宋書·樂志三·豔歌羅敷行》：「三十侍中郎，四十專城居。」
- ⑭ 徊翔：指官職之升降遷徙。
- ⑮ 金馬：即金馬門。此處指朝廷。馮注：「《史記·滑稽傳》：金馬門者，宦署門也，門傍有銅馬，故謂之曰金馬門。」
- ⑯ 中興主：此指唐宣宗。

遣興

鏡弄白髭鬚，如何作老夫^①。浮生長匆匆^②，兒小且嗚嗚。忍過事堪喜，泰來憂勝無^③。治平心徑熟^④，不遣有窮途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匆匆」，文津閣本作「忽忽」。

【注釋】

① 鏡弄二句：馮注：「《南史·齊鬱林王紀》：高帝爲相王鎮東府時，年五歲，床前戲。高帝方令左右拔白髮，問之曰：兒言我誰邪？答曰：太翁。高帝笑謂左右曰：是豈有爲人作曾祖而拔白髮者乎！即擲鏡攝。」

② 匆匆：忽促。

③ 泰：順利、安寧。

④ 心徑：思路、思想。馮注：「謝朓《思歸賦序》：心之徑也有域，而懷重淵之深。」

【集評】

【勿勿】古旗有名「勿勿」者，集衆則用之，後人轉爲「匆匆」。「匆匆」者，亟遽之辭也。杜牧《遣興》曰：「浮生長勿勿，兒小且嗚嗚。」（程大昌《演繁露》卷八）

【勿勿】董伯思云：右軍帖語有「頓乏勿勿」。《顏氏家訓》云：書翰多稱勿勿，相承如此，莫原其由。或有妄言此忽忽之殘缺耳。《說文》：勿者，州里所建之旗，蓋以聚民事，故忽遽者稱勿勿。僕謂顏氏以《說文》徵此字爲長。而今世流俗，又妄於勿勿中斜加一點，謂爲匆字，彌失真也。按《祭義》云：勿勿其欲饗之也。《注》：勿勿猶勉勉也，懃愛之貌。杜牧之詩：「浮生長勿勿」，是知勿勿出於《祭義》，唐人詩中用之，不特稱於書翰耳。又「忽」字解云：多遽忽忽也。是忽忽亦古語。好古者但知勿勿，而笑忽忽；逐俗者又但知忽忽，而駭勿勿，皆非也。是以學者貴博古而通今。（楊慎《丹鉛續錄》卷五）

【勿勿非匆匆】《顏氏家訓》云：勿勿非忽忽，亦非匆匆。《說文》云：勿，州里之所建之旗，以趣民事者。凡言遽遽狀，皆稱勿勿。《祭義》云：勿勿，諸其欲饗之也。勿勿猶勉勉也。杜樊川有詩云：「浮生長勿勿。」王廡帖云：「臣故患匈滿，氣上頓乏勿勿。」皆此意也。（陳繼儒《書蕉》卷上）

早秋

踈雨洗空曠，秋標驚意新^①。大熱去酷吏^②，清風來故人。樽酒酌未酌，曉花嘸不嘸^③。
銖秤與縷雪^③，誰覺老陳陳？

【校勘記】

「一」「曉」，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作「晚」，下校：「一作曉。」

【注釋】

- ① 秋標：猶秋初。標，始。《素問·天元紀大論》：「少陰所謂標也，厥陰所謂終也。」
- ② 大熱句：此句意謂炎熱如酷吏已離去。
- ③ 銖秤：銖，古代衡制單位，一兩之二十四分之一。銖秤，以銖為最小單位之秤。

【集評】

《早秋》：大暑如酷吏之去，清風如故人之來，倒裝一字，便極高妙，晚唐無此句也。牧之才高，意欲異衆，心鄙元、白，良有以哉。尾句怪。（方回《瀛奎律髓》卷十二「秋日類」）

【去酷吏】《聞見錄》：范質坐茶肆，執扇書「大暑去酷吏，清風來故人」二句。忽一人貌怪陋，揖曰：「酷吏冤獄何止如大暑，公他日當深究此弊。」因攜扇去。後至一廟，見土偶適如其狀，扇尚存。

（宋長白《柳亭詩話》卷二十九）

《早秋》：次句生硬，「清風」句自好，「大暑」句終不雅，五六調劣，結亦不佳。（次聯）亦未見爲高妙。（紀昀《瀛奎律髓刊誤》卷十二「秋日類」）

秋思

熱去解鉗鈇^①，飄蕭秋半時。微雨池塘見，好風襟袖知^②。髮短梳未足，枕涼閑且欹。平生分過此，何事不參差。

【注釋】

① 鉗鈇：刑具名，在頸爲鉗，在脚爲鈇。

② 微雨二句：馮注：「陶潛詩：微雨從東來，好風與之俱。沈約《謝賜絹啓》：起涼風於襟袖。」

【集評】

《秋思》：首句即去酷吏之意，三四眼前事，道著即好。（方回《瀛奎律髓》卷十二「秋日類」）

《秋思》：首句殊不成語。（紀昀《瀛奎律髓刊誤》卷十二「秋日類」）

途中一絕^①

鏡中絲髮悲來慣，衣上塵痕拂漸難。
惆悵江湖釣竿手^{（一）}，却遮西日向長安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竿」，馮注本校：「一作魚。」

【注釋】

① 潘若同《郡閣雅談》：「杜牧舍人罷任浙西郡，道中有詩曰：『鏡中絲髮悲來慣，衣上塵痕拂漸難。惆悵江湖釣竿手，却遮西日向長安。』與杜甫齊名，時號大小杜。」《杜牧年譜》據馮集梧注引《郡閣雅談》謂杜牧舍人罷任浙西，道中有詩云云，而繫此詩於大中五年（八五一）。杜牧大中五年秋罷湖州任赴京爲考功郎中、知制誥，詩即此時途中作。

春盡途中

田園不事來遊宦，故國誰教爾別離（一）。獨倚關亭還把酒（二）^①，一年春盡送春時（三）。

【校勘記】

（一）「誰教」，原作「誰交」，據夾注本、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、馮注本改。

（二）「獨倚」，文津閣本作「獨向」。

（三）「送春時」，「時」字原作「詩」，據《文苑英華》卷二九四、馮注本改。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亦作「詩」，

下校：「一作時。」

【注釋】

① 關亭：馮注：「《讀史方輿紀要》：陝州靈寶縣鴻關，在縣西南四十里。《水經注》：門水東北歷陝，謂之鴻關水，水東有城，即關亭也。」

題村舍

三樹稚桑春未到^(一)①，扶床乳女午啼饑^(二)。潛銷暗鑠歸何處^(三)②，萬指侯家自不知^(三)③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三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三一九作「數」，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、馮注本校：「一作數。」「到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三一九作「劇」，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、馮注本校：「一作劇。」

〔二〕「乳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三一九、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、馮注本校：「一作兒。」「饑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三一九作「雞」，馮注本校：「一作雞。」

〔三〕「指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三一九作「戶」，下校：「集作指。」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、馮注本校：「一作戶。」

【注釋】

- ① 稚桑：嫩桑。
- ② 潛銷暗鑠：暗暗消損。
- ③ 萬指侯家：擁有成千奴僕之王侯家。古代以手指計算奴隸，十指爲一人。

代人寄遠 六言二首（一）

其一

河橋酒旆風軟^①，候館梅花雪嬌^②。
宛陵樓上瞪目^{（三）}^③，我郎何處情饒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《才調集》卷四、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題下校：「一本作一首。」

〔三〕「瞪目」，《才調集》卷四作「春晚」，文津閣本、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校：「一作春晚。」



【注釋】

① 風軟：馮注：「戴叔倫詩：風軟扁舟穩。」

② 候館：即候樓。《周禮·地官·遺人》：「市有候館，候館有積。」《注》：「候館，樓可以觀望者也。」

③ 宛陵句：宛陵，即宣州宣城（今屬安徽），本漢代宛陵縣。瞪目，直視貌。

其二

繡領任垂蓬髻，丁香閑結春梢^①。
賸肯新年歸否^②？江南綠草迢迢^③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此句文津閣本作「江南綠柳紅桃」。

【注釋】

① 丁香：馮注：「《圖經本草》：丁香，木類桂，高丈餘，葉似櫟，凌冬不凋。《碎錄》：丁香一名百結，子出枝葉上如釘，長三四分，有粗大如山茱萸者，名母丁香。」

② 賸肯：真肯。宋趙彥端《水調歌頭·爲壽》詞：「賸肯南遊否？蓬海試窮探。」楊萬里《寄題開州史君陳師宗柴扉》詩：「賸肯早歸來，盈尊酒初綠。」

閨情

娟娟却月眉^①，新鬢學鴉飛。暗砌勻檀粉^(一)^②，晴窗畫夾衣^(二)。袖紅垂寂寞，眉黛斂依稀。還向長陵去^③，今宵歸不歸。

【校勘記】

(一)「勻」，夾注本作「均」。

(二)「夾衣」，夾注本作「袂衣」。

【注釋】

① 娟娟句：娟娟，美好貌。却月眉，指眉形像彎月。馮注：「鮑照詩：娟娟似蛾眉。梁元帝《玄覽賦》：望却月而成眉。」

② 檀粉：淺紅色塗面粉。

③ 長陵：漢高祖陵。漢時徙關東豪族以奉陵寢，遂爲縣。故城在今陝西咸陽東北。

舊遊

閑吟芍藥詩^①，悵望久嚙眉^②。盼眄迴眸遠^③，纖摻整髻遲^④。
重尋春晝夢，笑把淺花枝^⑤。小市長陵住^⑥，非郎誰得知^⑦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悵」，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作「惆」。

〔三〕「摻」，原作「衫」，據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校「一作摻」改。「髻」，《才調集》卷四、文津閣本作「髮」。

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校：「一作髮。」

〔三〕「笑」，《才調集》卷四、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校：「一作擬」。「淺」，夾注本作「殘」。

〔四〕「誰」，《才調集》卷四作「爭」，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校：「一作爭。」

【注釋】

① 芍藥詩：指《詩·鄭風·溱洧》詩中有「維士與女，伊其相謔，贈之以芍藥」句。《古今注》卷下：「牛亨問曰：將離別相贈以芍藥者何？答曰：芍藥一名可離，故將別以贈之。」夾注：「《詩·溱洧》：維士與女，伊其相謔，贈之以芍藥。《注》：芍藥，香草。士女相與往觀洧水之上，戲謔行夫婦之事。別則送女以芍藥，結恩情也。」

② 盼眄：斜視貌。

③ 纖摻：指纖手。《詩·魏風·葛屨》：「摻摻女手，可以縫裳。」

④ 小市句：漢孝景王皇后微時所生女名俗，居民間，後王皇后子「武帝始立，韓嫣白之。帝曰：『何爲不蚤言？』乃車駕自往迎之。其家在長陵小市，直至其門，使左右人求之。」事見《漢書》卷九七上《孝景王皇后傳》。馮注：「《太平寰宇記》：咸陽縣長陵故城，在今縣東北四十里，去高帝長陵三里。杜牧之詩云：小市長陵住。即此。」

寄遠

隻影隨驚雁（一），單栖鎖畫籠。向春羅袖薄（二），誰念舞臺風①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隻」，《才調集》卷四作「雙」。

〔二〕「向春」，文津閣本作「傷春」。

【注釋】

① 舞臺風：《拾遺記》卷六載，漢成帝與趙飛燕常戲於太液池，「每輕風時至，飛燕殆欲隨風入水。帝以翠纓結飛燕之裙，遊倦乃返。飛燕後漸見疏，常怨曰：『妾微賤，何復得預纓裙之遊？』今太液池尚有避風臺，即飛燕結裙之處」。

簾

徒云逢剪削，豈謂見偏裝〔一〕①。鳳節輕雕日〔二〕，鸞花薄飾香②。問屏何屈曲，憐帳解周防〔三〕③。下瀆金階露〔四〕，斜分碧瓦霜。沉沉伴春夢，寂寂侍華堂。誰見昭陽殿④，真珠十二行⑤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偏裝」，夾注本作「編裝」。

〔二〕「日」，文津閣本作「目」。

〔三〕「解」，文津閣本作「少」。

〔四〕「漬」，原作「漬」，夾注本、文津閣本、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作「漬」，今據改。

【注釋】

① 偏裝：特別地裝飾。

② 鳳節二句：夾注：「《西京雜記》：漢諸陵寢皆以竹爲簾，皆爲水文及龍鳳象。」

③ 憐帳句：帳，羅帳。周防，四面防備。

④ 昭陽殿：漢代宮殿名。漢武帝時後宮八區中有昭陽殿，成帝時趙飛燕居之。此處指皇后之宮。

⑤ 真珠句：據《漢武故事》載，昭陽殿裝飾華美，皆以白珠爲簾箔。夾注：「《西京雜記》：昭陽殿

織珠爲簾，風至則鳴。」



寄題甘露寺北軒^①

曾上蓬萊宮裏行^(一)^②，北軒欄檻最留情。孤高堪弄桓伊笛^③，縹緲宜聞子晉笙^④。天接海門秋水色^⑤，煙籠隋苑暮鐘聲^(二)^⑥。他年會著荷衣去^⑦，不向山僧道姓名^(三)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上」，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作「向」，下校：「一作上。」

〔二〕「隋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二三八作「鹿」，下校：「一作隋。」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、馮注本校：「一作鹿。」

〔三〕「道」，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作「說」，下校：「一作道。」

【注釋】

① 甘露寺：相傳三國吳甘露年間所建。晚唐乾符年間寺毀，宋代移建今江蘇鎮江北固山上。《太平寰宇記》卷八九潤州丹徒縣：「甘露寺在城東角土山上，下臨大江。清明，軒檻上見揚州歷歷，詩人多留題。」

② 蓬萊宮：傳說中蓬萊仙山之宮殿。此處指甘露寺。

③ 桓伊笛：王徽之泊舟於青溪側，時晉右軍將軍桓伊從岸邊經過。徽之使人謂桓伊曰：「聞君善吹笛，試爲我一奏。」伊素聞其名，「便下車，踞胡床，爲作三調，弄畢，便上車去，客主不交一言」。事見《晉書》卷八一《桓伊傳》。

④ 縹緲句：縹緲，高遠隱約貌。子晉，王子晉，周靈王太子，一作王子喬。子晉「好吹笙作鳳凰鳴，遊伊洛之間，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」。事見《列仙傳》卷上。

⑤ 海門：海口，長江入海處。王昌齡《宿京江口期劉沓虛不至》：「霜天起長望，殘月生海門。」

⑥ 隋苑：隋煬帝時所建上林苑，又名西苑，故址在今江蘇揚州市西北。馮注：「《一統志》：揚州隋苑，在江都縣北七里。」

⑦ 荷衣：荷葉編成之衣服，此指隱士所穿衣服。屈原《九歌》：「荷衣兮蕙帶。」

【集評】

《寄題甘露寺北軒》：一、二言甘露北軒舊是熟遊，三、四承「最留情」三字來。「堪弄」、「疑聞」，是極寫此軒之孤高縹緲，非真欲弄笛聞笙也。五「海門秋水」言眼見者滔滔無極，六「隋苑鐘聲」言耳聞者浩浩焉終，此寫北軒之景，亦即其寄題之情，直從「水色」、「鐘聲」中悟却浮生，故有「他年」一結

也。(朱三錫《東嶠草堂評訂唐詩鼓吹》卷六)

《寄題甘露寺北軒》：此寺在鎮江府城北固山上，下臨長江，東極大海。明都穆《遊北固山記》云：予舊讀謝靈運《遊山》詩，及《世說》所載荀令則登山望海云，雖未睹三山，使人有凌雲之意，未嘗不賞歎其勝。今起句比于蓬萊之仙宮，亦以此。而北軒高曠，使人留情。第四以仙家凌虛還疑得有情，第三落想尤奇。論桓伊之笛，原與此處無涉，然臨此高空，得長笛一弄，自然更爲森爽，寫著笛聲之神妙。第五是東望連海，第六北望揚州，有煬帝遺跡，俱細膩清幽。結亦淋漓興會，與三四稱。會言有一口也。桓伊弄笛，見武寮部，《列仙傳》：王子喬，周靈王太子晉也，好吹笙作鳳鳴，遊伊洛之間，浮丘公接上嵩高山，三十餘年，後見桓良謂曰：告我家，七月七日待我于緱氏山頭。至期乘白鶴，駐山頭，可望不可到，俯首謝時人，數日方去。後立祠緱氏山下。揚州向海有海門縣，在長江東沿海，康熙初已坍，今存通州海門縣。(胡以梅《唐詩實珠箋》卷四十三)

題青雲館(一)①

虬蟠千仞劇羊腸②，天府由來百二強③。
四皓有芝輕漢祖④，張儀無地與懷王⑤。
雲連帳影蘿陰合⑥，枕遶泉聲客夢涼。
深處會容高尚者⑥，水苗三頃百株桑。

【校勘記】

- 〔一〕《文苑英華》卷二九八題下校：「一有襄陽路三字。」
〔三〕「合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二九八、馮注本校：「一作近。」

【注釋】

- ① 青雲館：在商州商洛縣，今陝西商南縣青雲鎮。見《元豐九域志》卷三。此詩據詩中「水苗三頃百株桑」句，似爲春夏間所作。又王西平、張田《杜牧詩文繫年考辨》謂此詩乃開成四年（八三九）春杜牧離潯陽赴京任左補闕經商山時作。而郭文鎬《杜牧若干詩文繫年之再考辨》（《西北師範學院學報》一九八七年第二期）認爲：「詩有『雲連帳影羅陰合，枕邊泉聲客夢涼』句，則『季節非春，乃夏秋間，故詩不作於開成四年』。考杜牧行踪，『會昌元年四月，兄慥自江守蘄，某與顓同舟至蘄。某其年七月，却歸京師』，此行經商山，與詩時地相合，故詩應作於會昌元年。」今姑從之，訂本詩於會昌元年（八四一）秋。

② 虬蟠：像虬龍般盤屈。此處用以形容山上小道。劇羊腸，比羊腸阪更爲盤屈曲折。

③ 天府：肥沃、險要、物產豐饒地區。此指關中。《史記·高祖本紀》記田肯說漢高祖「秦，形勝之國，帶河山之險，縣隔千里，持戟百萬，秦得百二焉」。

④ 四皓：秦末漢初四隱士，曰東園公、綺里季、夏黃公、角里先生，四人鬚眉皆白，故稱四皓。隱居商山，作《紫芝歌》，漢高祖聞其名聲而徵之，四皓不至。

⑤ 張儀句：張儀使楚，以割秦商於六百里地諾言騙取楚懷王與齊國斷交。後秦不與商於之地，懷王怒，聲言：「願得張儀而甘心焉。」後張儀至楚，設詭辯於楚懷王寵姬鄭袖，懷王聽信鄭袖，復釋張儀。事見《史記》卷八四《屈原賈生列傳》。

⑥ 高尚者：馮注：「《魏書·陽尼傳》：欽四皓之高尚兮，歎伊周之涉危。」

【集評】

《題青雲館》：以奕奕史冊之人，與冥冥高尚之流，兩兩相形，榮世忘世，總歸一轍。（朱三錫《東嶽草堂評訂唐詩鼓吹》卷六）

《題青雲館》：首言商山路如龍蟠曲折，險如羊腸，乃秦地之一險要處，所以得百二之勢者也。四皓輕漢，張儀詐楚，皆因地弔古意。五六寫此館處山中之景，所以帳連雲蘿，泉聲繞枕，亦幽絕之境。更深人可以容高尚之士，於中營水田桑地，致足樂也。商山下有驛路，故須更深進，方可隱耳。秦得百二，詳見《潼關僧》。《史記》：蘇秦說秦惠王曰：秦四塞之國，被山帶渭，東有關河，西有漢中，南有巴蜀，北有岱，此天府也。按商山，亦名商洛，在商州。秦地西有隴關，東有函谷關，臨晉關，南有峽關，武關，為關中，而武關在商州路，通判楚，故亦天府之險也。……《漢書·張良傳》：高帝

欲易太子，呂澤強要畫計，良曰：「上有不能致者四人，固請宜來，令上見之，則一助也。及晏置酒，太子侍，四人者從太子，年皆八十有餘，鬚眉皓白，衣冠甚偉，上怪問曰：「何爲者？」四人前對言姓名，上乃驚曰：「吾求公，避外我，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？」四人曰：「陛下輕士善罵，臣等義不辱，故恐而亡匿，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，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，故臣等來。」上曰：「煩公幸卒調護太子。」四人爲壽已畢，趨去，上目送之，召戚夫人指示曰：「羽翼既成，難動矣。」呂氏真乃主矣。戚夫人泣涕。……《史記》：張儀說楚懷王，使絕齊，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。及絕齊，而使將軍受地，儀三日不朝，齊秦交合，儀乃出，謂楚使曰：「臣有奉邑六里，願獻。」《易經》：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。（胡以梅《唐詩貫珠箋》卷四十五）

佳句自來難得有偶，如……杜牧之之「枕繞泉聲客夢涼」，項斯之「山當日午回峰影」之類，皆係興會所至，偶然而得。強欲偶之，雖費盡苦思，終不能敵，是蓋有不可以力爭者。（王壽昌《小清華園詩談》卷下）

正初奉酬歙州刺史邢群（一）^①

翠巖千尺倚溪斜，曾得嚴光作釣家^②。
越嶂遠分丁字水^③，臘梅遲見二年花^④。
明時刀尺

君須用^⑤，幽處田園我有涯。一壑風煙陽羨里^⑥，解龜休去路非賒^⑦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詩題原作《正初奉酬》，據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、馮注本增改。又此詩之前一首，原有歙州刺史邢群所作《郡中有懷寄上睦州員外十三兄》詩，今移至此處，以并讀參考：「城枕溪流淺更斜，麗譙連帶邑人家。經冬野菜青青色，未臘山梅樹樹花。雖免瘴雲生嶺上，永無京信到天涯。如今歲晏從羈滯，心喜彈冠事不賒。」

【注釋】

① 正初：農曆正月初。邢群，字渙思，河間人。大和三年登進士第，授太子校書郎。又任協律郎、大理評事。累官戶部員外郎。會昌五年出爲處、歙二州刺史。大中三年卒。事跡見杜牧《唐故歙州刺史邢君墓誌銘》。此詩郭文鎬《杜牧詩文繫年小札》繫於大中二年，時杜牧任睦州刺史。其理由爲此詩乃杜牧奉酬邢群詩，而邢群詩有「未臘山梅處處花」句，梅花花期在小寒，而「未臘」，即「未至臘日」，又可知該年節氣已入小寒而臘日未至」。又據《二十史朔閏表》推算，大中元年小寒在臘日前，故邢群詩之作，乃在大中元年冬其任歙州刺史任時，則杜牧此詩乃在大中二年（八

四八) 正初奉酬之作。

② 嚴光：東漢處士，曾隱居釣魚。嚴子陵釣臺即其釣魚處，地在睦州桐廬縣西三十里富春江七里瀨。

③ 丁字水：睦州東陽江，其上流即衢、婺二港，至蘭溪縣合流。又流至建德縣東南入浙江，形如丁字，亦名丁字水。

④ 二年花：臘梅於上年冬開花，至次年春初猶可見到，故云。

⑤ 刀尺：此處喻指官吏衡量升降人材之權力。

⑥ 陽羨：在今江蘇宜興南。杜牧於陽羨置有產業。

⑦ 解龜：解去所佩龜印，指辭官。漢制，官吏秩二千石以上，皆銀印青綬，印背有龜鈕。馮注：「謝靈運詩：解龜在景平。」

【集評】

《正初奉酬》：此牧之用韻酬歙州刺史邢群也。臘中得詩，正初奉酬。二詩皆是前四句言各州之景，後四句言情，皆佳句也。（方回《瀛奎律髓》卷四「風土類」）

《圖經》載：嚴陵山水清麗奇絕，號錦峰繡嶺，乃子陵隱居之所，後以名山。然嚴陵山水稱號，率

有經據。如杜若汀洲，見於杜紫微詩，云：「杜若芳洲翠，嚴光釣瀨喧。」如丁谿越嶂，亦見於杜紫微詩，云：「翠巖千尺倚溪斜，曾見嚴光作釣家。越嶂遠分丁字水，江梅遲見二年花。」……又如吳根越角，亦見杜紫微詩《昔事文皇帝》篇中，云：「溪山侵越角，風壤盡吳根。」獨未知錦峰繡嶺，《圖經》何所據也。（商輅《燕山筆麈》）

《正初奉酬》：亦是牽率應酬，不見小杜本領。生也有涯雖出《莊子》，然去「生」字不妥。（紀昀

《瀛奎律髓刊誤》卷四「風土類」）

江上偶見絕句^①

楚鄉寒食橘花時，野渡臨風駐彩旗。草色連雲人去住，水紋如縠燕差池。

【注釋】

① 此詩《全唐詩》卷三六一又作劉禹錫《酬寶員外使君寒食日途次松滋渡先寄示四韻》詩前四句。《全唐詩重出誤收考》云：「劉集詩後自注：『時自水部郎出牧。』題中之寶員外為寶常，元和六年（八一）任水部員外郎，元和七年冬出任朗州刺史。朗州，漢稱武陵郡，時劉禹錫任朗州司馬。寶常從長安出發，於元和八年春達湖北江陵時，先以詩寄劉禹錫，題為《之任武陵寒食日途次松

滋渡先寄劉員外禹錫》，劉詩乃酬答之作。江陵是楚之故都，松滋渡在江陵府枝江縣南。此詩首聯云：「楚江寒食橘花時，野渡臨風駐彩旗。」乃寫其路經松滋渡口駐節楚地江畔情景，爲劉酬寶作無疑。洪邁截前四句入《絕句》二五，誤署杜牧。」

【集評】

【唐詩一詩傳爲兩人例】唐人詩流傳訛謬，有一詩傳爲兩人者。如「漠漠水田飛白鷺，陰陰夏木囀黃鸝」，既曰王維，又曰李嘉祐，以全篇考之，摩詰詩也。又：「楚鄉寒食梅花詩，野渡臨風駐綵旗。草色連雲人去住，水紋如縠燕差池」，既見杜牧集中，又劉夢得外集作八句，其後云：「朱幡尚憶群飛雉，青綬初聯左顧龜。非是湓城白司馬，水曹何事與新詩。」考其全篇，夢得詩也。然前四句絕類牧之。（李錞《李希聲詩話》）

【鬱孤臺刻石曼卿詩】石曼卿嘗作大字書……一絕云：「楚鄉寒食摘花時，野渡臨風駐綵旗。草色連雲人去住，水文如縠燕差池。」末題云《江上偶見》。繼又書《題木蘭廟》一絕，又《入商山》一絕，末又一絕云：「前山極遠碧雲合，清夜一聲《白雪》微。欲寄相思千里月，溪邊殘照雨霏霏。」後題云《寄遠》。此四絕必唐詩，特前此未見耳。或謂「千里月」，疑是「目」字誤作「月」，因下句是「殘照」，無緣用「月」字也。但「千里目」，於義未順。千里相隔，唯月共照，今殘照之時，值霏霏之雨，欲寄相

思於月不可得矣，「月」字爲是。所書字如掌大，亦甚端重，然帶俗態，欠清媚遒勁之氣。盱江聶善之侍郎守贛州日，摹其真跡，刻石鬱孤臺，未知今尚存否。偶觀墨本，恐失去，謹錄於此。（劉壘《隱居通議》卷八）

題木蘭廟^①

彎弓征戰作男兒^②，夢裏曾經與畫眉^一。幾度思歸還把酒，拂雲堆上祝明妃^③。

【校勘記】

「一」「與」，夾注本作「夢」。

【注釋】

① 木蘭廟：在湖北黃岡木蘭山上。馮注：「《太平寰宇記》：黃州黃岡縣木蘭山，在縣西一百五十里，舊廢縣取此爲名，今有廟在木蘭鄉。《演繁露》：樂府有木蘭，乃女子，代父征戍，十年而歸，不受爵賞，人爲作詩，然不著何代人？或者疑爲寓言。然白樂天《題木蘭花》云：怪得獨饒脂粉

態，木蘭曾作女郎來。又杜牧有《題木蘭廟》詩云云。既有廟貌，又云曾作女郎，則誠有其人矣。」此詩《杜牧年譜》據《太平寰宇記》謂，黃州黃岡縣，木蘭山在縣西一百五十里，舊廢縣，取此爲名。今有廟，在木蘭鄉，而謂此詩乃杜牧任黃州刺史時，即會昌二年至四年（八四二—八四四）秋所作，蓋木蘭廟在黃州故也。

② 作男兒：木蘭曾女扮男裝，替父從軍。

③ 拂雲堆句：拂雲堆，地名。在黃河北岸，今內蒙古烏拉特旗西北。此處有神祠，突厥人侵中原，必先至神祠祭酹求福。夾注：「《十道志》：關內道勝州有拂雲堆。」明妃，即漢元帝宮女王嬙，又稱王昭君。晉文王諱昭，故晉人稱其爲明妃。王嬙遠嫁匈奴，爲南匈奴呼韓邪單于闕氏（即王后）。

【集評】

古樂府中，《木蘭》詩、《焦仲卿》詩皆有高致。蓋世傳《木蘭》詩爲曹子建作，似矣。然其中云：「可汗問所欲」，漢、魏時，夷狄未有「可汗」之名，不知果誰之詞也。杜牧之《木蘭廟》詩云：「彎弓征戰作男兒，夢裏曾驚學畫眉。幾度思歸還把酒，拂雲堆上祝明妃。」殊有美思也。（魏泰《臨漢隱居詩話》）

【木蘭】樂府有《木蘭》，乃女子代父征戍十年而歸，不受爵賞，人爲作詩。然不著何代人，獨詩中有「可汗大點兵」語，知其生世非隋即唐也。女子能爲許事，其義且武，在緹縈上。或者疑爲寓言，然

白樂天《題木蘭花》云：「怪得獨饒脂粉態，木蘭曾作女郎來。」又杜牧有《題木蘭廟》詩曰：「彎弓征戰作男兒，夢裏曾經與畫眉。幾度思歸還把酒，拂雲堆上祝明妃。」既有廟貌，又曾作女郎，則誠有其人矣，亦異哉！（程大昌《演繁露》卷十六）

古樂府《木蘭花》詞，乃女子代父征戍十年而歸，不受封爵，故杜牧之有《題木蘭廟》詩云：「彎弓征戰作男兒，夢裏曾經與畫眉。幾度思歸還把酒，拂雲堆上祝明妃。」女子作男兒，其事甚怪。（闕名《碧湖雜記》）

入商山^①

早入商山百里雲，藍溪橋下水聲分^②。流水舊聲人舊耳，此迴嗚咽不堪聞^③。

【注釋】

① 商山：馮注：「《十道山川考》：商山，在商州上洛縣南十四里，商洛縣南一里。」據《杜牧年譜》，杜牧經商山有開成四年春入京、開成五年冬往潯陽以及會昌元年七月自蘄州歸長安、會昌二年出守黃州等多次。此詩有「流水舊聲人舊耳，此迴嗚咽不堪聞」句，乃重經商山之作，故《杜牧年譜》

繫於開成四年人京爲左補闕時經商山作，恐非是。據郭文鎬《杜牧詩文繫年小札》（《人文雜誌》一九八九年第五期）所考，詩乃杜牧離京經商山時作。「牧離京取商山路凡二，開成五年冬乞假赴潯陽探弟及會昌二年赴黃州任，可言『舊聲舊耳』，且令其不堪聞流水嗚咽聲者」，唯出守黃州之行合，故詩作於會昌二年（八四二）。今姑從其說。杜牧會昌二年四月已在黃州，則其經商山作此詩蓋在三月間。

② 藍溪：水名。源出陝西商縣西北秦嶺，西北流入藍田縣界。馮注：「《一統志》：藍溪水在藍田縣東南。《長安志》：藍谷水，南自秦嶺西流經藍關、藍橋，經王順山下，出藍谷，西北流入灊。《縣志》：藍溪即藍谷水，又謂之清河。」

③ 流水舊聲二句：蓋開成四年春杜牧入京任補闕時曾經此，而此時經過時詩人心情不佳，故云。

偶題

甘羅昔作秦丞相^①，子政曾爲漢輦郎^②。
千載更逢王侍讀^③，當時還道有文章。

【注釋】

- ① 甘羅：戰國甘茂孫。年十二，事秦相呂不韋。秦始皇欲擴大河間郡，甘羅自請出使趙國，勸說趙王割五城與秦，以功封爲上卿。事跡附見《史記》卷七一《甘茂傳》。據此，知甘羅未嘗爲相。
- ② 子政：漢劉向字。據《漢書》本傳，向本名更生，年十二，因父劉德保薦任輦郎。服虔注云：「如今引御輦郎也。」
- ③ 侍讀：官名，掌爲帝王講學。

【集評】

【甘羅】《史記》：甘羅者，甘茂孫也。茂既死，甘羅年十二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，後因說趙有功，始皇封爲上卿，未嘗爲秦相也。世人之見其事秦相呂不韋，因相傳以爲甘羅十二爲秦相，大誤也。唐《資暇集》又謂相秦者，是羅祖名茂。以《史記》考之，又不然。茂得罪於秦王，亡秦人齊，又使於楚，楚王欲置相於秦，范蠡以爲不可，故秦卒相向壽，而茂竟不得復入秦，卒於魏。以此觀之，則茂亦未嘗相秦也。杜牧之《偶題》云：「甘羅昔作秦丞相」，其亦不考其實，而誤爲之說也。（黃朝英《緇素雜記》卷十）

【北固甘羅】杜牧之《登北固山》詩曰：「謝朓詩中佳麗地。」或者謂朓詩「江南佳麗地，金陵帝王州」。金陵乃今建康，非潤州也。僕謂當時京口亦金陵之地，不特牧之爲然，唐人江寧詩，往往多言

京口事，可驗也。又如張氏《行役記》，言甘露寺在金陵山上；趙璘《因話錄》言李勉至金陵，屢讚招隱寺標致，蓋時人稱京口亦曰金陵。牧之又有詩曰：「甘羅昔作秦丞相。」或者又謂《史記》：「甘羅年十二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，後因說趙有功，始皇封爲上卿，未嘗爲秦相也。僕考《北史·彭城王湊傳》曰：「昔甘羅爲秦相，未聞能書。」《儀禮》疏曰：「甘羅十二相秦，未必要至五十。」則知此謬已久，牧之蓋循襲用之耳。（王楙《野客叢書》卷二十）

【附訂僞】杜牧「珊瑚破高齊，作婢舂黃糜。」按，李詢得珊瑚，其母令青衣而舂，無糜字。牧趁韻撰造，非事實。又有詩：「甘羅昔作秦丞相。」《史記》羅年十二，事秦相文信侯，後封上卿，未嘗爲秦相。《北史·彭城王湊傳》：「昔甘羅爲秦相，未聞能書。」《儀禮》疏云：「甘羅十二相秦，未必要至五十。知此謬循襲已久。（胡震亨《唐音癸籤》卷二十三「詁箋」八）

【衛青】韋莊詩：「西園公子名無忌，南國佳人字莫愁。」對偶甚工，然以魏文作信陵，殊招物議。杜牧詩：「甘羅昔作秦丞相。」亦誤以茂爲羅。（宋長白《柳亭詩話》卷六）

送盧秀才一絕^①

春瀨與煙遠^②，送君孤棹開。
潺湲如不改，愁更釣魚來。

【注釋】

① 此詩《杜牧年譜》謂杜牧有「《送盧秀才赴舉序》云：『去歲九月，余自池改陸，凡同舟三千里，復爲余留陸七十日，今之去，余知其成名而不丐矣。』蓋即此盧秀才也」。杜牧轉任睦州刺史在會昌六年九月，故繫本詩於大中元年（八四七）杜牧任睦州刺史時。詩有「春瀨與煙遠，送君孤棹開」句，乃作於春日。

② 瀨：指七里瀨，嚴子陵釣魚處。在睦州桐廬縣西三十里富春江七里瀨。

醉題

金鑷洗霜鬢^①，銀觥敵露桃^②。
醉頭扶不起，三丈日還高。

【注釋】

① 洗：此指拔除白髮。

② 銀觥句：銀觥，銀製酒器。露桃，即露井桃。生長於不加覆蓋之井旁桃樹。馮注：「白居易詩：酒試銀觥表分深。王昌齡詩：昨夜風開露井桃。」

題商山四皓廟一絕^①

呂氏強梁嗣子柔^②，我於天性豈恩讎^③。
南軍不袒左邊袖^④，四老安劉是滅劉^⑤。

【注釋】

① 四皓廟：馮注：「《一統志》：商州四皓廟，在州西金雞原，一在州東商洛鎮。」此詩《杜牧年譜》繫於開成四年（八三九）春杜牧由宣州赴京任左補闕途經商山時。

② 呂氏句：呂氏，即劉邦之妻呂后。強梁，強悍，剛毅果決。嗣子，指太子劉盈，呂后所生。柔，懦弱。《史記·呂太后本紀》：「呂太后者，高祖微時妃也，……為人剛毅，佐高祖定天下。」又：「孝惠（即劉盈）為人仁弱，高祖以爲不類我，常欲廢太子，立戚姬子如意，如意類我。」

③ 我於天性句：《孝經》：「父子之道，天性也。」此句謂廢立與恩仇無關。

④ 南軍句：漢京師衛戍部隊有南北兩軍，南軍負責保衛皇宮，北軍負責守衛京城。呂后時，呂祿掌北軍，呂產管南軍。呂后死後，呂氏家族陰謀作亂，老臣太尉周勃爲粉碎呂氏之亂，親入北軍，傳令云：「爲呂氏右袒，爲劉氏左袒。」北軍皆左袒爲劉氏。後周勃又與劉章率軍入宮，殺呂產等

人，保住劉氏政權。事見《漢書》卷三《高后紀》。

⑤ 四老句：四老，即四皓。劉邦欲廢太子劉盈，吕后恐，召張良謀議。張良設計請劉邦素所敬重而羅致不得之四皓爲太子客。劉邦見四皓輔佐太子，歎曰：「羽翼已成，難動矣。」竟不易太子。事見《漢書》卷四〇《張良傳》。滅劉，謂劉氏政權落入吕氏手中。

【集評】

杜牧之云：「南軍不袒左邊袂，四皓安劉是滅劉？」其意以謂四老輔立太子爲非。何不思之甚也？惠帝嫡且長，爲太子無過，即位之後，能守高祖規模，亦可謂賢矣，安能料其身後有吕氏之禍也哉？使惠帝不可立，張良決不肯從吕后之請，又豈肯起四老人哉？南軍不袒左袂，意謂周勃入北軍時，設有不袒者奈何？此兒童之見也。勃所慮者，不得入北軍耳，既入則無事矣。勃之設問，必已得北軍之情，萬一不袒，必有後段，豈若世之庸人無思慮者？牧之可毋慮也。又元微之《四皓》云：「秦皇轉無道，諫者鼎鑊親。茅焦脫衣諫，先生無一言。趙高殺二世，先生如不聞。劉項取天下，先生卧白雲。海內八年戰，先生全一身。如何一朝起，屈作儲貳賓。安存孝惠帝，摧頽戚夫人。捨大以誅細，蛇盤而螻伸。惠帝竟不嗣，吕氏禍有因。」與牧之意同。微之責人太深，過於牧之。惠帝爲太子無過，豈可勸立戚夫人之子如意哉？樂天答云：「先生道甚明，夫子猶或非。」微之豈不慚耶？

晉桓玄作《四皓論》示殷仲堪，亦微之之意，仲堪闕之，其言極有理。（朱翌《猗覺寮雜記》卷一）

【四老安劉】漢高帝晚歲，欲易太子，蓋以呂后鷙悍，惠帝仁柔，爲宗社遠慮，初非溺於戚姬之愛，而爲是邪謀也。蘇老泉謂帝之以太尉屬周勃，及病中欲斬樊噲，皆是知有呂氏之禍，可謂識帝之心者矣。子房，智人也，乃引四皓爲羽翼，使帝涕泣悲歌而止。帝之泣，豈爲兒女子而泣耶？厥後趙王以酖亡，惠帝以憂死，向非呂后先殂，平、勃交驩，則劉氏無噍類，而火德灰矣。杜牧之所謂「四老安劉是滅劉」者，誠哉是言也！夫立子以長，固萬世之定法，然亦有不容拘者。泰伯遜而周以興，建成立而唐幾危，一得一失，蓋可監也。夫子善齊桓首止之盟，而美泰伯爲至德。蓋善齊桓者，明萬世之常經也；美泰伯者，亦萬世之通誼也。（羅大經《鶴林玉露》乙編卷四）

杜牧之《四皓廟》詩云：「南軍不袒左邊袖，四皓安劉是滅劉。」詩意蓋言惠帝以四皓羽翼之力，而始得立；然諸呂之禍又以惠帝得立、呂氏專權而後有之，亦勘駁語也。但周勃左袒之令，牧之猶未知歟？按《大射士喪禮》所載：「凡行禮，無吉凶，皆袒左。」《觀禮》曰：「肉袒右。」勃時去古未遠，禮俗之舊，通行習聞，其曰爲劉者左袒，爲呂者右袒，實以刑賞示之，令其必從劉耳。豈陳懷公朝國人而問曰：「欲與楚者右，欲與吳者左」，聽人自擇，兩可之謂哉？向背稍殊，計復安出？勃未必若是其愚也。世之論不知古禮，類自今日觀之。（游潛《夢蕉詩話》）

【二喬】吳旦生曰：《深雪偶談》謂，牧之以滑稽弄辭，彥周雌黃之，豈非與癡人言不應及於夢也。

禹錫《題蜀主廟》云：「淒涼蜀故妓，歌舞魏宮前」，亦是此意，惟增悽感，却不主於滑稽耳。牧之詩如《四皓廟》云：「南軍不袒左邊袖，四皓安劉是滅劉。」如《烏江亭》云：「勝敗兵家未可期，包羞忍恥是男兒。江東子弟多才俊，捲土重來未可知。」則「東風」、「春深」數字，較爲含蓄深窈矣。余以牧之數詩，俱用「翻案法」，跌入一層，正意益醒，謝疊山所謂「死中求活」也。《漁隱叢話》云：「牧之題詠好異於人，如《赤壁》、《四皓》，皆反說其事，至《題烏江》，則好異而叛於理，項氏以八千渡江，無一還者，誰肯復附之？其不能捲土重來決矣。嗚呼，此豈深於詩者哉！」（吳景旭《歷代詩話》卷五十二庚集七）

【四皓】商山一局，乃子房善爲調劑之術，觀其與建成侯語，可悟其微。而唐人每多責備之言。如杜牧「南軍不袒左邊袖，四皓安劉是滅劉」，蔡京「如何鬢髮霜相似，更出深山定是非」之類，豈謂真有其人耶？（宋長白《柳亭詩話》卷五）

余雅不喜四皓事，著論非之；且疑是子長好奇附會，非真有其人也。後讀杜牧「四皓安劉是滅劉」；錢辛楣先生「安呂非安劉」二詩，可謂先得我心。顧祿伯亦有詩誚之云：「垂老與人家國事，幾聞巢、許出山來？」（袁枚《隨園詩話》卷三）

【杜牧詩】杜牧之作詩，恐流於平弱，故措詞必拗峭，立意必奇闢，多作翻案語，無一平正者。方岳《深雪偶談》所謂「好爲議論，大概出奇立異，以自見其長」也。如《赤壁》云：「東風不與周郎便，銅雀春深鎖二喬。」《題四皓廟》云：「南軍不袒左邊袖，四老安劉是滅劉。」《題烏江亭》云：「勝敗兵

家事不期，包羞忍恥是男兒。江東子弟多才俊，捲土重來未可知。」此皆不度時勢，徒作議論，以炫人耳，其實非確論也。惟《桃花夫人廟》云：「細腰宮裏露桃新，脈脈無言度幾春。至竟息亡緣底事？可憐金谷墜樓人。」以綠珠之死，形息夫人之不死，高下自見；而詞語蘊藉，不顯露譏訕，尤得風人之旨耳。皮日休《館娃宮懷古》云：「越王大有堪羞處，只把西施賺得吳。」亦是翻新，與牧之同一蹊徑。

（趙翼《甌北詩話》卷十一）

送隱者一絕（二）

無媒徑路草蕭蕭^①，自古雲林遠市朝。公道世間唯白髮，貴人頭上不曾饒^②。

【校勘記】

（一）《文苑英華》卷二二三二題無「一絕」二字。

【注釋】

① 媒：媒人。此指引薦之人。

② 饒：寬饒、放過。夾注：「《詩史》：日月不相饒。東坡補注：王獻之覽鏡，見白髮，顧兒童曰：日月不相饒，村野之人，二毛俱摧矣。子等何汲汲爲饒，寸陰過而不可復得也。」馮注：「鮑照詩：日月流邁不相饒。」

【集評】

牧之有「世間公道唯白髮，貴人頭上不曾饒」，嘗愛其語奇怪，似不蹈襲。後讀子美「苦遭白髮不相放」，爲之撫掌。（黃徹《碧溪詩話》卷五）

茗溪漁隱曰：牧之云：「無媒逕路草蕭蕭，自古雲林遠市朝。公道世間惟白髮，貴人頭上不曾饒。」羅鄴云：「芳草和煙暖更青，閑門要路一時生。年年點檢人間事，惟有春風不世情。」予嘗以此二詩作一聯云：「白髮惟公道，春風不世情。」蓋窮人不偶，遣興之作也。（胡仔《茗溪漁隱叢話後集》卷十五杜牧之）

「公道世間惟白髮，貴人頭上不曾饒。」此唐人詩也。先祖素齋府君挽周氏父子云：「於今白髮無公道，不上周郎父子頭。」蓋反其意而用之也。（朱孟震《玉筍詩談》卷上）

「公道世間惟白髮，貴人頭上不曾饒」、「年年點檢人間事，惟有春風不世情」、「世間甲子須臾事，逢著仙人莫看棋」、「雖然萬里連雲際，爭似堯階三尺高」、「坑灰未冷山東亂，劉、項元來不讀書」，皆僅去張打油一間，而當時以爲工，後世亦亟稱之。此詩所以難言。（胡應麟《詩數》內編卷六近體下絕句）

「一將功成萬骨枯」，是疏語。「可憐無定河邊骨」，是詞語。又如「公道世間惟白髮」、「只有春風不世情」、「爭似堯階三尺高」、「劉項原來不讀書」等句，攬入議論，皆僅去張打油一間。人皆盛稱爲工，受誤不淺。（胡震亨《唐音癸籤》卷十一「評匯」六引元瑞語）

【白髮春風】《詩話類編》曰：丘仲深嘗作《因事有感》詩，其序曰：唐人有詩云：「公道世間惟白髮」，又曰：「惟有東風不世情」，又曰：「花開蝶滿枝，花謝蝶還稀。惟有舊巢燕，主人貧亦歸。」是皆憫世悼俗之言，味其詞，可知其時矣。由今日以觀，尤有甚於此者，故反其詞爲一絕云：「白髮年來也不公，春風亦與世情同。於今燕子如蝴蝶，不入尋常矮屋中。」誦之者，足以見世態炎涼之變。

吳旦生曰：《漁隱叢話》：杜牧詩：「公道世間惟白髮，貴人頭上不曾饒。」羅鄴詩：「年年檢點人間事，惟有東風不世情。」嘗以此二絕作一聯云：「白髮惟公道，東風不世情。」此窮人不偶，遣興之作也。今仲深反其詞爲之，感慨良深。（吳景旭《歷代詩話》卷七十五癸集四）

「公道世間惟白髮，貴人頭上不曾饒」、「年年檢點人間事，惟有春風不世情」，此最粗直之句，而宋人稱之。《華清宮》二篇及《赤壁》詩，最有意義，則又敲撲不已，可謂薰蕕不辨。（賀裳《載酒園詩話》卷一宋人議論拘執）

《送隱者》：「道」字與上「逕路」呼應，老宜所共，在下者頭偏易白，安得決計長往乎？饒，餘也。（何焯《唐三體詩》卷一）

【白髮】《說郛》載有人詠鬚髮云：「勸君莫鬚髮毛斑，髮到斑時也自難。多少朱門年少客，被風吹上北邙山。」較坡翁白髮詩尤爲婉摯。又「公道世間惟白髮，貴人頭上不曾饒」，別有感慨。袁簡齋大令詩云：「美人自古如名將，不許人間見白頭。」此另是一副議論。文人之筆，何所不可。（梁紹壬《兩般秋雨盦隨筆》卷八）

題張處士山莊一絕（二）

好鳥疑敲磬^①，風蟬認軋箏^②。修篁與嘉樹，偏倚半巖生。

【校勘記】

「一」「題」，夾注本作「遊」。

【注釋】

- ① 敲磬：馮注：「《拾遺記》：幽州之墟，羽山之北，有善鳴之鳥，名曰青鸛，其聲似鐘磬笙箏也。」
- ② 軋箏：箏之一種。唐時用竹片軋箏絃發音。



有懷重送斛斯判官

蒼蒼煙月滿川亭，我有勞歌一爲聽^①。將取離魂隨白騎，三台星裏拜文星^②。

【注釋】

① 勞歌：送別之歌。駱賓王《送吳七游蜀》詩：「勞歌徒欲奏，贈別竟無言。」

② 三台星句：三台，星名。此指三公之位。馮注：「《晉書·天文志》：三台六星，兩兩相比，起文昌列，抵太微，一曰天柱，三公之位也。在人曰三公，在天曰三台，主開德宣符也。」文星，即文昌星，又稱文曲星。傳說爲主文運之星宿。此用以稱譽斛斯判官。

贈別二首^(一)^①

其一

娉娉裊裊十三餘^②，荳蔻梢頭二月初^③。春風十里揚州路^(二)，卷上珠簾總不如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詩題原作《贈別》，今據夾注本、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增改。《才調集》卷四一作《題贈二首》。
〔三〕「路」，《才調集》卷四作「郭」，夾注本作「過」，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校：「一作郭。」

【注釋】

①《杜牧年譜》大和九年謂杜牧「轉真監察御史，赴長安供職」。並謂「此詩蓋杜牧離揚州時與妓女贈別之作」。今即據此訂此詩於大和九年（八三五）。杜牧大和九年七月已在長安，則其離開揚州作此詩約在是年春或夏間。

②娉娉裊裊句：體態婀娜多姿、輕盈柔美貌。十三餘，十三四歲。

③荳蔻句：荳蔻，即紅豆蔻，花淡紅，鮮妍如桃杏花色。二月初尚未開花，故用以比喻少女。馮注：「《桂海虞衡志》：紅豆蔻，花淡紅，鮮妍如桃杏花色，蕊重則下垂，每蕊心有兩瓣相並，詞人托興曰比目、連理云。」

【集評】

往歲過廣陵，值早春，嘗作詩云：「春風十里珠簾卷，髣髴三生杜牧之。紅葉梢頭初蠶栗，揚州

風物鬢成絲。」（黃庭堅《豫章黃先生文集》卷九）

鍾嶸稱張茂先，惜其「兒女情多，風雲氣少」。喻鳧嘗謁杜紫微，不遇，乃曰：「我詩無綺羅鉛粉，宜不售也。」淮海詩亦然，人戲謂可入小石調，然率多美句，但綺麗太勝爾。子美「並蒂芙蓉本自雙」、「水荇牽風翠帶長」，退之「金釵半醉坐添春」，牧之「春風十里揚州路」，誰謂不可入黃鐘宮邪？（黃徹

《碧溪詩話》卷三）

【黃山谷草書筆跡】山谷晚年草字高出古人，……又《甲子春過揚芍藥未開》一首：「春風十里珠簾卷，仿佛三生杜牧之。紅藥梢頭初繭栗，揚州風物鬢成絲。」（闕名《漫叟詩話》）

杜牧之詩云：「娉娉嫋嫋十三餘，豆蔻梢頭二月初。」不解豆蔻之義。閱《本草》，豆蔻花，作穗，嫩葉卷之而生。初如芙蓉，穗頭深紅色，葉漸展，花漸出，而色微淡，亦有黃白色，似山薑花。花生葉間，南人取其未大開者，謂之含胎花，言尚小如妊身也。（姚寬《西溪叢語》卷上）

東坡《吉祥寺賞牡丹》：「人老簪花不自羞，花應羞上老人頭。醉歸扶路人應笑，十里珠簾半上鉤。」杜牧之有詩云：「東風十里揚州路，卷上珠簾恐不如。」東坡蓋用此語也。（蔡正孫《詩林廣記》前集卷

四「劉禹錫」）

黃山谷《廣陵早春》：「春風十里珠簾捲，髣髴三生杜牧之。紅藥梢頭初繭栗，揚州風物鬢成絲。」任天社《詩注》云：「此用杜牧之詩語。『紅藥』，謂揚州芍藥。《禮記·王制》曰：『祭天地之牛，角繭栗。』此借用以言花苞之小。末句謂風物如此，惜其身之老也。」（蔡正孫《詩林廣記》後集卷五）

杜牧之《有所見》：「娉婷嫋娜十三餘，豆蔻梢頭二月初。春風十里揚州過，捲上珠簾總不如。」謝疊山云：「此言妓女顏色之麗，態度之嬌，如二月豆蔻花初開。揚州十里紅樓，麗人美女，捲上珠簾，逞其姿色者，皆不如此女也。」（蔡正孫《詩林廣記》後集卷五）

山谷贈小鬟《驀山溪》詞，世多稱賞。以予觀之，「眉黛壓秋波，儘湖南水明山秀」，「儘」字似工，而實不愜。又云「娉婷嫋娜，恰近十三餘」，夫近則未及，餘則已過，無乃相窒乎？「春未透，花枝瘦」，止謂其尚嫩，如「豆蔻梢頭二月初」之意耳，而云「正是愁時候」，不知「愁」字屬誰？以爲彼愁邪，則未應識愁；以爲己愁邪，則何爲而愁？又云：「只恐遠歸來，綠成陰，青梅如豆。」按杜牧之詩，但泛言花已結子而已，今乃指爲青梅，限以如豆，理皆不可通也。（王若虛《滄南詩話》卷三）

【荳蔻】杜牧之詩：「娉婷嫋娜十三餘，荳蔻梢頭二月初。」劉孟熙謂《本草》云：「荳蔻未開者，謂之含胎花」，言少而娠也。其所引《本草》是，言少而娠者非也。且牧之詩，本詠娉女，言其美而且少，未經事人，如荳蔻花之未開耳。此爲風情言，非爲求嗣言也。若倡而娠，人方厭之，以爲綠葉成陰矣，何事人詠乎。（楊慎《升菴詩話》卷九）

【十二樓十三樓十四樓】東坡詞：「遊人都上十三樓，不羨竹西歌吹古揚州。」用杜牧詩「娉婷嫋娜十三餘」之句也。（楊慎《詞品》卷二）

大臨近體，余最愛其揚州四律。……其二曰：「十載揚州好夢賒，文章杜牧佔繁華。偶來秋水

芙蓉幕，恣看春風荳蔻花。帳底離情微注淚，眼中密意小回車。只應司馬村頭塚，把與雷塘香土遮。」（顧嗣立《寒廳詩話》）

杜牧之詩：「婷婷嫋嫋十三餘，豆蔻梢頭二月初。」劉孟熙謂，《本草》云：「豆蔻未開者，謂之含胎花。言少而娠也。其所引《本草》是，言少而娠，非也。且牧之詩本詠娼女，言其美而且少，未經事人，如豆蔻花之未開耳。此為風情言，非為求嗣言也。若娼而娠，人方厭之，以為綠葉成陰矣，何事人詠乎！右見升庵《丹鉛錄》。辯誠是也，第未明證何以如豆蔻花。按《桂海虞衡誌》曰：紅豆蔻花叢生，葉瘦如碧蘆，春末夏初開花。先抽一幹，有大籐包之，籐解花見。一穗數十乳，淡紅鮮妍，如桃杏花色。蕊重則下垂如葡萄，又如火齊纓絡，及前綵鸞枝之狀。此花無實，不與草豆蔻同種。每蕊心有兩瓣相並。詞人托興曰比目、連理云。讀此，始知詩人用豆蔻之自，益顯《漢事祕辛》渥丹吐齊之俗。又友人言：此花京口最多，亦名鴛鴦花。凡媒妁通信與郎家者，輒贈一枝為信。（周亮工

《書影》卷三）

【荳蔻】張好好年十三，杜牧以善歌置樂籍中，吟一絕云：「娉婷嫋娜十三餘，荳蔻梢頭二月初。春風十里揚州路，卷上珠簾總不如。」劉孟熙引《本草》云：荳蔻花未大開者，謂之含胎花，言年尚少而娠身也。楊升庵謂其所引《本草》是，言少而娠非也，牧之本詠娼女，言其美而且少，未經事人，如荳蔻花之未開耳，此為風情言，非為求嗣言也，若娼而娠，人方厭之，以為綠葉成陰矣，何事人詠乎？

吳旦生曰：「稽含《南方草木狀》云：「荳蔻花，其苗如蘆，其葉似薑，其花作穗，嫩葉卷之而生，花微紅，穗頭深色，葉漸舒，花漸出。」《本草》亦云：「荳蔻花作穗，嫩葉卷之而生，初如芙蓉，穗頭深紅色，葉漸展，花漸出，而色微淡，亦有黃、白色似山薑花，花生葉間，南人取其未大開者，謂之含胎花，言尚小如妊身也。然則《本草》亦狀其花之吐而尚含蘊於葉間，有如人之娠耳。孟熙正引此意，非直謂少女之娠也。升庵誤會少而娠之語，添出求嗣一案，可笑。……黃山谷《廣陵早春》，用其意作詩云：「春風十里珠簾卷，髣髴三生杜牧之。紅藥梢頭初繭栗，揚州風物鬢成絲。」按《禮記》：「祭天地之牛，角繭栗。《漢書》：「天地牲，角繭栗。顏師古注：「牛角之形，或如繭，或如栗，言其小。山谷借用以言花苞之小。末句謂風物如此，惜其身之老也。則知荳蔻含胎，紅藥、繭栗，同出一意，高續古《紅藥詞》云：「紅翻繭栗梢頭徧」，姜堯章《芍藥》詞云：「繭栗梢頭弄」，張伯雨詩：「微雨催開繭栗花」，吳文可詩：「藥欄繭栗怯春寒」，猶是用山谷詩耳。如張思廉詩：「胡姬年十五，芍藥正含葩。」直脫換牧之、山谷間矣。（吳景旭《歷代詩話》卷五十二庚集七）

其二

多情却似總無情，唯覺樽前笑不成（一）。蠟燭有心還惜別^①，替人垂淚到天明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唯」，《才調集》卷四作「但」，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校：「一作但。」

【注釋】

① 心：與芯諧音，意雙關。馮注：「陳後主詩：思君如夜燭，垂淚著雞鳴。」

【集評】

《國風》云：「愛而不見，搔首踟躕。」「瞻望弗及，佇立以泣。」其詞婉，其意微，不迫不露，此其所以可貴也。古詩云：「馨香盈懷袖，路遠莫致之。」李太白云：「皓齒終不發，芳心空自持。」皆無愧于《國風》矣。杜牧之云：「多情却是總無情，惟覺尊前笑不成。」意非不佳，然而詞意淺露，略無餘蘊。元、白、張籍，其病正在此，只知道得人心中心事，而不知道盡則又淺露也。後來詩人能道得人心中心事者少爾，尚何無餘蘊之責哉？（張戒《歲寒堂詩話》卷上）



寄遠

前山極遠碧雲合(一)①，清夜一聲白雪微②。欲寄相思千里月③，溪邊殘照雨霏霏(二)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極遠」，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校：「一作遠極。」

〔二〕「溪邊」，《才調集》卷四作「傍溪」，《全唐詩》卷五二三校：「一作傍溪。」

【注釋】

- ① 碧雲：江淹《雜體》詩：「日暮碧雲合，佳人殊未來。」後以碧雲爲思念之意。
- ② 白雪：指陽春白雪，比喻美妙歌聲。馮注：「《淮南子》：師曠奏《白雪》之音，而神物爲之下降。」
- ③ 欲寄相思句：夾注：「《月賦》：佳人邁兮音塵闕，隔千里兮共明月。」

【集評】

【鬱孤臺刻石曼卿詩】石曼卿嘗作大字書……一絕云：「楚鄉寒食摘花時，野渡臨風駐綵旗。草色連雲人去住，水文如縠燕差池。」末題云《江上偶見》。繼又書《題木蘭廟》一絕，又《入商山》一絕，末又一絕云：「前山極遠碧雲合，清夜一聲《白雪》微。欲寄相思千里月，溪邊殘照雨霏霏。」後題云《寄遠》。此四絕必唐詩，特前此未見耳。或謂「千里月」，疑是「目」字誤作「月」，因下句是「殘照」，無緣用「月」字也。但「千里目」，於義未順。千里相隔，唯月共照，今殘照之時，值霏霏之雨，欲寄相思於月不可得矣，「月」字爲是。所書字如掌大，亦甚端重，然帶俗態，欠清媚遒勁之氣。盱江聶善之侍郎守贛州日，摹其真跡，刻石鬱孤臺，未知今尚存否。偶觀墨本，恐失去，謹錄於此。（劉壘《隱居通議》卷八）

九日^①

金英繁亂拂欄香^②，明府辭官酒滿缸^③。還有玉樓輕薄女，笑他寒燕一雙雙。

【注釋】

① 九日：即九月九日重陽節。

② 金英：菊花。夾注：「梁王筠《摘園菊》詩：菊花偏可喜，碧葉媚金英。」

③ 明府：唐人稱縣令爲明府。此暗指晉陶淵明。陶淵明曾爲彭澤令，愛菊嗜酒，後辭彭澤縣令歸隱。《宋書·陶潛傳》：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，不能致也。……先是，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，在潯陽，與潛情款。後爲始安郡，經過，日日造潛，每往必酣飲致醉。臨去，留二萬錢與潛，潛悉送酒家，稍就取酒。嘗九月九日無酒，出宅邊菊叢中坐久，值弘送酒至，即便就酌，醉而後歸。」

寄牛相公^①

漢水橫衝蜀浪分^②，危樓點的拂孤雲。六年仁政謳歌去^③，柳遠春堤處處聞。

【注釋】

① 牛相公：即牛僧孺。傳見《舊唐書》卷一七二、《新唐書》卷一七四。《杜牧年譜》於大和四年謂「正月，牛僧孺自武昌節度使召還守兵部尚書、同平章事，杜牧有詩寄之」。并繫此詩於大和四年

- (八三〇)，謂「當是本年牛僧孺由江夏人相時寄贈之作」。詩有「柳遠春堤處處聞」句，乃春日作。
- ② 漢水句：漢水，即漢江。與長江交匯於鄂州。蜀浪，指長江。牛僧孺時由武昌軍節度使（治鄂州）入為宰相。馮注：「《舊唐書·地理志》：鄂州江夏，江漢二水，會於州西。《元和郡縣志》：沔州漢陽縣魯山，一名大別山，在縣東北一百步。其山前枕蜀江，北帶漢水。《水經注·江水篇》：江水東北至江夏沙羨縣西北，沔水從北來注之。《沔水篇》：沔水南至江夏沙羨縣北，南入于江。《地說》言：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阪，南與江合，與《尚書》杜預注相符。」
- ③ 六年仁政：六年，指牛僧孺寶曆元年領鄂岳，至大和四年凡六年。

為人題贈二首

其一

我乏青雲稱^(一)，君無買笑金。虛傳南國貌^①，爭奈五陵心^(三)^②。桂席塵瑤珮，瓊鑪燼水沉^③。凝魂空薦夢^(三)^④，低珥悔聽琴^(四)^⑤。月落珠簾卷^(五)，春寒錦幕深。誰家樓上笛，何處月明砧。蘭徑飛蝴蝶，筠籠語翠襟^(六)^⑥。和簪拋鳳髻^⑦，將淚人鴛衾^(七)^⑧。的的新

添恨^⑨，迢迢絕好音。文園終病渴^⑩，休詠《白頭吟》^⑪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青雲」，《才調集》卷四、文津閣本作「凌雲」。

〔二〕「奈」，夾注本作「乃」。

〔三〕「空」，《才調集》卷四作「輕」。

〔四〕「珥」，馮注本校：「一作耳。」

〔五〕「月落」，《才調集》卷四、文津閣本作「日落」。

〔六〕「襟」，《才調集》卷四、文津閣本均作「禽」。

〔七〕「鴛」，夾注本作「鴛」。

【注釋】

① 南國：指美女。鮑照《蕪城賦》：「東都妙姬，南國麗人，蕙心紈質，玉貌絳唇。」夾注：「曹子建詩：『南國多佳人，容華若桃李。』」

② 五陵：指五陵少年。泛指豪貴子弟。



③ 瓊鑪句：瓊鑪，玉鑪，指精美之香鑪。水沉，即沉香，一種香木，用以薰香。

④ 凝魂句：凝魂，即凝情，感情專注貌。薦夢，宋玉《高唐賦》載，楚王遊高唐，夢見一婦人自云巫山神女，願薦枕席，王因幸之。去而辭曰：「妾在巫山之陽，高丘之阻，旦爲朝雲，暮爲行雨。朝朝暮暮，陽臺之下。」

⑤ 低珥句：卓文君好音樂，新寡。司馬相如飲於卓氏，弄琴，文君竊從戶窺之，心悅而好之，遂夜奔相如。事見《史記》卷一一七《司馬相如傳》。

⑥ 筠籠句：筠籠，此指竹製鳥籠。翠襟，指鸚鵡。禰衡《鸚鵡賦》：「綠衣翠衿。」

⑦ 和簪句：簪，固定髮髻或冠之長針。鳳髻，戴有鳳形首飾之髮髻。馮注：「《事文類聚》：周文王髻上加翠翹花，傅之鉛粉，其高髻名鳳髻。」

⑧ 鴛衾：繡有鴛鴦圖案之被子。馮注：「《輟耕錄》：孟蜀主一錦被，其闊猶今之三幅帛，而一梭織成，被頭作二穴若雲板樣，蓋以扣于項下，如盤領狀，兩側餘錦，則擁覆于肩，此之謂鴛衾也。」

⑨ 的的：明白，昭著。

⑩ 文園句：文園，指司馬相如，曾爲孝文園令。《史記·司馬相如傳》：「相如口吃而善著書。常有消渴疾。與卓氏婚，饒於財。其進仕宦，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，稱病閒居，不慕官爵。……拜爲孝文園令。」

① 白頭吟：樂府曲名。《西京雜記》卷三：「相如將聘茂陵女爲妾，卓文君作《白頭吟》以自絕，相如乃止。」

其二

綠樹鶯鶯語，平江燕燕飛。枕前聞去雁，樓上送春歸。半月緇雙臉^①，凝腰素一圍^②。西牆苔漠漠，南浦夢依依^③。有恨簪花懶，無寥鬪草稀^④。雕籠長慘澹，蘭畹謾芳菲^⑤。鏡斂青蛾黛^⑥，燈挑皓腕肌^⑦。避人勻迸淚，拖袖倚殘暉。有貌雖桃李^⑦，單棲足是非。雲駟載馭去^⑧，寒夜看裁衣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無寥」，《才調集》卷四、夾注本作「無寥」。

〔二〕「挑」，《才調集》卷四作「拋」。

〔三〕「馭」，《才調集》卷四作「取」。

【注釋】

① 半月句：半月，指女子之彎眉。《詩·小雅·天保》：「如月之繩，如日之升。」《疏》：「如月之上弦，稍就盈滿。」

② 凝腰句：凝腰，細腰。素，白色生絹。宋玉《登徒子好色賦》：「腰如束素。」

③ 南浦：泛指送別之地。夾注：「《別賦》：送君南浦，傷如之何！」《注》：南浦，送別處。」

④ 鬪草：唐人稱五月初五蹋百草之戲為鬪百草。《荆楚歲時記》：「五月五日謂之浴蘭節，四民並蹋百草之戲。採艾以為人，懸門戶上以禳毒氣。以菖蒲或鏤或屑以泛酒。按《大戴禮》曰：五月五日蓄蘭為沐浴。《楚辭》曰：浴蘭湯兮沐芳華。今謂之浴蘭節，又謂之端午蹋百草，即今人有鬪百草之戲也。」

⑤ 蘭畹：種植蘭花之田畦。十二畝為一畹。

⑥ 青蛾黛：指女子之眉毛。黛，青黛，用以畫眉。

⑦ 有貌句：馮注：「曹植詩：南國有佳人，容華若桃李。」

⑧ 雲駟：即駟車，婦女所乘四周有障蔽之車。《後漢書·輿服志上》：「太皇太后、皇太后法駕。……非法駕，則乘紫鬪駟車。」

【集評】

媚麗而情至，應是風流第一。（鄭邴評本詩）

少年行^①

官爲駿馬監^②，職帥羽林兒^③。兩綬藏不見^④，落花何處期。獵敲白玉鐙，怒袖紫金鎚^⑤。田寶長留醉^⑥，蘇辛曲讓歧^⑦。豪持出塞節，笑別遠山眉^⑧。公卿拜壽卮^⑨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紫金鎚」，夾注本作「紫金椎」。

〔二〕「讓」，馮注本校：「一作護。」

〔三〕「壽」，文津閣本作「受」。

【注釋】

- ① 少年行：樂府雜曲歌辭名。本出於《結客少年場行》，多詠少年輕生重義、任俠遊樂之事。
- ② 駿馬監：監掌馬匹繁殖放牧事務之官。馮注：「《漢書·百官表》：太僕有駿馬令丞。《唐六典》：太僕卿之職，總諸監牧之官，諸牧監掌群牧孳課之事。」
- ③ 羽林：皇帝近衛軍。唐十六衛有左、右羽林衛。馮注：「《漢書·百官表》：羽林掌送從，又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，官教以五兵，號曰羽林孤兒。《唐六典》：皇朝名武衛所領兵爲羽林，又別置左右屯營，各有大將軍、將軍等員。龍朔二年，爲左右羽林軍，其名則歷代之羽林也。」
- ④ 綬：絲帶，用以繫官印。《禮·玉藻》：「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。」《注》：「綬者，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。」
- ⑤ 田寶句：田寶，指西漢外戚田蚡、寶嬰。田蚡曾至寶嬰家飲酒，「蚡卒飲至夜，極歡而去」。事見《漢書》卷四一《灌夫傳》。
- ⑥ 蘇辛句：蘇辛，指西漢蘇建、蘇武及辛武賢、辛慶忌父子。《漢書·趙充國辛慶忌傳贊》稱「蘇、辛父子著節，此其可稱列者也」。蘇建、蘇武傳均見《漢書》卷五四；辛武賢、辛慶忌事跡見《漢書》卷六九。曲讓，曲意禮讓。歧，岔道。馮注：「《後漢書·馮異傳》：行與諸將相逢，輒引車避道。《爾雅》：一達謂之道路，二達謂之歧旁。」

⑦ 遠山眉：形容女子秀麗之眉。此處代指美女。《西京雜記》卷二：「（卓）文君姣好，眉色如望遠山。」

⑧ 雲臺：漢宮中高臺名。《後漢書·陰興傳》：「後以興領侍中，受顧命於雲臺廣室。」漢明帝曾圖中興功臣三十二人畫像於雲臺。

⑨ 公卿句：《漢書·司馬遷傳·報任安書》：「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，深踐戎馬之地，……陵未沒時，使有來報，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。」

盆池

鑿破蒼苔地，偷他一片天。
白雲生鏡裏^①，明月落階前。

【注釋】

① 白雲生句：馮注：「沈約《和白雲》詩：倒影入華池。」



有寄

雲闊煙深樹，江澄水浴秋。美人何處在，明月萬山頭。

【集評】

《有寄》：美人耶？神仙耶？不知是一是二。（黃周星《唐詩快》卷十四）
明月萬山，方是美人境界，不落尋常俗豔。（鄭邴評本詩）



樊川文集卷第五

罪言^①

國家大事，牧不當官，言之實有罪，故作《罪言》^(一)。

生人常病兵，兵祖於山東^②，胤於天下^(三)，不得山東，兵不可死^(三)。山東之地，禹畫九土，曰冀州^(四)。舜以其分野太大^(五)，離爲幽州，爲并州，程其水土，與河南等，常重十一二。故其人沉鷲多材力^(六)，重許可，能辛苦。自魏、晉已下，胤浮羨淫^(七)，工機織雜，意態百出，俗益蕩弊^(八)，人益脆弱。唯山東敦五種^③，本兵矢，他不能蕩而自若也。復產健馬，下者日馳二百里，所以兵常當天下。冀州，以其恃強不循理，冀其必破弱，雖已破^(九)，冀其復強大也^(一〇)。并州，力足以并吞也。幽州，幽陰慘殺也。故聖人因其風俗，以爲之名。

黃帝時，蚩尤爲兵階阪泉在今媯川縣^(一一)^④，自後帝王，多居其地，豈尚其俗都之邪？自周劣齊霸，不一世，晉大^(一二)，常備役諸侯。至秦萃銳三晉，經六世乃能得韓，遂折天下脊，復得趙，因拾取諸國。秦末韓信聯齊有之，故蒯通知漢、楚輕重在信^⑤。光武始於上谷，成於

郟^⑥。魏武舉官渡，三分天下有其二。晉亂胡作，至宋武號爲英雄，得蜀得關中，盡得河南地，十分天下有八^③，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窺胡。至于高齊荒蕩，宇文取得，隋文因以滅陳，五百年間，天下乃一家。隋文非宋武敵也。是宋不得山東，隋得山東，故隋爲王，宋爲霸。由此言之，山東，王者不得，不可爲王；霸者不得，不可爲霸；猾賊得之，是以致天下不安。

國家天寶末，燕盜徐起，出入成皋、函、潼間，若涉無人地，郭、李輩常以兵五十萬^⑦，不能過鄴^④。自爾一百餘城，天下力盡，不得尺寸，人望之若回鶻、吐蕃，義無有敢窺者。國家因之畦河修障戍，塞其街蹊，齊、魯、梁、蔡，被其風流，因亦爲寇。以裹拓表，以表撐裏，混頓迴轉，顛倒橫斜，未嘗五年間不戰，生人日頓委，四夷日猖熾，天子因之幸陝^⑧、幸漢中，焦然七十餘年矣，嗚呼！運遭孝武^⑨，澣衣一肉，不畋不樂，自卑冗中拔取將相^⑩，凡十三年，乃能盡得河南、山西地，洗削更革，罔不順適，唯山東不服^⑪，亦再攻之^⑫，皆不利以返。豈天使生人未至於帖泰耶？豈其人謀未至耶？何其艱哉，何其艱哉！

今日天子聖明，超出古昔，志於平理^⑬。若欲悉使生人無事，其要在於去兵^⑭，不得山東，兵不可去，是兵殺人無有已也。今者上策莫如自治。何者？當貞元時，山東有燕、趙、魏叛^⑮，河南有齊、蔡叛^⑯，梁、徐、陳、汝、白馬津、盟津、襄、鄧、安、黃、壽春皆戍厚兵，

凡此十餘所，纔足自護治所，實不輟一人以他使，遂使我力解勢弛，熟視不軌者，無可奈何。階此蜀亦叛^⑭，吳亦叛^⑮，其他未叛者，皆迎時上下，不可保信。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^(二八)，得蜀得吳，得蔡得齊，凡收郡縣二百餘城，所未能得，唯山東百城耳。土地人戶，財物甲兵，校之往年，豈不綽綽乎？亦足自以爲治也。法令制度，品式條章，果自治乎？賢才奸惡，搜選置捨，果自治乎？障戍鎮守，干戈車馬，果自治乎？井閭阡陌，倉廩財賦，果自治乎？如果不果自治，是助虜爲虐^(二九)，環土三千里，植根七十年，復有天下陰爲之助，則安可以取。故曰，上策莫如自治。

中策莫如取魏。魏於山東最重，於河南亦最重。何者？魏在山東，以其能遮趙也，既不可越魏以取趙，固不可越趙以取燕，是燕、趙常取重於魏，魏常操燕、趙之性命也。故魏在山東最重。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^(三〇)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，黎陽、新鄉並屬衛州。陣壘相望，朝駕暮戰，是二津虜能潰一，則馳人成皋不數日間，故魏於河南間亦最重。今者願以近事明之。元和中，篡天下兵，誅蔡誅齊，頓之五年，無山東憂者，以能得魏也。田弘正來降。昨日誅滄^⑯，頓之三年，無山東憂者，亦以能得魏也。史憲誠來降。長慶初誅趙^⑰，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^⑱，以失魏也。田布死。昨日誅趙，罷如長慶時^(三一)，亦以失魏也。李聽敗^(三二)。故河南、山東之輕重，常懸在魏，明白可知也。非魏強大能致如此，地形使然也。故曰取

魏爲中策。

最下策爲浪戰，不計地勢，不審攻守是也。兵多粟多，馭人使戰者，便於守；兵少粟少，人不敵自戰者，便於戰。故我常失於戰，虜常困於守。山東之人，叛且三五世矣，今之後生所見，言語舉止，無非叛也，以爲事理正當如此，沉酣入骨髓，無以爲非者。指示順向，詆侵族讎，語曰叛去，酋酋起矣。至於有圍急食盡，餓屍以戰，以此爲俗言，豈可與決一勝負哉。自十餘年來，凡三收趙^①，食盡且下。堯山敗。郗尚書^②。趙復振；下博敗，杜叔良^③。趙復振；館陶敗，李聽^④。趙復振。故曰，不計地勢，不審攻守，爲浪戰，最下策也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國家大事」以下數句，諸本不同，《唐文粹》卷四八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三七五作「某不當言，實言之有罪，故以云」。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與底本同，僅「當官」作「當言」。

〔二〕「胤於」，文津閣本作「遍於」。

〔三〕「不可死」，文津閣本作「不可使」。

〔四〕「曰冀州」，原作「曰冀州野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三七五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作「曰冀州」。《唐文粹》

卷四八作「曰魯冀」。按，「野」字衍，今據刪。

〔五〕「分野太大」，原作「分太大」，據《文苑英華》卷三七五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增改。

〔六〕「沉鷲」，原作「沉贊」，據《唐文粹》卷四八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三七五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、文津閣本改。

〔七〕「胤浮」，文津閣本作「積浮」。

〔八〕「蕩弊」，《唐文粹》卷四八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三七五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作「卑蔽」。

〔九〕「破」，《唐文粹》卷四八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三七五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均作「破弱」。

〔一〇〕「復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三七五作「後」。

〔一一〕「阪泉」，原作「阪帛」，據《唐文粹》卷四八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三七五改。

〔一二〕「晉大」，「晉」字原作「皆」，據《唐文粹》卷四八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三七五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、文津閣本改。「大」，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作「文」。胡校：「按庫本『晉大』作『晉文』。晉文即晉文公重耳，五霸之一，故常佣役諸侯。是『大』字應從庫本作『文』。」按「庫本」指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，下同，不具注。

〔一三〕「有八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三七五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作「有其八」。

〔一四〕「不能過鄴」，「過」字原作「遇」，據《唐文粹》卷四八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三七五、《新唐書》卷一六六《杜牧傳》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、文津閣本改。

〔一五〕「亦再攻之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三七五作「亦嘗再攻之」。

〔六〕「平理」，《唐文粹》卷四八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三七五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作「理平」。

〔七〕「其要在於去兵」，《唐文粹》卷四八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三七五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作「其要在先去兵」。

〔八〕「二十九年」，「二」字原作「一」，據《唐文粹》卷四八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三七五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改。

〔九〕「助虜爲虐」，「虐」字原作「虜」，據《唐文粹》卷四八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三七五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改。

天津閣本「爲虐」作「自攻」。

〔三〇〕「三十里」，「里」字原作「重」，據《唐文粹》卷四八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三七五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、天津閣本改。

〔三一〕「罷如長慶時」，《唐文粹》卷四八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三七五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作「一日罷如長慶時」。

〔三二〕「李聽敗」，「敗」字原作「反」，據《唐文粹》卷四八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三七五改。

〔三三〕「以此爲俗」，「俗」下原衍「一」字，據《唐文粹》卷四八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三七五、《新唐書》卷一六

六《杜牧傳》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刪。

〔三四〕「杜叔良」，「叔」字原作「牧」，據《文苑英華》卷三七五改。

【注釋】

①《新唐書》本傳云：「牧追咎長慶以來朝廷錯置亡術，復失山東，巨封劇鎮，所以系天下輕重，不得

承襲輕授，皆國家大事，嫌不當位而言，實有罪，故作《罪言》。」本集卷一六《上知己文章啓》亦云：「往年吊伐之道，未甚得所，故作《罪言》。」《資治通鑑》卷二四四大和七年八月記杜牧此文云：「杜牧憤河朔三鎮之桀驁，而朝廷議者專事姑息，乃作書，名曰《罪言》，大略以爲……」按，本文中「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」語，則文當作於大和八年（八三四），《資治通鑑》所記似早一年。

② 山東：此處指崑山和函谷關以東地區。

③ 五種：指五種穀物，即黍、稷、菽、麥、稻。

④ 蚩尤句：此句下原注：「阪泉在今媯川縣。」《史記·五帝本紀》：黃帝「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，三戰，然後得其志。蚩尤作亂，不用帝命，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，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，遂禽殺蚩尤。」蚩尤，遠古時九黎之君主。

⑤ 蒯通句：《史記·淮陰侯列傳》：「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，欲爲奇策而感動之，以相人說韓信曰：『……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，足下爲漢則漢勝，與楚則楚勝。……莫若兩利而俱存之，參分天下，鼎足而居。』」蒯通，漢初著名謀士。傳見《漢書》卷四五。信，指韓信。

⑥ 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鄗：鄗，古縣名，在今河北柏鄉北。《後漢書·光武帝紀》：「上谷太守耿況遣其將寇恂將突騎來助擊王朗……諸將議上尊號，行至鄗，群臣因得奏。……六月己未，即皇帝位，

建元爲建武，改鄆爲高邑。」此即以上二句所謂。

⑦ 郭李：指唐玄宗時著名將領郭子儀、李光弼，曾帥軍平定安史叛亂。郭子儀，傳見《舊唐書》卷一
二〇、《新唐書》卷一三七。李光弼，傳見《舊唐書》卷一六一、《新唐書》卷一三六。

⑧ 幸陝：指唐代宗於廣德元年避吐蕃之亂逃至陝州（治所在今河南陝縣西南）。幸漢中，指唐德宗
於興元元年，因避李懷光叛亂而逃至漢中（今屬陝西）。

⑨ 孝武：指唐憲宗，其諡號爲「聖神章武孝皇帝」。

⑩ 自卑冗句：指元和元年正月，憲宗因宰相杜黃裳之薦，提拔高崇文爲左神策行營節度使，率軍討
伐反叛之西川節度使劉闢。「時宿將名位素重者甚衆，皆自謂當征蜀之選；及詔用崇文，皆大
驚。」事見《資治通鑑》卷二二七。

⑪ 唯山東不服：唐憲宗曾於元和十一年和十二年兩次討伐成德鎮王承宗，均無功而返，只好下詔恢
復王承宗官爵。

⑫ 燕趙魏叛：指幽州盧龍節度使朱滔、成德觀察使王武俊、魏博節度使田悅反叛事。

⑬ 齊蔡叛：指淄青鎮之李正己、淮寧（即淮西，治所蔡州）節度使李希烈反叛事。

⑭ 蜀亦叛：指西川節度使劉闢之叛。

⑮ 吳亦叛：指鎮海節度使李錡之叛。

①⑥ 誅滄：指橫海節度副使李同捷之叛被平定。

①⑦ 誅趙：指討伐作亂之成德都知兵馬使王廷湊。

①⑧ 五諸侯兵：指長慶元年討伐王廷湊之魏博、橫海、昭義、河東、義武諸鎮軍。

①⑨ 三收趙：趙，指承德軍。憲宗元和十一年討王承宗，穆宗長慶元年及文宗大和三年兩次討伐王廷湊。

②⑩ 堯山敗：原注：「郗尚書。」郗尚書即郗士美，字和夫，高平金鄉人。傳見《舊唐書》卷一五七、《新唐書》卷一四三。據《資治通鑑》卷二二九載：元和十二年三月，「郗士美敗於柏鄉，拔營而歸，士卒死者千餘人」。堯山，縣名。在河北邢臺東北。漢時曾置爲柏人縣。

②⑪ 下博：原注：「杜叔良。」杜叔良爲橫海節度使，長慶元年討王廷湊，十二月大敗於博野，死亡七千餘人。

②⑫ 館陶敗：原注：「李聽。」據《資治通鑑》卷二四四載，李聽大和三年討王廷湊，「自貝州還軍館陶，遷延未進……秋七月，（何）進滔出兵擊李聽，聽不爲備，大敗」。館陶，縣名，今屬河北。

【集評】

《唐藩鎮傳叙》：或云歐陽公取《新唐書》列傳，令子叔弼讀，而卧聽之，至《藩鎮傳叙》，歎曰：

「若皆如此傳叙筆力，亦不可及。」此恐未必然。《藩鎮傳叙》乃全用杜牧之《罪言》耳，政如《項羽傳贊》掇取賈生《過秦論》，故奇崛可觀，而非遷、固之文也。（費袞《梁谿漫志》卷六）

唐人小說云：杜牧之在牛奇章幕中，每夜出狹斜，痛飲酣醉而歸。奇章常令人潛護之。及牧之還朝，奇章戒以節飲、勿復輕出爲言，牧之初猶抵飾，奇章命出報帖一篋示之，皆每夜街吏所報杜書記平善帖子，杜始愧謝。余嘗疑牧之雖有才藻，然浮薄太甚，奇章似待之太過。及觀其《少年行》云：「豪持出塞節，笑別遠山眉。」其風流豪俠之氣，猶可想見。及觀其《罪言》與《原十六衛》諸文，則知牧之蓋有志於經略，或不得試，而輕世之意顧托之此耶。則奇章之愛才，未爲過也。（何良俊《四友齋叢說》卷二十五「詩」二）

指陳慷慨，激切惻然，忠愛深於痛哭，非若賈生空墮一副急淚。（鄭邴評本文）

高麗太師門下侍中、集賢殿大學士金富軾，新羅人，……弟富轍，官吏、戶、禮三部尚書、翰林學士承旨，……上奏曰：杜牧言時事云：「上策莫如自治」；宋神宗與文彥博議邊事，彥博曰：「須先自治，不可略近圖遠。」今我三韓之地，豈惟七十里而已哉。然而不免畏人者，其咎在乎不先自治而已。

（王士禎《居易錄》卷三）

《王井未傳》：又好爲樊川花月之遊。余規之曰：「唐代詩人獨杜牧之有傳。所作《罪言》、《原十六衛》諸篇，得賈生《治安》之意，而世獨稱其『江湖載酒』，以求附於牧之，當非牧之所樂聞也。君勿誤信古人以自誤也。」君甚韙之。（陳文述《頤道堂文鈔》卷八）

杜牧之識見自是一時之傑。觀所作《罪言》，謂「上策莫如自治」，「中策莫如取魏」，「最下策爲浪戰」；又兩進策於李文饒，皆案切時勢，見利害於未然。以文論之，亦可謂不浪戰者矣。（劉熙載《藝概》卷一「文概」）

【孫子十家注】曹公、李筌以外，杜牧最優，證引古事，亦多切要，知樊川真用世之才，其《罪言》、《原十六衛》等篇，不虛作也。惜孫刻據道藏本，尚多誤字。（李慈銘《越縕堂讀書記》六「軍事」）

原十六衛^①

國家始踵隋制，開十六衛，將軍總三十員，屬官總一百二十八員，署宇分部（二），夾峙禁省，厥初歷今，未始替削。然自今觀之，設官言無謂者，其十六衛乎。本原事跡，其實天下之大命也。始自貞觀中，既武遂文，內以十六衛畜養戎臣，褒公、鄂公之徒^②，並爲諸衛將軍。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。或有不幸，方二千里爲寇土，數十百萬人爲寇兵，蠻夷戎狄（三），踐踏四作，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外。至如天下平一，暴勃消削，單車一符，將命四走，莫不信順，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內。當其居內也，官爲將軍，綬有朱紫，章有金銀，千百騎趨奉朝廟（三），第觀車馬，歌兒舞女，念功賞勞，出於曲賜。所部之兵，散舍諸府，上府不

越一千二百人，五百七十四府凡有四十萬人。三時耕稼，襪襪耒耜；一時治武，騎劍兵矢。裨衛以課，父兄相言，不得業他。籍藏將府，伍散田畝，力解勢破，人人自愛，雖有蚩尤爲師^(四)，雅亦不可使爲亂耳。及其當居外也，緣部之兵，被檄乃來，受命於朝，不見妻子，斧鉞在前，爵賞在後，以首爭首，以力搏力，飄暴交猝，豈暇異略？雖有蚩尤爲師^(五)，雅亦無能爲叛也^(六)。自貞觀至於開元末，百五十年間^(七)，戎臣兵伍未始逆篡，此聖人所能柄統輕重，制障表裏，聖算聖術也^(八)。

至於開元末，愚儒奏章曰：「天下文勝矣，請罷府兵^(九)。」詔曰：「可。」武夫奏章曰：「天下力强矣，請搏四夷。」詔曰：「可。」於是府兵內削，邊兵外作，戎臣兵伍，湍奔矢往，內無一人矣。起遼走蜀，繚絡萬里，事五強寇，奚、契丹、吐蕃、雲南、大石國。十餘年中，亡百萬人，尾大中乾，成燕偏重。而天下掀然，根萌燼燃，七聖旰食^(九)^(四)，求欲除之且不能也。由此觀之，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鈐鍵哉！然爲國者不能無也。居外則叛，韓、黠七國，近者祿山、僕固是也。居內則篡。卓、莽、曹、馬已下是也。使外不叛，內不篡，兵不離伍，無自焚之患；將保頸領，無烹狗之諭^(五)，古今已還，法術最長，其置府立衛乎！

近代已來，於其將也，弊復爲甚^(一〇)。人囂曰廷詔命將矣，名出，視之率市兒輩，蓋多賂金玉^(一一)，負倚幽陰，折券交貨所能也^(一二)，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，復無慷慨感槩之氣^(一三)。百

城千里，一朝得之，其強傑復勃者，則撓削法制，不使縛己；斬族忠良，不使違己，力壹勢便，罔不爲寇。其陰泥去聲巧狡者，亦能家算口斂，委於邪倖，由卿市公，去郡得都^{三四}，四履所治，指爲別館。或一夫不幸而壽，則憂割生人，略匝天下。是以天下每每兵亂湧溢，齊人乾耗，鄉黨風俗，淫靡衰薄，教化恩澤，壅抑不下，召來災沴，被及牛馬。嗟乎！自愚而知之，人其盡知之乎？

且武者任誅，如天時有秋；文者任治，如天時有春。是天不能倒春秋，是豪傑不能總文武。是此輩受鉞誅暴乎？曰於是乎在。某人行教乎？曰於是乎在。欲禍蠹不作者，未之有也。伏惟文皇帝十六衛之旨，誰復而原，其實天下之大命也，故作《原十六衛》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署字」，「字」，《唐文粹》卷四八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三七五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、文津閣本作「守」，《文苑英華》校：「集作字。」

〔二〕「蠻夷戎狄」，「蠻」字原作「變」，據《唐文粹》卷四八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三七五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、文津閣本改。

〔三〕「趨奉朝廟」，「廟」，《唐文粹》卷四八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作「謁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三七五校：「集

作謁。」

〔四〕「蚩尤爲師」，《唐文粹》卷四八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、文津閣本作「蚩尤爲師帥」。《文苑英華》卷三七五「師」字作「帥」。

〔五〕「師」，《唐文粹》卷四八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、文津閣本作「師帥」。

〔六〕「雅亦無能爲叛也」，《唐文粹》卷四八無「雅」字。《文苑英華》卷三七五「也」字作「者」，下校：「一作也。」

〔七〕「百五十年間」，「五」，《唐文粹》卷四八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三七五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作「三」，《文苑英華》校：「集作五。」胡校：「按楊守敬校景蘇園影宋本曰：『五』，《文粹》作『三』；朱（按：指朱英華）作『五』；《文苑》作『三』，注：『集作五，非。』按自貞觀元年丁亥至開元二十八年辛巳，正一百一十五年，然則『三』、『五』字皆誤，當作『百十五年』。」

〔八〕「聖術」，文津閣本作「神術」。

〔九〕「盱食」，「食」字原作「會」，據《唐文粹》卷四八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三七五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改。

〔一〇〕「弊復爲甚」，《唐文粹》卷四八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三七五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於「甚」字後有「也」字。

〔一一〕「賂金玉」，「賂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三七五作「稽」，下校：「《文粹》作賂。」

〔一二〕「折券交貨」，「貨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三七五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作「貲」。

〔三〕「感槩之氣」，「氣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三七五作「節」，下校：「集作氣。」

〔四〕「去郡得都」，「郡」字原作「都」，據《唐文粹》卷四八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三七五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、文津閣本改。

【注釋】

① 十六衛：指唐代掌管宮禁宿衛之禁軍。即衛、驍騎、武衛、威衛、領軍、金吾、監門、千牛，各分左右，共十六衛，左右衛各置大將軍一人。衛下各統領若干折衝府，府置折衝都尉及果毅都尉。本集卷一六《上知己文章啓》乃作於大和八年，此啓云：「伏以侍郎文師也，是敢謹貢七篇，以爲視聽之污。」所貢文章中即有《罪言》、《原十六衛》。故《原十六衛》應作於大和八年《上知己文章啓》一文之前。又，《資治通鑑》卷二四四大和七年八月記及杜牧此文云：「又傷府兵廢壞，作《原十六衛》，以爲……」按，《杜牧年譜》以爲《資治通鑑》記於大和七年過早，繫此文於大和八年（八三四），今從之。

② 褒公鄂公之徒：褒公，即段志玄，齊州臨淄人，封褒國公。傳見《舊唐書》卷六八、《新唐書》卷八九。鄂公，即尉遲敬德，朔州善陽人，封鄂國公。傳見《舊唐書》卷六八、《新唐書》卷八九。

③ 府兵：兵制名。創建於西魏大統年間。初兵士屬於軍府，不編入郡縣戶籍。隋開皇十年，士兵始

編入郡縣籍。唐因隋制，全國共置六百三十四府，府置折衝都尉及果毅都尉統率。兵士征行及上長安宿衛，皆以遠近分番。在宿衛時，分別隸屬於諸衛。出征時，由臨時任命之主將統率。戰爭結束，則將歸於朝，兵散於府。至天寶間，府兵制僅存虛名。

④ 七聖：指唐肅宗、代宗、德宗、順宗、憲宗、穆宗、敬宗七位皇帝。

⑤ 烹狗之論：西漢劉邦因有人告韓信謀反，劉邦用計擒捉韓信，韓信感慨云：「果若人言『狡兔死，良狗亨；高鳥盡，良弓藏；敵國破，謀臣亡』。天下已定，我固當亨。」事見《史記》卷九二《淮陰侯列傳》。

【集評】

《王井未傳》：又好爲樊川花月之遊。余規之曰：「唐代詩人獨杜牧之有傳。所作《罪言》、《原十六衛》諸篇，得賈生《治安》之意，而世獨稱其『江湖載酒』，以求附於牧之，當非牧之所樂聞也。君勿誤信古人以自誤也。」君甚韙之。（陳文述《頤道堂文鈔》卷八）

【孫子十家注】曹公、李筌以外，杜牧最優，證引古事，亦多切要，知樊川真用世之才，其《罪言》、《原十六衛》等篇，不虛作也。惜孫刻據道藏本，尚多誤字。（李慈銘《越縵堂讀書記》六「軍事」）

戰論并序^①

兵非脆也^(一)，穀非殫也，而戰必挫北，是曰不循其道也。故作《戰論》焉。

論曰^(二)：河北視天下，猶珠璣也^②；天下視河北，猶四支也。珠璣苟無，豈不活身；四支苟去，吾不知其爲人。何以言之？夫河北者，俗儉風渾，淫巧不生，樸毅堅強，果於戰耕。名城堅壘，嶺音貢辭五結切相貫^③；高山大河，盤互交鎖。加以土息健馬，便於馳敵，是以出則勝，處則饒，不窺天下之產，自可封殖，亦猶大農之家，不待珠璣，然後以爲富也。天下無河北則不可，河北既虜，則精甲銳卒，利刀良弓^(三)，健馬無有也。卒然夷狄驚四邊，摩封疆，出表裏，吾何以禦之？是天下一支兵去矣^(四)。河東、盟津、滑臺、大梁、彭城、東平^④，盡宿厚兵，以塞虜衝，是六郡之師，嚴飾護疆，不可他使，是天下二支兵去矣。六郡之師，厥數三億，低首仰給，橫拱不爲，則沿淮已北^(五)，循河之南^(六)，東盡海^(七)，西叩洛，經數千里，赤地盡取，才能應費，是天下三支財去矣^(八)。咸陽西北，戎夷大屯，嚇呼臙臙^(九)，徹于帝居^(一〇)，周秦單師^⑤，不能排闥^(一一)，於是盡剽吳、越、荊楚之饒，以啖兵戍^(一二)，是天下四支財去矣。乃使吾用度不周，徵徭不常，無以膏齊民，無以接四夷。禮樂刑政，不暇修治；

品式條章，不能備具。是天下四支盡解，頭腹兀然而已。焉有人解四支，其自以能久爲安乎？

今者誠能治其五敗，則一戰可定，四支可生。夫天下無事之時，殿閣大臣^(二)，偷處榮逸，爲家治具，戰士離落，兵甲鈍弊，車馬剝弱^(四)，而未嘗爲之簡帖整飾，天下雜然盜發，則疾驅疾戰。此宿敗之師也，何爲而不北乎^(五)！是不蒐練之過者，其敗一也。夫百人荷戈，仰食縣官，則挾千夫之名，大將小裨，操其餘贏^(六)，以虜壯爲幸，以師老爲娛，是執兵者常少，糜食者常多，築壘未乾，公囊已虛。此不責實科食之過^(七)，其敗二也。夫戰輒小勝，則張皇其功，奔走獻狀，以邀上賞，或一日再賜，一月累封，凱還未歌^(八)，書品已崇^(九)。爵命極矣，田宮廣矣^(一〇)，金繒溢矣，子孫官矣，焉肯搜奇外死，勤於我矣^(一一)。此賞厚之過，其敗三也。夫多喪兵士，顛翻大都，則跳身而來，刺邦而去^(十二)，迴視刀鋸，菜色甚安^(十三)，一歲未更，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^(十四)。此輕罰之過，其敗四也。夫大將將兵，柄不得專，恩臣詰責^(十五)，第來揮之^(十六)。至如堂然將陣，殷然將鼓，一則曰必爲偃月^(十七)，一則曰必爲魚麗，三軍萬夫，環旋翔伴，愧駭之間，虜騎乘之，遂取吾之鼓旗。此不專任責成之過，其敗五也。

元和時，天子急太平，嚴約以律下，常團兵數十萬以誅蔡^(十八)，天下乾耗，四歲然後能取^(十九)，此蓋五敗不去也。長慶初，盜據子孫^(二十)，悉來走命，是內地無事，天子寬禁厚恩，與人休

息。未幾而燕、趙甚亂^⑫，引師起將，五敗益甚，登壇注意之臣，死竄且不暇，復焉能加威於反虜哉。今者誠欲調持干戈，洒掃垢汙^⑬，以爲萬世安，而乃踵前非，踵前非是不可爲也^⑭。

古之政有不善，士傳言，庶人謗。發是論者，亦且將書于謗木，傳于士大夫，非偶言而已^⑮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脆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七四三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作「危」。

〔二〕「論曰」，原無此二字，據《文苑英華》卷七四三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補。

〔三〕「刀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七四三作「刃」，下校：「一作刀。」

〔四〕「一支」，原作「二支」，據《唐文粹》卷三七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七四三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、文津閣本改。

〔五〕「沿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七四三作「緣」，下校：「一作沿。」

〔六〕「南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七四三作「東」。

〔七〕「東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七四三作「南」。

〔八〕「財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七四三下校：「英華作兵。」

〔九〕「臆臊」，「臊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七四三作「腥」，下校「一作臊」。

〔一〇〕「徹于帝居」，「居」字原作「君」，據《唐文粹》卷三七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七四三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、文津閣本改。

〔一一〕「排闥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七四三作「排闥」。

〔一二〕「兵戍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七四三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作「戍兵」。《文苑英華》下校：「一作兵戍」。

〔一三〕「殿閣」，原作「殿寄」。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、文津閣本作「殿閣」，今據改。

〔一四〕「車馬」，「馬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七四三作「騎」，下校：「一作馬」。

〔一五〕「不北」，文津閣本作「不敗」。

〔一六〕「餘羸」，《唐文粹》卷三七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、文津閣本作「餘羸」。

〔一七〕「科食」，文津閣本作「料食」。

〔一八〕「凱還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七四三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作「凱旋」。

〔一九〕「宮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七四三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作「宅」。《文苑英華》下校：「一作宮」。

〔二〇〕「我」，《唐文粹》卷三七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作「戎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七四三下校：「一作戎」。「矣」，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作「乎」。胡校：「按庫本「我」作「戎」，是。」

〔三一〕「菜色甚安」，胡校：「按「菜色」不可通，庫本作「氣色」，《通鑑》卷二四四引此文亦作「氣色」，是。」

〔三〕「恩臣詰責」，「責」字原無，據《唐文粹》卷三七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七四三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、文津閣本補。

〔三〕「揮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七四三作「搗」，下校：「一作揮。」

〔四〕「然後」，《唐文粹》卷三七無「然」字。

〔五〕「盜據子孫」，「據」字原無，據《唐文粹》卷三七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七四三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、文津閣本補。

〔六〕「垢汙」，原作「垢汗」，據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改。

〔七〕「踵前非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七四三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無此三字。

〔八〕「非偶言而已」，「言」字原無，據《唐文粹》卷三七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、文津閣本補。《文苑英華》卷七四三於「偶」字下校：「一有言字。」

【注釋】

- ① 此文作年難於確考，然《資治通鑑》卷二四四大和七年八月曾節引，謂杜牧「又作《戰論》，以爲：『河北視天下，猶珠璣也；天下視河北，猶四支也。……』」據此，本文或約作於大和七年（八三三）前後歟？河北：指河北道，治所在魏州（今河北大名東北）。轄境相當於今北京、天津、河

北、遼寧大部，河南、山東古黃河以北地區。

② 猶珠璣：《資治通鑑》胡三省注：「言河北不資天下所產以爲富。」

③ 嶺巖：高峻貌。

④ 河東：唐方鎮名，指太原軍，治所在太原（今山西太原西南晉源鎮）。盟津，指河陽軍，治所在河陽（今河南孟州西南）。滑臺，指義成軍，治所在滑州（今河南滑縣東滑縣城）。大梁，指宣武軍，治所在汴州（今河南開封）。彭城，指武寧軍，治所在徐州（今屬江蘇）。東平，指天平軍，治所在山東東平東。

⑤ 周秦：此處代指唐朝。

⑥ 書品已崇：《資治通鑑》胡三省注：「戰勝，則奏凱歌而還。書品，謂書其官品也。」

⑦ 跳身而來刺邦而去：《資治通鑑》胡三省注：「跳身而來，謂逃至京師也。刺邦而去，謂貶爲刺史也。」

⑧ 立於壇墀之上：《資治通鑑》胡三省注：「立於壇墀之上，謂復登大將之壇也。」

⑨ 偃月：《資治通鑑》胡三省注：「偃月、魚麗，皆陣名。偃月陣，中軍偃居其中，張兩角向前。《左傳》：『爲魚麗之陣，先偏後伍，伍承彌縫。』」

⑩ 蔡：指蔡州，此代指淮西鎮。元和九年十月後，唐憲宗曾派兵討伐淮西鎮。

⑪ 盜據子孫句：指穆宗長慶時，朝廷討伐燕、趙，兩地藩鎮首領來歸順朝廷。

⑫ 燕趙甚亂：指長慶時幽州朱克融、鎮州王廷湊復反叛之事。

守論并序^①

往年兩河盜起，屠囚大臣，劫戮二千石，國家不議誅洗^(一)，東兵自守，反修大曆^(二)、貞元故事，而行姑息之政，是使逆輩益橫去聲^(三)，終唱患禍，故作《守論》焉。

論曰^(四)：厥今天下何如哉？干戈朽，鈇鉞鈍^(五)，含引混貸^(六)，煦育逆孽，而殆為故常^(七)。嗚呼！其不知乎？其俟蹇頓顛傾而後為之支計乎^(八)？且天下幾里，列郡幾所，而自河已北^(九)，蟠城數百，金堅蔓織，角奔為寇，伺吾人之顛頽^(一〇)，天時之不利，則將與其朋伍^(一一)，羅絡郡國，將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耳^(一二)。今者及吾之壯，不圖擒取，而乃偷處恬逸，第第相付^(一三)，以為後世子孫背脅疽根，此復何也？

今之議者咸曰：「夫倔强之徒，吾以良將勁兵以為銜策，高位美爵充飽其腸，安而不撓，外而不拘，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，則忿氣不萌。此大曆、貞元所以守邦也，亦何必疾戰

焚煎吾民，然後以爲快也。」愚曰：大曆、貞元之間，適以此爲禍也。當是之時，有城數十，千百卒夫，則朝廷待之，貸以法故，於是乎闊視大言，自樹一家，破制削法，角爲尊奢。天子養威而不問，有司守恬而不呵。王侯通爵，越錄受之^③；覲聘不來，几杖扶之^④；逆息虜胤，皇子嬪之^⑤；裝緣采飾，無不備之。是以地益廣，兵益強，僭擬益甚，侈心益昌。於是土田名器，分割殆盡，而賊夫貪心，未及畔岸，遂有淫名越號，或帝或王，盟詛自立，恬淡不畏，走兵四略^⑥，以飽其志者也。是以趙、魏、燕、齊，卓起大倡^⑦，梁、蔡、吳、蜀，躡而和之^⑧。其餘混潏軒囂^⑨，欲相效者，往往而是。運遭孝武，宵旰不忘，前英後傑，夕思朝議，故能大者誅鋤，小者惠來，不然，周、秦之郊^⑩，幾爲犯獵哉。

大抵生人油然多欲，欲而不得則怒，怒則爭亂隨之。是以教笞於家，刑罰於國，征伐於天下^⑪，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。大曆、貞元之間，盡反此道，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^⑫，是以首尾指支，幾不能相運掉也。今者不知非此^⑬，而反用以爲經，愚見爲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。

嗚呼！大曆、貞元守邦之術，永戒之哉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誅洗」，《唐文粹》卷三七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七四三作「誅灑」。

〔二〕「修」，原作「條」，據《唐文粹》卷三七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七四三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、文津閣本改。

〔三〕「逆輩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七四三作「叛臣」，下校：「文粹作逆輩。」

〔四〕「論曰」，原無此二字，據《文苑英華》卷七四三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補。

〔五〕「鈇鉞鈍」，原作「缺錢鈍」，據《唐文粹》卷三七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七四三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、文津閣本改。

〔六〕「含引」，《唐文粹》卷三七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七四三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、文津閣本作「含弘」。

〔七〕「而」，《唐文粹》卷三七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七四三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、文津閣本無此字。

〔八〕「顛傾」，《唐文粹》卷三七作「顛頽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七四三於「傾」下校：「集作頽。」

〔九〕「已」，《唐文粹》卷三七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作「以」。《文苑英華》卷七四三於「已」下校：「文粹作以。」

〔一〇〕「顛頽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七四三作「憔悴」，下校：「文粹作顛頽。」

〔二〕「其」，《唐文粹》卷三七無此字。

〔三〕「駭亂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七四三作「孩乳」，下校：「文粹作駭亂。」

〔三〕「第第」，文津閣本作「次第」。

〔四〕「走兵四略」，「四」字原作「西」，據《唐文粹》卷三七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七四三、《資治通鑑》卷二四四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、文津閣本改。

〔五〕「倡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七四三作「唱」，下校：「文粹作倡，《新唐書·藩鎮傳》作同日而起。」

〔六〕「混潏軒囂」，「潏」字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七四三、文津閣本作「傾」。

〔七〕「征伐」，原作「征代」，據景蘇園本、《唐文粹》卷三七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七四三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、文津閣本改。

〔八〕「區區之有」，文津閣本作「區區之柄」。

〔九〕「非此」，《唐文粹》卷三七作「此非」。

【注釋】

① 此文作年難於確考，然《資治通鑑》卷二四四大和七年八月曾節引，謂杜牧「又作《守論》，以爲：『今之議者皆曰：夫倔強之徒，吾以良將勁兵爲銜策，高位美爵充飽其腸，安而不拘，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，則忿氣不萌；……』」據此，本文或約作於大和七年（八三三）前後歟？

② 嵬岸抑揚：嵬岸，高傲貌。抑揚，高低起伏。此處用以形容大臣們進退有節，雍容自若貌。

③ 越錄受之：《資治通鑑》胡三省注：「凡賞功者錄其功而加之封爵，無功而超越授之以爵，是謂越錄。受，讀曰授。」

④ 覲聘不來几杖扶之：《資治通鑑》胡三省注：「言不朝者賜之几杖，以安其心。」

⑤ 逆息虜胤皇子嬪之：《資治通鑑》胡三省注：「息，子也。胤，繼嗣也。河北蕃將之子，率多尚主。」

⑥ 是以二句：《資治通鑑》胡三省注：「謂朱滔、王武俊、田悅、李納相立爲王。李希烈、李錡、劉闢繼亂也。」

⑦ 周秦之郊：《資治通鑑》胡三省注：「周、秦之郊，謂河南、關內也。」

【集評】

《漢唐史取當代之文以爲贊叙》；國朝宋祁《新唐書·藩鎮傳序》，全載杜牧《守論》一篇，實體班固《項籍傳贊》全載賈誼《過秦論》一篇。蓋《守論》乃藩鎮之事實，而《過秦論》實項氏之張本，不嫌取當代詞人之文而證之。然司馬遷亦嘗取《過秦論》而贊秦紀矣，但沒賈生之名而書其文，幾若揜人之善，曷若班氏直下贊云「昔賈生之《過秦》曰」云云。如搏蛟縛虎之手，何必皆自己出。宋公用其體，尤爲歐公之所稱美。匪惟班、宋擅一代之史筆，而賈、杜二子之文益有光於信史。

矣。（史繩祖《學齋佔畢》卷二）

論相

呂公善相人^①，言女呂後當大貴，宜以配季^②。季後爲天子，呂后復稱制天下，王呂氏子弟，悉以大國。隋文帝相工來和輩數人，亦言當爲帝者，後篡竊果得之^③。誠相法之不謬矣。呂氏自稱制通爲后，凡二十餘年間，隋氏自篡至滅，凡三十六年間，男女族屬，殺滅殆盡^④。當秦末，呂氏大族也，周末，楊氏爲八柱國，公侯相襲久矣，一旦以一女一男子偷竊位號^⑤，不三二十年間，壯老嬰兒，皆不得其死。不知一女子爲呂氏之福邪，爲禍邪？一男子爲楊氏之禍邪，爲福邪？得一時之貴，滅百世之族，彼知相法者，當曰此必爲呂氏、楊氏之禍，乃可爲善相人矣。今斷一指得四海，凡人不欲爲，況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。余讀荀卿《非相》^⑥，因感呂氏、楊氏，知卿爲大儒矣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殆盡」，「殆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七五〇校：「文粹作大。」

〔二〕「一旦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七五〇作「且」，下校：「集作一旦。」「一女一男子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七五〇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作「一女子一男子」。

【注釋】

① 呂公善相人：呂公，漢高祖劉邦皇后呂雉之父。據《漢書》卷九七《外戚傳》：「高祖呂皇后，父呂公，單父人也，好相人。高祖微時，呂公見而異之，乃以女妻高祖，生惠帝、魯元公主。」又《漢書·高祖紀》：「單父人呂公善沛令，辟仇，從之客，因家焉。……呂公者，好相人，見高祖狀貌，因重敬之，引入坐上坐。……酒闌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。竟酒，後。呂公曰：『臣少好相人，相人多矣，無如季相，願季自愛。臣有息女，願爲箕帚妾。』……卒與高祖。呂公女即呂后也。」

② 季：即漢高祖劉邦，字季。

③ 隋文帝三句：隋文帝即隋高祖楊堅。據《隋書·高祖紀》，楊堅生時紫氣充庭，來自河東之尼，謂皇妣曰：「此兒所從來甚異，不可於俗間處之。」……皇妣嘗抱高祖，忽見頭上角出，遍體鱗起。皇妣大駭，墜高祖於地。尼自外人見曰：「已驚我童，致令晚得天下。」後「周太祖見而嘆曰：『此兒風骨，不似代間人！』周明帝即位，授右小宮伯，進封大興郡公。帝嘗遣善相者趙昭視之，昭詭對曰：『不過作柱國耳。』既而陰謂高祖曰：『公當爲天下君，必大誅殺而後定。』」後位至相

國，封隋國公。周靜帝時，楊堅爲輔政大臣，以禪讓名義而廢周，自立爲帝。

④ 荀卿非相：荀卿，即荀況，戰國時趙人。著有《荀子》三十二篇，《非相》即其中之一。《非相》批評論相之說，主張論相不如論心。

【集評】

至論，非奇論。（鄭邠評本文）



樊川文集卷第六

燕將錄(一)①

譚忠者(二)，絳人也。祖瑤，天寶末令內黃，死燕寇。忠豪健喜兵，始去燕，燕牧劉濟與二千人②，障白狼口(三)。山名，契丹路。後將漁陽軍，留范陽。

元和五年，中黃門出禁兵伐趙，魏牧田季安令其徒曰(四)③：「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，今一旦越魏伐趙，趙誠虜，魏亦虜矣，計爲之奈何(五)？」其徒有超佐伍而言曰：「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。」季安大呼曰：「壯矣哉(六)！」兵決出，格沮者斬。」忠其時爲燕使魏(七)，知其謀，乃人謂季安曰：「某之謀，是引天下之兵也。何者？往年王師取蜀取吳(八)，算不失一，是相臣之謀。今王師越魏伐趙(九)，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，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禁甲(一〇)，君知誰爲之謀？此乃天子自爲之謀，欲將誇服於臣下也。今若師未叩趙，而先碎於魏，是上之謀反不如下，且能不耻於天下乎！既耻且怒，於是任智畫策，仗猛將，練精兵(一一)，畢力再舉涉河。鑒前之敗，必不越魏而伐趙；校罪輕重，必不先趙而後魏。是上不

上，下不下，當魏而來也。」季安曰：「然則若之何？」忠曰：「王師入魏，君厚犒之。於是悉甲壓境，號曰伐趙，則可陰遣趙人書曰：『魏若伐趙，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；魏若與趙，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。賣友反君之名，魏不忍受。執事若能陰解障，遣魏一城，魏得持之奏捷天子，以爲符信，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，西得以爲臣。於趙爲角尖之耗^{二三}，於魏獲不世之利^{二三}，執事豈能無意於趙乎^{二四}？』趙人脫不拒君，是魏霸基安矣。」季安曰：「善。先生之來，是天眷魏也。」遂用忠之謀，與趙陰計，得其堂陽。縣名，屬冀州。忠歸燕，謀欲激燕伐趙，會劉濟合諸將曰：「天子知我怨趙，今命我伐之，趙亦必大備我，伐與不伐孰利？」忠疾對曰：「天子終不使我伐趙，趙亦不備燕。」劉濟怒曰：「爾何不直言濟以趙叛命^{二五}？」忠繫獄。因使人視趙，果不備燕。後一日，詔果來，曰：「燕南有趙，北有胡，胡猛趙孱，不可捨胡而事趙也。燕其爲予謹護北疆，勿使予復挂胡憂，而得專心於趙，此亦燕之功也。」劉濟乃解獄召忠，曰：「信如子斷矣，何以知之？」忠曰：「潞牧盧從史外親燕^④，內實忌之；外絕趙，內實與之。此爲趙畫曰，燕以趙爲障，雖怨趙，必不殘趙，不必爲備。一旦示趙不敢抗燕^{二六}，二且使燕獲疑天子。趙人既不備燕，潞人則走告于天子^{二七}，燕厚怨趙，今趙見伐而不備燕，是燕反與趙也。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，趙亦必不備燕。」劉濟曰：「今則奈何？」忠曰：「燕孕怨，天下無不知，今天子伐趙，君坐全燕之甲，一

人未濟易水^(二八)，此正使潞人將燕賈恩於趙^(二九)，敗忠於上^(三〇)，兩皆售也。是燕貯忠義之心，卒染私趙之口，不見德於趙人，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。唯君熟思之。」劉濟曰：「吾知之矣。」乃下令軍中曰：「五日畢出^(三一)，後者醢以徇。」濟乃自將七萬人南伐趙，屠饒陽、東鹿，^{二縣屬深州。}殺萬人，暴卒于師。

濟子總襲職^(三二)，忠復用事。元和十四年春，趙人獻城十二。^{德州管平原、安陵、長河、棣州管厭次、滴河^(三三)、陽信、蓆、平昌、將陵、蒲臺、渤海^(三四)。}冬，誅齊，三分其地。忠因說總曰：「凡天地數窮，合必離，離必合。河北與天下相離，六十年矣，此亦數之窮也，必與天地復合^(三五)。且建中時，朱泚搏天子狩畿甸，李希烈僭于梁，王武俊稱趙，朱滔稱冀^(三六)，田悅稱魏，李納稱齊，郡國往往弄兵者，低目而視。當此之時，可爲危矣，然天下卒於無事^(三七)。自元和已來，劉闢守蜀，棧道劍閣，自以爲子孫世世之地，然軍卒三萬^(三八)，數月見羈。李錡橫大江，撫石頭，全吳之兵，不得一戰，反束帳下^(三九)。田季安守魏，盧從史守潞，皆天下之精甲，駕趙爲騎，鼎立相視，可爲強矣。然從史繞塹五十里，萬戟自護，身如大醉，忽在轎車。季安死，墳杵未收^(四〇)，家爲逐客。蔡人被重葉之甲，圓三石之弦，持九尺之刃，突前跳後，卒簇忽反如搏鶚，一可枝百者累數萬人^(四一)，四歲不北二三，可爲堅矣，然夜半大雪，忽失其城。齊人經地數千里，倚渤海，牆泰山，塹大河，精甲數億，鈐劍其阨^(四二)，可爲安矣，然兵折於潭趙。^{地名，鄆}

西六十里。首竿於都市。此皆君之自見，亦非人力所能及，蓋上帝神兵下來誅之耳。今天子巨謀織計，必平章於大臣，鋪樂張獵，未嘗戴星徘徊，顛五困切玩之臣，顏澀不展，縮衣節口，以賞戰士，此志豈須臾忘於天下哉。今國兵駸駸北來，趙人已獻城十二，助魏破齊，唯燕未得一日之勞爲子孫壽，後世豈能帖帖無事乎！吾深爲君憂之。」總泣且拜，曰：「自數月已來^{〔三〕}，未聞先生之言，今者幸枉大教，吾心定矣。」

明年春，劉總出燕，卒于趙，忠護總喪來^{〔三〕}，數日亦卒。年六十四，官至御史大夫。忠弟憲，前范陽安次令，持兄喪歸葬于絳，常往來長安間。元年孟春^{〔三〕}，某遇於馮翊屬縣北徵中^{〔五〕}，因吐其兄之狀，某因直書其事。至於褒貶之間^{〔三〕}，俟學《春秋》者焉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燕將錄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七九五作「《燕將傳》」。

〔二〕「譚忠」，原作「譚忠」，據《唐文粹》卷一〇〇、《資治通鑑》卷二四〇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六、文津閣本改。

〔三〕「白狼口」，「白」字原作「日」，據《唐文粹》卷一〇〇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七九五、景蘇園本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六、文津閣本改。

〔四〕「令其徒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七九五作「合其徒」，下校：「集本、文粹作令。」

〔五〕「爲之奈何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七九五作「計爲之何」，並於「之」下校：「集有禁字。」

〔六〕「壯矣哉」，「矣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七九五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六均作「夫」，《文苑英華》下校：「集作矣。」

〔七〕「忠其時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七九五作「忠時」，並於「忠」下校：「集本、文粹有其字。」

〔八〕「取蜀取吳」，「吳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七九五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六作「夏」，《文苑英華》下校：「集作吳。」

〔九〕「越魏伐趙」，「魏」原作「魏」，據景蘇園本、《唐文粹》卷一〇〇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七九五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六、文津閣本改。

〔一〇〕「禁甲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七九五、《唐文粹》卷一〇〇作「秦甲」。

〔一一〕「練精兵」，原作「兵練精」，據《唐文粹》卷一〇〇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七九五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六、文津閣本互乙。

〔一二〕「爲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七九五作「有」，下校：「集作爲。」

〔一三〕「不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七九五作「希」，下校：「集作不。」文津閣本作「百」。

〔一四〕「執事豈能無意於趙乎」，「趙」字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七九五作「魏」，疑是。

〔五〕「濟以趙叛命」，原作「濟、趙叛命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七九五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六、文津閣本作「濟以趙叛命」，據改。

〔六〕「示」，《唐文粹》卷一〇〇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七九五作「視」。

〔七〕「天子」，《唐文粹》卷一〇〇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七九五於「天子」二字後有「曰」字。

〔八〕「濟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七九五作「度」，下校：「集作濟」。

〔九〕「賣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七九五作「買」，下校：「集作賣」。

〔十〕「敗忠」，《唐文粹》卷一〇〇作「販忠」。

〔三〕「畢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七九五、文津閣本作「軍」，下校：「集作畢」。

〔三〕「滴河」，原作「商河」，據《唐文粹》卷一〇〇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七九五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六、《舊唐書》卷三九《地理志》改。

〔三〕按上文所列，僅十一縣，《資治通鑑》卷二四〇胡三省注云：「德州領安德、長河、平原、平昌、將陵、安陵六縣。棣州領厭次、滴河、陽信、蒲臺、渤海五縣。程權之退，承宗又取景州之東光，今皆以歸朝廷，故曰獻城十二。」胡校：「楊守敬校語曰：『按《元和郡縣志》，德州管安德、平原、平昌、將陵、安陵、蓀縣、長河七縣，棣州管厭次、滴河、渤海、陽信、蒲臺五縣，共十二縣。此注少安德一縣，又誤以蓀、平昌、將陵屬棣州。』是胡三省於德州漏列一縣，又爲自圓其說而列景州之東光，實不可從。楊

守敬校語是。」

〔四〕「地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七九五、《全唐文》七五六作「下」，《文苑英華》下校：「集本作地。」

〔五〕「朱滔」，原作「朱泚」，據《文苑英華》卷七九五、《全唐文》七五六改。

〔六〕「卒於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七九五作「卒爲」。

〔七〕「軍卒」，《唐文粹》卷一〇〇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七九五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六作「甲卒」。

〔八〕「束」，《唐文粹》卷一〇〇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六、文津閣本作「束縛」。

〔九〕「墳杵」，文津閣本作「墳杆」。

〔十〕「枝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七九五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六、文津閣本作「支」。

〔十一〕「鈐劍其阨」，《唐文粹》卷一〇〇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六無「劍」字。

〔十二〕「自數月已來」，原作「自數人來」，據《唐文粹》卷一〇〇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七九五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

六、文津閣本改。

〔一〕「來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一〇〇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六、文津閣本作「未」。

〔二〕「春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一〇〇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六作「夏」，《文苑英華》下校：「集本、文粹作春。」

〔三〕「某」，文津閣本作「牧」。下文同。

〔四〕「褒貶」，原作「襄貶」，據《唐文粹》卷一〇〇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七九五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六改。

【注釋】

- ① 本文作年，《杜牧年譜》考云：「《燕將錄》：譚忠者，絳人也。（中略）明年春，劉總出燕，卒於趙。忠護總喪來，數日亦卒，年六十四，官至御史大夫。忠弟憲，前范陽安次令，持兄喪歸葬於絳，常往來長安間。元年孟春，某遇於馮翊屬縣北徵中，因吐其兄之狀。某因直書其事。按《漢書·地理志》，馮翊徵縣，顏師古注：「即今之澄城縣。」……故杜牧文中所謂『馮翊屬縣北徵』，即是唐之澄城縣。又按劉總卒於長慶元年（《通鑑》），譚忠之卒，亦在是年，而文中所謂『元年孟春』遇忠弟憲於馮翊縣北徵中，未記年號。長慶以後，終杜牧之世，有寶曆、大和、開成、會昌、大中諸年號。開成元年春，杜牧爲監察御史，分司東都，在洛陽，會昌元年春，杜牧在潯陽，大中元年春，杜牧爲睦州刺史（均詳本譜中），均不可能來至澄城縣，故文中所謂『元年』，蓋指寶曆或大和，茲姑以此事繫於大和元年。譚忠爲盧龍節度使劉總部將時，能說河北諸藩鎮不反抗朝廷。杜牧反對藩鎮割據，故贊同譚忠之行爲，作文記其事。」據此，則本文約大和元年（八二七）春作。
- ② 劉濟：唐幽州昌平人。累官檢校兵部尚書。貞元五年，遷左僕射，充幽州節度使。後官至中書令。傳見《舊唐書》卷一四三、《新唐書》卷二二一。
- ③ 魏牧田季安：田季安，字夔，唐平州人。先任魏博節度副大使，後授左金吾衛將軍，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、魏博節度營田觀察處置等使。官至宰相，卒贈太尉。傳見《舊唐書》卷一四一、《新唐書》

卷二一〇。

- ④ 潞牧盧從史：盧從史，盧虔子。少矜力，習騎射，遊澤、潞間，節度使李長榮用爲大將。長榮卒，授昭義軍節度使。朝廷詔其討王承宗，逗留不進，陰相通謀，後被擒。傳見《舊唐書》卷一三二、《新唐書》卷一四一。潞，即潞州，唐昭義軍即在此。州治在今山西長治縣。
- ⑤ 濟子總襲職：劉總爲劉濟子，毒殺其父而自爲幽州節度使，朝廷不知，因授以斧鉞。累遷至檢校司空。朝廷命其討王承宗，總首鼠兩端，朝廷姑息，加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後因殺父恐悸不安，遂請落髮爲僧，號大覺師。暴卒，贈太尉。傳見《舊唐書》卷一四三、《新唐書》卷二二一。

【集評】

用折、用變處，神似龍門。（鄭邴評本文）

唐文章近史者三焉：退之《毛穎》之於太史也；子厚《逸事》之於孟堅也；紫微（杜牧）《燕將》之於國策也。（陳鴻墀《全唐文紀事》）

張保皋鄭年傳

新羅人張保皋、鄭年者，自其國來徐州，爲軍中小將。保皋年三十，年少十歲，兄呼保皋。俱善鬪戰，騎而揮槍，其本國與徐州無有能敵者。年復能沒海，履其地五十里不噎，角其勇健，保皋差不及年。保皋以齒，年以藝，常齟齬不相下。

後保皋歸新羅，謁其王曰：「遍中國以新羅人爲奴婢，願得鎮清海，新羅海路之要。使賊不得掠人西去。」其王與萬人，如其請，自大和後，海上無鬻新羅人者。保皋既貴於其國，年錯寞去職，饑寒在泗之漣水縣。一日言於漣水戍將馮元規曰：「年欲東歸乞食於張保皋。」元規曰：「爾與保皋所挾何如，奈何去取死其手？」年曰：「饑寒死，不如兵死快，況死故鄉邪！」年遂去。至謁保皋，保皋飲之極歡。飲未卒，其國使至，大臣殺其王，國亂無主。保皋遂分兵五千人與年，持年泣曰：「非子不能平禍難。」年至其國，誅反者，立王以報。王遂徵保皋爲相，以年代保皋。

天寶安祿山亂^(一)，朔方節度使安思順以祿山從弟賜死，詔郭汾陽代之⁽¹⁾。後旬日，復詔李臨淮持節分朔方半兵東出趙、魏⁽²⁾。當思順時，汾陽、臨淮俱爲牙門都將，將萬人^(三)，不相

能，雖同盤飲食，常睇相視，不交一言。及汾陽代思順，臨淮欲亡去^(三)，計未決，詔至，分汾陽兵東討，臨淮人請曰：「一死固甘，乞免妻子。」汾陽趨下，持手上堂偶坐，曰：「今國亂主遷，非公不能東伐^(四)，豈懷私忿時耶！」悉召軍吏，出詔書讀之，如詔約束。及別，執手泣涕，相勉以忠義。訖平劇盜，實二公之力^(五)。

知其心不叛，知其材可任，然後心不疑，兵可分。平生積忿，知其心，難也；忿必見短，知其材，益難也，此保皋與汾陽之賢等耳。年投保皋，必曰：「彼貴我賤，我降下之，不宜以舊忿殺我。」保皋果不殺，此亦人之常情也。臨淮分兵詔至，請死於汾陽，此亦人之常情也。保皋任年，事出於己，年且寒飢^(六)，易爲感動。汾陽、臨淮，平生抗立，臨淮之命，出於天子，推於保皋^(七)，汾陽爲優。此乃聖賢遲疑成敗之際也，彼無他也，仁義之心與雜情並植^(八)，雜情勝則仁義滅，仁義勝則雜情銷，彼二人仁義之心既勝，復資之以明，故卒成功。世稱周、召爲百代人師^(九)，周公擁孺子而召公疑之^(十)。以周公之聖，召公之賢，少事文王，老佐武王，能平天下，周公之心，召公且不知之。苟有仁義之心，不資以明，雖召公尚爾，況其下哉。《語》曰：「國有一人，其國不亡。」夫亡國非無人也，丁其亡時^(十一)，賢人不用，苟能用之，一人足矣。

【校勘記】

- 〔一〕「天寶」，文津閣本作「天寶末」。
- 〔二〕「將萬人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七九五作「二人」，下校：「二字集作將萬人。」文津閣本亦作「二人」。
- 〔三〕「欲亡去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七九五作「欲去」。
- 〔四〕「伐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七九五作「討」，下校：「集作伐。」文津閣本亦作「討」。
- 〔五〕「實二公之力」，「力」字原作「方」，據《文苑英華》卷七九五、文津閣本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六改。
- 〔六〕「寒飢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七九五、文津閣本作「饑寒」。
- 〔七〕「摧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七九五作「角」，下校：「集作權。」
- 〔八〕「情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七九五作「性」，下校：「集作情。」以下句「雜情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均作「雜性」。
- 〔九〕「召」，原作「邵」，據《文苑英華》卷七九五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六、文津閣本改。以下「召」字同。
- 〔一〇〕「丁其亡時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七九五作「其未亡時」。「丁」，文津閣本作「于」。

【注釋】

- ① 郭汾陽：即郭子儀。字子儀，華州鄭人。安祿山反，子儀爲衛尉卿、靈武郡太守，充節度使，率軍討伐。後以討叛有功，爲朔方、河中、北庭、潞儀、澤沁等州節度行營，兼興平、定國副元帥，進封汾

陽郡王等。後賜號「尚父」，進位太尉、中書令。時與另一重臣李光弼齊名。傳見《舊唐書》卷一二〇、《新唐書》卷一三七。

② 李臨淮：即李光弼。唐營州柳城人。以破吐蕃、吐谷渾功，進雲麾將軍。朔方節度使安思順表爲副，知留後事。安祿山反，爲郭子儀薦爲河東節度副大使，知節度事。後以戰功授戶部尚書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節度如故。又代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。未幾，爲天下兵馬副元帥。上元元年，加太尉、中書令。寶應元年，進封臨淮郡王，稱李臨淮。與郭子儀齊名一時，世稱「郭李」。傳見《舊唐書》卷一一〇、《新唐書》卷一三六。

③ 周公擁孺子：孺子，指周武王之子周成王姬誦。周武王死時，成王年幼，故武王弟周公攝政輔佐。

竇列女傳(一)①

列女姓竇氏，小字桂娘。父良，建中初爲汴州戶曹掾。桂娘美顏色，讀書甚有文。李希烈破汴州^②，使甲士至良門，取桂娘以去。將出門，顧其父曰：「慎無戚，必能滅賊，使大人取富貴於天子。」桂娘既以才色在希烈側，復能巧曲取信，凡希烈之密，雖妻子不知者，悉皆得聞。希烈歸蔡州，桂娘謂希烈曰(三)：「忠而勇，一軍莫如陳先奇^③。其妻竇氏，先奇

寵且信之，願得相往來，以姊妹叙齒，因徐說之，使堅先奇之心。「希烈然之，桂娘因以姊事先奇妻^(三)。嘗問曰^(四)：「爲賊兇殘不道^(五)，遲晚必敗，姊宜早圖遺種之地。」先奇妻然之。

興元元年四月，希烈暴死^(四)，其子不發喪，欲盡誅老將校，以卑少者代之。計未決，有獻含桃者，桂娘白希烈子，請分遺先奇妻，且以示無事於外。因爲蠟帛書，曰：「前日已死，殯在後堂，欲誅大臣，希烈僭，故曰臣。須自爲計。」以朱染帛丸，如含桃。先奇發丸見之，言於薛育，育曰：「兩日希烈稱疾，但怪樂曲雜發，晝夜不絕^(六)，此乃有謀未定，示暇於外，事不疑矣。」明日，先奇、薛育各以所部譟於牙門^(七)^(五)，請見希烈，希烈子迫出拜曰：「願去僞號，一如李納^(六)。」時正己死，納代爲帥^(八)。先奇曰：「爾父悖逆^(九)，天子有命。」因斬希烈及妻子，函七首以獻，暴其尸於市。後兩月，吳少誠殺先奇^(七)，知桂娘謀，因亦殺之。

請試論之：希烈負桂娘者，但劫之耳，希烈僭而桂娘妃^(一〇)，復寵信之，於女子心，始終希烈可也。此誠知所去所就，逆順輕重之理明也。能得希烈，權也；姊先奇妻，智也；終能滅賊，不顧其私，烈也。六尺男子，有祿位者，當希烈叛，與之上下者衆矣，豈才力不足邪^(一一)？蓋義理苟至，雖一女子可以有成。

大和元年，予客遊涪陽，路出荊州松滋縣，攝令王淇爲某言桂娘事^(三)。淇年十一歲能念

《五經》，舉童子及第^⑧，時年七十五，尚可日記千言。當建中亂^⑨，希烈與李納、田悅、朱泚、朱滔等僭詔書檄，爭戰勝敗，地名人名，悉能說之^⑩，聽說如一日前^⑪。言竇良出於王氏，實淇之堂姑子也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列女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七九六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六、文津閣本均作「烈女」，下同。

〔二〕「桂娘謂希烈曰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七九六作「桂娘嘗謂希烈曰」。

〔三〕「因以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七九六無「因」字，下校：「集有因字。」

〔四〕「嘗問曰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七九六、文津閣本作「嘗問謂曰」。

〔五〕「爲賊兇殘不道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七九六無「爲」字。

〔六〕「晝夜不絕」，原作「盡夜不絕」。胡校：「按庫本『盡夜』作『晝夜』，可從。『盡』、『晝』形近易訛。」
文津閣本亦作「晝」，今據改。

〔七〕「所部譟於牙門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七九六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六作「所部兵譟於牙門」。

〔八〕「納代爲帥」，「帥」字原作「師」，據《文苑英華》卷七九五改。

〔九〕「悖逆」，原作「勃逆」，據《文苑英華》卷七九五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六、文津閣本改。

〔一〇〕「僭」，文津閣本作「貴」。

〔二〕「豈才力不足邪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七九五作「此豈才力不足邪」。

〔三〕「王淇」，「淇」字原作「洪」，據本篇下文改。《文苑英華》卷七九五作「湛」，下校：「集作淇，下同。」

文津閣本作「淇」。

〔三〕「悉能說之」，「說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七九五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六作「記」。

〔四〕「一日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七九五作「二日」，下校：「三字集作一日。」

【注釋】

① 列女：同烈女。舊指重義輕生、有節操之婦女。本文謂「大和元年，予客遊涇陽，路出荊州松滋縣，攝令王淇爲某言桂娘事」，故文當作於大和元年（八二七）。其時杜牧遊澧州，訪其時初任澧州刺史之從兄杜儆也。

② 李希烈：唐燕州遼西人。先從平盧軍李忠臣，有戰功。德宗建中初，加御史大夫，爲淮西節度淮寧軍、檢校禮部尚書。不久，加檢校右僕射、同平章事。三年，又加檢校司空。後背叛朝廷，交通河北諸叛帥，僭稱建興王、天下都元帥。建中四年十二月，攻佔汴州，自稱帝。後因食牛肉遇疾，爲部將陳仙奇令醫人置藥毒死。傳見《舊唐書》卷一四五、《新唐書》卷二二五中。

③ 陳先奇：李希烈部將。《舊唐書·李希烈傳》作陳仙奇，並記其「起於行間，性忠果。自希烈死，朝廷授淮西節度，頗竭誠節。未幾，爲別將吳少誠所殺，贈太子太保，賻布帛、米粟有差，喪事官給」。傳見《舊唐書》卷一四五《李希烈傳》附、《新唐書》卷二二五中《李希烈傳》。

④ 興元元年四月二句：按希烈暴死時間，史書所載與此處所云不同。兩《唐書·李希烈傳》均記在貞元二年，《舊傳》更謂「貞元二年三月，因食牛肉遇疾，其將陳仙奇令醫人陳仙甫置藥以毒之而死」。《資治通鑑》卷二二二亦記於貞元二年，云「希烈兵勢日蹙，會有疾，夏，四月，丙寅，大將陳仙奇使醫陳山甫毒殺之」。《通鑑·考異》亦引杜牧此文，後云：「今從《實錄》及《舊傳》。」則杜牧所記李希烈暴死時間當有誤。

⑤ 牙門：軍帳前立大旗表示營門。《國語·齊語》：「執枹鼓立於軍門。」韋昭注：「軍門立旌爲門，若今牙門矣。」

⑥ 李納：淄青鎮叛帥李正己之子。正己病死，李納請襲父位，朝廷不許，遂叛，稱齊王。興元初，德宗下詔罪己，納復歸順朝廷。傳見《舊唐書》卷一二四、《新唐書》卷二二三。

⑦ 吳少誠：李希烈寵將。幽州潞縣人。傳見《舊唐書》卷一四五、《新唐書》卷二一四。《舊傳》云：「希烈叛，少誠頗爲其用。希烈死，少誠等初推陳仙奇統戎事，朝廷已命仙奇，尋爲少誠所殺，衆推少誠知留務。朝廷遂授以申光蔡等州節度觀察兵馬留後，尋正授節度。」《資治通鑑》貞元二年

七月記「淮西兵馬使吳少誠殺陳仙奇，自爲留後。少誠素狡險，爲李希烈所寵任，故爲之報仇」。

⑧ 舉童子及第：童子，即唐代科舉考試中之童子科。凡十歲以下，能通一經，及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，每卷誦文十通者，予官。通七者，與出身，謂之童子科。

⑨ 建中亂：指唐德宗建中時李希烈、朱泚、朱滔等人反叛朝廷事。

【集評】

【伐國之女】李德裕云：自古得伐國之女以爲妃后，未嘗不致危亡之患。晉之驪姬，楚之夏姬，息媯，苻堅之清河公主，侯景之溧陽公主，隋文帝之陳夫人，皆是物也。史蘇所謂我以男戎勝彼，彼必以女戎勝我。《隋書》曰：「興門之男，衰門之女。」信矣。杜牧集載陳希烈桂娘事尤異。云云。

楚成王滅息，以息媯歸。後莊王滅陳，納夏姬。申公巫臣諫止，因自娶之，楚遂滅巫臣家。然則非亡楚也。又息媯亦未嘗亡楚。與晉獻、秦堅事不合。桂娘是李希烈妾，後以計授陳仙奇殺希烈。楊誤合二人姓名爲一也。陳希烈是玄宗相，乃陷安祿山伏法者，相去亦不遠。凡此類姓名偶誤，或傳錄者之僞，似不必置喙，第用修之語，後必信之，余恐致累學人，不敢避也。隋之亡，當由獨孤后陷太子勇，與陳氏無與。（胡應麟《少室山房筆叢》卷八續甲部「丹鉛新錄」四）

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_(一)

天不生夫子於中國，中國當何如？曰不夷狄如也_(三)。荀卿祖夫子，李斯事荀卿_(三)，一日宰天下，盡誘夫子之徒與書坑而焚之_(四)，曰：「徒能亂人，不若刑名獄吏治世之賢也。」彼商鞅者，能耕能戰，能行其法，基秦爲強，曰：「彼仁義虱官也，可以置之。」置之，言不用也。自董仲舒、劉向，皆言司馬遷良史也，而遷以儒分之爲九，曰：「博而寡要，勞而無功，不如道家者流也。」自有天地已來，人無有不死者，海上迂怪之士持出言曰_(五)：「黃帝鍊丹砂，爲黃金以餌之，晝日乘龍上天，誠得其藥，可如黃帝_(六)。」以燕昭王之賢_(七)，破強齊，幾於霸；秦始皇、漢武帝之雄材，滅六強，擗四夷，盡非凡主也_(八)。皆甘其說，耗天下、捐骨肉而不辭，至死而不悟_(九)。莫尊於天地_(二)，莫嚴於宗廟社稷。梁武帝起爲梁國者，以筍脯麪牲爲薦祀之禮，曰：「佛之教，牲不可殺。」以天子之尊_(二)，捨身爲其奴，散髮布地，親命其徒踐之。

有天地日月爲之主，陰陽鬼神爲之佐，夫子巍然統而辯之，復引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爲之助，則其徒不爲劣，其治不爲僻。彼四君二臣，不爲無知，一旦不信，背而之他，仍族

滅之。儻不生夫子，紛紜冥昧，百家鬪起，是己所是，非己所非，天下隨其時而宗之，誰敢非之。縱有非之者，欲何所依擬而爲其辭^{〔三〕}。是楊、墨、駢、慎已降，百家之徒，廟貌而血食，十年一變法，百年一改教，橫斜高下，不知止泊。彼夷狄者，爲夷狄之俗，一定而不易，若不生夫子，是知其必不夷狄如也^{〔三〕}。

韓吏部《夫子廟碑》曰：天下通祀，惟社稷與夫子。社稷壇而不屋，取異代爲配^{〔四〕}，未若夫子巍然當門^{〔五〕}，用王者禮，以門人爲配^②，自天子至於庶人^{〔六〕}，親北面而師之。夫子以德，社稷以功，固有次第^{〔七〕}。因引孟子曰：「生人已來，未有如夫子者也。」自古稱夫子者多矣，稱夫子之德，莫如孟子；稱夫子之尊，莫如韓吏部，故書其碑陰云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《文苑英華》卷八四六於「碑陰」後有「記」字。

〔二〕「天不生夫子於中國中國當何如曰不夷狄如也」：胡校：「按庫本作『天不生夫子於春秋，後世當何如？』曰不春秋如也。」今按，庫本所改，當是避清諱而爲。

〔三〕「李斯事荀卿」，「事」字，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作「師」。

〔四〕「盡誘夫子之徒與書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八四六於「與」字後有「其」字，下校：「集本、文粹無其字。」

〔五〕「持」，《唐文粹》卷五一、《文苑英華》卷八四六、文津閣本作「時」，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作「特」，《文苑英華》下校：「二本作特。」胡校：「按庫本『持』作『特』，是。」

〔六〕「可如黃帝」，「如」字原作「知」，據《唐文粹》卷五一、《文苑英華》卷八四六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、文津閣本改。

〔七〕「之賢」，「之」字，《文苑英華》卷八四六作「才」字，下校：「二本作才。」

〔八〕「凡主」，「主」字原作「王」，據《唐文粹》卷五一、《文苑英華》卷八四六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改。

〔九〕「不悟」，「悟」字，《文苑英華》卷八四六作「寤」，下校：「二本作悟。」

〔一〇〕「莫尊於天地」，「莫」字原作「其」，據《唐文粹》卷五一、《文苑英華》卷八四六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、文津閣本改。

〔一一〕「之」，原無「之」字，據《唐文粹》卷五一、《文苑英華》卷八四六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、文津閣本補。

〔一二〕「依擬」，《唐文粹》卷五一、《文苑英華》卷八四六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、文津閣本均作「依據」。

〔一三〕「彼夷狄者爲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若不生夫子是知其必不夷狄如也」：胡校：「按庫本作『處後世者，弑父弑君，奚啻倍於春秋，若不生夫子，是知其必不春秋如也。』」

〔一四〕「配」，文津閣本作「祀」。

〔一五〕「當門」，《唐文粹》卷五一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作「當座」。文津閣本作「高座」。

〔二六〕「至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八四六作「是」。

〔二七〕「固有次第」，《唐文粹》卷五一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此句後有「哉」字。

【注釋】

① 處州：唐州名。隋開皇九年於永嘉郡置，十二年改括州。唐復名處州。州治在今浙江麗水。韓吏部，即唐著名文學家韓愈。韓愈曾任吏部侍郎，故稱。此文作於何時難確考，蓋據現存資料，未有明確提及杜牧至處州者。然本集卷一六《薦韓又啓》云「大和八年，自淮南有事至越，見韓居於鏡上」。則杜牧至越此行，未知是否亦至處州？倘有處州之行，則本文可能即作於大和八年（八三四）。

② 用王者禮二句：指用祭祀王之禮儀以祭祀孔子。《舊唐書·玄宗紀》開元二十七年八月：「甲申，制追贈孔宣父爲文宣王，顏回爲兗國公，餘十哲皆爲侯，夾坐。後嗣褒聖侯改封爲文宣公。」

【集評】

韓退之《瀧吏》詩云：「不知官在朝，有益國家不。得無風其間，不武亦不文。仁義飾其躬，巧姦敗群倫。」古本「風」作「虱」。或引阮嗣宗「虱處禪中」爲解，非也。按秦公孫鞅書《斬令篇》云：「國

以功受官予爵，則治省言寡，以六蝨授官予爵，則治煩言生。六蝨曰禮樂，曰詩書，曰修善，曰孝悌，曰誠信，曰貞廉，曰仁義，曰非兵，曰羞戰，國有十二者，上無使農戰，必貪至削，十二者成群，此謂君之治不勝其臣，官之治不勝其民，此謂六蝨勝其政也。」杜牧之云：「彼商鞅者，能耕能戰，能行其法，基秦爲強，曰：『彼仁義蝨官也，可以置之。』」此昌黎之意也。（姚寬《西溪叢語》卷下）

三子言性辯^①

孟子言人性善，荀子言人性惡，楊子言人性善惡混。曰喜、曰哀、曰懼、曰惡、曰欲、曰愛、曰怒，夫七者情也，情出於性也。夫七情中，愛、怒二者^(一)，生而自能^(二)。是二者性之根，惡之端也。乳兒見乳，必拏求，不得即啼，是愛與怒與兒俱生也，夫豈知其五者焉。既壯，而五者隨而生焉。或有或亡，或厚或薄，至於愛、怒，曾不須臾與乳兒相離，而至於壯也。君子之性，愛、怒淡然，不出於道。中人可以上下者，有愛拘於禮，有怒懼於法^(三)。世有禮法，其有踰者，不敢恣其情；世無禮法，亦隨而熾焉。至於小人，雖有禮法，而不能制，愛則求之，求不得即怒，怒則亂。故曰愛、怒者，性之本，惡之端，與乳兒俱生，相隨而至於壯也。

凡言性情之善者^{〔四〕}，多引舜、禹；言不善者，多引丹朱、商均^②。夫舜、禹二君子，生人已來，如一君子者，凡有幾人？不可引以爲喻。丹朱、商均爲堯、舜子，夫生於堯、舜之世，被其化皆爲善人^{〔五〕}，況生於其室，親爲父子，蒸不能潤，灼不能熱，是其惡與堯、舜之善等耳。天止一日月耳，言光明者，豈可引以爲喻。人之品類，可與上下者衆，可與上下之性^{〔六〕}，愛、怒居多。愛、怒者，惡之端也。苟言人之性惡，比於二子，苟得多矣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愛怒二者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三六七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作「愛者、怒者」。

〔二〕「生而自能」，「自能」原作「能自」，據《唐文粹》卷四六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三六七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改。

〔三〕「有怒懼於法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三六七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於「法」字後有「也」字。

〔四〕「性情」，《唐文粹》卷四六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三六七作「情性」。

〔五〕「被其化」，文津閣本於「化」字後有「者」字。

〔六〕「可與上下之性」，《唐文粹》卷四六無「與」字。

【注釋】

- ① 三子：據下文所言，三子指孟子（孟軻）、荀子（荀況）、楊子（揚雄，楊，應作揚）。
- ② 丹朱商均：據《史記·五帝本紀》，丹朱乃帝堯之子。堯因丹朱不肖，禪位於舜。商均，據《史記·五帝本紀》及《夏本紀》，乃舜之子。舜以爲商均不肖，乃使伯禹繼位。禹立，封商均於虞。

塞廢井文^①

井廢輒不塞，於古無所據^(一)。今之州府廳事有井^(二)，廢不塞，居第在堂上，有井廢亦不塞，或匣而護之，或橫木土覆之，至有歲久木朽，陷人以至於死，世俗終不塞之，不知何典故而井不可塞^(三)？井雖列在五禮^(四)②，在都邑中，物之小者也。若盤庚五遷其都者^(五)，社稷宗廟^(六)，尚毀其舊，而獨井豈不塞邪！古者井田，九頃八家，環而居之，一夫食一頃，中一頃樹蔬鑿井，而八家共汲之，所以籍齊民而重泄地氣。以小喻大，人身有瘡，不醫即死；木有瘡，久不封即亦死。地有千萬瘡，於地何如哉？古者八家共一井，今家有一井，或至大家至于四五井，十倍多於古。地氣漏泄，則所產脆薄，人生於地內，今之人不若古之人渾剛堅一，寧不由地氣洩漏哉？《易》曰「改邑不改井」，此取象言安也，非井

不可塞也。天下每州，春秋二時，天子許抽當所上賦錫宴^{〔七〕}，其刺史及州吏必廓其地爲大宇，以張其事。黃州當是地，有古井不塞，故爲文投之而實以土^{〔八〕}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據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三六四校：「一作稱。」

〔二〕「廳事」，「事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三六四校：「一作署。」

〔三〕「不知何典故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三六四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於「何」字前有「出」字。

〔四〕「五禮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三六四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作「五祀」。

〔五〕「者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三六四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無「者」字。

〔六〕「社稷宗廟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三六四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於「社」字前有「若」字。

〔七〕「當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三六四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作「常」。

〔八〕此句原作「故爲文投實以土」，今據《文苑英華》卷三六四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改。

【注釋】

① 此文末云「黃州當是地，有古井不塞，故爲文投之而實以土」。則文乃杜牧任黃州刺史時所作，亦

即會昌二年春末至會昌四年（八四二—八四四）九月，唯未能定其確年。

② 五禮：古代五種禮儀。即祭祀之事爲吉禮，冠婚之事爲嘉禮，賓客之事爲賓禮，軍旅之事爲軍禮，喪葬之事爲凶禮，合稱五禮。

題荀文若傳後^①

荀文若爲操畫策取兗州，比之高、光不棄關中、河內^②；官渡不令還許，比楚、漢成皋^③。凡爲籌計比擬，無不以帝王許之，海內付之。事就功畢，欲邀名於漢代，委身之道，可以爲忠乎？世皆曰曹、馬^④。且東漢崩裂紛披，都遷主播，天下大亂，操起兵東都，提獻帝於徒步困餓之中，南征北伐，僅三十年，始定三分之業。司馬懿安完之代，竊發肘下，奪偷權柄，殘虐狡譎，豈可與操比哉。若使操不殺伏后，不誅孔融，不囚楊彪，從容於揖讓之間，雖慚於三代，天下非操而誰可以得之者？紂殺一比干，武王斷首燒屍而滅其國。桓、靈四十年間^⑤，殺千百比干，毒流其社稷，可以血食乎？可以壇墀父天拜郊乎？假使當時無操，獻帝復能正其國乎？假使操不挾獻帝以令，天下英雄能與操爭乎？若使無操，復何人爲蒼生請命乎？教盜穴牆發櫃，多得金玉，已復不與同挈，得不爲盜乎？何況非盜

也。文若之死，宜然耶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桓靈四十年間」，「桓靈」原作「桓温」，據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改。

【注釋】

① 荀文若：即東漢末荀彧。字文若，潁川潁陰人。舉孝廉，拜守官令，遷亢父令。初依袁紹，後投曹操。屢爲曹操出謀劃策，爲所器重。累官漢侍中，守尚書令。曹操雖征伐在外，軍國事皆與彧籌劃。後董昭等人謂曹操宜進爵魏公，「彧以爲曹操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，秉忠貞之誠，守退讓之實，君子愛人以德，不宜如此」（《三國志》本傳）。以此忤曹操意，遂飲毒自盡（一說以憂慮薨）。傳見《三國志》卷一〇、《後漢書》卷七〇。

② 此事《三國志·荀彧傳》載：「陶謙死，太祖欲遂取徐州，還乃定（呂）布。彧曰：『昔高祖保關中，光武據河內，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，進足以勝敵，退卒以堅守，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。將軍本以兗州首事，……若舍布而東，多留兵則不足用，少留兵則民皆保城，不得樵採。布乘虛寇暴，民心益危，唯鄆城、范、衛可全，其餘非己之有，是無兗州也。若徐州不定，將軍當安所歸乎？』」

③ 此事《三國志·荀彧傳》載：「三年，太祖既破張繡，東擒呂布，定徐州，遂與袁紹相拒。孔融謂彧曰：『紹地廣兵彊，田豐、許攸、智計之士也，爲之謀；審配、逢紀，盡忠之臣也，任其事；顏良、文醜，勇冠三軍，統其兵；殆難克乎！』」彧曰：『紹兵雖多而法不整。田豐剛而犯上，許攸貪而不治。審配專而無謀，逢紀果而自用，此二人留知後事，若攸家犯其法，必不能縱也，不縱，攸必爲變。顏良、文醜，一夫之勇耳，可一戰而禽也。』五年，與紹連戰。太祖保官渡，紹圍之。太祖軍糧方盡，書與彧，議欲還許以引紹。彧曰：『今軍食雖少，未若楚、漢在滎陽、成皋間也。是時劉、項莫肯先退，先退者勢屈也。公以十分居一之衆，畫地而守之，扼其喉而不得進，已半年矣。情見勢竭，必將有變，此用奇之時，不可失也。』太祖乃住。遂以奇兵襲紹別屯，斬其將淳于瓊等，紹退走。審配以許攸家不法，收其妻子，攸怒叛紹；顏良、文醜臨陣授首；田豐以諫見誅；皆如彧所策。」

④ 曹馬：此處指曹操和司馬懿。司馬懿原乃曹魏大臣，後來背叛曹魏，爲司馬氏政權替代曹魏政權奠定基礎。曹操，傳見《三國志》卷一。司馬懿，傳見《晉書》卷一。

【集評】

【荀彧與高祖比曹操元微之以比裴度】人有幸不幸。荀彧漢之忠臣，而牧之著論譏之云：「荀彧

平日爲曹操畫策，嘗以高祖比之，則是與操反無疑。」予則以爲不然。且元微之《上裴晉公書》云：「日者閣下方事淮、蔡，獨當鑪錘。始以追韓信、拔呂蒙爲急務，固非叔孫通薦儒之日也。」然則微之固嘗以高祖比裴度矣，而謂微之勸度反，可乎？（吳曾《能改齋漫錄》卷十）



樊川文集卷第七

唐故江西觀察使武陽公韋公遺愛碑^(一)^①

皇帝召丞相延英便殿講議政事，及於循吏，且稱元和中興之盛，言理人者誰居第一？丞相擢言：「臣嘗守土江西，目睹觀察使韋丹有大功德被于八州^(三)，歿四十年，稚老歌思，如丹尚存。」丞相敏中^②、丞相植皆曰^③：「臣知丹之爲理，所至人愛^(三)，所去人思^(四)，江西之政，熟於聽聞。」乃命守臣紘于息上丹之功狀^(五)^④，聯大中三年正月二十日詔書^(六)，授史臣尚書司勳員外郎杜牧，曰：「汝爲丹序而銘之，以美大其事。」

臣某伏念天寶^(七)、建中艱難之餘，根於河北，枝蔓於齊、魯、梁、蔡。鬪爲章句書生以蜀叛^⑤，錡爲宗室老以吳叛^⑥。其他高下其目，跂而欲飛者，往往皆是。憲宗皇帝高聽古議^(八)，廣諫益聖，任賢使能，考校法度，號令未出，威先雷霆。十有四年，擒殛兇狠，方行四海，罔不率伏。當是時^(九)，凡五徵兵，解而復合，僅八周歲，天下晏然，不告勞苦，實以守土多循良吏，而丹居第一。周召伯治人於陝西，召穆公有武功於宣王時^⑦，仲尼採《甘棠》、

《江漢》之詩^(一〇)，絃而歌之，列于《風》、《雅》。班固叙漢宣帝中興名臣，言治人者亦首述黃霸、龔遂^(一一)，次將相下。今下明詔刻丹治效，令得與元和功臣，彰中興得人之盛，懸於無窮，用古道也。

謹案韋氏自漢丞相賢已降，代有達官，寬有大功於後周^(一二)，封鄖國公。鄖公曾孫幼平，爲岐州參軍；生抱貞，爲梓州刺史；生政，爲漢州雒縣丞，贈右諫議大夫；雒縣生武陽公。公字文明，以明《五經》登科，授校書郎、咸陽尉，以監察御史、殿中侍御史佐張獻甫於邠寧府。徵爲太子舍人，遷起居郎，檢校吏部員外郎，侍御史，河陽行軍司馬。未行，改駕部員外郎。會新羅國以喪來告，且稱立君，拜司封郎中、兼御史中丞，章服金紫，弔冊其嗣。新羅再以喪告，不果行，改容州經略使，築州城環十三里，因悉城管內十三州，教種茶麥，多開屯田，黃賊畏服^(一三)，詔加太中大夫。貞元末，拜河南少尹，連拜檢校秘書監，兼御史中丞，鄭滑行軍司馬，皆未至。拜右諫議大夫。

憲宗即位，劉闢以蜀叛，議者欲行貞元故事，請釋不誅。公再上疏曰^(一四)：「今不誅闢，則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，唯兩京耳，此外而誰不爲叛^(一五)？」因拜劍南東川節度使、兼御史大夫。時劉闢急攻梓州，公至漢中，表言攻急守堅，不可易帥，高崇文客軍遠鬪，無所資，若與梓州，綴其士心，必能有功。遂召拜晉、慈、隰三州觀察使。

不半歲，元和二年二月，拜洪州觀察使。洪據章江^(二五)，上控百越，爲一都會。屋居以茅竹爲俗，人火之餘，烈日久風，竹蔓自焚，小至百家，大至盪空。霖必江溢，燥必火作，水火夾攻，人無固志，傾搖懈怠，不爲旬月生產計。公始至任，計口取俸，除去冗事，取公私錢，教人陶瓦，伐山取材，堆疊億計。人能爲屋，取官材瓦，免其半賦，徐責其直，自載酒食，以勉其勞，初若艱勤，日成月就，不二周歲，凡爲瓦屋萬四千間，樓四千二百間，縣市營厩，名爲棟宇，無不創爲^(二六)。派湖人江，節以斗門，以走暴漲。闢開廣衢，南北七里，盪漑汗壅，築堤三尺^(二七)，長十二里。堤成明年，江與堤平。鑿六百陂塘，灌田一萬頃，益勸桑苧，機織廣狹，俗所未習，教勸成之。凡三周年，成就生遂^(二八)，手爲目睹^(二九)，無不如志。

公之爲政，去害興利，機決勢去，如孫、吳乘敵^(三〇)，不可當向。輔以經術，仁撫智誘，慈母之心，赤子之欲，求必得之。故人自盡力，所指必就。子產治鄭，未及三年，國人尚謗；黃霸治潁川，前後八年，始曰愈治。考二古人行事，與公相次第，不知如何。元和五年薨，年五十八。其銘曰：

章武皇帝，披攘經營。凡十四年，五大徵兵^(三一)。人不告病，肩於太寧。將相是矣，豈無循良。考第理行，誰高武陽？武陽所至，爲人父母。於洪之功，洞無前古。洪始有居，水火是苦。二者夾攻，死無處所。曰天所然^(三二)，不嗟不訴。武陽始至，材瓦是聚。公錢不足，

以俸爲助。能爲居宇^{三三}，貰貸付與。日載酒餚^{三三}，如撫稚乳^{三四}。不督不程，誘以美語。未二周星，創數萬堵。幾半重樓，如《詩》^{鞏羽}^⑩。錮以長堤^{三五}，繚四千步。明年水平，人始歌舞。災久事鉅，一日除去。灌田萬頃，益種桑苧。俗所未有，罔不完具。寂寥千年^{三六}，誰守茲土？大中聖人，元和是師。圖讚功勞，武陽豈遺。乃命史臣，刻序碑辭。寵假武陽，爲人慰思。訓勸守吏，勉於爲治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《文苑英華》卷八七〇題前無「唐」字。

〔二〕「韋丹」，原作「契丹」，據《文苑英華》卷八七〇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、文津閣本改。

〔三〕「所至人愛」，此四字原無，據《文苑英華》卷八七〇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、文津閣本補。

〔四〕「所去人思」，「去」字原作「至」，據《文苑英華》卷八七〇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、文津閣本改。

〔五〕「乃命守臣紇干息上丹之功狀」，「守臣」原作「首臣」，據《文苑英華》卷八七〇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、

文津閣本改。「紇干息」，原作「紇干衆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八七〇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作「覈干衆」。

然《新唐書》卷五九《藝文志三》、《唐郎官石柱題名考》、《唐方鎮年表》等作「紇干息」，當較可信，今

據改。又，文津閣本作「覈於衆」。「上丹之功狀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八七〇無「之」字，並於「丹」字下

校：「集有公字。」

〔六〕「聯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八七〇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、文津閣本無「聯」字。

〔七〕「某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八七〇作「牧」，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作「臣某」。文津閣本作「臣牧」。

〔八〕「古」，文津閣本作「召」。

〔九〕「當是時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八七〇作「當時」。

〔一〇〕「仲尼」，原作「神尼」，據《文苑英華》卷八七〇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、文津閣本改。

〔一一〕「首述」，原作「首迷」，據《文苑英華》卷八七〇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、文津閣本改。

〔一二〕「寬有大功於後周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八七〇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、文津閣本於「寬」字前有「孝」字。

〔一三〕「公再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八七〇作「公再拜」，並於「拜」字下校：「集無此字。」

〔一四〕「此外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八七〇作「此後外」，並於「後」字下校：「集無此字。」

〔一五〕「洪據章江」，「據」字原作「操」，據《文苑英華》卷八七〇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、文津閣本改。

〔一六〕「創爲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八七〇無「爲」字。文津閣本作「創焉」。

〔一七〕「三尺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八七〇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、文津閣本作「五尺」。

〔一八〕「成就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八七〇作「就成」。

〔一九〕「手爲目睹」，「目睹」原作「日睹」，據《文苑英華》卷八七〇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、文津閣本改。

〔二〇〕「五大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八七〇、文津閣本作「五六」。

〔三一〕「所然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八七〇作「使無」，下校：「集作所然。」

〔三二〕「居宇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八七〇作「居守」。

〔三三〕「日載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八七〇作「月載」，並於「月」下校：「集作日。」

〔三四〕「如撫稚乳」，「撫」字原作「無」，據《文苑英華》卷八七〇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、文津閣本改。

〔三五〕「錮以長堤」，「錮」字原作「鋼」，據《文苑英華》卷八七〇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四改。

〔三六〕「千年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八七〇作「十年」。

【注釋】

- ① 武陽公章公：即韋丹。生平見本集卷一五《進撰故江西韋大夫遺愛碑文表》注。《資治通鑑》卷二四八載：「（大中）三年春正月，上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爲第一。周墀曰：『臣嘗守土江西，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於八州，沒四十年，老稚歌思，如丹尚存。』乙亥，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碑以記之。」杜牧撰畢此碑後，有《進撰故江西韋大夫遺愛碑文表》，未提及具體撰寫年月，然此兩文當均作於大中三年正月受命撰碑後不久，亦即大中三年（八四九）春之作。

- ② 丞相敏中：即白敏中，字用晦。大中三年時任宰相。傳見《舊唐書》卷一六六、《新唐書》卷一

- ③ 丞相植：即馬植，字存之。大中三年時任宰相。傳見《舊唐書》卷一七六、《新唐書》卷一八四。
- ④ 紇干息：字咸一。曾任郢州長史、庫部郎中、知制誥、中書舍人等職。大中元年至三年任江西觀察使，後轉嶺南節度使。
- ⑤ 闕爲章句書生以蜀叛：闕，即劉闕，字太初。傳見《舊唐書》卷一四〇、《新唐書》卷一五八。據《資治通鑑》卷二二六，永貞元年八月，西川節度使章皋卒，支度副使劉闕自爲留後，又使諸將表求節鉞，朝廷不許。後朝廷寬容之，命劉闕爲西川節度副使、知節度事。「右諫議大夫韋丹上疏，以爲：『今釋闕不誅，則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，惟兩京耳。此外誰不爲叛！』上善其言。壬子，以丹爲東川節度使。」
- ⑥ 錡爲宗室老以吳叛：錡，即李錡。唐淄川王孝同五世孫。傳見《舊唐書》卷一一二、《新唐書》卷二二四上。據其本傳，李錡於德宗時任潤州刺史、浙西觀察、諸道鹽鐵轉運使。時恃恩驕橫，無所憚，圖久安計，乃益募兵。又爲鎮海軍節度使，罷領鹽鐵轉運。憲宗即位後，詔拜尚書左僕射，抗命不從，遂謀據江左而反。
- ⑦ 召穆公有武功於宣王時：召穆公，即召公奭後代召虎。周宣王時，淮夷不服，宣王命召虎率軍沿江漢出征討伐，立下戰功。《詩·大雅·韓奕》：「江漢之滸，王命召虎。」即詠召穆公此事。

- ⑧ 黃賊：指黃家賊，黃家洞賊，即《新唐書》卷二二二下《南蠻下》之「西原蠻」中之一。此傳云：「西原蠻，居廣、容之南，邕、桂之西。有甯氏者，相承爲豪。又有黃氏，居黃橙洞，其隸也。其地西接南詔。天寶初，黃氏彊，與韋氏、周氏、儂氏相唇齒，爲寇害，據十餘州。」又「貞元十年，黃洞首領黃少卿者，攻邕管，圍經略使孫公器。……少卿子昌沔趨勇，前後陷十三州，氣益振。……元和初，邕州擒其別帥黃承慶。明年，少卿等歸款，拜歸順州刺史。」黃家賊狀況，又可參韓愈《黃家賊事宜狀》一文。

- ⑨ 孫吳：指孫武、吳起。孫武，春秋時齊國人，著名軍事家，著有《孫子兵法》十三篇。事吳王闔閭，爲吳將。傳見《史記》卷六五。吳起，戰國衛國人，著名軍事家，著有《吳子》一書。先事魏文侯爲將，任西河守，以拒秦、韓。又依楚悼王，相楚。後爲宗室大臣所忌，被害。傳見《史記》卷六五。
- ⑩ 如詩翬羽：《詩經》中有《斯干》篇，中有「如翬斯飛」句，乃用以形容宮室樓檣如同飛鳥之翅膀。翬，五彩之山雉。

唐故太子少師奇章郡開國公贈太尉牛公墓誌銘并序(一)①

唐佐四帝十九年宰相牛公諱某，字某(三)。八代祖弘，以德行儒學相隋氏，封奇章郡公，贈

文安侯。文安後四世諱鳳及，仕唐爲中書門下侍郎、監修國史^(三)，於公爲高祖。文安後五世集州刺史、贈給事中諱休克，於公爲曾祖。集州生太常博士、贈太尉諱紹^(四)，太尉生華州鄭縣尉、贈太保諱幼聞，太保生公，孤始七歲。長安南下杜樊鄉東，文安有隋氏賜田數頃^(五)，書千卷尚存。公年十五，依以爲學，不出一室，數年業就，名聲入都中。故丞相韋公執誼，以聰明氣勢，急於褒拔，如柳宗元、劉禹錫輩，以文學秀少^(六)，皆在門下。韋公亟命柳、劉於樊鄉訪公，曰願一得相見^(七)。公乘驢至門，韋公曰：「是矣。東京李元禮爲後進師^(八)，隋奇章公仁德祿位，二者包而有之。」

登進士上第。元和四年，應賢良直諫制，數強臣不奉法，憂天子熾於武功，詔下第一，授伊闕尉。以直被毀，周歲凡十府奏取不下。伊闕滿歲，郤公士美以昭義軍書記辟，凡三上請，詔除河南尉，拜監察御史。丁母夫人憂，制終復拜監察御史，轉殿中侍御史，遷禮部員外郎、都官員外郎、兼侍御史知雜事。改考功員外郎、集賢殿學士^(八)、庫部郎中、知制誥，賜五品命服。

半歲，遷御史中丞。宿州刺史李直臣以贓數萬敗，穆宗得偏辭於中^(九)，稱直臣冤，且言有才，宰相言格不用。公以具獄奏^(一〇)，上曰：「直臣有才可惜。」公曰：「彼不才者，無飽食以足妻子，安足慮。本設法令，所以縛束有才者。祿山、朱泚，是才過人而亂天下。」上因

可奏，曰「善」。賜章服金紫，遷戶部侍郎，掌財賦事。上益親重，欲相之。

會中書令韓弘男公武謀曰：「大人守大梁二十年，齊、蔡誅後始來朝，今不以財援中外^(二)，設有飛一辭者，誰與保白。」^(三)公武賫弘書獻公錢千萬，公笑曰：「此何名爲？公亟持去。」明年，弘、公武繼卒，主藏奴與吏訟於御史府，上憐弘大臣，父子併死，稚孫將家事，走中使至第，盡取財簿自閱視。凡中外主權多納弘貨，獨朱勾細字曰：「某年月日，送戶部牛侍郎錢千萬，不納。」上大喜，以指歷簿，遍視旁側，曰：「果然吾不謬知人。」言訖^(三)，殿上皆再拜呼萬歲。尋以本官平章事。明年，正位中書侍郎，加銀青三品，兼集賢殿大學士^(四)，監修國史。

敬宗即位，與武士畋宴無時，徵天下道士言長生事，公亟諫曰：「陛下不讀玄元皇帝《五千言》以清靜養生，彼道士皆庸人，徒誇欺虛荒，豈足師法。」未一歲，請退，不許，連四月日間，以疾辭。乃以鄂岳六州建節，號武昌軍，命公爲禮部尚書、平章事，爲節度使。公始至，問民疾苦^(五)，皆曰：「城土踈惡，歲輸篋竹爲苦具，姦吏旁緣，主爲侵取，費與稅等，歲久，前後政欲畫計策^(六)，訖無所施。」公即除去冗長，用公私錢陶磚成城^(七)，凡五年乃就。明年，文宗即位，就加吏部尚書^(八)。明年，急徵拜兵部尚書、平章事，重拜中書侍郎^(九)、弘文館大學士^(一〇)。鄭注怨宋丞相申錫，造言挾漳王爲大逆^(一一)，狀跡牢密，上怒必殺。公

曰：「人臣不過宰相，今申錫已宰相，假使如所謀，豈復欲過宰相有他圖乎！臣爲中丞，愛申錫忠良，奏爲御史，申錫心臣敢以死保之。」上意解^(三三)，由是宋不死^(三三)。

大和六年，西戎再遣大臣贄寶玉來朝，禮倍前時，盡罷東嚮守兵，用明臣附。李太尉德裕時殿劍南西川，上言維州降，今若使生羌三千人^(三四)，燒十三橋，擣戎腹心^(三五)，可洗久恥，是韋皋二十年至死恨不能致。事下尚書省百官聚議，皆如劍南奏。公獨曰：「西戎四面各萬里，來責曰何事失信^(三六)？養馬蔚茹川，在平涼郡西。上平涼坂，萬騎綴回中，怒氣直辭，不三日至咸陽橋。西南遠數千里，雖百維州^(三七)，此時安可用？棄誠信，有利無害，匹夫不忍爲，況天子以誠信見責於夷狄，且有大患。」上曰：「然」，遂罷維州議。

大和六年，檢校右僕射^(三八)、平章事、淮南節度使。六年至開成二年^(三九)，連上章請休官，詔益不許。公曰：「臣惟退罷，可以行心^(四〇)。」夏五月，以兵付監軍使，拜疏訖，就道，除檢校司空、留守東都。明年，拜左僕射^(四一)。上恐公不起，詔曰：「朕比有疾，良已，思一面叙。」公不得已，至闕下一拜謝，閉門不出。明年，檢校司空、平章事、襄州節度使，出都門，賜黃彝樽、龍杓，凡六品^(四二)，名出《周禮》。詔曰：「精金古器，用以比況君子，非無意也。」襄州七年饒假軍人^(四三)，人賦不一，公至據地造籍，免貧弱四千萬，均人豪強，皆曰甘心，不出一怨言。

明年，武宗即位，就加司徒。會昌元年秋七月，漢水溢堤人郭，自漢陽王張柬之一百五十五歲後^(三五)，水爲最大^(三五)。李太尉德裕挾維州事，曰：「修利不至，罷爲太子少師^(三六)。」未幾檢校司徒、兼太子少保^(三七)。明年，以檢校官兼太子太傅、留守東都。劉稹以上黨叛誅死，時李太尉專柄五年，多逐賢士，天下恨怨，以公德全畏之，言於武宗曰：「上黨軋左京^(三八)，控山東，劉從諫父死，擅之十年後來朝，加宰相，縱去不留之^(三九)，致稹叛，竭天下力，乃能取。」此皆公與李公宗閔爲宰相時事。從諫以大和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拜闕下，實以其月十九日節度淮南；明年正月，從諫以宰相東還。河南少尹呂述，公惡其爲人，述與李太尉書，言稹破報至，公出聲歎恨。上見述書，復聞前縱從諫去，疊二怒，不一參校。自十月至十二月，公凡三貶至循州員外長史，天下人爲公接手咤罵。公走萬里瘴海上，二年恬泰若一無事^(四〇)。

今天子即位，移衡州、汝州長史^(四一)，遷太子少保、少師，凡四年復位。大中二年十月二十七日^(四二)，薨于東都城南別墅，年六十九。天子恫傷^(四三)，不朝兩日，冊贈太尉^(四四)。天下善人，執手相弔哭。

公忠厚仁恕，莊重敬慎，未嘗以此八者自勉^(四五)，而終身益篤。爲宰相，急於銓品，凡名清官，不忍持一資以假非其人。以道德謨於天子，每指古義爲據，有言機利克迫，必鈇音華劄

力各切使之摧破^(四六)。三大邦去苛碎條約，除民大患^(四七)，其輕巧吏欲賊公愛惡，希嚮所爲，渾然終不能見，故所至必大治。衣冠單窮，出俸錢嫁其子女，月與食，歲與衣，資送其死喪，凡數百家。李太尉志必殺公，後南謫過汝州，公厚供具，哀其窮，爲解說海上與中州少異，以勉安之，不出一言及於前事^(四八)。鎮武昌時，軍容使仇士良爲監軍使，公律以禮敬。暑甚，大合軍宴，拱手至暮，一不搖扇，益自儉克。平居非公事不出內屏，周三歲，語言舉止，率有常度。仇軍容開成末首議立武宗^(四九)，權力震天下，每言至公，必合手加額曰^(五〇)：「清德可服人^(五一)，但過恠官財，與人無一毫恩分耳^(五二)。不肯引譽，不敢怨毀，淡居其中。」公始自河南薦鄉貢士，爲郎官考吏部科目選^(五三)，三開幕府，中丞宰相外，凡取六十餘人，上至將相，次布臺閣，皆當時名士。每暇日讌語寮吏，必言古人修身行事，旁誘曲指，微警教之，不以己所長人所未及裁量高下，以生重輕。後進歸之，承望聲光，得一言許可，必自矜重。

夫人辛氏，以公封張掖郡，贈僕射祕之長女，士林稱爲「婦師」，凡三十年，前公八年歿。五男六女。長曰蔚，監察御史。次曰藁，浙南府協律郎^(五四)，皆以文行登進士第，不藉公勢；次曰奉倩，河南府洛陽尉^(五五)；第二人^(五六)，皆稚齒。長女嫁戶部郎中上黨苗愔，次女嫁河中節度副使^(五七)，檢校郎中范陽張洙，次女嫁河南府士曹、集賢校理常山張希復，次女嫁前

進士鄧叔^(五)，次女未笄，一人始數歲。以某年月日，葬少陵南某鄉某里。銘曰：道既訛衰，必有以扶。厥公之生，以隆其洿。幽以燭明，曠以雨濡^(五)。以教其徒，以佐天子。滅絕霸駁，如有樞柅。標揭峙倚，巍乎二紀。臣宗德老，鉅傑魁壘。孰爲忌畏？譖去南海，不校不辯^(六)。旋復顯大^(六)，百行渾圓。鄰於及年，以歸其全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唐故太子少師」，《唐文粹》卷六八作「唐宰相故太子少師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作「宰相太子少師」，題後無「并序」二字。

〔二〕「牛公諱某字某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作「牛公諱僧儒，字思黯」。按，據《舊唐書》卷一七二、《新唐書》卷一七四《牛僧孺傳》，「儒」字當作「孺」。

〔三〕「監修國史」，原作「修國史」。《唐文粹》卷六八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五、文津閣本作「監修國史」，今據改。

〔四〕「贈太尉諱紹」，原無「諱」字，據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五補。

〔五〕「賜田」，「田」字原作「由」，據《唐文粹》卷六八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五、文津閣本改。

〔六〕「秀少」，《唐文粹》卷六八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五作「秀才」。

〔七〕「願一得相見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五作「願得一相見」。

〔八〕「集賢殿學士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作「集賢殿直學士」。

〔九〕「得偏辭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作「聽偏詞」，並於「聽」字下校：「二本、集聽。」

〔一〇〕「公以具獄奏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作「公以直臣獄奏」。

〔二〕「不以財援中外」，「援」字原作「授」，據《唐文粹》卷六八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五改。

〔三〕「誰與保白」，「與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作「以」，下校「二本作與」。

〔三〕「言訖」，「訖」下原衍「再拜」二字，據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五刪。

〔四〕「兼集賢殿大學士」，原無「殿」字，據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五補。

〔五〕「問民疾苦」，「疾苦」，原作「尤苦」，據《唐文粹》卷六八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五、文津閣本改。

〔六〕「欲畫計策」，「畫」字原作「畫」，據《唐文粹》卷六八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五、文津閣本改。

〔七〕「成城」，《唐文粹》卷六八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五作「甃城」。

〔一八〕「就加吏部尚書」，《唐文粹》卷六八、文津閣本無「就」字。

〔一九〕「重拜中書侍郎」，「重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作「再」，下校「二本作重」。

〔二〇〕「弘文館大學士」，「館」字原無，據《唐文粹》卷六八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五補。

〔三一〕「漳王」，原作「津王」，據《唐文粹》卷六八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五、文津閣本改。

〔三二〕「上意解」，「解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作「改」。

〔三三〕「不死」，文津閣本作「免死」。

〔三四〕「使」，原作「冠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作「寇」，據《唐文粹》卷六八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五、文津閣本改。

〔三五〕「擣戎腹心」，「擣」，《唐文粹》卷六八作「搏」。

〔三六〕「來責曰」，「責」字原作「貴」，據《唐文粹》卷六八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五改。

〔三七〕「雖百維州」，「百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作「得」，下校：「二本作百」。

〔三六〕「檢校右僕射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無「右」字。

〔三五〕「六年」，《唐文粹》卷六八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五、文津閣本作「經六年」。

〔三〇〕「可以行心」，「心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五作「志」。

〔三一〕「拜左僕射」，「左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作「右」，下校：「二本作左」。

〔三〕「六品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作「六器」。

〔三〕「饒假軍人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作「假饒軍人」。

〔四〕「歲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作「載」，下校：「二本作歲。」

〔五〕「水爲最大」，「最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作「再」。

〔六〕「太子少師」，「師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作「保」，下校：「二本作師。」

〔七〕「太子少保」，「少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作「太」，下校：「集作少。」

〔八〕「軋左京」，「軋」，《唐文粹》卷六八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作「扼」，《文苑英華》下校：「二本作軋。」

〔九〕「縱去不留之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作「縱去不即留之」，并于「即」字下校：「二本無此字。」

〔四〇〕「若一無事」，《全唐文》卷七五五作「若無一事」。

〔四一〕「長史」，「長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作「刺」，下校：「二本作長。」

〔四二〕「大中二年十月二十七日」，文津閣本作「大中二年十二月十七日」。

〔四三〕「天子恫傷」，「恫」字原作「桐」，據《唐文粹》卷六八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五改。

〔四四〕「太尉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作「太師」。

〔四五〕「未嘗以此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作「未嘗不以此」。

〔四六〕「摧破」，原作「摧破」，據《唐文粹》卷六八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五、文津閣本改。



〔四〕「除民大患」，「民」字原無，據《唐文粹》卷六八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補。

〔四〕「及於前事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作「及前事」。

〔四〕「開成末」，「末」字原作「未」，據《唐文粹》卷六八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五、文津閣本改。

〔五〕「加額」，「額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作「額」，下校：「二本作額。」

〔五〕「服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作「伏」，下校：「二本作服。」

〔五〕「恩分」，「分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作「力」，下校：「二本作分。」

〔五〕「科目」，原作「科目」，據《唐文粹》卷六八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五、文津閣本改。

〔五〕「浙南」，「南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作「東」，下校：「諸本並作南。」

〔五〕「洛陽尉」，「尉」字原無，據《唐文粹》卷六八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五、文津閣本補。

〔五〕「弟二人」，「弟」字原作「第」，應爲「弟」，故改。

〔五〕「節度副使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作「節度使」。

〔五〕「鄧叔」，《唐文粹》卷六八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、文津閣本作「鄧淑」。

〔五〕「嘆以雨濡」，「嘆」字原作「映」，據《唐文粹》卷六八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五改。

〔六〕「不辯」，《唐文粹》卷六八、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作「不辨」。

〔六〕「旋復顯大」，「旋」，《唐文粹》卷六八作「牽」。

【注釋】

① 太尉牛公：即牛僧孺。字思黯，卒贈太尉。生平見本文及李珣《故丞相太子少師贈太尉牛公神道碑銘并序》。傳見《舊唐書》卷一七二、《新唐書》卷一七四。本文作年，《杜牧年譜》大中三年（八四九）考云：「牛僧孺之葬在大中三年五月，見《唐文粹》李珣所撰牛僧孺神道碑，李商隱《樊南文集》卷七《樊南乙集序》云：『是歲葬牛太尉，天下設祭祀者百數。他日尹言：『吾太尉之薨，有杜司勳之誌。』』故知杜牧作牛僧孺墓誌蓋在本年。」牛僧孺之葬在大中三年五月，則文作於此時稍前。

② 東京李元禮：李元禮即東漢李膺。字元禮，潁川襄城人。乃當時大名士，為太學生所尊崇，稱之為「天下楷模李元禮」。東京，東漢都城洛陽。李膺活動於東京，故稱東京李元禮。傳見《後漢書》卷六七。

【集評】

杜牧嘗爲奇章公掌書記，後誌牛公墓，書維州事，是牛而非李。又云：「李太尉專柄，多逐賢士。」牧弟顥嘗爲李衛公巡官，後李貶袁州，牛公欲辟致，顥辭以李公方在困，不願就。牧誌顥墓，備載其事。牛、李相反如冰炭，門下士各分朋黨。一杜於其時，一爲牛客，一爲李客，各行其志，各主其所主，不以牛、李之存没用捨爲向背，其兄弟俱豪傑之士矣！自唐至今，維州曲直之論未定，惟溫公是奇章，與牧之論同。（劉克莊《後村詩話》後集卷一）

唐故東川節度使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贈司徒周公墓誌銘（一）^①

周平王次子烈封汝墳侯，秦以汝墳爲汝南郡，侯之孫因家焉，遂姓周氏。自烈十八世至西漢周仁，繼烈封侯。其後逃西晉亂，南去黃岡（三），靈起仕梁爲桂州刺史，生炅，在陳爲車騎將軍。炅生法明，年十二，一命爲巴州刺史（三），陳滅臣隋，爲趙之真定令。隋亂歸黃岡，起兵取蘄、安、沔、黃，武德中，籍四州地請命，授總管蘄安十六州軍事（四）、光祿大夫，封國於道。太宗命虞世南銘書墓碑。相國爲六代孫，曾祖暉，汝州梁縣令。祖沛，左拾遺。皇考頌，右驍衛兵曹參軍，贈禮部侍郎。

公少孤，奉養母夫人以孝聞。舉進士登第，始試秘書正字、湖南團練巡官。母夫人亡，哭泣無時，里人過公廬，曰：「無驚周孝子。」後自留守府監察真拜御史、集賢殿學士。李宗閔以宰相鎮漢中，辟公爲殿中侍御史、行軍司馬。

後一年，復以殿中書職徵歸。時大和末，注、訓用事。夏六月，始逐丞相宗閔，立朋黨語，鈎挂名人凡百^(五)，日逐朝士三十三輩，天下悼懾以目。受意附兇者，屢以公爲言，注、訓曰：「如去周殿中，恐人益驚。」竟不敢議。注、訓取公爲起居舍人。文宗復二史故事^(二)，公濡筆立石螭下，丞相退，必召語旁側，窺帝每數十顧。遷考功員外郎^(六)，帝曰：「周某不可不見，宜兼前官。」數月，以考功掌言事^(七)。謝日，帝曰：「就試翰林。」公辭讓堅懇，帝正色以手三麾之，遂兼學士。遷職方郎中、中書舍人，政事細大，必被顧問，公終身不言，事故不傳。

武宗即位，以疾辭，出爲工部侍郎、華州刺史。八禁軍二十四內司居華下者，籍役等百姓，不敢妄出一辭。李太尉德裕伺公纖失，四年不得，知愈治不可蓋抑，遷公江西觀察使、兼御史大夫。公既得八州，施展教令，申明約束，發以虔守陳弇賊^(八)，坐弇以法死，吏手膠拳，窮鄉遠井，如公在旁。縛出洞寇劉大朴，大朴徒數百人^(九)，劓撥根脉^(一〇)，無有遺失。彭蠡東口，戍五百人，上下千里，無一賊跡。遷禮部尚書、鄭滑節度使。老將某項領不如

教約^(二)，公鞭背降爲下卒，聲北入魏，皆曰：「周尚書文儒，能治百姓，仁愛兵士，而復敢爾，是豈可犯^(三)。」朞歲^(三)，入拜兵部侍郎、度支兼戶部吏曹事，積邊糧穀九十萬石。

今天子即位，二年五月，以本官平章事。後一月，正位中書侍郎、監修國史，就加刑部尚書。因河湟事議不合旨，以檢校刑部尚書出爲劍南東川節度使。明日，人謝，面加檢校右僕射。

公自舉進士第，非其人不交言^(四)，旁睨後進，鑄心鏤志。及爲將相，近取遠挽，悉置于位。李太尉德裕會昌中以恩撰元和朝實錄四十篇^(五)，溢美其父吉甫爲相事^(六)，公上言曰：「人君唯不改史^(七)，人臣可改乎？《元和實錄》皆當時名士目書事實^(八)，今不信^(九)，而信德裕後三十年自名父功^(一〇)，衆所不知者而書之。此若垂後，誰信史？」竟廢新本。

并帥王宰剽所部財貨^(一一)，承事貴倖，自請來朝，聲言我取平章事鎮大梁。公上言曰：「宰破太原，取汴州^(一二)，不知天下治所凡幾得如太原、汴之大者，可飽宰欲？乞宰還鎮，自補其殘。」後二日，還宰詔下。駙馬都尉韋讓求爲京兆尹，公言曰：「尹坐堂上，階下拜二赤縣令，屬官將百人，悉可答辱。非有德者，京兆不可爲，豈止取吏事。」讓議竟寢。自此非道求進者鼠遁自屏。

及鎮東蜀一歲，欲歸閑洛師，微得風恙。公曰：「我今去，是以疾去，疾愈去非晚。」大中五

年，歲在辛未，二月十七日，薨于位，享年五十九。訃至，廢朝三日，冊贈司徒，命諫議大夫盧懿弔恤其家。

公信於朋友，公於爲官。事嫠姊，出告返面，家事不敢自專。同曾祖兄弟入門，呵咎奴婢，衣服飲食無二等。免相位西去，送公還者，雖武將散秩，歎息咨嗟，曰：「周相公無私，我惜其去，豈有私乎！」夫人義興蔣氏，先公某年終。生二男一女。長曰寬饒，崇文校書；次曰咸喜^(三)，京兆參軍，皆孝謹有文學。女嫁起居舍人薛蒙。大中六年，歲次壬申，二月十二日^(四)，歸葬先塋河南府河南縣穀陽鄉立行里。銘曰：

姬之支封，國自爲姓。以周爲氏，人唐不盛。烈後幾世，厥生賢孫。當唐中興，爲唐相臣。文思天子^(五)，跨古爲治^(六)。提起王道，以公爲倚。远音剛蹊隙竅^(七)，去者鳥駛^(八)。誰塞誰棘，勞公評指^(九)。三屏大邦，駿壯武事。哺撫稚老^(一〇)，父母赤子。曰將曰相，公其愧幾。指古爲比，公其無愧。以公遺唐，而後公死。不錫壽考，誰其辯之^(一一)？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唐故東川節度使」，「使」字原無，據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補。《文苑英華》無「唐故」二字。

〔二〕「黃岡」，原作「黃崗」，今據文津閣本改。下文同。

〔三〕「一命爲巴州刺史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無「一」字。

〔四〕「蕪安十六州」，「蕪」字原無，據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五補。

〔五〕「凡百」，「百」字原作「白」，據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五改。

〔六〕「遷考功員外郎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作「遷公員外郎」。

〔七〕「以考功掌言事」，「事」字原無，據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五補。

〔八〕「發以虔守陳弇賊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五、文津閣本無「以」字。

〔九〕「大朴徒數百人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無「大朴」二字。

〔一〇〕「鬪撥根脉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作「鬪發根脉」。

〔一一〕「項領」，文津閣本作「頭領」。

〔一二〕「是豈可犯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五作「是豈可一犯」。

〔一三〕「替歲」，原作「九歲」，據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「九」字下校「一作替」改。

〔一四〕「非其人不交言」，「不交言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作「不交一言」，並於「一」字下校：「集無一字。」

〔一五〕「以恩撰元和朝實錄」，「撰」字原作「換」，據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五改。

〔一六〕「溢美其父」，「溢」字原作「益」，據《全唐文》卷七五五改。

- 〔一七〕「人君唯不改史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作「人君猶不改史」，並於「改」字下校：「一作觀。」
- 〔一八〕「皆當時名士目書事實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作「皆當時多士自書事實」。
- 〔一九〕「今不信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作「今而不信」。
- 〔二〇〕「而信德裕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無「而」字。
- 〔三一〕「并帥」，原作「并師」，據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五、文津閣本改。
- 〔三二〕「取汴州」，《全唐文》卷七五五作「取汴梁」。
- 〔三三〕「咸喜」，文津閣本作「咸熙」。
- 〔三四〕「二月十二日」，《全唐文》卷七五五作「二月十三日」。
- 〔三五〕「跨古爲治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作「誇古爲治」。
- 〔三六〕「迹蹊隙竅」，「隙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作「巢」。
- 〔三七〕「去者鳥駛」，「去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作「出」。
- 〔三八〕「勞公評指」，「評」，原作「碎」，據《全唐文》卷七五五改。
- 〔三九〕「哺撫稚老」，「老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作「耄」，下校：「集作老。」
- 〔四〇〕「誰其辯之」，「辯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九三八、《全唐文》卷七五五作「辨」。



【注釋】

① 周公：即周墀，字德升，汝南人，宣宗朝宰相。傳見《舊唐書》卷一七六、《新唐書》卷一八二。本文謂周墀「大中六年，歲次壬申，二月十二日，歸葬先塋河南府河南縣穀陽鄉立行里」，則杜牧撰墓誌銘當在此時稍前，蓋在大中六年（八五二）初。

② 文宗復二史故事：二史乃指左史、右史，均官名。周代史官分左史和右史，左史記行動，右史記語言。後世記載帝王言行稱起居。隋始置起居舍人，屬中書省。唐增設起居郎，屬門下省。唐高宗改起居郎爲左史，起居舍人爲右史，旋復舊。據《舊唐書》卷一七下《文宗紀》下，開成二年十二月記：「丙申，閣內對左右史裴素等。上自開成初復故事，每人閣，左右史執筆立於螭頭之下，君臣論奏，得以備書，故開成政事最詳於近代。」據此，則文宗復二史故事乃在開成初。

③ 文思天子：即唐宣宗。大中二年春正月，宰臣率文武百僚上宣宗徽號曰「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」。

[General Information]

书名=杜牧集？年校注 第二册

丛书名=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

作者=吴在？选

出版社=中华书局

出版日期=2008.10

形态项= 718

页数=718

原书定价= 128.00 (全四册)

读秀号=000007433949

SS号=12064731

ISBN= 7-101-06219-9 / I214.242

分类号=090305

主题词=

参考文献格式=吴在？选.杜牧集？年校注 第二册.中华书局,2008.10.

简介=